时空之恋

LIEBE GEHT DURCH ALLE ZEITEN

F调的宝石蓝

[德] 科斯汀·吉尔 著

丁效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时空之恋
F调的宝石蓝

F DIAO DE BAOSHI LAN

[德] 科斯汀·吉尔 著 丁 效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20－2011－082

Orignial title: Saphirblau － Liebe geht durch alle Zeiten
Autor: Kerstin Gier
©2010 by Arena Verlag GmbH, Würzburg, Gemany.
www.arena-verlag. d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Culture GmbH,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F调的宝石蓝 /（德）吉尔著；丁效译. —南宁：接力出版社，2012.11
（时空之恋）
ISBN 978-7-5448-2722-5

Ⅰ. ①F… Ⅱ. ①吉… ②丁… Ⅲ.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Ⅳ.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9011 号

责任编辑：楚亚男 赵 轩　美术编辑：朱 琳 刘力文　责任校对：刘会乔
责任监印：陈嘉智　版权联络：董秋香　媒介主理：詹 悦 石 璐
社长：黄 俭　总编辑：白 冰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530022
电话：0771-5863339（发行部）　010-65546561（发行部）
传真：0771-5863291（发行部）　010-65545210（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制：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50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50千字
版次：2012年11月第1版　印次：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15 000册　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10-65545440　0771-5863291

弗兰克，没有你的帮助，就没有这本书的完成。

目录

序　幕 …………………………………………………… 1
第一章　意外之吻 ………………………………………… 13
第二章　泄密者 …………………………………………… 33
第三章　少年外公 ………………………………………… 65
第四章　绿骑士 …………………………………………… 85
第五章　尖嘴猴 …………………………………………… 107
第六章　核心圈成员 ……………………………………… 135
第七章　谋杀琥珀 ………………………………………… 163
第八章　烟草味道 ………………………………………… 189
第九章　数字密码 ………………………………………… 215
第十章　又见伯爵 ………………………………………… 243
第十一章　黑衣幽灵 ……………………………………… 271
第十二章　爱的表白 ……………………………………… 301
尾　声 …………………………………………………… 329

序　幕

伦敦

1602年5月14日

南华克的巷子里既昏暗，又污秽，空气里混合着海藻、下水道和死鱼的各种腥臭味。他下意识地拉紧了她的手，继续向前。“我们要是沿着河边走就好了，在这些纵横交错的巷子里很快就会迷路的。”他低声说道。

“对啊，而且每个街角都可能出现小偷和杀人犯。”她的声音听上去十分愉悦，“真的很棒，不是吗？比起坐在沉闷的屋子里写作业真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呢！”她把沉甸甸的裙子提了起来，然后加快了脚步。

他哑然失笑。露茜在任何时候都能乐观地看待一切，这是她特有的天赋。这是一个所谓的“英国黄金时代”，此时此刻却充满了灰暗和阴森，即便如此她也毫不畏惧，反而变得更加勇敢。

“真可惜，我们只剩下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她说道，这时他也赶了上来。“如果不是非要看续集的话，我更喜欢看

《哈姆雷特》。”她敏捷地一跳，避开了一个泥泞的大水坑。

可是他竟然还希望自己就是那团泥巴。接着她又顽皮地跳了几下舞步，张开双臂转了个圈。“让我们这些胆小鬼也来放纵一下吧，你不觉得这样很美妙吗？”

他点了点头，竭力控制不让自己偷笑起来。和露茜在一起，他总是忍不住会偷笑。如果他不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表情的话，那看起来一定很像个傻瓜。

他们的目的地是伦敦大桥，其实走南华克大桥更便利，只是在那年代，这座桥还没建好。他们必须加快速度，否则就得待在十七世纪，他们可不希望如此。

上帝啊，要是能取下脖子上那硬邦邦的白领子，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真觉得自己跟手术后的狗一样，在脖子上套了一个塑料套子。

露茜拐了个弯，朝着河边走去。看起来，她脑子里还在一直想着莎士比亚：“保罗，你到底给了那个人多少钱，让他带我们进环球剧场？”

“四枚沉甸甸的钱币，具体值多少我也不清楚。”他笑着回答道，“说不定值他一年的工钱呢。”

“无论如何还是值得的，那个位置实在是棒极了。”

两人连走带跑终于赶到了伦敦大桥边。就好像马上要离开那里一样，露茜停下了脚步，想好好再观赏一番河边的建筑物。但是，他即刻拉着她继续前进。

“你知道的，乔治先生说过，如果站在一扇窗下太久，就会有被夜壶浇头的危险。”他提醒她，“而且，你就再也回不去了！”

“可是你完全感觉不到自己是站在一座桥上，这里看上去就像是一条普通的街道。哦，快看，那里堵住了！这里以后一定会造好几座大桥的。”

相比路边的小巷，大桥上实在热闹多了，各式各样想要去泰晤士河对岸的马车都堵在那里，完全无法前进。各种交谈声、争吵声，还有马的嘶鸣声混杂在一起，但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了交通堵塞，却无人知晓。他们旁边一辆马车的车窗里探出了一个脑袋，是个戴着黑色礼帽的男子。他那坚硬的白色尖领子都要碰到耳朵了。

“难道就没有别的路可以跨过这条臭河沟了吗？”他用法语问马车夫。

马车夫摇了摇头：“即便有，我们也无法掉头了，这里完全被堵住了！我到前面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先生，很快就会没事的。”

男子嘀咕了几声，又把整个脑袋钻回了马车里。马车夫从车上跳下来，在拥挤的道路中向前走去。

“保罗，你听到了吗？那是个法国人。”露茜兴奋地说道，“一定是来旅行的！”

“嗯，那不错。不过我们得继续赶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他记得自己曾在某本书上读过，这座桥曾经在某个时代坍塌了，之后重建时加宽了十五米。不知道他们这次时空穿越是不是碰巧到了那个时代。

他们紧随着法国人的马车，可是前面的人群和车辆实在太拥挤了，根本无法通过。

“我听说，是前面一辆装油的车起火了。”前方一名妇女对着大家说道，“要是不赶紧处理的话，可能整座桥都要完蛋了。”

“拜托不要发生在今天！”保罗低语道，接着一把抓住了露茜的胳膊，“快，我们往回走，在这边的河岸等待我们穿越。”

“你还记得口令吗？就是当我们无法及时到达时可以使用的那个。”

“好像是什么库特呀，拉瓦啊的。”

“是古塔卡瓦特拉皮德，笨蛋！”她抬起头看着他，咯咯地笑了起来，那双迷人的蓝眼睛闪烁着愉悦的光芒。他的脑海里突然想到了哥哥法尔克曾经问过他的关于“完美时刻”的话题，当时他回答说：“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去谈论这个话题，我要亲身感受它，只有当它真的发生时，你才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完美时刻。”

法尔克当时很想知道保罗的完美时刻里到底有谁，只不过保罗已经没有兴趣继续谈论下去了，这个话题是以“你很清楚，德–维利尔家族和蒙特罗斯家族之间只存在着单纯的工作往来”开始，很快就以“蒙特罗斯家族的女孩都是老处女和母老虎，就像阿丽斯塔女士一样”结束了。

至于蒙特罗斯女孩是否都是母老虎，也许其他女孩是，但露茜绝对不是。和露茜在一起，他每天都充满了惊喜，很多令人惊叹的事他都没和任何人提起过，和露茜在一起就是……最完美的时刻！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你怎么停下来了？”露茜问道，这时候保罗已经朝她弯下了身子，双唇紧紧贴到了她的嘴唇上。有三秒钟的时间他一直在担心，露茜会不会一下把他推开，但是看起来她还是接受了这一意外的惊喜，而且还回应了他的吻，一开始小心翼翼，后来就变得主动热情了。

虽然这一瞬间和完美时刻还有点出入，因为他们还在非常紧张的赶路途中，他们随时都可能穿越到一个不可预知的时代，他们……

保罗已经忽略了这所有一切，此时此刻他的眼里心里只有露茜一个人！

突然，他眼角的余光看到了一个昏暗的戴帽子的人影，他一惊，立刻弹了开来。

露茜惊诧地看了他一眼，红了脸，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对不起，”她轻声说了一句，“拉里·科勒曼也说过，我一亲吻，脸马上就会红得跟猴屁股似的。”

“猴屁股？”保罗摇了摇头，“谁是那个讨厌的拉里·科勒曼？”

她看起来完全糊涂了，保罗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他必须把脑子里混乱的思路重新整理一遍。他把露茜带到了有光亮的地方，抓住她的肩膀，深情地望着她的双眼说道：“好吧，露茜，第一，你亲吻的时候绝对不像猴子，而是甜得……像只小猫。第二，如果我碰到那个讨厌的拉里·科勒曼，我一定会给他一拳。第三，你必须马上想起来，我们刚才在哪里停下来的。不过现在我们还有个小问题。”

他指了指一个正从一辆马车的阴影中走出来的高大男子，此人走到了刚才那辆法国人乘坐的马车边，弯下了腰。

露茜因为害怕睁大了双眼。

“晚上好，男爵。”那名男子说道。他说的同样是法语，听到他的声音时露茜的手紧紧地抓住了保罗的胳膊。“能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这里离弗兰登可真是不近啊。”他边说边把自己披风上的帽子从头上摘了下来。

这时从马车里面传来了充满讶异的惊叹声：“您怎么会在这里？这怎么可能？”

“我也很想知道。”露茜悄悄说道。

“难道您就这样对待您的后辈吗？”高个子有点不太高兴地回答道，“不管怎么说，我也是您孙子的孙子的孙子，即便有人不会称呼我的名字，但我确实有姓也有名，而且名字还挺长，以便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来。我能否坐到您的马车里和您谈谈？站在外面可一点也不舒服。何况桥上还得堵上一阵呢。”没等马车里的人回答，此人就打开了马车门，钻了进去。

露茜一把拉过保罗，往后退了两步，这样离有光亮的地方更远了一些。“真的是他！但确实年轻了好多。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按兵不动，”保罗轻声回答道，“我们当然也可以冒冒失失地过去和他打招呼，但事实上我们完全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

“那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愚蠢的巧合吧。他是绝对不允许见到我们的。来吧，我

们赶紧到河边去。”

话虽然这么说，两人却都没挪动一步，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马车上那扇黑乎乎的窗子，比之前看环球剧场里的演出还要聚精会神。

“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就把我对您的态度表达得很清楚了。”法国男爵的声音从马车里传出来。

“哦，是啊，您确实这么做了！”那位不速之客发出的浅笑声让保罗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我的主意已定，不会再改变了！”男爵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动摇，“不管您用什么阴险狡诈的方法迫使我离开，我都会想办法把联盟会的魔盒转交出去的。我很清楚，您和魔鬼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露茜嘀咕了一句。

保罗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时笑声又一次响起：“我的死脑筋前辈啊，您可真是愚昧到了极点！如果您能听我的话，而不是去遵从什么主教或者那可悲而狂热的联盟会的教导，如果您能用理智取代盲目去思考，如果您能意识到，您的价值远远大于那些神父所宣扬的教规，您和我的生活都不知道将要简单轻松多少倍！”

男爵的回答听起来像是一段祈祷文，因为露茜和保罗只听到了轻轻的诵经声。

“阿门！”不速之客叹了口气，“看来，这是您在这件事上的最后回答了？”

“您自己就是魔鬼！”男爵说道，“快离开我的马车，从

此再也不要在我面前出现！”

“我会像您希望的那样从此消失的。不过还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都没告诉您，为的是不让您再因为受刺激而变得无比激动。其实我看过您的墓碑，上面写着您去世的日期为一六〇二年五月十四日。”

“但这一天就是……”男爵说了一半。

“没错，就是今天！现在离半夜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男爵只剩下了一阵阵喘息声。

“他到底想干什么？”露茜又嘀咕了一句。

“他自己打破了规则。”保罗的鸡皮疙瘩已经从身上蔓延到了脖子里，“他刚才提到了……”保罗没有把所有话都说出来，他只觉得自己的肚子里一阵翻腾，直觉告诉他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我的马车就要回去了。”男爵说道，他的声音听起来带着明显的怒意。

“我知道。”访客的回答也表现出了去意，“所以我也要赶紧离开了。”

此时的露茜也把手放到了自己的肚子上，叫道：“保罗！”

“我知道，我也感觉到了，真是糟糕透了！如果我们不想倒霉地掉到河里的话，就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他一把抓过露茜的胳膊，拉着她向前跑去，同时还偷偷观察着马车的窗户，以防被里面的人发现。

“其实，您本来会因为一次流感而死在自己的家乡，”当露茜和保罗小心翼翼从马车边经过时，他们又一次听到了那名访客的声音，“但因为我的出现使您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导致您今天身在伦敦，不过从健康角度来讲至少没有什么问题了，这样多少也平衡了一些。由于事情因我而起，所以我要尽可能地帮您脱离死亡的危险。”

由于保罗的注意力一直放在胃里的不适感觉上，以至于他都无法计算出到底还有多远可以到达岸边，但是这些偷听到的话却使得他再次停下了脚步。

露茜赶紧用胳膊肘顶了他几下。“怎么啦？快跑啊！”露茜一边低声催促着保罗，一边自己准备加快脚步跑起来，“我们只剩几秒钟时间了！”

保罗终于再次行动起来，真的很怕河岸就这样从他们眼中消失，但他却分明又听到马车里传来了一声悲惨的呼叫声，有人喘息着叫嚷道：“魔鬼啊！”接着就是死一样的寂静。

今天下午3点整，露茜和保罗被送到了1948年。19点的时候他们俩又回到了现实世界，并降落在龙厅窗户前的玫瑰苗圃里。他们穿着17世纪的服装，浑身湿淋淋的。

他们一脸惊慌地看着我，说的话也是语无伦次，完全不着边际，我只能大概明白这和蒙特罗斯勋爵及法尔克·德-维利尔有关。

其实故事说起来很简单，蒙特罗斯勋爵一直都还记得1948年在花园里举办的那场化装游园会，露茜和保罗就是其中的两名宾客，并在喝了很多酒以后跌进了金鱼池里。

卢卡斯·蒙特罗斯勋爵宣称这场意外是他的责任，并且保证要用两朵珍贵的玫瑰标本“费迪南德·皮卡德”和“约翰·莱茵小姐”来补偿。

露茜和保罗也因此被严厉警告，以后无论身处任何年代都必须远离酒精。

二级修行师J.毛特祖伊报告

摘自《守卫者编年史》

1992年12月18日

第一章　意外之吻

“老天，这里可是教堂，这里不准接吻！”我一下子睁开了双眼，整个人往后退了一步。果不其然，一位穿着飘逸长袍的古板牧师正脸色铁青地朝我疾步走来，看来一顿严厉的训斥是在所难免了。但真正打断我们亲吻的其实并不是那位牧师，准确地说没有任何人打断我们，而是一个在告解室边凳子上的小滴水嘴，他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我，就像我盯着他那样。

这听起来有点荒唐，因为我当时所处的状态是无法注意到有什么东西错愕地盯着我的。说实话，我还以为这只是我的幻觉或想象。

所有这一切都始于那个吻。

基德·德-维利尔亲吻了我——格温多琳·谢佩德。

其实我心里也有疑问，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之间亲吻我，而且是在一九一二年贝尔格拉维亚的某个教堂告解室里，我们刚结束了一场艰苦的逃难，我那长及脚踝还带着大水手领子的窄裙子实在没少折磨我。

我本应该和我过去经历过的亲吻比较一下，这样就会发现基德的吻到底比别的男孩好在哪里。

我也早该想到，我们身边的那面带着告解室窗户的墙完全束缚住了基德的头和胳膊，这样的环境根本就不适合亲吻。况且，我当时正处于人生中最迷茫的时期。就在三天之前，我刚刚发现自己竟然遗传了家族中时间旅行的基因。

不管怎么说，当时的我已经完全处于眩晕状态，除了轻声的呻吟之外，再也不会做其他事情了。

当时的我已经完全找不着北了，一直到后来那个小滴水怪兽交叉着双臂，坐在教堂的板凳上用愤怒的眼光盯着我，直到我的目光正好投射到告解室挂着的棕色帘子上，我才醒悟到，我们在亲吻的过程中又穿越回到了现实世界中。

“糟糕！”基德正想从告解室椅子上站起来，一下撞到了后脑勺。

我也好像从云里雾里突然惊醒一般，完全忘记了那个滴水嘴的存在。

“没事没事，也没那么糟糕。”我尽量想表现得平静些，但自己实在连气都还没喘过来。我完全不敢直视基德的眼睛，只能一直盯着告解室前挂着的那个棕色塑料帘子。

上帝啊！我刚才竟然差不多穿越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而自己丝毫没有意识到，实在是因为这个亲吻是多么多么……让我感到惊讶。前一秒他还在抱怨我的不足，随后我们又突然被拿着手枪的人追捕而不得不逃命，但下一瞬间他又开始称赞我的与众不同并亲吻了我！他的吻是多么的美妙啊，我实在忍不住要嫉妒所有被他亲吻过的女孩，也嫉妒她们让基德学会了这么美妙的亲吻！

“没人看见我们。”基德一边说着自我安慰的话，一边走

出了告解室。“好了，我们现在坐公交车回圣殿那里。来吧，他们一定还在等着我们。”

我透过帘子不知所措地望着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他又回到理智中来了吗，还是男人总爱在亲吻后找些其他事来岔开话题？这个吻是爱的表白吗？基德和我现在算是一对了吗？还是因为当下我们别无他事可做，他才选择了亲吻？

“我可不愿穿着这样的衣服坐公交车。”我斩钉截铁地说道，尽可能很庄重地站起来。对于我脑子里不断闪现出的那么多问题，还是把它们都烂在肚子里比较好。

我的裙子是白色缎面的，在腰上和领子上还配有天蓝色的蝴蝶结和飘带，想来应该是一九一二年时盛行的款式，但肯定是不适合二十一世纪的公共交通的。

“我们还是坐出租车吧。”

基德转身面对我，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他穿的那身礼服和熨烫得笔挺的裤子其实也不适合公交车。尽管他的头发已经不像两个小时以前那样一丝不苟地梳在耳后，有几缕鬈发已经凌乱地落在了额头上，但看起来更英俊帅气了。

我跟着他走出了告解室，颤抖着进入了教堂大厅，那里实在太冷了，不知是因为我过去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还是因为刚才所发生和经历的一切。

刚过去的这段时间我身体里分泌出的肾上腺素可能超过了过去整整十六年所产生的总和。所有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突然，我的脑袋里一下装满了各种信息和感受，完全来不及思考。如果我是漫画书里的一个人物，我的边上一定会画着一个巨大的问号，还伴随着一些骷髅。

我要让自己变得理智，如果基德可以一下回到现实，那么拜托，我也可以。“好，我们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我直截了当地说了一句，“这里实在冷死了。”

我本想从他身边挤过去走开，却被他一把抓住了胳膊。“听着，其实是因为……”他说了一半又停下，也许是希望我可以接着他的话说下去。

我当然不可能去接他的话，我自己都很想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而且我到现在都还觉得呼吸困难，因为他还一直站得离我那么近。

“那个吻，就是我刚才……”又是半句话。让我来替他说完：

其实并不想吻你的。

我明白的，他要说那个吻其实并不是他的意思。就好像有人点燃了窗帘，然后躲在暗处悄悄看着整个屋子烧起来，好吧，我知道这个比喻有点牵强。我用冰冷的目光直直地看着他，等他说下去。虽然我尝试着用冰冷和等待的目光看着他，但内心却恰恰相反。我就好像一只可怜的小绵羊，柔弱地恳求不要被射杀，因为我真的无力反击。好在我的嘴唇还没有因为想得到怜悯而微弱地颤抖。

我本没有要亲吻你的意思。快，快把这句话说出来吧！

但是基德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他从我凌乱的发髻上拔了一个发夹出来——可能我盘的那个复杂的发髻已经看起来乱得像个鸟窝了吧——然后连带上面的几根发丝一起紧紧攥在了手心里。他的另一只手开始慢慢轻抚我的脸庞，接着慢慢朝我弓下了身，再一次吻了我，这一次是那么小心。我又闭上了眼

睛，和上一次一模一样，我的大脑再次停止了转动，除了去感受那种说不出的美妙感觉。

大概过了十秒钟左右，我们身边又响起了一个令人气愤的声音："你们还要再继续吗？"

我被吓了一跳，再一次很突然地在基德胸口推了一把，然后直直地盯着滴水嘴怪那张奇特的脸。此刻他正从我们站着的门廊顶上向下朝我们探着头。确切地说，那是个滴水嘴精灵。

基德已经把我的头发散了开来，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明显的悲喜。老天，不知道他心里会怎么想，从他那对绿色的眼睛里看不出任何生气，最多是些许的讶异。

"我……我想，我大概是听到了什么声音。"我轻轻嘟囔了一句。

"没关系。"他的声音略微拖长了一些，但仍然还是友好的。

"你听到的是我在说话。"滴水嘴怪说道，"你听到的是我在说话！"这个怪物看起来有一只猫那么大，连长相都和猫很像，只不过在他那尖尖的大耳朵上还有两个圆圆的触角，此外背上还有一双翅膀，后面拖着一条像壁虎那样的鳞片状尾巴，这条尾巴还是三角形的，兴奋地在那里前后左右拍打着。"你还能看到我呢！"

我没去搭理他。

"我们还是先出发吧。"基德说道。

"你可以听到我说话，还能看到我的样子！"这个小滴水嘴怪兴奋地叫嚷着，从门廊顶上落到了教堂的凳子上，在那里又蹦又跳。他的嗓音听起来像一个生了气的有点沙哑的小孩子。

现在最好不要再犯错了，否则我就没办法和基德一起走出

去了。我的目光扫过板凳的时候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然后朝着教堂大门走去。基德帮我把大门拉开。

“谢啦，真友好！”滴水嘴怪竟然也一下从门里钻了出去。

突然走到外面的人行道上，我的眼睛因为不适应光亮而有点睁不开。但事实上阳光被乌云遮了起来，一点也不刺眼，我甚至一度以为是傍晚了。

“等一下！”滴水嘴怪叫了一下并一把扯住了我的裙子，“我们必须马上谈谈！你踩到我的脚了……别假装看不到我，我知道你看得见。”从他的嘴里突然喷出了一些口水，一下就溅到了我的小靴子上，“哎呀，对不起，只有当我特别激动的时候才会喷出口水的。”

我看了眼教堂的外墙，猜测是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格，有着彩色玻璃窗户和两座漂亮的钟楼。墙砖上错落镶嵌着乳白色的装饰物，并组合出令人愉悦的不同花纹。无论我望得多高多广，我都没有从这座建筑物上发现任何其他雕像人物或滴水嘴。真是奇怪了，怎么这个滴水嘴怪就跑出来了呢?

“我在这里呢！”滴水嘴怪又嚷了起来，一下蹦到了我鼻子底下，而且还像壁虎那样紧紧地趴在墙上。我看了一眼它脑袋边上的那块砖，然后转过了身。

滴水嘴怪开始有点不那么确定我是不是真的看到了它。“拜托啊，”他说道，“能和真的人聊聊天说说话，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总好过整天和亚瑟爵士的鬼魂说话。”

这个家伙果然不够狡猾。不过我可不会同情它。虽然我心里有些歉意，但是我更明白这个小恶魔会显露出怎样的本色，更何况这个家伙还打断了我的亲吻，就因为他，基德说不定觉

得我是个非常情绪化的笨蛋呢。

“拜托拜托，拜托啦！”滴水嘴怪恳求道。

我继续尽可能地忽视它，而且我自己还有一大堆的问题来不及解决呢。

基德已经走到了马路边上，正招手叫停出租车。很快一辆空的出租车就到了跟前。有些人在这方面就是很有运气，或者说有一种天生的能量。我的外婆阿丽斯塔女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只要往街边一站，然后死死盯着过往的车辆，很快就会有出租车在她面前乖乖地停下。

“来吧，格温？”

“你现在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那个尖尖的童音听上去都快要哭了，而且好像心都要碎了。

“我们才刚刚见面，你就要离开我们相识的地方了。”

如果只是我和他两个人，也许我会被他打动，然后心软地和他说话。其实除了那尖尖的牙齿和爪子，他还是挺小巧可爱的，而且也挺孤单，需要朋友。亚瑟爵士的灵魂肯定还有别的重要的事要处理，所以可能已经离开了伦敦？但是现在如果有人去和鬼怪交流，那一定会被认为是说大话或是演戏，这还是好的，最有可能的是被认为脑子有问题。我可不想冒这个险，让基德以为我疯了。而且上次的那个滴水嘴怪物实在把我吓怕了，到现在我都还不太敢一个人上厕所。

于是我面无表情地坐上了出租车，眼睛直视着前方。基德坐在我身边，看着窗外。出租车司机从反光镜里看着我们的装扮，一脸讶异，却并没有多问一句。

“马上就六点半了。”基德对我说，很明显他尝试着用非

常正常的方式和我说话。“不用担心我，我还不会饿死。”

现在发现，他说话的方式和我越来越相似了。因为心情不好，早上的吐司面包连半片都没吃下去，而学校里的那顿午饭又实在太难吃了。我现在多想能吃到一块夹满各种食物的三明治或者是蒂尔尼夫人家小茶勺上放着的司康饼啊。可惜我们以前都忽略了这些美味的食物。

蒂尔尼夫人！现在我想起来，我完全可以和基德说说我们那次在一九一二年的冒险经历。最后的结局并不仅仅是谁操控了整个事件的问题，而且我也完全不知道，对于时空穿越完全不感兴趣的守卫者们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基德和我当时是带着任务穿越回去的，为了把蒂尔尼夫人输入到时光仪中。具体的原因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反正是一件万分重要的事情，起码和拯救世界差不多。在我们将任务完成之前，我的表姐露茜和保罗竟然也通过穿越时光参与了进来，他们的出现把整个历史都扰乱了。据说，露茜和保罗偷走了另一台时光仪，不知道藏到了哪个年代，以至于那之后的好几年都再没他们俩的音讯，直到他们在蒂尔尼夫人家出现，把我们当时正在举行的茶会搅和得一团糟。

到底后面的手枪是怎么出现的，当时的我已经吓得什么都不记得了。基德突然间握着一把手枪指着露茜的脑袋，就像我平时抓住手机那样，只不过用手机怎么也杀不死人。也是因为这个情况，我们才逃到教堂里。整个过程我都一直有种感觉，露茜和保罗所做的事并不像德-维利尔所说的那样非对即错。

“关于蒂尔尼夫人的事我们应该怎么去解释呢？”我问道。

“嗯……”基德皱了下眉头，看起来很疲惫的样子，“虽

然不应该撒谎，但有时候忽略一些事情确实是比较明智的做法。你还是让我来解释吧。”

他又一次用了老派的命令语气。“那行，”我说道，“那我就闭嘴然后点头就是了。”

我又不自觉地把双臂交叉到了胸前。为什么基德就不能表现得正常一些呢？先是亲吻了我，而且还不止一次，然后马上就表现出好像是守卫者组织里的首领一样高傲。我们俩都朝各自身边的窗户望了出去。

最后还是基德打破了沉默，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一点小小的满足。“怎么回事？是小猫把你的舌头偷走了吗？”但他的话一点都不讨人喜欢。

“你说什么？”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母亲经常这样问我。我的反应和你刚才一模一样。”

“你有母亲？”我才把话说出来就马上意识到，我的妈呀，这个问题是多么愚蠢！

基德也因为讶异而抬高了眉毛。“不然呢？”接着他就开起了玩笑，“难道我是机器人吗？是法尔克叔叔和乔治先生一起组装出来的吗？”

“我当然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有自己婴儿时期的照片吗？”我开始幻想基德婴儿时候的样子，有着一张粉圆而柔嫩的小脸蛋，头上秃秃的没有任何毛发，想到这里我不禁笑了起来，“那你爸爸妈妈到底在哪里呢？他们也住在伦敦吗？”

基德摇了摇头。“我爸爸已经过世了，妈妈现在住在法国南部。”有那么一小会儿，他抿紧了双唇，我已经想到，他

又要再次陷入沉默了，结果他却又继续说了下去，“和我的弟弟还有她的现任丈夫，那个让我叫他爸爸的贝特林先生住在一起。他自己开了个公司，生产电子机器上的铂金和铜制配件，好像公司运作得还不错。他的那艘豪华游艇的名字就叫大富翁。”

我真是惊呆了，他一下子对我说了这么多私人信息，他平时可绝对不会这样的。“哦，不过至少可以去那里度假啊，那不是很棒吗？”

“当然啦，”他也顺着我的话嘲讽般地说下去，“还有一个足足有三个网球场那么大的游泳池呢，那艘臭屁的游艇上还镶了金子做的水龙头。”

“我绝对可以想象得到，那可比凉快的别墅强多了。”我们家每年夏天都是去苏格兰度假。

“如果我是你，有这么一个在法国南部的家，即便没有游泳池和游艇我都愿意每个周末过去住。”

基德一边摇着头一边看着我。“是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会每几个小时就要回到过去一次，而且还要带着满脑子的事情在高速公路上待很久，这可不是什么好受的事情啊。”

“哦。”对我来说时间旅行只是最近才发生的事，还不会那么紧密地和身边的事联系在一起。纵观历史，一共就十二个人有这种时间旅行的基因，而我却恰恰成为其中之一，这事我一时半会儿还接受不了。最初的时候，以为携带时间旅行基因的是我的表姐夏洛特，而且她也满腔热情准备好了接受这样的能力。可最后却发现，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故意篡改了我的出生日期，真正拥有时间旅行基因的人不是夏洛特而是我。于是我和基德一样，要不就依靠时光仪来控制时空穿越，要不就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突如其来的时空穿越。

“你当然要随身带上时光仪，这样你就能把自己控制在一个大概的时间范围内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大声地说了出来。

基德一听就没好气地鄙视了一番：“对呀，这样我就能轻松地旅行了，还能认识很多历史上著名的地点。但是我是绝对不被允许带着时光仪在现在的时间里行动的，你说说，这么长时间的旅行我应该要怎么办呢？”他的目光一下就从我身边穿过,落到了窗户外面。“更何况，因为露西和保罗的捣乱，现在只剩下一台时光仪了，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许怒气，每次一提到露西和保罗，他就会有点愤怒。

我耸了下肩膀，也把目光投到了窗外。出租车像蜗牛般缓慢地朝皮卡迪利方向行进。这个时间正好是下班高峰。我们还不如步行过去呢。

“格温，很明显你还完全不明白，你已经没有多少机会再和这个现实世界接触了！”基德的声音里透着一股伤感，“甚至连出城都会困难。你父母真应该在过去每次度假的时候带你去看不同的地方了解更多的世界，而不是每次都去苏格兰。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没有机会了。好好设想一下，以后所有你梦想要去的地方你都只能通过谷歌地图去了解了，那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

出租车司机掏出了一本皱皱巴巴的书，随意地放在了座位上，面无表情地看了起来。

"但是，你至少还去过比利时和巴黎，"我说道，"从那里穿越回过去，处理那个谁的血来着……"

"是的，"他接着我的话说下去，"和我的叔叔一起，三个守卫者和一个服装师。确实是一次很棒的旅行！比利时还真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国度。对我们来说能去比利时三天只能是一个梦想了。"

他的情绪明显有些激动，我小声地问道："如果让你自己选择，你会去哪里呢？"

"你是说，如果我没有时间旅行的能力？老天，我还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旅行。智利，巴西，秘鲁，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加拿大，阿拉斯加，越南，尼泊尔，澳大利亚，新西兰……"他的脸上又露出了一丝遐想的微笑，"所有的地方，甚至到月球上。但是所有都只是空想，没有任何意义和乐趣，这辈子都没有可能了。我们必须要去适应这种没有旅行的人生。"

"其实时空穿越也是一种旅行。"我的脸一下红了，因为他刚才提到了"我们……的人生"，而且听起来真的有很亲密的感觉。

"也只能这么想了，这也算是一种公平吧，在现实世界中被困住和绑定了，却能在过去实现另一种旅行。"基德说道，"如果没有时间旅行这回事，我早就闷死了。虽然是假设，但也是事实。"

"我倒是挺享受这种神经性刺激的，像时不时地看一场激动人心的电影，真的。"

我若有所思地看着车窗外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因为交通堵

塞而缓缓地在车流中穿梭着。我真的很想回家了！我们前面的车流一毫米都没有移动过，而我们的出租车司机正津津有味地看着书。

“你的家人都住在南法，那你呢，你住在哪里？”我问基德。

“我最近搬到了切尔西。但是那边的套间只是用来睡觉和洗澡的，当然只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他叹了口气。确实，在过去三天里，他和我一样没睡过多久，甚至比我睡得还少多了。“从我十一岁开始，我就和叔叔住在格林尼治。那时候我妈妈认识了那个该死的蠢富翁离开了英国，守卫者们当然反对她把我带走，后来过了几年我就开始有穿越时光的本领，这期间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你妈妈真的就把你一个人留下了？”要是我妈妈肯定心都要碎了，我敢肯定。

基德再次耸了下肩：“我很喜欢我叔叔，如果他不是一定要摆出一副长辈专家面孔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人。对我来说，他比我那个所谓的继父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但是……”我已经没什么信心再提问了，所以话越说越小声，“但是，你不想念她吗？”

他又耸了下肩膀：“在我十五岁以前，也就是开始穿越之前，我每次假期都会去看她。而且我妈妈每年也会回伦敦两次，名义上来看我，事实上她是特地来把贝特林先生的钱花掉的。她喜爱疯狂地买衣服、鞋子和古董首饰，还有就是去星级餐厅享用长寿食品。”

看来这位女士还真是像画报上的妈妈一样光鲜靓丽啊。

“那你弟弟呢？”

“拉斐尔？他是纯正的法国人了。他管那个该死的家伙叫爸爸，而且将来也会继承那个铂金配件公司。但是现在看来，他连中学毕业都困难，实在是个懒鬼，宁可一天到晚去追女孩子也不愿抽空多念两本书。”基德把一只胳膊放到了我背后，我的呼吸频率一下加快了好多，“干吗这么惊讶地看着我，我让你哪里觉得不舒服了吗？”

“有一点。”我实话实说，脑子里还想着十一岁时的基德，一个人独自生活在英格兰。不但如此，还被很多神秘的人逼迫着学习各种各样的东西，上剑术课，学小提琴，还有练马术！“法尔克肯定不是你亲叔叔，是个远房亲戚吧。”

我们身后有人按喇叭了，出租车司机抬起了头，正了下身子，把车往前开了下，不过仍然没放弃继续看他的书。我希望司机看的这一章不要精彩过头了。

基德似乎完全没去注意司机。“法尔克对我就像父亲一样。”他说道，又朝着我的方向微笑了下，“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我可不是大卫·科波菲尔。”

什么？我为什么要把他看作大卫·科波菲尔呀？

基德叹了口气：“我说的是查尔斯·狄更斯小说里的人物，而不是那个魔术师。你平时读小说吗？”

又来了，又是那个趾高气扬的基德。我一下被喜悦充满了头脑，难得有机会挫挫他的锐气。我一脸不屑地回了他一句：“和你说实话，我最擅长的是现代文学。”

“哦，是吗？”基德的眼睛狡黠地眨了下，“比如说呢？”

他可不知道，这个问题我的表姐夏洛特不知道问过我多少

回了，而且和他一样也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事实上我读书并不少，但是夏洛特总觉得我的读物都是“庸俗”“小儿科”和“不够有品位”的，为此我特别恼火，才会每次都口若悬河把她反击得哑口无言，人有时候必须要用手中的武器进行适时的还击。我的窍门是说话的时候千万不能露出一丝胆怯和犹豫，至少要通晓一位畅销书作家的作品，而且这位作家的作品最好对方也读过一些。还有就是，作家名字越充满异域风情越好。

我抬起了下巴，正视着基德的眼睛：“我比较喜欢的作家有乔治·马图塞克、威利·拉姆、皮约特·赛尔维尼齐、丽萨·提卡能能，另外我觉得芬兰的作家很不错，他们有自己特有的幽默方式。还有杰克·奥古斯特·梅里威特的全部作品，虽然他最近的那一部有点让我失望。当然还有海伦·马伦迪、桥本拓郎、劳伦斯·德兰尼、格林胡克、切克斯基、玛兰德、皮特……”

很明显基德已经被我的表现惊得目瞪口呆。

我的眼睛转了下：“当然我说的皮特是指鲁道夫·皮特，而不是布莱特·皮特。”

他的嘴角很明显放松了下来。

“但我也必须说，那部《紫晶雪》实在让我喜欢不起来。”我立即乘胜追击了一把，“太多浮华夸张的比喻了，你不觉得吗？读这本书时我一直在想，会不会是别人给他代笔的。”

“《紫晶雪》？”基德重复了一遍，然后实实在在地笑了起来，“嗯，我也觉得不切实际得够可以。但是那部《琥珀

山》却让我很喜欢。”

我开始没招了，于是回了他一个笑容：“凭着《琥珀山》他不是拿到了奥地利国家文学奖嘛，那还算是实至名归吧。那你觉得麻幌高史怎么样？”

“他早期的作品还不错，但是他一遍又一遍地描述自己的童年心灵创伤就让人觉得有点沉闷而无趣了。”基德说道，“日本文学里我更喜欢山本川崎和村上春树。”

我没有底气地笑了下：“你真的喜欢村上春树？”

“当然，”基德说道，“夏洛特还送了我一本他的书。等我们下次再有机会讨论书本的时候我会给她推荐那本《紫晶雪》，是……谁写的来着？”

“鲁道夫·皮特。”夏洛特竟然送过书给他？呵呵，她可真……够好的。我下次也该想到这个主意。不知道他们俩除了互送书本和聊天外还做了什么？我的醋坛子又有点打翻了。为什么我就不能和基德坐在那里简简单单地聊天呢，就好像我们俩之间什么亲密关系都没有。这样我们就能谈论一些最基本的事情。我再次直视着基德，深深地吸了口气，不确定要不要提出那个问题：你为什么要亲吻我？

“我们马上就到达目的地了。”基德说。

我的问题又缩了回去，只能再次把目光投向了车窗外。

就在我们俩刚才热火朝天谈论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已经收起了他的书，把车朝前开了很长一段。再拐一个弯就要到王公贵族办公所在的圣殿区了，那里就是守卫者们的秘密总部所在地。很快车子就在一辆宾利车旁边的专有停车位停了下来。

“您确定我们可以停在这里吗？”司机问道。

“没问题的。”基德很肯定地回答，然后下了车。“格温，你不要下车，待在车里，等我去把钱拿来。”我刚要跟着下车，被基德阻止了。“还有，不要忘了，无论他们问我们什么，都由我来回答。我马上就回来。”

“我还要赶时间的。”出租车司机闷闷不乐地说道。

他和我就这样看着基德进入了那幢老式建筑。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好像是押金一样被押在了车上，等着基德付了车钱才能重获自由。

“您是演舞台剧的吗？”司机问道。

“不好意思，您刚才说什么？”我突然恍惚了一下。

“哦，我是看您穿这衣服才这么问的。”

“不是，是博物馆的。”出租车顶上传来一阵少有的奇怪响声，好像有鸟落在了上面，而且是非常大的鸟。“是什么东西？”

“您说什么？”司机回问道。

“我猜是乌鸦或者别的什么鸟落到了车顶上。”我信心满满地说道。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乌鸦落下来，而是那个贝尔格拉维亚的小滴水嘴怪。当他一眼看到我满脸的惊讶表情时，那张猫脸上立即浮现出胜利的微笑，并朝着挡风玻璃吐了一大口口水。

爱情无处不在，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它都勇往直前。
觉察不到它何时起飞，却永远看着它在展翅翱翔，直至永远。

马蒂亚斯·克劳迪乌斯（1740—1815）

第二章　泄密者

“你很惊讶吧？”滴水嘴怪嚷道，自我从出租车里出来开始，他就一直不停地朝我说着话，“我可没那么容易被你甩掉。”

“对对对，听着……”我紧张地回头朝出租车里看了一眼。我刚才和司机说，我要赶紧呼吸下新鲜空气，否则就很难受，而现在他正一脸狐疑地看着我，肯定在奇怪我怎么会对着一面墙说话，而此时基德还没有出来。

“我可是会飞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滴水嘴怪还真拍打起了他的翅膀，“就像一只蝙蝠，比起出租车来可快多了。”

“你给我听着，虽然我现在可以看见你，但不代表以后还会……”

“不只看见还能听见！”他竟然还插话进来。

“你知道这有多么不同寻常吗？上一个能够看见并听见我的人是图萨德女士，可惜她一点也没重视我。最多就是把我放到圣水里做祈祷。这个可怜的人还真是有那么点敏感。”他闭了下眼睛，“你知道的，那时候太多人被砍脑袋了……”他又

吐了一大口口水出来，直接落在了我的脚边。

“不准再这样了！”

“对不起！只是因为我太激动了。我又想起了自己当檐沟的过往。”

看来要再次甩掉他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再尝试一下。我弯下身子，平视着他的眼睛：“你是个好人，但真的不能和我待在一起！我自己的生活都已经一团糟了，说实话，我身边已经有很多鬼怪幽灵了。你还是快点从我身边消失吧！”

“我不是鬼魂！”滴水嘴怪像受到了侮辱般强调道，“我是一个魔鬼，或者说，比一般的魔鬼还要厉害。”

“难道有区别吗？”我失望地叫道，“我既不想看见鬼魂也不想看见魔鬼，你明不明白？你必须重新回到你应该待的那个教堂里！”

“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鬼魂是人死后的存在形式，出于某些原因还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但我是魔鬼，我一直都是活着的。你绝对不能把我简单地与那些鬼魂等同起来。另外，那个教堂可不是我应该待的教堂，我只是在那里休息一下而已。”

不远处，出租车司机微张着嘴巴惊讶地盯着我。因为车窗是开着的，所以他可能还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当然只是我说的那部分。

我把手抬到了额头上：“我才不管那么多，反正你就是不能跟着我。”

“你到底害怕什么？”滴水嘴怪很温柔地朝我靠近了些，把头歪向一边，“在当今的世界上，不会因为你是巫师就把你烧死，更何况你只是比平常人多看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而已。”

“但是在当今的世界，要是有人和鬼魂、魔鬼说话，别人会以为他精神或心理出了问题。”我说道，“你根本就不明白……”我说不下去了，我不想告诉他我即将进行的美好旅行，我皱起了眉头，然后尽可能粗暴地说道，“我真是倒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家伙，你没有权利来要求进入我的生活我的世界。”

滴水嘴怪看起来一点儿也没受影响：“但是你能看见我，那是一种幸运……”

“我很明白地告诉你：你打扰了我的生活！拜托你，快点离开我！”我火冒三丈地叫嚷着。

“不，我不离开你。要是我走了，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哎呀，那位亲吻你的朋友回来了。”他故意噘起了嘴巴，发出亲吻时的响声。

“你给我闭嘴！”我也看见了，基德已经大踏步地出现在了拐角处。“你快给我消失。”最后一句话，我只能咬着牙说，尽量不让嘴唇动，就像说腹语那样。但是效果甚微，滴水嘴怪丝毫没有任何改变。

“不是这样说的，年轻女士！”他开心地说道，“你要记着，像在森林里那样先吸口气，然后慢慢用腹部朝外发声。”

基德并不是一个人回来，他身后还跟着胖乎乎的、一边走一边喘气的乔治先生。为了跟上基德的大步，他不得不一溜儿

小跑着。老远他就看见了我，并朝我挥了下手。

我站起身，把裙子重新拉直。

“格温，真是谢天谢地！”乔治先生说道，一边掏出了一块手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你还好吧，姑娘？”

“这个胖家伙气都喘不过来了。”滴水嘴怪说道。

“非常好，乔治先生。我们只是碰到了一点……小问题。”

基德给了司机一些钱，然后警告般地看了我一眼。

“是和时间有关的。”我嘀咕了一句，回头又朝出租车司机看了一眼，只见他摇着头，从停车位上启动车子，开了出去。

“对，基德已经提到了，确实有点困难。可能是系统出现了一些漏洞，我们必须彻底检查分析一遍。最好是想想有什么对策。不过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平安无事。”乔治先生给了我一个拥抱，不过感觉怪怪的，因为他比我还要矮半个头，“来吧，我的姑娘，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

“我现在就想尽快回家。”我说道。此时滴水嘴怪已经眨眼间爬上了一根水管，然后挂在了屋顶的檐沟上，并开始大声唱着“朋友就是朋友”。

“哦，当然。”乔治先生回答道，“但是你今天才在过去待了三个小时，为了让明天下午数字能够正确走动，你现在还要再穿越回去几个小时。不要紧张，也不要害怕。只是到一个舒适的地下室房间里，你还可以在那里写家庭作业。”

“可是，我妈妈现在一定在焦急地等我了！”而且今天是周三，晚上家里吃烤鸡和薯条。而且我还等着好好泡个澡，在自己的床上睡个好觉！况且我这个状况还要去赶着写家庭作业

也太过分了吧，应该有人给我写封道歉信：由于格温最近每天都要完成非常重要的时空穿越任务，所以她以后将再也不用交任何家庭作业了。

滴水嘴怪在屋檐上怪声怪气地唱着歌，我实在有点忍无可忍，想去纠正或制止他。自从好朋友莱斯莉家里有了卡拉OK，我们常常用下午时间在那里练习唱歌，我可以跟女王保证，我绝对记得住那些歌词，这首歌绝对不是那个怪物唱的那样。

“最多两个小时就够了。”基德说道，一边又大步走了起来，他后面的乔治先生和我都非常吃力才能跟上他，“之后她就能回家好好睡一觉了。”

我讨厌他用第三人称来叙述我的现实状态。“对，她已经有点按捺不住地期待了。”我说，“因为她实在是累坏了。”

“我们会打电话给你妈妈，跟她解释说我们最晚十点会送你回家的。”乔治说道。

十点？看来我只能和今晚的烤鸡说再见了。我敢保证，最后一定都被我那贪吃的弟弟大快朵颐了。

“当你穿过人生的河流，所有希望都付诸东流。”滴水嘴怪唱着，他半飞半攀在砖墙上，谄媚般地想要离我站的地方更近一些。

“我们会说你还有些课要上。”乔治先生更像是在对他自己说，“关于你回到一九一二年的事还是不要跟你妈妈提起了，她一直以为你是穿越去了一九五六年。”

我们已经来到了守卫者总部的大门前。几百年来这里就是监控时空穿越的总部。德-维利尔家族据说是圣日尔曼伯爵的

后裔，是著名的男性时间旅行家族。而我们蒙特罗斯家族则负责了主要的女性时间旅行，并且名气在毫无预料的情况下超越了德–维利尔。

圣日尔曼伯爵发明了用时光仪来控制时空穿越，并且制定了一个不寻常的规定，每出现十二个时间旅行者就必须要将他们的鲜血输入到时光仪内一次。

现在还少了露茜、保罗、蒂尔尼夫人和另一个宫廷贵妇，不过我已经想不起她的名字了。我们还要从这几个人身上取几毫升的血。最后的问题是：等这十二个人的血液全部输入到时光仪里形成一个圆环后，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不过目前看起来没有一个人清楚。每次谈到那位伯爵，所有的守卫者就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这不是盲目崇拜还能是什么？

不过对我来说圣日尔曼伯爵完全就是掐着我脖子的人，因为唯一一次和他在过去的接触就绝对和友好扯不上关系。

乔治先生在我前面一边喘着气一边爬着入口处的台阶。他那圆而敦实的身形总能让人感到安慰。无论如何他是组织里唯一一位还能够让我有些许信任的成员。当然基德除外，不过对于他，我也不能用信任来形容。

这栋总部大楼从外形上来说和圣殿周围巷子里的其他建筑并没有太大区别，那些建筑大部分被法律事务所占据着。虽然外表显得朴实无华，但我确信，总部里面一定富丽堂皇，而且在地下还能蔓延到很远的地方。

快要进门时基德拉住了我并小声说道：“我已经和他们说过了，你之前完全被吓坏了，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早点回家的话，就必须要表现得惊慌失措。”

“我觉得，我一直是这样表现的啊。”我嘟囔着回答了一句。

“他们在龙厅等着你们呢。”乔治喘息着走进了楼上的门廊，“你们可以自己先过去，我还要赶紧和詹金斯夫人布置一下，看给你们俩准备点什么吃的。你们俩一定都饿坏了，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正当我准备把自己想吃的说出口时，基德已经一把拉住了我直接往前走去。“尽量多准备些！”我只能在基德带我进入下一个房间前赶紧回过头朝乔治先生喊一声。穿着这么个拖沓的裙子实在是很难不被绊倒。

滴水嘴怪欢快地在我前后左右蹦跳着。“我觉得，你这位亲吻伙伴实在是没什么礼貌和教养，”他说道，“通常这种拖曳的方式是用来把羊拉进市场的。”

“我们现在不用着急逃命。”我对基德说。

“我们快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完，你就能早点回到家里。”他这是真为我着想呢,还是想早点摆脱我?

“是没错，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不是真的很想这样做呢？我自己也是一肚子问题，实在是受够了没有一个人来回答我。”

基德略微放慢了点脚步：“今天同样不会有任何人来回答你的问题，他们今天只想知道，露茜和保罗是怎么能碰上我们的。可惜你一直是我们中间最受怀疑的那个。”

他用的这个“我们”一下刺到了我的心，让我非常恼怒。

“我才是唯一一个毫不知情的人！”

基德叹了口气：“我已经试着跟你解释很多次了，但现在你又好像完全不知道……和不负责的样子，事实上没有人知道你在未来究竟做了什么。不要忘了，在未来你仍然可以回到过去，说不定是那个你向露茜和保罗透露了些什么。”他停了下来，“唉，那个你也确实有可能这么做。”

我一下闭上了眼睛。“难道你就没有可能吗？为什么一定是我们俩中间的一个？难道不可能是蒂尔尼夫人自己在过去留下了一些什么线索？或者是其他的守卫者?他们也可以给时间旅行者写信，在任何时代给任何时候……”

“什么？”本来在我们上空飞着的滴水嘴怪突然也张大了嘴巴，“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你们到底在谈论什么，为什么我都听不明白呢？”

“一定可以找到问题的症结。”基德说着，又把脚步放慢了些，“但我今天有个感觉，露茜和保罗似乎对你……我想说，印象特别深刻。”他竟然停了下来，松开了抓着我的手，然后非常严肃地望着我，“也许我不在场的时候，你和他们谈过，你可能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什么计划，说不定还为了时光仪自愿把自己的血给他们。”

“没有，我绝没有那样做过。”我反驳道，“但我确实也很想知道，他们俩到底会对我们说些什么。至少他们并没给我留下什么坏印象。”

基德点了下头。“你看，这正是我所想到的。格温，这些人早就有预谋，要去破坏那个守护了几百年的秘密。他们想要为自己谋利，但首先必须要得到我们的鲜血。我不相信他们会

为此感到任何畏惧，为了得到这一切，一定会不择手段。”他用手捋了下落到额头的那缕棕色鬈发，我竟然又不自觉地深吸了一口气。

天哪，他看起来是那么帅气逼人！那双绿眼睛，他那温柔的嘴唇轮廓，还有那苍白的皮肤——所有他身上的一切都是那么完美无瑕。而且他身上还散发出一种迷人的味道，让我不自觉地就会产生瞬间的幻觉，想把自己的头靠在他的胸膛上。当然，我还没有丧失理智到真的那么去做。

“你可能忘了，我们也想要他们的鲜血。那时候可是你把枪对准了露西的头，而不是反过来。”我说道，“她手上可没有任何武器。”

基德的眉宇间立刻闪现出一条愤怒的皱纹。“格温，请你现在不要再这么幼稚了。我们才是真正被设了埋伏受了欺骗的一方。露西和保罗可有着比武器更厉害的优势，他们是四个对付一个！”

“两个！”我嚷了一句，“我不是也在嘛！”

“那就是五个，如果算上蒂尔尼夫人的话。如果当时没有我的那把手枪，我们现在早就命丧黄泉了，少说也被他们强迫着抽干了血。你难道还想着和他们对话交谈？”

我咬了下嘴唇。

“喂，姑娘！”滴水嘴怪又叫了一声。“你们谁能照顾下我的情绪？我完全不明白你们在谈论什么！”

“我知道，你肯定是被他们迷惑了。”基德的语气一下温和了很多，但是声音却莫名地高了一些，“肯定是因为你在过去几天里突然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一下有些措手不及了。你肯定

也不能理解，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你真应该赶紧回家，好好睡上一觉。好吧，让我暂且把这些都抛到脑后吧。”他再次抓住了我的胳膊，然后拉着我往前走去，“我来说，你只要认同我的话就可以了，知道吗？”

“知道了，你已经重复说了二十遍了！”我厌烦地回答了一句，脚步突然在一块写着“女士”的标牌前停了下来，“没有我你们也一样能开始的。从一九一二年开始我还没上过一趟厕所呢，我现在必须要去一趟了。”

基德把拽住我的手放了下来：“你自己能找到去楼上大厅的路吗？”

“当然可以。”我说，虽然我根本不确定自己到时候会不会迷路。这栋楼里实在有太多过道、楼梯、转角和大门了。

“太好了！我们终于摆脱了这个家伙。”滴水嘴怪说道，“现在你可以好好给我解释下你们来这里到底是为什么了！”

我等了一会儿，直到基德在转角处消失了，然后打开了厕所门，对着滴水嘴怪嚷了一句：“赶紧给我进来。”

“什么？”滴水嘴怪看起来像受了侮辱一样，“进到厕所里？这，这可让我有点……”

“我都不介意你有什么好介意的。这个世界可没有很多地方可以让人安安静静地和魔鬼对一下话，我可不想随便冒险，让人发现我在和魔鬼聊天。快点，就现在。”

滴水嘴怪不再说什么，乖乖地跟我进到二楼厕所间。里面充满了淡淡的消毒药水和柠檬的味道。我迅速看了下隔间，幸亏都没人。“现在，你听我说。我知道我可能没有那么快能摆脱掉你，但是如果你想继续待在我身边的话，那就要遵守我定

下的规矩。明白吗？”

“不准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准用粗鲁的说话方式，不准吓到狗……”滴水嘴怪自己接着我的话嘀咕了下去。

“什么？才不是！我想你遵守的，是要保留我自己的私人空间。我希望晚上和在浴室里的时候，是我一个人，还有我在和别人亲吻的时候也是，”这句话我本不应该这么直接说出口的，“我不希望自己身边一直有个像观众一样的角色存在，明白吗？”

“切！”滴水嘴怪又发出了一声怪声，“这就是你把我拉进厕所间要跟我说的话啊！”

“你到底同意不同意，你要尊重我的隐私权，保证给我自己的空间？”

“我当然不会在你洗澡，还有……亲吻的时候出现。”滴水嘴怪又强调了一遍，“你真的不用那么担心。其实在你睡觉的时候看着你，我自己都觉得是件很无聊的事。打呼噜啊，磨牙呀，等等，我才不想听到呢。”

“此外还有一点，我在学校的时候或者和人交谈的时候，你不准在边上插嘴或发怪声，如果你非要唱歌的话，拜托，千万别让我听到！”

“其实我小号吹得可好了。”滴水嘴怪说道，“或者让我吹喇叭也不错。你养狗吗？”

“不养。”我深呼吸了一下。跟这个家伙说话实在让我有种如履薄冰的感觉。

“你为什么不养只宠物呢？养只小猫也不错，只是它们大多很高傲，而且还容易惹人生气。有时候一些鸟儿也能看到

我，你养鸟吗？”

“我外婆不能容忍家里养动物。”我回答道，心里暗想外婆身边不知道是不是也有看不见的动物跟着，“这样吧，我们从第一步开始，我叫格温多琳·谢佩德。很高兴认识你。”

“我叫克赛梅利乌斯。”滴水嘴怪说道，整张怪脸都容光焕发起来，“非常荣幸认识你。”他又爬到了洗手盆上，然后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真的真的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你能给我买一只猫吗？”

“不能。好了，现在你出去吧，我真的要上厕所了。”

“哎哟！”克赛梅利乌斯因为走得太急被门打了一下。我听到他在外面走廊里又开始高唱“朋友就是朋友”这首歌。

我在厕所间里待了很久。把手洗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又用冷水好好洗了把脸，希望自己可以重新恢复清醒的头脑。

但事实上我脑子里还是一片混乱。镜子里的我，头发像极了鸟窝，我试着用手把头发梳理一下拉直些，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点。要是我的好朋友莱斯莉在这里的话，她一定会对我说几句鼓励的话的。

“嗨，格温，还有几个小时就结束了。看看，你都这么疲劳这么饥饿了，可看起来还这么好。”

镜子里我的脸看起来十分黯淡，眼光里充满了责备。

“好，装得太好了。”我对自己说了一句，“你看起来真是糟糕透了。但你还有比现在更糟糕的时候，比如那时候出水痘。来吧，抬起头，你绝对可以做到的。”

克赛梅利乌斯在外面走廊里像只蝙蝠那样吸在吊灯上。

“这里实在有点阴森森。”他说道，“刚才走过了一位独臂神庙骑士，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我说道，“感谢上帝不认识。来吧，我们要赶紧走了。”

“跟我说说你的时空穿越是怎么回事吧！”

“这件事我自己都还没理清头绪。”

“你会给我买只小猫吗？”

“不会。”

“我知道哪里可以免费得到一只。嘿，快看，那件骑士盔甲里站着一个人。”

我偷偷看了一眼骑士盔甲，事实上我也有这种感觉，那个合上的面具里有一双眼睛在闪烁。

这副盔甲和真人一般大小，我昨天还大着胆子去敲了敲，当然现在只是一件装饰物而已。

昨天，昨天的感觉仿佛已经隔了很多年一样。

在龙厅的门口我碰到了詹金斯夫人，她是这里的秘书。她正端着一个盘子，感谢我帮她把门打开，让她进去。

“先将就着来点茶和饼干吧，宝贝。”她说着，脸上露出了带着歉意的笑容，“玛洛丽太太回去很长时间了，我得自己去厨房看看，能给你们这些饿坏了的孩子做点什么吃。”

我很有教养地点了下头以示感谢。但我很确定，她一定听到了我肚子咕噜噜在叫，好像在说：“赶紧去中餐馆买些外卖回来吧，我实在是饿坏了！”

大厅里所有人都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了。基德的叔叔法

尔克，他那琥珀色的眼睛和灰色的鬓角总让我想到狼，还有怀特医生，总是穿着黑色西装冷冰冰凶巴巴地看着周围，另外还有我的英文兼历史老师惠特曼先生，就像一只松鼠。很快我就觉得更加不自在了，因为我裙子上的天蓝色蝴蝶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松散了开来。今天早晨惠特曼先生还抓到我和莱斯莉逃课，把我们狠狠训了一顿。不但如此，他还把莱斯莉收集的文件都没收了。从守卫者核心成员团里听说，大家都还只是怀疑我们，现在是要公开地确认他们的怀疑。

“你来了，格温，”法尔克·德–维利尔友好地说道，但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而且好像没有刮胡子。不过也有可能有些男人即便早上刮了胡子，到晚上的时候就又好像三天没刮了一样。也可能因为胡子的阴影遮住了嘴角的活动，不过他确实看起来比昨天甚至今天上午都要严肃很多。一匹紧张的领头狼。

惠特曼先生朝我眨了下眼，而怀特医生则含糊地嘀咕了一句，好像在说“准时”或者“真是”。

怀特医生身边永远都站着金头发的罗伯特，他看起来像是唯一一个见到我很高兴的人，因为他朝我笑得非常灿烂。罗伯特是怀特医生的儿子，七岁的时候在一个游泳池里溺水身亡，从此以后他就作为鬼魂一直伴随在怀特医生身边。除了我以外没有人看得见他，可是因为怀特医生始终都和他在一起，所以我也无法很正常地和罗伯特说话，比如问问他为什么一直在地球上游荡着。

基德交叉着双臂靠在一堵装饰了各种充满艺术气息的雕

刻画的墙上。他的目光只是短暂地落在了我身上，接着就转到了詹金斯夫人拿来的放着饼干的托盘上。他的肚子看来也很饿了，因为叫声一点不比我的小。

克赛梅利乌斯比我还快地一下钻进了屋子，朝四处张望着。“哎呀，不错呀，”他说道，“这房间真不错。”他又围着屋子转了一圈，然后对着那堵挂了很多木雕作品的墙赞叹了一番，事实上那堵墙也让我看得目不暇接。

特别是那幅在沙发上方的美人鱼，尤其让我喜欢。每一个鳞片都栩栩如生，并闪烁出不同的蓝色，特别是那种土耳其蓝。这座“龙厅”名字的由来也可从顶上的各色飞龙看出端倪，在天花板和吊灯之间盘踞着很多活灵活现雕刻出的龙，每一条仿佛都在等待着随时起飞。

当鬼魂少年罗伯特一看到克赛梅利乌斯的时候，两眼立即瞪得像铜铃一样大，然后迅速躲到了怀特医生的双腿后面。

我很想对他说：“不要怕，他不会拿你怎样的，他就是来玩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可是对着一个鬼魂讨论一个魔鬼，而屋子里有话语权的其他人根本都看不到这两者，我想还是不要自讨苦吃了。

“我再去看看，厨房里还有没有别的吃的。”詹金斯夫人说道。

“您早就可以下班了，詹金斯夫人，”法尔克·德-维利尔先生说道，“前段时间您加了太多班。”

“对，您还是回家吧。”怀特医生也毫不客气地说道，“这里不会有人饿死的。”

谁说不会，我就快了！而且我敢断定，基德现在和我有一

样的想法。当我们俩目光碰在一起时，他笑了下。

“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光吃饼干可不健康啊，那不是正常的晚餐。”詹金斯夫人说道，声音很小。

我和基德当然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但一顿正式的晚餐我们还是需要的。可惜在这个地方只有詹金斯夫人理解我们，而她却根本做不了什么主。正要出门的时候，詹金斯夫人撞上了乔治先生，他仍然是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还抱着两本皮封面的大开本古书。

“啊，詹金斯夫人，”他说道，“谢谢您的茶，您可以下班了，别忘了把办公室锁好。”

詹金斯夫人虽然一脸不愿意，却还是很有礼貌地和大家告别：“那明早见！”

乔治先生一边喘着气一边锁上了门，然后重重地把书放到了桌子上。“好了，我终于也来了，可以开始了。这里现在有四个核心圈成员，但人数仍然不够，不过明天就差不多会到齐了。辛克莱和郝金斯两人都有事来不了，把投票权委托给了我。今天先把大方向定下来。”

“大家还是先就座吧。”法尔克朝着桌子四周的椅子指了下，正好就在房顶上雕刻的飞龙正下方。大家各就各位。

基德把他的小礼服脱了下来挂到了椅子靠背上，然后坐到了我正对面，接着又把衬衫袖子挽了起来。“我再说一遍，格温不应该参与此次讨论。她实在太累了，而且受了不小的惊吓。她现在应该再去完成一次穿越，然后找人送她回家。”

但现在必须有人给她买一个比萨，而且加双份奶酪。我心里暗想。

“不用担心，格温也应该有机会在我们面前表现一下。”乔治先生说，“然后我会亲自带她进入时光仪。”

“在我看来，她并没有表现得惊慌失措。”穿黑衣服的怀特医生轻声说道。罗伯特仍然站在他的椅子靠背后面，好奇地越过沙发看着克赛梅利乌斯。

“他到底是什么东西？”罗伯特问我。

可惜我还是什么都不能说。

“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格温的好朋友。”克赛梅利乌斯自己回答道，然后朝着对方吐了下舌头，“甚至还是她最好的朋友。她还要给我买一只小猫呢。”

我朝着沙发那边恶狠狠地望了一眼。

“不可能发生的却还是发生了。”法尔克开始发言，“基德和格温当时正在寻找蒂尔尼夫人，却中了别人的埋伏。所有在座的都可以作证，他们俩那次穿越的日期和时间都是经过我们慎重选择的，却还是碰上了露茜和保罗。可见，这绝对不是一次偶然事件。”

“这就是说，有人给他们泄密了。”乔治先生说道，然后开始在古书里查找什么，“现在问题是，是谁干的。”

“还有什么时候透露的。”怀特医生插了一句，却盯着我。

“还有出于什么目的。”我也插了一句。

基德立即皱起了眉头。

“目的很明显，他们需要我们的血液，以便可以输入到从我们那里偷去的时光仪里。这样他们的力量就更强大了。”

“《守卫者编年史》里可没有提到过你们这次出现。”乔治先生说，“这次穿越你们至少碰上了三个守卫者，而且都在

各个关口安排好了，你们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第一位亲自来迎接了我们，”基德把一缕鬈发从额头上梳到后面，“好像叫博格斯或类似的名字。他说，德-维利尔家族的乔纳森和蒂莫西兄弟俩那天傍晚会出现，但蒂尔尼夫人已经在清晨时候去过了。还有一个叫韦斯利的用马车把我们带到了贝尔格拉维亚。他本应该在门口等我们的，可当我们从屋子里出来的时候，马车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们只能自己逃跑，然后找机会躲起来等着穿越回来。”

当我再次想起我们俩当时偷偷藏起来后发生的一切时，我的脸不由自主又红了起来。我赶紧拿起一块饼干，然后低下头任凭头发垂下来遮住我的脸。

“关于这一天的报告已经有一位核心圈的守卫者记录了下来，是很负责任的弗兰克·米奈。但他只写了几行，先是关于天气的，接着是关于城里女权主义斗争的抗议游行，蒂尔尼夫人非常准时地出现了。其他就没什么特别的了。连德-维利尔家族的双胞胎兄弟也没有提到，但他们当时已经是核心圈的成员了。”

乔治先生叹了口气，然后把《守卫者编年史》合上了。“非常少见。好像大家都串通好了一样。”

“关键问题在于露茜和保罗是如何知道你们俩会在那一天那一个时间点出现在蒂尔尼夫人身边的。”惠特曼先生说。

“呼！”克赛梅利乌斯从沙发上发出声音，“这么多名字让我脑袋里一团糨糊了。”

“其实答案很明显了。”惠特曼先生一边说着一边又把目光投到了我身上。

所有人都若有所思，包括我自己。虽然我什么都没有做，但很明显大家都认为是未来的我给了露茜和保罗一定的提示，让他们猜到我们什么时候会去拜访蒂尔尼夫人。但我还是觉得很困惑，思考得越深就越觉得不可思议。而且转瞬之间我突然觉得自己被孤立了。

“你们在执着些什么东西？”克赛梅利乌斯一边说着一边从沙发上跳到吊灯上，并趴在了上面，“时空穿越？我们同类里也有些有类似经历，不过对我自己来说还是全然陌生的领域。”

“有一点我想不明白，”我说，“乔治先生，为什么您会认为在《守卫者编年史》里有可能有关于我们这次穿越的记载呢？我认为，如果那里面确实提到了，那您肯定之前就读到了，而且也会获知我们那天穿越后会发生些什么。或者就像《蝴蝶效应》这部电影里艾什顿·库彻经历的场景那样，每次有人从过去穿越回来，那么所谓的现在和将来也同时发生了改变？”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也非常有哲理性，格温。”惠特曼先生说道，就好像我们在上他的课一样，“虽然我没看过你提到的这部电影，但从逻辑上来说是合理的，过去历史中一点微小的改变都可能对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在雷·布莱德波力身上就发生过，当时……”

“我们还是把哲学问题放到以后讨论吧。”法尔克插了进来，“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搞清楚蒂尔尼夫人家里是怎么会有埋伏的，而你们又是怎么逃出来的。”

我把目光投向基德。他最好还是不要提到枪的话题。我又

拿起了一块饼干。

“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幸运。”基德说，而且一如既往的平静，“幸亏我发现得及时，一下就觉得不对劲了。蒂尔尼夫人看到我们时一点都不惊讶，桌子被遮盖了起来，后来露茜和保罗就从下面出现了。男管家就守在门口，格温和我只好从隔壁的房间冲进用人走的楼梯间，然后从那儿逃了出来。当时外面那辆马车已经不见了，我们只好跑着离开。”看来他说起谎来也是驾轻就熟啊，没有脸红，没有嘴角的不自然，没有紧张地朝上看，语气里连一点犹豫都没有。尽管如此，我还是从他的故事里找到了一个很明显的漏洞，只不过那是他故意留下的。

“真是奇怪了。”怀特医生说道，“如果埋伏是预先设下的，那他们应该有武器啊，也一定不会给你们逃跑的机会。”

“我的脑袋真是转不过来了。”克赛梅利乌斯又回到了沙发上，“我实在很讨厌这些描述过去和未来的虚拟语态，老是让我搞混。”

我充满期盼地望向基德，现在他应该补充说明些什么了，关于他那把手枪。

“我想，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也突袭了他们吧。”基德说。

“嗯……”法尔克深思着，从其他人的表情也看得出大家并没有被完全说服。看来基德这次演砸了。如果要撒谎，就绝对不能设置一些让人感到疑惑并想探究的细节。

“我们真的是反应太快了，”我赶紧补充说道，“那个用人通道的楼梯才刚上过蜡，我差点就滑倒摔跤，确切地讲，我是从那个楼梯上半滑半跑下去的。如果不是我最后刹住了车控制住了身体，我想我早就在一九一二年把自己骨头都摔断了。

如果真在时空穿越后死了，后果会怎么样？尸体会不会自己穿回来呢？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算是走了大运，楼下的大门因为一个胖女佣正好买了菜提着大篮子回来而敞开着。我还想着基德千万别撞了她，因为篮子里还装着鸡蛋呢，要不然就糟透了。还好我们直接就冲到了街上，脚上都跑得起泡了。”

基德靠在椅子背上，双臂又交叉在胸前。我不太能看清楚他的目光，不过肯定没有感谢或认同的意思。

“下次我就穿上我的体操鞋。”大家还是一片沉默，我又补充了一句，接着又拿起了一片饼干。除了我，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吃东西了。

“我有一个理论，”惠特曼先生慢慢地说道，一边把玩着自己右手上戴着的印章戒指，“而且我对这个理论思考得越深入，我就越确信自己的正确，当……”

“我想我可能太蠢了，要说那么多次，但我真的觉得这次讨论她就不应该参与进来。”基德说。

我突然有种心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的疼痛感觉。我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感到受伤，而是有点生气了。

“他说得对，”怀特医生同意道，“让她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间确实有些草率。”

“不过格温的回忆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线索的，”乔治先生说道，“哪怕只是一些关于服装、言辞或是外表的细节，都可以让我们推断出露茜和保罗当时的状态。”

“这些东西她明天或者后天都还是可以告诉我们的。”法尔克·德－维利尔说，“我还是觉得，最好你先陪她下去完成今天的穿越吧，托马斯。”

乔治先生把两手交叉着放到了自己肥肥的肚子上，然后不说话了。

“那我就带格温去……进入时光仪了，去监控一下时空穿越的情况。”惠特曼先生说着，然后起身把椅子往后拉了下。

“行。”法尔克点了点头，“两个小时应该够了。有位修行师会等着她穿越回来，我们这里还需要你。”

我疑惑地看着乔治先生。他也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来吧，格温，”惠特曼先生已经准备出发了，“你越早完成任务，就可以越早回到家睡到自己的床上，这样你第二天就可以准时去上学了，我已经非常想看你那篇关于莎士比亚的作文了。”

我的老天，他真是够神经大条的！现在这个时候还提什么莎士比亚！

有那么一会儿时间我还在考虑要不要抗议，但很快我就决定放弃了。说实话，我自己也不想继续听他们这群人废话下去。我就想尽快回家，然后把所有关于时空穿越的事情，包括基德，都忘个精光。最好他们就在这个鬼大厅里把所谓的什么秘密纠缠个不清，直到大家筋疲力尽，特别是基德本人，那我就高兴坏了。对了，还要他们每个人今天晚上都做噩梦，越可怕越好！

克赛梅利乌斯说得没错，他们这群人就是狂徒。

只是我还是很没志气地又看了眼基德，脑子里竟然还一个劲儿地蹦出愚蠢至极的想法：要是他现在朝我微笑一下，那我就不计前嫌地原谅他。

他当然不会那样做了。他的表情始终是那么冷漠，真不知

道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有那么一瞬间我竟然有种感觉，我们的亲吻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还突然想到了我们班上经常会讲到的关于辛迪娅山谷的开头:绿眼睛，勾人心，无声无息索你情……

“晚安。”我很高傲地说了一句。

“晚安。”所有人随意地回应着。所谓的所有人，当然不包括基德。他说：“惠特曼先生，请别忘了把她眼睛蒙起来。”

乔治先生气得鼻子里都哼出了声音。当惠特曼先生打开了门，把我几乎推进走廊时，我听见乔治先生说了一句：“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这种把人排除在外的做法才导致了某些事情的发生，就是这样发生了！”是否有人给了他回答我就无法得知了。那扇沉重的大门一下在我身后关上了，把所有声音都挡在了门的另一边。

克赛梅利乌斯用他的尾巴挠着脑袋：“这真是我见过的最极端的组织了！”

“格温，你别介意。”惠特曼先生说着从自己的大衣里掏出一条黑色围巾，然后把它放到了我的鼻子底下，“你还是这个项目里的新成员，是规则里的未知一方。”

我应该说些什么呢？这所有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至少三天以前我都还不知道有守卫者这些人的存在。三天以前我的生活还完全正常。无论如何，也没有这么多风浪和波折。

“惠特曼先生，在您把我眼睛蒙起来以前……我们能不能去罗西妮太太那里一趟，我想把我的东西取回来。我之前已经把两套校服都放在她那边了，可我明天上学还要穿的。而且，

我的书包也在她那里。”

“当然可以。”惠特曼先生边走边心情很好地把围巾挥了一下，“你还可以从容地换下衣服，这次穿越你不会碰到任何人的。我们应该把你送去哪一年呢？”

“如果我只是待在一间地下室里的话，那哪一年都无所谓了。”我说道。

“那也得找一个不会给你带来问题的年份，嗯……这样你就可以在刚才提到的地下室里，最好什么人都不会碰上。一九四五年以后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一九四五年以前地下室一般都成了防空洞，很难不碰上人。一九七四年怎么样？那是我出生的年份，是不错的一年。”他说着笑了起来，“或者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那天英格兰在世界杯决赛上赢了德国。不过你对足球肯定不感兴趣，对吧？”

“完全不感兴趣，尤其是我还待在一个四周无窗在地下二十米深处的地下室里。”我疲惫地说道。

“待地下室也是为了保护好你。”惠特曼先生叹了一口气。

“等下，等下，”克赛梅利乌斯突然插进来，他站在我身边拍打着翅膀，“是不是这次我就不能跟着你了？你是不是会登上一台时间机器，然后被发送到过去呢？”

“没错。”我回答道。

“那我们就选一九四八年吧，”惠特曼先生愉快地说道，“那一年伦敦举办了夏季奥运会。”

因为惠特曼先生一直走在我前面，所以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眼睛正骨碌碌地转个不停呢。

“时空穿越！我真是越来越喜欢我的好朋友了！”克赛梅

利乌斯说道，我第一次意识到，他的声音里竟然还有崇拜的味道。

那间放置着时光仪的房间坐落在地下很深的地方。虽然我每次去的时候都是被蒙上了眼睛由别人领着去的，但也基本上能够感觉到它的位置，而且幸运的是前两次被送往一九一二年和一七八二年都是没有蒙着眼睛的。当惠特曼先生带我从罗西妮太太的裁缝间走出来，并在走廊和楼梯间周旋时，我就已经很熟了，直到最后一段，我能感觉出来惠特曼先生有意在绕路，以便把我搞得晕头转向。

“这个家伙真是有趣。”克赛梅利乌斯说道，“他们为什么要把时光仪藏在这么隐秘的地下啊？”

我听到惠特曼先生在和人说话，接着一扇很沉重的门被打开了，然后进入房间，惠特曼先生帮我取下了蒙着眼睛的围巾。

我又感到晃眼了。

惠特曼先生身边站着一位红发黑衣的男士，他有点紧张地盯着我，甚至还有点出汗。我回头看了眼克赛梅利乌斯，他故意把头插到那扇锁上的门里，然后一半身子还留在房间里。

“这堵墙可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厚的墙了。”他说着，然后又把头缩了回来，“这墙厚得跟大象一般，而且还是躺着的大象，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格温，这位是马里先生，是一级修行师。”惠特曼先生说，“他会在这里等着你回来，然后陪你回到上面。马里先生，这是格温多琳·谢佩德，红宝石。”

“万分荣幸，小姐。”红头发男士微微向前倾了下身。

我尴尬地朝他笑了笑：“噢，我也很荣幸。”

惠特曼先生在一个高级保险箱前调着显示屏上的数字，我上两次穿越时已经见过了。他躲在一幅壁画后面，那幅中世纪神话绘画奇怪地凸起了那么一块，那上面是一个骑马的骑士戴着一个高高的头盔，就像少女峰上尖尖的小山包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半裸的少年骑在一条驯服的龙上。当惠特曼先生在机器前输入数字的时候，那个红头发马里先生一直都是望着地上，但其实根本不用那样，因为惠特曼先生宽厚的背部把整个显示屏遮得严严实实，根本别想看到一丁点线索。保险箱的门缓慢地打开了，惠特曼先生用一块红色的天鹅绒布把时光仪从保险箱里取了出来，然后放到了桌子上。

马里先生惊叹般呼了一口气。

“马里先生今天是第一次看我们怎么操作时光仪。”惠特曼先生说着，还朝我眨了眨眼睛，他的下巴朝台灯指了指，“只有当电灯出状况时才能使用这个。这样你就不用害怕黑暗了。”

“谢谢。”我突然想，我是不是还应该要一罐杀虫喷雾呢，那个年代的地下室会不会到处都是蜘蛛……或是老鼠呢？让我一个人待在那种地方真是不公平，“我能不能要一根棍子？”

“一根棍子？格温，你在那里不会碰上任何人的。”

“可是，可是说不定会有老鼠呢……”

“老鼠只会怕你，而不是你怕老鼠，相信我。”惠特曼先生把时光仪外面的天鹅绒布拿了开来，“是不是很神奇，马里先生？”

“是啊，先生，让我叹为观止，先生。”马里先生敬畏地看着这台机器。

“马屁精！”克赛梅利乌斯喊道，“红头发人都是马屁精，你不觉得吗？”

“我还以为时光仪很大呢，”我说，“竟然和一台壁钟差不多。”

克赛梅利乌斯从牙齿缝里吹了一声口哨。“真够迷你的。如果是真的，我宁愿把它锁在保险箱里。”事实上那个时光仪有一个巨大的底座，上面镶嵌了很多宝石，闪闪发光，就像一个皇冠一样。

“格温选了一九四八年。”惠特曼先生说道，一边翻开了盖子，然后细心地转动着小齿轮，“马里先生，你知道那一年伦敦有什么事发生吗？”

“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先生。”马里先生回答道。

“爬虫，”克赛梅利乌斯说，“红头发人都是一心想着往上爬的家伙。”

“非常正确。”惠特曼先生说着站起了身，“格温会穿越到那一年八月十二日中午十二点，然后在那里待上正好一百二十分钟。准备好了吗，格温？”

我咽了口口水。“我还想知道……您确定我在那里不会碰上任何人吗？”当然老鼠和蜘蛛是肯定不能避免的，“乔治先生给了我一个戒指，这样就没人会对我……”

“你上次穿越去了档案室，那里在任何时间段都有很多人会去。但你现在去的那间是空的。如果你乖乖待在那里不出去，当然那里是锁着的，那你肯定不会碰上任何人。‘二战’

以后人们就很少会使用地窖了，人们在地面上建造房子都来不及呢。”惠特曼呼了口气，“那可是段激动人心的时光……”

“但是，如果，如果真有人碰巧在那个时间去了那个房间，然后发现了我，那怎么办？我至少应该知道那一天的口令吧。”

惠特曼先生已经有点愠怒地抬高了他的眉毛。“格温，我再说一遍，没有人会进去！你是降落到一间锁上了的房间里，在那里待上一百二十分钟，然后重新回来，不会和一九四八年里的任何人有任何接触。如果真碰上人了，那你就会出现在《守卫者编年史》记载里了。而且，我们现在也来不及回去查证那一天的口令是什么了。”

“重在参与。”马里先生谨慎地说了一句。

“你说什么？”

“奥利匹克运动会期间的口令是：重在参与。”马里先生说完又把头低了下来望着地面，“别的口令都是拉丁文，所以这个我记住了。”

克赛梅利乌斯转了下眼珠，惠特曼先生看起来好像也正想告诉我这个口令。“现在好了，格温，你听到啦。你肯定不会用到的，不过如果可以让你感觉安心一点也好……你现在可以来了吧？”

我走到了时光仪前面，把手递给了惠特曼先生。克赛梅利乌斯飞到了我身边，也站在地上。

“就是现在吗？”他激动地问道。

马上就要开始不舒服的那部分了。惠特曼先生又打开了时光仪上一个扣锁，然后把我的食指放了进去。

“我觉得，我还是牢牢抓住你好些。”克赛梅利乌斯说着，然后像只猴子一样从后面趴在我身上，缠住了我的脖子。我本应该感觉不到什么异样的，但事实上就好像有人给我围了一条湿毛巾在脖子上。

马里先生的眼睛已经因为紧张和惊奇而瞪得很大。

“谢谢你告诉我那天的口令。”我对他说了一句，然后脸上紧了一下，就好像有人拿针对着我的手指戳了一下，接着就只觉得房间里充满了红光。我紧紧地抓着桌上的台灯，所有的色彩和人物都在我眼前变得虚幻，随后就觉得身体被人猛地推了一把。

摘自多米尼加派神父吉安·佩特罗·巴里比的宗教法庭记载
帕杜阿大学图书馆文献
（由M.乔丹奴博士破解、翻译并整理）

1542年6月23日，佛罗伦萨。

宗教联合会主席委托给我一宗案件，非常考验人对秘密的探索能力和处理事件的合理性，这起案件同时也非常罕见。M.[①]的小女儿伊丽莎白十年以来一直被囚禁在修道院后院，据说因为和一个魔鬼私通怀了一个恶魔后代。事实上我有次前往拜访的时候确实看到了一个怀孕的女孩子，而且精神有些恍惚。当时女修道院院长也在场，她作为一个正常人也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女孩的父亲则怀疑有人对自己女儿运用了巫术。

女孩父亲称自己曾亲眼看到一个魔鬼化身为一名俊朗的男士与他女儿在花园里约会拥抱，然后两人同时消失在一缕烟云中，留下一股硫黄的气味。[②]另外还有两名修道院的女学生也作证，她们曾经看到这个魔鬼在伊丽莎白身边出现过好几次，还送给伊丽莎白好多宝石当作礼物。虽然这个故事听上去有些荒唐和不切实际，但鉴于该家族从M.本人到R.M.[③]所有成员都与梵蒂冈关系密切，我很难公开去质疑他的判断力，也无法单纯去谴责他女儿的不检点行为。从明天开始我会传讯所有涉案人员。

---

① 这里非常可能指的是康特·迪马顿（1501—1572）。

② 烟云和硫黄味道可能都是康特杜撰的。

③ R.M.有可能指的是美第奇家族的后代鲁道夫，他曾经因为1559年的自杀事件而引起过轰动。

第三章　少年外公

克赛梅利乌斯？我脖子上那种湿湿的感觉突然消失了。我迅速打开了台灯的开关，但是那间我降落的房间竟然已经有微弱的白炽灯泡亮着，还在那里不停摇晃着。

“你好。”有人说道。

我转身朝四周看了一圈，房间里堆满了各种箱子和旧家具，在门边的墙角处站着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

“重在参……参与。”我结结巴巴地说着当天的口令。

“你，你是格温多琳·谢佩德？”他也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

我点了点头。“您怎么知道是我？”

少年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然后递给了我。他看起来和我一样非常紧张。他穿了条背带裤，戴着一副圆圆的小眼镜，金色的头发都用发蜡往后梳得整整齐齐。他真应该去演那些老式黑帮电影，并充当那些老奸巨猾的老烟枪黑帮老大的助手，既很老成却又没有危害性，被很多穿裘皮大衣的女人喜欢，最后却死于枪战。

我渐渐平静了一点，然后又赶快看了眼四周。确实没有其他人了，哪怕是克赛梅利乌斯也不见了踪影。

虽然他可以穿墙透壁，但很显然还是无法像我一样穿越时间。

我犹豫着接过了少年递过来的那张纸。那是一张已经有点发黄的便笺纸，很明显是从一本打孔的格子本子上随意撕扯下来的。上面的字迹十分潦草，却是惊人的熟悉：

> 致：卢卡斯·蒙特罗斯勋爵——万分重要！
>
>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中午十二点，古化学实验室。请务必单独前往。
>
> 格温多琳·谢佩德

突然之间我的心脏一下跳得飞快。卢卡斯·蒙特罗斯勋爵可是我的外公啊！他在我十岁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我再次看了一眼那个卢卡斯名字的首字母L，完全不用怀疑，绝对就是我自己才有的独特写法。但是，这又怎么可能发生呢？

我抬头看着那个青年问道：“您从哪里拿到的这张纸？您自己又是谁？”

“这个是你写的吧？”

“可能吧。”我说着，但是我的脑子里已经开始高速转动起来。如果真是我写的，为什么我自己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呢？

“您到底从哪里得到的这张纸？”

“这张纸我已经保存了五年。有人把这张纸连同一封信一起塞到了我的大衣口袋里。就在升任二级修行师仪式的那天。信上写着：‘保守秘密的人，应该了解秘密后面的秘密。请证明给我们看，你不但能保守秘密，同时也是个有头脑的人。’

后面没有署名。但信的笔迹和这张纸上的并不相同，而是非常……嗯……非常老派的样式。”

我咬了下自己的下嘴唇：“我实在无法理解。”

“我也不能理解。这几年里我一直以为这是一种考验。”青年说道，“或者说，是一个附加考试。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任何人，而且一直在等待着，会不会有人来给我进一步的指示，却始终什么都没有发生。今天我是偷偷跑来这里专门等你的。事实上我还以为仍然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的。但是突然之间你就这么冒出来了，而且准时在中午十二点。你到底为什么要给我写这封信呢？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么隐秘的地窖里碰面？还有，你到底是从哪一年穿越过来的？”

“二〇一一年。”我说，“对不起，其他问题我真的一无所知。”我清了清嗓子，“您又是哪位？”

“哦，不好意思，我叫卢卡斯·蒙特罗斯，不是勋爵，是二级修行师。”

我的嘴里一下堵住了似的：“卢卡斯·蒙特罗斯。布尔顿广场八十一号。”

青年点了点头：“对，那里现在住着我父母。”

“那么……”我一边望着他，一边深深吸了口气，“那么，您就是我的外公了。”

“天哪，又来了。”青年说着深深叹了口气。

他站直了身子，从墙角边的一摞椅子中拿出一把掸了掸灰，然后摆到了我的面前：“我们为什么不坐下来呢？我的腿站得都快没知觉了。”

“我也是。”我表示同意，然后坐了下来。卢卡斯又从椅

子堆里拿了一把，然后坐到了我对面。

“你是我的外孙女？”他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微笑，“你知道吗？这实在让我有点难以想象。我都还没结婚呢，甚至连订婚都没有。”

“你现在多大了？哦，对不起，其实我应该知道的，你是一九二四年出生的，所以现在一九四八年你应该是二十四岁。”

“对，”他说，“再过三个月我就二十四岁了。你呢，你多大了？”

“十六岁。”

“那和露茜一样大。”

露茜，我还记得那天在蒂尔尼夫人家里的逃亡，她是怎么在后面追赶我的。

其实我也不太能相信，自己竟然坐在了外公的对面。我试图找出他和那个我曾经偷听过秘密的人的相似点，当夏洛特用鬼故事吓唬我时，他还曾经在夏洛特面前保护过我。但是眼前这个年轻人那张平滑的脸，实在让我很难与外祖父的那张熟悉却又充满了皱纹和沧桑的脸找出相似之处。但是我却发现，他和我母亲有几分相像，蓝色的眼睛，充满活力的弧形下巴，还有他笑起来的样子。有那么一会儿我被这双眼睛折服了，真的是太像了。

“那我们，”卢卡斯轻声问道，“那我是个好外公吗？”

我的鼻子立即一酸，只能使劲忍住就要流出的眼泪，赶紧点了点头。

“其他的时间旅行都是在龙厅或者档案馆用时光仪很轻松地进行的吧，”卢卡斯说道，“你这次为什么跑到一个废弃的

实验室来？”

“这不是我选择的。”我用手捏了捏鼻子，“我事先并不知道这是个实验室。出发前我只知道是个非常安全的普通地下室，然后那里有个时光仪放着。”

“真的？当然这里现在也早就不是实验室了。”卢卡斯说道，“但原先这里是一个秘密古化学实验室。是这一片旧屋子里年代最久远的。早在几百年前比圣日尔曼伯爵创立组织还早的时候，就有著名的伦敦古化学家和魔法师在这里实验创造智慧之石。到现在还能从墙上看到一些可怕的标记和充满神秘色彩的方程式。有人说，这里的墙为什么这么厚是因为里面埋着许多的白骨和骷髅……”他突然沉默了下来，咬了咬自己的下嘴唇。

“你真是我的外孙女，我可否问一下，嗯……是我……哪个孩子的孩子？”

“我的母亲叫格蕾丝。”我说，“她和你长得很像。”

卢卡斯点了下头。“露茜和我提到过格蕾丝。她说，那是我最善良的孩子，其他几个都十分世俗。”他抿了下嘴，“我真不能想象，自己以后会有世俗的孩子……怎么会呢？”

“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你，而是你的太太。”我又轻声说了一句。

卢卡斯叹了口气。“自从两个月前露茜第一次出现，她就一直戏弄我，这个红头发女孩……真是有趣。但是露茜并不愿意透露，到底我将来会娶谁，她觉得，如果她告诉我了，我的想法就会改变了，然后你们所有人就都不会出生了。”

“这种下决断的能力正是你的后辈时间旅行者所应该继承

的，而不是头发的颜色。”我说道，“不过头发颜色让你很容易记住她。”

“这确实很可笑。”卢卡斯坐在椅子上向前滑了一段，“我发现基因链上有两个女孩非常……吸引人，观测号四和八。”

“哦，是嘛。”我说。

“你知道吗？现在我还不是个特别能下决断的人。也许你可以给我点提示，让我杜绝摇摆和犹豫。”

我耸了下肩膀。“我知道的是，我的外婆，也就是你的太太，名字叫阿……”

“不要！”卢卡斯叫了起来，并一下把双臂都举起以示不要让我说下去，“我不是要知道这个，你不要这么直接告诉我。”他一边思考着一边挠头，“你穿的是圣·伦诺克斯的校服，对不对？我认得纽扣上的徽章。”

“没错。”我说，一边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藏青色外套。罗西妮太太很明显已经把校服洗过并熨烫了，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而且还散发着淡淡的熏衣草香。此外因为款式上比较像夹克外套，所以看起来也时髦些。

“我妹妹玛迪就是圣·伦诺克斯的学生，因为战争，她到今年才毕业。”

“玛迪姑婆？我没听说过。”

“所有的蒙特罗斯女孩都念圣·伦诺克斯中学。露茜也是，她的校服和你的一模一样。玛迪的上衣是深绿色配白色，裙子是格子花纹……”卢卡斯清了清嗓子，“哦，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不过我们还是先集中精力来思考下，我们今天为什

么要见面。好吧，假设，这张纸条确实是你写的……”

“是将要去写！”

“……也就是说，是你在以后的时间穿越中把纸条给了我，可是为什么呢？你觉得你是那么做的吗？”

“你的意思是说，我将来会那么做吗？”我叹了口气，“意义还是会有的。你估计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真的是一头雾水……”我一脸茫然地看着我的外公，“你认识露茜和保罗吗？”

“保罗·德-维利尔是一月开始穿越到这里的。他从两岁开始就会穿越了，听起来真是惊世骇俗。露茜是六月开始来的。每次他们穿越来，基本都是我负责。这听起来……还挺好笑的。我还辅导他们功课。但我必须要说，保罗是德-维利尔家族里第一个对我比较友善和亲切的人。”他再次清了清嗓子，“如果你是从二〇一一年穿越来的，那你一定认识他们两个。真难以想象，他们在你的时代都已经是快四十的人了……你可要替我问候他们。”

“对不起，我无法做到了。”这一切可真够复杂的。其实我应该很小心地注意自己说的话，因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状况我实在很不确定。我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又开始在我耳边浮现：“不要相信任何人，哪怕是你自己的感觉。”可是我总会有要信任的人，谁又能比我外公更值得我信任呢？我决定了，孤注一掷：“我没有办法代你问候露茜和保罗。他们偷了时光仪，然后带着它又回到了过去某个时间。”

“什么？”卢卡斯的眼睛在眼镜后面瞪得像铜铃一样大，“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实在不能相信这个事实。他们不会的……什么时候发生的？”

“一九九四年。”我说，“我就是那一年出生的。”

“一九九四年的时候保罗二十岁，露茜十八岁。”卢卡斯的这些话更像是对他自己说的而不是对我，“所以还有两年。因为现在他们是十六和十八。”

他抱歉地笑了下。“我说的现在，当然不是指这个现在，而是指穿越到我这个时代的他们所存在的那个现在。”

“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有睡了，所以我现在的脑子已经转得比牛车还慢，就像粘在棉花糖上一样不动了。”我说，“不过在算数方面我始终是个笨蛋。”

“露茜和保罗是……和你说的完全联系不到一起，他们绝对不会做什么疯狂的事的。”

“但他们确实做了。我想，你也许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不会做疯狂的事。在我的那个时间里，所有人都欺骗我，说他们……是坏人，或者是疯子，或者两者兼有。无论如何都是危险人物。当我和露茜碰面的时候，她曾经说过，我应该问你绿骑士的事。可是那个绿骑士到底是什么？”

卢卡斯惊讶地看着我。“你见过露茜了？但刚才你才说，在你存在的年代，露茜和保罗已经消失了。”接着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如果他们拿走了时光仪，那你又怎么可以完成时空穿越呢？”

“我和他们是在一九一二年碰面的。在蒂尔尼夫人家。事实上有两台时光仪，还有一台由守卫者们保管着。”

“蒂尔尼夫人？她在四年前就去世了。而且另外一台时光仪根本就已经失灵了。”

我叹了口气：“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了。听着，外公，”

听到这个词，卢卡斯愣了一下，“对于所有发生的一切，我和你一样困惑无比，要知道就在几天之前，我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还毫无概念，所以我也无法给你更多解释。我是因为穿越才被送到这里的，我的老天，我真的完全不知道这张纸条上的那些话意味着什么。这才是我第三次通过时光仪来完成时间旅行。在这之前我有过三次不可控制的穿越，但却一点也不好玩。事实上之前所有人都以为应该是我的表姐夏洛特遗传了这个基因，因为她出生在正确的日子，而我的母亲却在我出生的时候做了点手脚。所以夏洛特替代了我的位置去上了舞蹈课，知道什么是瘟疫和黑死病，知道乔治国王，还会剑术、骑马和弹钢琴，还在相术课上学到了看星象等。”我竟然越说越多，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那些话就像自己跑出来一样，“无论如何我真的完全不知道，除了别人提示我的，而那些提示又是那么少，也根本无法让我明白多少。而且更糟糕的是：我连自己去思考和解释的时间都没有。我的好朋友莱斯莉在谷歌上搜索了一番，但是惠特曼先生把那份报告连同文件夹都一起收走了，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是一知半解。所有人都好像期待着从我这里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但现在都失望了。”

“红宝石，天造之才，用G大调合拢了十二异人圈。”卢卡斯低语了一句。

“对，你看，什么红宝石的魔力之类，一串一串的话。现在我就是大家的目标了。圣日尔曼伯爵虽然离我还有几米的距离却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我的脑子里还能听到他的声音，接着就是海德公园里拿着枪和刀剑的一群人，我必须要刺死他们中的一个，要不然基德就要被他们杀死了，他可是……可是一

个……”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为了可以继续说下去，“基德其实是个非常讨厌的人，他觉得我就是他的一个傀儡，而且今天早上他还亲了夏洛特，虽然只是亲了脸颊，但可能有着更深层的意思。如果他不事先征得我的同意我是绝对不会让他亲的，更何况我才认识他一两天时间，可是他却突然变得……对我特别好了。然后，然后一切就发生得特别快……所有人都以为，是我给了露茜和保罗提示，让他们猜到了我们在寻找蒂尔尼夫人，为的是得到她的血，当然还有露茜和保罗的血。不过他们也需要我和基德的血，因为他们的时光仪里也缺少。可也没有人告诉我，那个时光仪有了血之后到底会怎样。有时候我自己会想，可能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吧。对了，现在我要问你关于绿骑士的事了，因为露茜是这样跟我说的。”

卢卡斯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眯了起来，很显然在怀疑和思考着什么，要从我刚才那些滔滔不绝的话里去甄选出一些有意义的内容来。“我也不清楚那个绿骑士到底指的是什么。”他说道，“真的很对不起，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也许是一部电影的名字？为什么你不去问问……问问二〇一一年的我呢？”

我睁大了眼睛惊讶地瞪着他。

“哦，明白了。”卢卡斯很快反应了过来，“你没办法问我了，因为我已经死了，或者都已经老得说不出话也看不见东西了，然后在老人院里傻傻地等死了……不行不行，我可不想知道自己最后是多么的可怜。”

这次，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至少有半分钟时间我一直在啜泣，因为我真的真的太想念外公了。“我好爱好爱你，外公！”我最后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卢卡斯递给了我一张纸巾并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你真的确定我喜欢孩子吗？其实我……还挺烦小孩子的……不过可能你特别讨人喜欢一点，是个例外，应该是这样的。”

“对，我小时候是很讨人喜欢。不过你对每个孩子都很疼爱。”我大声地擤了下鼻涕，“即便对夏洛特也很好。”

我们俩都沉默了一阵，接着卢卡斯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块手表说道：“我们还有多久的时间？”

“他们让我在这里待满整整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不长，何况我们刚才已经浪费了很久。”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去找笔和纸来，然后我们俩一起从这些杂乱无章的事中整理出一些系统性的线索来。你最好就待在这个位置上，不要去碰触任何东西。”

我点了点头。卢卡斯走了之后，我就一动不动地盯着前方，然后把脸埋在手掌中。他说得没错，现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事先谁会知道，我竟然能再次遇到外公。

我们之间到底会发生些什么？哪些事情我该告诉他，哪些我又不该告诉他呢？随后我又反过来思考了一下，从他那里我又会获得哪些对我有用的信息？事实上他是我唯一的盟友，只是时间上并不太合适。从这么多昏暗未知的谜一样的现象中他又能给我带来多少指点迷津的曙光呢？

卢卡斯离开了很久，每多等一分钟，我就开始对自己的感觉多怀疑一分。有很大可能性他欺骗了我，然后领着露茜和保罗再次带着刀子出现在我眼前，为的就是获得我的鲜血。我终于不安地站了起来，开始找寻一些我觉得可以拿来当武器的东

西。最后在一个角落里我发现了一块木板，上面有一个生锈的钉子，我正要把这个钉子拔出来，却一下把手指划破了。就在这个时候，门打开了，我那年轻的外公再次出现，胳膊底下夹着一沓纸，手上还拿着一根香蕉。

我终于舒了一口气。

“这个给你，肯定饿坏了吧。”卢卡斯把香蕉扔给了我，接着从那堆家具中又拉出了一把椅子，放到了我们俩中间，然后把纸放在了上面。“不好意思，我离开了这么久。德-维利尔家族那些讨厌的家伙把上面的路都拦住了，我得躲着他们，要知道他们可都伸长着鼻子嗅着一切新鲜事情。他们掌控着一切，而且无所不知！”

“确实如此。”我嘀咕了一句。

卢卡斯活动了下他的手腕：“那我们开始吧，我的外孙女。你是红宝石，是异人圈的第十二个。德-维利尔家族的钻石应该比你早两年出生。在你的年代，他的年纪应该是十九岁左右。对了，他叫什么来着？”

“基德，”我说，只有他的名字还能让我感到一丝温暖，“基德·德-维利尔。”

卢卡斯手中的笔立即在纸上写了起来。“所以他和所有德-维利尔家族的人一样是个讨厌的家伙，但是你仍然亲吻了他，我应该没有理解错吧。你这个年纪就和男孩子亲吻，会不会太小了些？”

“绝对不算小，”我回答道，“相反，比起其他女孩子我简直太晚了。而且，我们班上所有其他女孩子都已经吃药了。”当然所谓的所有其他女孩子除了爱莎尼、佩吉，还有凯

西·卡拉克，当然因为爱莎尼的父母是印度人，所以她相对来说保守很多，一有男孩子和爱莎尼搭讪他们就会赶紧把她带走。佩吉则更喜欢和女孩子们待在一起，而凯西呢，什么时候她脸上那些痘痘都消失了，估计她就会变得友好和善一些，否则每次一有人朝她看去，她就会立即破口大骂："你这个蠢货看什么看？"哦，当然夏洛特应该也还没和男生发生关系。戈登·格德尔曼称她为冰女王。不过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肯定，是不是这个年纪就应该已经适合做这个事了……我把牙齿咬得咔咔作响，每次一想到夏洛特看着基德的样子，或者基德看着夏洛特，我就会这样。想想基德才认识我两天，就突发奇想地亲吻了我，我怎么可能不多想，他和夏洛特认识了那么多年，不知道要发生多少事了。

"你刚才说吃药是吃什么药啊？"卢卡斯问道。

"吃什么药？"哦，我的老天，难道一九四八年的时候人们还在用牛大肠当避孕套吗？我还是宁可不要知道，"外公，我现在完全不想和你讨论性的问题，真的不想。"

卢卡斯看着我摇了摇头。"我可不想从你的口中听到这个词。当然，我不是说外公这个词。"

"没问题。"我拨开了香蕉，卢卡斯在一边继续记录着，"你们管那个叫什么？"

"哪个？"

"代替性这个词。"

"我们不说这个。"卢卡斯说道，身体弯得更厉害了，"反正不和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提这个话题。我们继续，露茜和保罗把时光仪偷了，但是还没来得及输入最后两个时间穿越

者的鲜血。所以第二台时光仪被启动了，但是这样一来这台时光仪里又少了其他所有穿越者的鲜血。”

“不是的，不完全是这样。基德已经差不多把其他穿越者都找齐了，也获取了他们的鲜血。唯独少了蒂尔尼夫人，还有什么蛋白石爱丽丝之类的。”

“是伊莲恩·伯格利，”卢卡斯说道，“她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女，十八岁的时候死于产褥热。”

“对，没错。当然还少了露茜和保罗的血。所以他们在追寻我们的血，而我们也在想尽办法获取他们的血。这就是我所知道的。”

“所以现在有两台时光仪都在运转着没有合拢的异人圈？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如果异人圈不合拢，会发生什么呢？”

“那么秘密就公开了。”卢卡斯郑重地说道。

“拜托，你怎么也这么含糊其辞？”我有点生气地摇了摇头，“能不能讲得再具体一些？”

“是有关贵族晋升，人类战胜疾病和死亡，还有新的时代来临的一些预言。”

“然后呢？”我仍然还是那么不满足，“那不是很好吗？”

“还有更好的，能把整个人类决定性地往前推进的好事。所以圣日尔曼伯爵才会成立了守卫者组织，集合了全世界最有智慧和权力的男人。我们所有人都要守护这个秘密，这样世界才能在特定的时间发生特定的事情，逐渐发展下去，这才是挽救世界。”

好吧，这个解释还算清楚，至少是我目前为止听得最明白

的关于秘密的解释。“那露茜和保罗为什么不想让异人圈合拢呢？”

卢卡斯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你之前说上次什么时候碰到他们的？”

“一九一二年，”我回答道，“六月二十二日或者二十四日，我记不太清楚了。”我越是努力去回忆，就越觉得不是那么肯定，“也可能是十二日？反正是个偶数日子，这个我肯定。又或者是十八日？总之是一个下午。蒂尔尼夫人把下午茶的餐具都在桌子上准备好了。”突然我发现自己犯了个大错，我刚才都说了什么！我赶紧用手捂住了嘴巴，“哦！”

“怎么啦？”

“我刚才把信息都告诉你了，你肯定会给露茜和保罗提示的，所以他们才会在那里埋伏。所以，你才是那个给他们提示的人，而不是我！虽然……这可能没什么大的分别。”

“什么？哦，这不可能！”卢卡斯用力地摇了摇头，“我绝对不会那么做的。我绝对不会和他们提起你——要不然就疯了。如果我明天告诉他们，他们以后会去偷时光仪，然后会穿越到过去，那他们肯定要昏过去了。我们必须要认真思考清楚，到底告诉别人未来的事情是不是合适。你在听吗？”

“在听呢，但你可能不是明天告诉他们，而是以后，今年以后。”我若有所思地吃着香蕉，“另外一方面，他们带着时光仪可以穿越到任何时代，为什么不可能是现在这里呢？你已经是他们的朋友了，说不定你欺骗了我，他们早就站在门外面，等着抽我的血呢。”

“他们要穿越去哪里我也完全不清楚。”卢卡斯叹了口

气，“我根本不能想象他们俩会做那么疯狂的事。到底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绝望地坐了下来，“对于这一切我毫无头绪。”

“很显然我们俩现在都对此不能明了。”我也绝望地说了一句。

卢卡斯在纸上写下了绿骑士、两台时光仪还有蒂尔尼夫人，然后又在后面画了个大大的问号。“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能够有第二次碰面，当然是以后！至少那时候我已经积累了更多经验……”

我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我本来是要穿越去一九五六年的，也许我们明天晚上就又能碰面了。”

“哈哈！对于你来说一九五六年就是明天晚上，但是对于我来说……不过好吧，让我们好好思考一下。如果你下次再被送去穿越，还是到这间屋子吗？”

我点了点头。“我觉得是的。不过对你来说有点困难，如果每个白天晚上都来这里等我的话。此外基德也有可能随时出现在这里，因为他也要完成穿越。”

“我知道怎么处理的。”卢卡斯兴致勃勃地说道，“如果你下次再来这间屋子的话，你就直接来找我！我的办公室就在三楼。你要经过两个哨兵，不过问题不大，你就说自己迷路了，你是我的表妹海泽，从乡下来。然后我就会把今天以后发生的事都告诉你。”

“但是惠特曼先生说，这里的门是被反锁的，何况我完全不知道我们到底身处何地。”

“你当然需要一把钥匙，还有当天的口令。”卢卡斯望着我说道，“我会给你配一把钥匙，然后在一个适当时间送到这

里。当然还有口令，我会写在一张纸条上，然后藏在一个只有我们俩知道的地方，最好是藏在墙里面。你看那里，有块砖松了，也许我们可以在那后面挖个小洞。”他说完站了起来,从一堆破烂中挤了进去，然后在墙边蹲下，“看，这里。下次我带个工具过来，在后面好好凿一个可以藏东西的洞出来。如果你下次再穿越回来，记得要把这块砖头拿出来，这样你就能拿到钥匙和口令了。”

“可这里砖头也太多了吧。”我说道。

“那你记住了，下面数上来第五行，大概就在屋子的正中间。哎呀，我的指甲在上面划了一道，无所谓了，这样我还能更容易找到它。”

“但是从现在开始以后你每天都要下来了，以便更新每天的口令。”我说，“这对你来说应该很不方便吧？你还在牛津念书吗？”

“口令并不是每天都会更新的。”卢卡斯回答道，“有时候我们一个星期都用一个口令。而且我们也只能这么做了，才能实现有可能的下一次会面。千万记住这块砖头。我还会在这里放一张地图，这样你就能找到上去的路了。从这里甚至可以通往半个伦敦。”他低头又看了下表，“现在我们重新坐回椅子上，然后把信息记下来，要非常系统化。很快你就会发现我们两个都变得更有智慧了。”

“也可能是一直都待在发霉地窖里的两个蠢蛋。”

卢卡斯把头歪到另一边看着我直笑。“也许你可以给我一点小小的提示，到底你的外婆名字首字母是A还是C？”

我也笑了起来：“那你自己更喜欢哪个呢？”

十二异人圈

姓名	宝石	相应炼制法	代表动物	代表树木
兰泽洛特·德-维利尔 1560—1607	琥珀	煅烧	青蛙	山毛榉树
伊莲恩·伯格利 1562—1580	蛋白石	腐烂	猫头鹰	核桃树
威廉·德-维利尔 1636—1689	赤玉	挥发	熊	松树
塞西莉亚·伍德维尔 1628—1684	海蓝宝石	溶解	马	槭树
圣日尔曼伯爵 1703—1784	翡翠	分馏	雕	橡树
珍妮·德-庞特卡雷 (德-乌菲夫人) 1705—1775	黄水晶	聚结	蛇	银杏树
乔纳森·德-维利尔 1875—1944 蒂莫西·德-维利尔 1875—1930	光玉髓	提取	鹰	苹果树
玛格蕾特·蒂尔尼 1877—1944	玉	消化	狐狸	椴树
保罗·德-维利尔 *1974	黑色电气石	拖曳	狼	花楸树
露茜·蒙特罗斯 *1976	蓝宝石	发酵	猞猁	柳树
基德·德-维利尔 *1992	钻石	倍增	狮子	紫杉
格温多琳·谢佩德 *1994	红宝石	投影	乌鸦	桦树

摘自《守卫者编年史》第四卷《十二异人圈》

第四章　绿骑士

“格温，格温！快醒醒！”

我艰难地从梦境深处慢慢回到现实中，在梦里我已经成为了一名驼背老太婆，坐在耀眼的基德对面叙述着自己的名字叫格温多琳·谢佩德，是从二〇八〇年穿越回来的。醒来的我却一眼看到了亲妹妹卡罗琳的小翘鼻，还有那张让我感到放松的脸庞。

“哎呀，终于醒了！”她说，“我还以为我再也叫不醒你了呢。昨天晚上你回家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虽然我一直坚持着想要等到你回来。你有没有再带回来什么奇怪的裙子呀？”

“没有，这次没有。”我从床上坐了起来，“这次，我可以直接在那里就换好衣服了。”

“那是不是以后也没有了呀？是不是以后你每次回来都是在我睡着以后？自从你出现这样的情况后，妈妈也变得越来越奇怪了。尼克和我都想死你了。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吃晚餐都觉得很不适应。”

“其实和以前吃晚餐的时候没什么太大区别。”我安慰了下她，然后又倒头陷进了枕头里。

昨天晚上我是坐着一辆高档轿车回家的，那名司机我并不认识，但是红头发马里先生一路陪着我，一直到了家门口。

这期间我再没碰见过基德，这对我来说也是件好事。否则又是一整个晚上梦到他，真是让我受够了。

到家门口的时候外婆的男管家伯恩哈德先生迎接了我，还是那么有礼貌，却也出奇的冷静。我在楼梯口碰到了妈妈，她拥抱了我，就好像我刚从南极考察回来一样。见到她我也很高兴，但也有点生她的气，得知被自己的母亲欺骗，多少是件让我讶异的事。而她这么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却一直不愿透露给我，除了几句讳莫如深的话，比如什么“不要相信任何人，很危险，秘密”等，事实上等于什么都没告诉我。再加上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所以我没和她多说什么，吃了几口已经凉了的烤鸡就上床睡觉了。关于这一天里发生的那些事情我都没有告诉妈妈，不知道她如果听说了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她肯定要担心死我了。我发现，她竟然也像我一样，看起来异常疲惫。

卡罗琳又开始摇我的手臂了：“嘿，不要再睡了！”

“好了好了。”我的脚一下滑到了床沿边，虽然睡前我还和莱斯莉聊了很久电话， 不过现在还是觉得睡得差不多够了。克赛梅利乌斯去哪里了？自从我昨天晚上进入浴室后，他就消失了，再没出现过。

在淋浴的时候我终于清醒了很多，而且还偷用了妈妈昂贵的洗发水和护发素，全然不顾那美妙的玫瑰和葡萄柚香味会泄露我的行径。我擦干头发的时候，又开始不自觉地问自己，基德是否会喜欢玫瑰和葡萄柚的味道，看来脑子真是有点发昏了。

还没睡上一两个小时，就又开始想起这个没良心的家伙。拜托！我们俩之间真的发生了什么大事吗？我们只是在告解室里亲吻了一番，之后很快他就再次回到了自己装正经的角色中，我也一下从云端跌落下来，但我还是一直会想起这件事，不断做着白日梦。这件事我昨天和莱斯莉不知道谈了多久，简直都不想停了。

我吹干了头发，穿好了衣服，然后走下楼梯去了餐厅。卡罗琳、尼克、妈妈和我住在楼房的第三层。比起我们家族在所有时代所拥有的产业，那里至少还是挺舒适的。

楼房里其他部分都塞满了各个女性祖辈的古董和藏画，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我们家还有一个可以举办舞会的大厅，就是在那里我教会了尼克骑自行车，当然是偷偷地学，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现如今大城市里的交通有多么危险和可怕。

我常常感到遗憾的是，妈妈和我们都不能去楼上自己的房间就餐，外婆阿丽斯塔女士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在昏暗的餐厅里就餐，那里也就周围牛奶巧克力颜色的壁板还算不错，让我每次都能想起，此外再没什么好的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那里吃东西实在很没胃口。

不过今天我一走进去就明显感到气氛比前一天的要好多了。

阿丽斯塔女士从来都像一个芭蕾舞老师那样时不时地就要训斥一下我们，今天却很友好地说道："早上好，孩子。"夏洛特和她母亲也朝我笑了笑，好像她们知道了些什么似的，但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无从得知了。

由于格伦达姨妈从来没有对我笑过（事实上我没有看到过她对任何一个人扬起过嘴角），而夏洛特昨天还对我做了那么多恶心的事，所以我马上就觉得哪里不对劲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我问道。

十二岁的弟弟尼克朝我挤了挤眼睛，我在卡罗琳边上的位子坐了下来，妈妈把一个放了吐司和炒鸡蛋的大盘子推到了我面前。当我闻到那些食物的香味时，顿时觉得饿得全身无力了。

“你看你，我的老天！”格伦达姨妈说道，“你这是要让你女儿把一个月的脂肪和胆固醇都在今天吃了吗，格蕾丝？”

“没错。”妈妈沉着冷静地回答道。

“她以后会恨你没有去控制她的饮食。”格伦达姨妈又说了一句，随后还笑了笑。

“格温吃的东西从来都没什么问题。”我妈妈说。

“也许吧。”格伦达姨妈说，又继续笑着。

“你们的格伦达姨妈有没有在茶里放了些什么？”我对着卡罗琳的耳朵悄悄问了一句。

“之前有人打了个电话来，随后格伦达姨妈和夏洛特就开始特别亢奋了。”卡罗琳也悄悄朝我低语了一句，“真是奇怪死了。”

就在这时克赛梅利乌斯降落到了外面的窗台上，收起了翅膀，然后从玻璃窗中穿了进来。

“早上好！”我高兴地说道。

“早上好！”克赛梅利乌斯回答道，然后从窗台上蹦到了一张空着的椅子上。

正当其他人很惊奇地看着我时，克赛梅利乌斯开始挠他的肚子了。“你们家人还真是多呀，我都来不及一个个看过来，不过我注意到了，这个家里大部分都是女人，我不得不说，太多女人了，而且其中一半好像一直被人挠了痒痒一样。”他抖了抖翅膀，“孩子们的父亲都去哪里了？ 还有那些猫猫狗狗呢？这么大个房子连个金丝雀都没有，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我笑了一下。“玛迪姑婆去哪里了？”我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问道。

“我看啊，我这个小姑子对睡觉的欲望可远远大于好奇心。”阿丽斯塔女士威严地说道。她像根蜡烛一样笔直地坐在早餐桌前，翘起手指吃着半块涂了黄油的吐司片。“昨天早上她起早了，结果一天的脾气都很臭。我觉得我们早上十点以前是不会见到她的面了。”

“我觉得这样挺好，”格伦达姨妈用尖锐刺耳的嗓音说道，“她那些关于什么蓝宝石呀钟楼什么的胡言乱语真是要把人说得神经错乱了。对了，格温，你感觉怎么样？我非常能想象得到你现在该是多么困惑迷乱的状态。”

“嗯。”我随口应了一句。

“一下子被确认自己的出生日期出了问题，而且也没了期盼，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格伦达姨妈从她的盘子里叉了一块西红柿放到嘴里。

“乔治先生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格温目前为止表现很不错。”阿丽斯塔女士说，好像我也应该为此一起感到高兴，随后她接着说道，“完全符合状况。格温，你今天放学还会有人把你接到圣殿去。这次夏洛特会陪着你。”她说完喝了口茶。

我惊得差点把炒鸡蛋从嘴里喷出来。我赶紧一口吞了下去。尼克和卡罗琳替我问了一句："为什么？"

"因为，"格伦达姨妈说着，一边晃了晃脑袋，"因为格温要做的夏洛特都会了，而且，就像我们大家所想象的，因为前两天发生的那些突发状况，圣殿的人很希望夏洛特可以帮下她的表妹，所以她也要为下一次的穿越做一些贡献。"她看着我们，就好像自己的女儿刚刚获得了奥运会冠军一样。

为下一次穿越做贡献？怎么会这样？

"这个干枯的红头发尖酸刻薄贱女人到底是谁啊？"克赛梅利乌斯问道，"我希望她只是你的什么远房亲戚。"

"不过这样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多少有点惊讶，我们也考虑过了，是否真的要跟着去。无论如何夏洛特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义务了，但是，"话说到这里，这个干枯的红头发的尖酸刻薄的……哎……格伦达姨妈做作地叹了口气，"夏洛特非常明白此次任务的重要性，所以自愿帮助格温，以便能够让她顺利完成任务。"

我母亲也同样叹了口气，向我投来了同情的目光。

夏洛特把她的一缕红头发捋到了耳朵后面，然后眨了眨眼睛看着我。

"咦？"尼克发出声音，"夏洛特到底能帮格温做什么啊？"

"哦，"格伦达姨妈说着，两颊已经因为激动而变得绯红，"能帮很多忙。千万不要愚蠢地认为，夏洛特学习了那么多年的东西格温几天就能跟上，要知道人的天分和能力也是有差别的，所以只能一点一点尽可能地尝试。首先一点，格温学

习的基础知识就非常不够，这样在穿越去各个时代时就无法适应当时当地的礼仪，我是这么听说的。”

真是厚颜无耻！她从哪里听来的这些论调?

“对，被关在一间锁着的地下室里也是刻不容缓地需要一定礼仪知识的。”我说道，“那里可能正有只王八看着你是怎么挖鼻孔的。”

卡罗琳咯咯地笑了起来。

“哦，格温，真遗憾你会这么说，不过下次你可能还要面对更棘手和残忍的事情呢。”夏洛特看了我一眼，好像很同情我一样，不过事实上那根本就是幸灾乐祸。

“你表姐说得对。”阿丽斯塔女士说了一句，对于她那具有穿透力的目光我总是有点心存惧怕，所以把自己蜷缩了起来，“根据最高命令你将被送往十八世纪待上一段时间。”她说。“而且是和人群待在一起。”夏洛特补充道，“如果你不知道当时治理国家的国王叫什么名字，或者不知道什么是雷迪克，人们会觉得你非常奇怪的。”

什么东西?

“雷迪克是什么？”卡罗琳问道。

夏洛特微微笑了笑：“让我来给你姐姐解释一下吧。”

我有点愤怒地看着她。为什么我的愚笨和无知就会给她带来这么大的快乐呢？格伦达姨妈也轻声笑了一下。

“那是一种手提包，有点傻傻的袋子，一般都拿来装满了针线活工具和材料。”克赛梅利乌斯说道，“当然还有纸巾，甚至还有鼻烟壶。”

啊哈!

“雷迪克是一种对手提袋过时的称呼，卡罗琳。”我说着，并故意不看夏洛特一眼。她很惊奇地抿了下嘴唇，但仍然保持着微笑。

“根据最高命令？这又是谁的命令？”我母亲转头望着阿丽斯塔女士，“我以为，我们已经统一观点了，只要没出什么事，格温就可以脱身了。让她一个人穿越到一个不危险的时代，他们怎么就能肯定，那里就什么危险都被排除了呢？”

“格蕾丝，这不是你说了算的。”外外婆很冷酷地说了一句，“你已经把事情搞砸了。”

我母亲咬了咬嘴唇。

她那愤怒的目光在我和阿丽斯塔女士之间游走着，接着她把自己坐的那把椅子挪了开来，然后站起了身。“我要去工作了。”她说道，随后亲了下尼克的头发，看了眼卡罗琳和我，“在学校待得开心点。卡罗琳，别忘了带上手工课要织的围巾。我们晚上见。”

“可怜的妈妈。”妈妈离开房间的时候，卡罗琳低语了一句，“她昨天晚上还哭了。我觉得你有时空穿越的基因让她非常难过。”

“我知道，”我说道，“我也发现了。”

“不过不是只有妈妈一个人难过。”尼克说着，把充满了深意的眼光投向了一直还在微笑着的夏洛特和格伦达姨妈。

我从来没有在进入教室时引起过这么大的关注。原因是，昨天下午我的同班同学都看到了我被一辆黑色高档轿车接走。

“我们还打赌了，”戈登·格德尔曼说道，“胜率最高的

是，那个看上去像同性恋的家伙其实是电视制片人，让夏洛特和格温去试镜，最后格温赢得了角色。排在第二位的是，那个家伙是你们的同性恋表哥，是做豪华轿车接送生意的。第三位是……”

“戈登，你给我闭嘴！”夏洛特愤怒地嚷道，把头发甩到了后面，然后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

“我觉得，你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和那个家伙周旋了一阵，最后格温就上了那辆轿车。”辛迪娅·戴利用谄媚的语气说道，“莱斯莉骗我们说，那人是格温的家庭教师。”

“哈哈，家庭教师也是有可能开着豪华轿车来的，然后握住我们冰女王的小手。”戈登一边说着一边故意朝莱斯莉做了个鬼脸，“这里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莱斯莉耸了下肩膀，朝我挤了下眼睛。“能有什么事，反正我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她从坐着的椅子上又往下滑了滑。

我向四周看了下，寻找着克赛梅利乌斯，之前他还蹲在学校教学楼的屋檐上，开心地朝我挥了挥手。虽然他声称我上课的时候会远离我，不过我觉得他不一定做得到。

“那个绿骑士看起来还真是条死胡同了。”莱斯莉有点泄气地说道。和我相比，她昨天晚上几乎没睡，一直在网上搜寻了很久，“有个明朝著名的玉雕叫这个名字，但现在在北京的一个博物馆里。另外还有个叫克罗朋堡的德国城市，那里的集市广场上有个雕像叫这个，其他的就只有两本以此命名的书，一本是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小说，还有一本儿童读物，但是在你

外祖父去世以后才出版的。目前为止，就找到这些了。”

“我一直以为，那有可能是一幅绘画作品。” 我说道。电影就有很多这样的场景，许多秘密都藏在画的后面或者就是画本身。

“错误指示。”莱斯莉说，“如果不是绿骑士而是蓝骑士，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于绿骑士这三个字我也运用了反向查找功能，但是从‘士骑绿’这三个字也没找到任何有意义的内容。不过我还是打印了一些东西出来，说不定会给你一点什么启发。”说着她递给我一沓纸。

“骑士绿，士骑绿，”我默默念着，“绿士骑，嗯……让我想想……”

莱斯莉咯咯笑着说道：“我喜欢骑绿士。哦，小松鼠先生正朝这里进军！”

她说的是惠特曼先生，他正像往常那样踩着有节奏的步伐走进教室。这个小松鼠外号是我们给他取的，因为和他那双巨大的棕色眼睛太像了。不过当时我们还完全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我一直在等着，不清楚因为昨天的事他到底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处罚。”我说着，莱斯莉摇了摇头。

“别去多想了，”她回答了一句，“或者我们可以跟校长吉勒斯告密，说他的英文教师其实是一个秘密组织的重要成员。如果他去告发我们，我就这么说。哦，真糟，他朝我们走来了，而且那么自负地盯着我们！”

惠特曼先生果然走到了我们跟前，把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放到了莱斯莉前面的桌上，那是他昨天在女生厕所没收的。

“我想，你很希望……可以把这么厚的收藏本拿回去吧。”他嘲笑地说道。

“是的，谢谢。”莱斯莉回答道，脸不禁有点红了起来。这个文件夹里收藏的文稿全部是关于时间穿越的研究，同时也是我们两人，当然主要是莱斯莉自己，到目前为止所搜集到的有关守卫者和圣日尔曼伯爵的资料信息。在第三十四页关于意念传输所搜集到的资料后面还贴着一张纸条，内容就是关于惠特曼先生本人的：“小松鼠也是组织的成员？戒指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只能希望，惠特曼先生并不知道这张纸条说的就是他本人。

“莱斯莉，我不得不说，你要是能把花在这方面的精力和能力用到学习的科目上来，那就真是件大好事了。”惠特曼先生微笑着说，但语气里却明显带有嘲笑的意思。接着他又压低声音说了一句：“不是所有你感兴趣去做的事，都是对你有好处的事。”

这难道是一种威胁吗？莱斯莉默默地拿起了文件夹，将它塞到了书包里。

其他人都好奇地看着我们。很明显他们心里都在疑惑，到底惠特曼先生跟我们说了些什么。夏洛特坐得离我们很近，完全能够听到惠特曼先生的话，她朝我们投来的目光里显而易见地充满了幸灾乐祸。惠特曼先生又说道：“还有你，格温，你要逐渐做到让谨慎成为自己的一个内在性格，这不是对你的希望，而是对你的要求。”

夏洛特在一旁立即点头如捣蒜：“真是可惜啊，你的行为太有失身份了。”

太不公平了！我于是照着莱斯莉的做法，和惠特曼先生沉默着对视了好几秒钟。随后他就露出了笑容，莫名其妙地抚摸了下我的脸颊。“抬起头！我坚信，你之后肯定会做得更好的。”他说着就走开了，“还有你，戈登，怎么样？你的作文是不是又都是从网上抄下来的？”

“可您不总是说，允许我们利用所能找到的各种资源吗？”戈登辩解着，同时声音提高了两个八度。

“惠特曼到底要我们怎么样啊？”辛迪娅·戴利在我们身后弯下身低低说了一句，“这个文件夹里是什么东西？他干吗要摸你的脸呀，格温？”

“不要嫉妒，辛迪娅，”莱斯莉说道，“他不会喜欢我们多过喜欢你的。”

“哦，”辛迪娅说道，“我可没有嫉妒你们的意思。我只是想……拜托，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觉得我喜欢这个男人？”

“可能因为你是威廉姆·惠特曼粉丝团主席的缘故吧。”我解释道。

“也或者是因为你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二十遍辛迪娅·惠特曼吧，是不是因为那样，你才想知道，被他抚摸是什么感觉？”莱斯莉说道。

“也或者是因为你……”

“好了，够了，”辛迪娅一个劲儿地不让我们再说下去，“那只是以前，我早就没有再那么做了。”

“那可是前天的事吧。”莱斯莉又说道。

“我已经比以前更成熟了，也成年了。”辛迪娅叹了口气，然后朝教室四周看了看，“谁叫这些同学都这么幼稚呢。

但凡班上一半的男生能稍微成熟一点，也就没有女生会去关注老师了。顺便说一句，格温，昨天那个开着豪华轿车来接你的家伙到底是何许人啊？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吗？”

夏洛特故意大声地擤了擤鼻涕，立即就引开了辛迪娅的注意力。“夏洛特，现在没有那么紧张了吧，你们俩中间有一个和这个人有关系吧？”

惠特曼先生此时已经走到了讲台上，要求我们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在这点上我还真要感谢他，讨论莎士比亚总好过讨论基德。四周的闲言碎语终于安静了下来，只剩下了叹息声和翻书的声音，但我还是听到夏洛特说了一句：“反正肯定不是格温。”

莱斯莉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她知道个屁，”她低声嘀咕了一句，“事实上她自己才是失败者。”

“对。”我也低低回了一句，可事实上我自己都很同情我自己。那个下午一定成了夏洛特朋友圈中一个可以炫耀的话题。

这次高档轿车并没有在放学后直接停在学校大门口，而是停到了离学校还有段距离的马路边。红头发马里先生紧张地在那里踱来踱去，当他看到我们走过去的时候，表现得更加紧张了。

“啊，是您来了。”夏洛特明显情绪低落下来，马里先生的脸一下变红了。夏洛特朝开着的车门内望了一眼，里面空空的没有一个人，当然司机在，还有……克赛梅利乌斯。夏洛特看起来有点失望，这让我好受了些。

“你一定想我了吧？”克赛梅利乌斯懒散而满足地坐在座椅里，汽车开始发出轰轰的启动声。马里先生坐到了前面的位置，夏洛特坐在我边上，我们俩都默默无言地望着窗外。

“这不错，”克赛梅利乌斯没等我回答又接着说道，“当然你能理解的，我还有别的任务在身，不能永远陪伴在你身边照应你。”

我转了转眼睛，克赛梅利乌斯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确实有点想他了。上课就像嚼口香糖一样乏味，最后当康特小姐无休止地讲解着巴尔干的地下珍宝时，我真的很想念克赛梅利乌斯和他的那些解说了。而且我还挺想把他介绍给莱斯莉的，当然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即便在画他样子的时候我也没有过多地去美化这个可怜的滴水嘴怪物，但莱斯莉对我的描绘仍然十分着迷。“这些衣夹到底是什么东西？”莱斯莉指着我画的那些触角问道。

“终于有一个隐身的朋友了，这对你可太有用了！”她激动地说道，“你快想想，他和詹姆斯可不一样，那个家伙只会在壁龛里随意站着，然后观察着你的一举一动，而这个滴水嘴怪可以给你当间谍，检查关着的门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

这个念头我还从没动过，但确实不错。就好像今天早晨谈到那个……那个……手提包的古旧称呼时，克赛梅利乌斯确实帮了我一把。

“克赛梅利乌斯可是你手里的一张王牌，”莱斯莉说了自己的想法，“可不像那个没用还伤人的詹姆斯。”

可惜她说对了，詹姆斯确实就是这个样。詹姆斯是——

怎么说呢？如果他戴上项链当当作响，或者把吊灯晃得颤颤巍巍时，还真有人以为他是我们学校的幽灵。詹姆斯·奥古斯特·佩里格林·平布勒巴滕曾经是二十岁左右的帅小伙，带着喷了白粉的假发，穿着大花的小礼服，早在公元二二九年就已经死了。我们的学校过去是他父母的家，就像大部分幽魂那样他不愿离开那里，那是他去世的地方。对于他来说，作为鬼魂的这几个世纪就像一个孤单的梦，他一直在期盼着醒来的那一天。莱斯莉猜测，他是把通过隧道末端光明绽放的最重要那部分因睡着而错过了。

“詹姆斯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我反驳道。事实上我前一天才断定，詹姆斯对于我在作为一名十八世纪的孩子时，还是很有帮助的，比如他会教我击剑。我还为自己有这样伟大的想法开心了好几个小时。感谢詹姆斯能够耍剑耍得和基德一样好。可惜这也被当作一个巨大的错误提了出来。

在我们第一堂（目前看来也是最后一堂）击剑课午休时分，在空空的教室里莱斯莉笑得倒在了地板上。她当然看不到詹姆斯以及我眼睛里反映出的詹姆斯娴熟而专业的击剑动作，更听不到詹姆斯发出的命令：“闪开，格温小姐，只要闪开！第三式！第一式！第三式！第五式！”莱斯莉只能看到我拿着康特小姐的教鞭绝望地在空中挥舞着，而事实上我是在和一个看不见的对手练习击剑，而对方仿佛要把空气都切割开来似的。看起来实在荒谬可笑。

等到莱斯莉笑够了，她提出詹姆斯应该教我点别的，而詹姆斯竟然也破例地同意这一想法。击剑或者其他任何对抗类的活动都是男人的事情，按照他的观点女孩子手中最危险的其实

是绣花针。

“如果男人都能遵守这一准则的话，这个世界会是个很美好的地方。”莱斯莉说道，“一旦男人打破了这一规则，那么女人就必须要做好回击的准备。”当莱斯莉从她的书包中拿出一把二十厘米长的刀时，詹姆斯几乎要昏厥过去了。“如果你穿越回过去的年代有什么流氓恶霸要对你图谋不轨，你就可以用它来进行防御抵抗。”

“这个看起来像……”

“日本切菜刀。切蔬菜和生鱼就像切黄油一样轻松。”

听起来真是让人毛骨悚然，背后一阵凉意。

“当然这只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才会用到的，”莱斯莉补充道，“这样你心里才会感觉到有一丝安全感。这是我在没有武器许可证的情况下所能拥有的最简便最锋利的武器了。”

这期间那把刀被装在莱斯莉妈妈一个不用的眼镜盒里然后放进了我的书包，另外还有一卷装载着莱斯莉信仰的磁带，一直都在陪伴着我。

司机开车转过了一个弯道，克赛梅利乌斯因为没有抓紧一下从皮质座椅上滑到了一边，撞到了夏洛特身上，他赶紧爬了起来。

“跟教堂里的柱子一样斜，”他评论了一句又拍了拍翅膀，随后坐在一旁看了几眼边上的夏洛特，“我们是不是一整天都得跟她待一块儿了？”

“对啊，真是。”我说道。

“对啊，真是什么？”夏洛特问道。

“我真是又没的午餐吃了。”我说。

“怪你自己。”夏洛特回答道。“不过说实话，你也不用惋惜少吃了几斤脂肪。以后你还要想着怎么把自己塞到罗西妮太太给我做的衣服里。”她又咬了下自己的双唇，我突然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一种同情的感觉在滋长着。也许她是真的很高兴， 可以穿到罗西妮太太做的衣服。可是我却突然插了一脚进来，她所有的美梦都破灭了。虽然我不是故意的，但结果确实如此。

“我有一条拜访圣日尔曼伯爵时穿的裙子，放在家里衣柜里了，”我说道，“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送给你。你可以穿着它去参加辛迪娅的下一次化装派对。我敢保证，一定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的。”

“那条裙子根本就不属于你，”夏洛特非常不友好地说道，“那是守卫者们的所有物，你不可以私自拿来送人。你自己家的衣柜里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把目光又一次投向了车窗外。

“牢骚，虚伪，自欺欺人。”克赛梅利乌斯说。

夏洛特的所作所为实在不太容易让人喜欢上她。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我们俩之间那种冰冷的氛围让人透不过气来。我又做了一次尝试：“夏洛特……”

“我们马上就到了，”她打断了我的话，“我真是太激动了，我们马上就要见到核心圈的那些成员了。”她本来闷闷不乐的表情突然一下就开朗了很多，“我的意思是，除了那几个我们已经认识的。实在是太激动人心了。在以后的几天内教区里一定会有许多活生生的传奇人物蜂拥而至的。著名的政治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被授予高等勋章的科学家们，都

会来到这神圣的大厅里，而外面的世界对此还一无所知。柯普·约特兰会来这里，哦，还有乔纳森·丽芙·哈维兰……要是能握下他的手那该多棒呀！”夏洛特完全沉浸在喜悦和激动之中了。

对于她所提到的这些人我真是毫无概念。我疑惑地望着克赛梅利乌斯，但他也只是无奈地耸了耸肩膀。“这些人名我也是一头雾水，从没听说过，抱歉。”他说道。

“没有人能无所不知。”我回答了一句，笑容里充满了理解。

夏洛特叹了口气：“不是的，其实只要时不时地看看正经的日报，或者看些新闻类的杂志，就能了解到一些世界政治形势和资讯。当然，还是需要动动脑子的……不过，或许有些人根本就没脑子。”

果然，她可真不是省油的灯，非要含沙射影才甘心。

轿车终于停下来了，马里先生打开了车门，是夏洛特那边的。

“乔丹奴先生在旧斋堂正等着你们呢。”马里先生说，我感觉他努力控制着自己不说出“阁下”这个词，“我陪您一同前往。”

“我认识路。”夏洛特说道，随后转过身面对我，“来！”

“你太软弱了，你看，所有人都能对你发号施令。”克赛梅利乌斯说道，“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当然，拜托了。”我说着，同时和大家一起走进了圣殿里狭窄的巷子，“有你在的话，我就感觉好多了。”

“那你会给我买只小狗吗？”

“不会！”

“但是你确实喜欢我的，对不？我觉得我应该让自己变得珍贵一些！”

“或者说有用一些。”我说道，同时想到了莱斯莉的话。克赛梅利乌斯是你手中的一张王牌。她说得对，还有谁能有一个会穿墙越壁的朋友呢？

“别这么慢吞吞的。”夏洛特说道。她和马里先生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好几米处，我突然发现，他们俩是如此相像。

“遵命，蒙特罗斯小姐。”我说道。

我们与时间相遇，仿佛时间一直在找寻我们。

威廉·莎士比亚《辛伯林的悲剧》

第五章　尖嘴猴

简单说，和夏洛特及乔丹奴先生一起上的那堂课实在比我之前所料想的要糟糕无数倍。主要问题在于，他们想让我一下子把所有东西都学会。我穿着樱桃红的条纹裙子，配着非常合适的土豆泥色校服衬衫努力学跳着法式小步舞，可同时还要搞清楚自由党的政治观点和保守党的有哪些不同，应该如何拿扇子才正确，以及“阁下”、“陛下”和“殿下”的区别在哪里。在经过了一个小时左右的学习，练习了十七种打开扇子的方法后，我开始头痛欲裂，开始分不清哪边是左边，哪边是右边。我只能试图说点幽默的话来稍微放松一下：“我们能不能稍微休息一下，否则我可说不出什么阁下陛下，而是要倒下了。”结果还是没什么用。

“这一点也不好笑，”乔丹奴带着沉重的鼻音说道，“真是愚蠢。”

这个旧斋堂坐落在一楼，空间很大，还带着高高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外面的庭院。房间内除了墙边的几把椅子外再没有什么其他家具。

克赛梅利乌斯像往常那样攀爬在大吊灯上，两边的翅膀整

齐地收在背上。

乔丹奴先生介绍自己的时候说："乔丹奴，叫我乔丹奴就行了。历史学博士，著名的模特培训师，灵气大师，创意珠宝设计师，知名舞蹈编导，三级修行师，同时也是十八和十九世纪的专业研究人员。"

"我的妈呀！"克赛梅利乌斯说道，"这个家伙小时候一定受了什么刺激。"

虽然我不能出声，但心里赞同着克赛梅利乌斯的话。乔丹奴先生，哦，不好意思，是乔丹奴，让我厌恶地联想到电视导购台的推销员，就像鼻子上夹了一个夹子，说起话来嗡嗡嗡的，喋喋不休，仿佛桌子底下有只小刚毛犬在不停地咬他的腿。我默默等待着，等着他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然后说："就是现在，各位观众，请看我们的模特布里吉特出场，这一设计简直无与伦比，谁穿上了马上令人眼前一亮，但是价格却只要二十七镑，这太便宜了，史无前例的价格啊，我自己都买了两件，谁不买那就是错失了一大良机啊……"

但是可惜，他完全没有笑。"亲爱的夏洛特，你好啊！"然后在夏洛特左边和右边耳朵附近各亲吻了下空气，"我已经听说了一些事情，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你看你，都训练了这么多年，现在这些才华就这样白白浪费了！这真是太可惜了，老天爷都要为之动容了，真是太不公平了……啊，就是她吧，你的候补？"当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之后，便嘟起了嘴巴。我别无他选，只能很崇拜似的回望着他。他剪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冲锋头，肯定涂抹了无数发胶才让头发都固定住并一根根竖在那里。窄窄的黑胡子勾勒出了脸的下半部分，仿佛地图

上标出的一条河流。他的眉毛明显被修剪过了，还用黑色眉笔勾画了一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的鼻子上还抹了点粉。

“就是后天晚上被安排穿越到一七八二年参加索雷的那个？”他说的“那个”指的明显就是我了。但是索雷又是怎么回事？

“嘿，我觉得这尖嘴猴在歧视你呢。”克赛梅利乌斯说道，“如果你要骂他又想不起词的话，我很乐意给你当提示员。”

哈哈，尖嘴猴这个词就很不错嘛。

“索雷是一种无聊透顶的晚间聚会活动。”克赛梅利乌斯继续说道，“其实就是人们在晚餐以后待在一起，然后弹弹钢琴，或表演点什么，为了不让大家无聊到犯困。”

“哦，谢啦！”我说道。

“我真是不敢相信，她竟然敢去冒这个险。”夏洛特说着，一边把她的大衣挂到椅子靠背上，“让格温到人群中去，那根本就是违背了所有的保密准则。人们只要看到她就会发现很多不对劲的地方。”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尖嘴猴嚷道，“不过你也知道伯爵的脾气一向十分古怪。那边有圣徒传奇故事，好好读一读吧。”

什么东西？要知道我从来都把传奇故事从童话王国中排除出去的，最多就是看看地图。

夏洛特翻了翻放在一边的文件夹：“她竟然要扮演巴顿子爵的继女？而基德竟然是他的儿子？这是不是太冒险了？现场很有可能有认识子爵和他家族的人存在。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流

亡的法国子爵呢？”

乔丹奴叹了口气说道：“那是因为她的语言水平有限啊。也许伯爵只是希望我们试验一下。我们必须要证明给他看，怎么让这个女孩子成为一个十八世纪的上流女士，我们别无选择！”他把两只手握到了一起。

“我觉得，如果说凯拉·奈特莉已经完成了，那么我也同样可以。”我满怀信心地说道。凯拉·奈特莉差不多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时尚的女孩，但在古装片里却同样演得十分地道，甚至可以扮演非常古怪的老古董。

“凯拉·奈特莉？”乔丹奴的眉毛差不多抬到了发际那里了，“拍电影当然可以，但是凯拉·奈特莉可从来没有在十八世纪待过哪怕一分钟，否则早就被人看穿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了。比如她笑的时候牙齿都露了出来，脑袋还会往后倒，而且嘴巴还张得那么大！没有一个十八世纪的女人会这么做的！”

“是不是真会那样，您也无从知道。”我说道。

“是不是什么？”

“我说，这种情况是不是……”

尖嘴猴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大，望着我说道：“我们要定一下规矩，那就是：凡是师傅说的话，都不得提出任何意见和怀疑。”

“谁是师傅？哦，明白了，是您。”我说道，脸有点红。克赛梅利乌斯则在一旁咯咯地大笑了起来。“好吧，笑的时候不得露出牙齿，我会记住的。”这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我很难想象自己会在这样一个什么什么社交聚会上有理由开怀大笑。

尖嘴猴师傅的眉毛总算抬得没有那么高了，好在他听不

到克赛梅利乌斯在天花板上大声叫着“笨蛋！傻瓜！”作为给他的最后评价。接着他又问我对一七八二年的政治、文学、风俗、习惯了解多少，我的回答让他把脸在手中埋了好几秒钟。（我知道现代社会的很多东西当时都不存在，比如厕所的冲水设施，还有妇女的选举权。）

“我在上面笑得肚子都疼了。”克赛梅利乌斯说道，他的情绪也一点一点感染了我，使我不得不努力控制自己不笑出声，憋得气都快透不过来了。

夏洛特温柔地说道：“我想，乔丹奴，她是想跟你说，其实她根本就没有准备好。”

“但是，我……至少最基本的……”师傅的脸从手掌中抬了起来，一脸怒意。我不敢再看他的脸，生怕他脸上的妆都花了，那就太惨不忍睹了，我的责任可就大了。

“那么你有什么音乐才能呢？钢琴？演唱？竖琴？或者跳交谊舞？最基本的小步舞你总会吧，其他舞步呢？”

竖琴？小步舞？当然听说过，至于我自己会不会，我开始笑个不停。

“真好，这里竟然还有人自得其乐了。”尖嘴猴不知所措地说道，有那么一阵他觉得我在捉弄他，因而十分恼火，直到最后我的笑声消失。

当然我也没有真的笑很久。差不多十五分钟后我就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笨蛋，虽然有克赛梅利乌斯一直在天花板下面竭尽全力地鼓励我：“加油，格温，给这两个虐待狂看看，你行的！”

我当然也希望可以表现得好些，但可惜我就是做不好。

“大转圈，左手，笨蛋，转到右边，康威利斯投降，诺森勋爵一七八二年三月辞职，导致的后果是……往右边转，不对，右边！我的老天爷！夏洛特，拜托你，再给她示范一次！”

夏洛特给我示范了一次，必须要承认，她跳得真的很不错，完全游刃有余，不费吹灰之力。

其实这些并不是太难，向前，向后，转圈，然后保持笑容，当然不能露出牙齿。音乐是从藏在护墙板内的喇叭里发出的，我不得不说，这个类型的音乐实在无法令人感到脚痒有跳舞的欲望和冲动。

如果尖嘴猴没有一直在我耳边啰嗦个不停，我想我会更好更快地记住那些舞步。“一七七九年开始与西班牙也发生战争……请注意别忘了向第四位男士做简单自我介绍，然后屈膝，好，再优雅一些。再从前面开始来一遍，别忘了微笑，脖子竖直，下巴微微抬起……同时大不列颠帝国失去了北美……上帝呀，不对，往右。手臂抬到胸的高度，交叉伸出……那是一场痛苦的战役，别提那些法国人了，完全没有爱国主义精神……不要看脚下，穿着那样的大裙子根本看不到里面有什么。”

夏洛特冷不丁也会冒出一些生僻的问题，比如一七八二年非洲布隆迪的国王是谁，大部分时候她都一直在摇头，这使得我更加不自信了。

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连克赛梅利乌斯都觉得无聊了。他飞到了吊灯上，然后朝我招了招手，随后便穿出了墙不见了。我本想让他帮我去看看基德会不会来，不过也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又跳了十五分钟后基德和乔治先生就进入了旧斋堂，正巧看到我、夏洛特、尖嘴猴和一个看不见的第四人一起

跳舞，尖嘴猴管这叫“le chain”，我在跳的时候必须把自己的手交给那位看不见的第四人，可惜我又给错了手。

“右手，右肩，左手，左肩！”尖嘴猴愤怒地叫嚷道，“难道真的有那么难吗？看看夏洛特怎么做的，多么完美！”

完美的夏洛特一直持续跳着，即便她已经注意到有人进来了，而我则因为难为情而傻傻地站在一边，真恨不得有个地洞给我钻进去。

“哦！”夏洛特惊讶地说道，仿佛她刚刚才看到乔治先生和基德。她非常优雅妩媚地鞠了个躬，我现在知道在小步舞开头和结束，还有中间部分都会有这样的动作。因为她穿着的是校服，本应该看起来很怪异，但现在看起来……还真有些甜美。

我感觉更差了，首先是因为我那红白条纹相间的校服裙，看起来就好像街上因为修路而摆放在车道边的锥形警示筒。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尖嘴猴并没有停下抱怨而是继续不停地指责我所犯的错误。

“你怎么搞不清楚哪边右哪边左……简直笨到极点了……根本就是没有章法乱跳……笨蛋……你这只丑小鸭是永远做不了天鹅了……她绝对不能去参加这场社交舞会，所有人都会注意到她的……你们快看看她啊！”

乔治先生和基德也果真一直看着我，我的脸跟火烧一样又红又烫。与此同时，我感到一股怒火从心中升起，我真的受够了这一切！我迅速解开了尖嘴猴之前围在我腰间的大蓬蓬裙，怒声说道：“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去谈论十八世纪的政治，即便是今天我也不会去和人讨论哪怕一丁点的政治，那又怎样？

如果有人问起什么，我就简单地回答他我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如果有人一定要和我跳小步舞的话，这一点其实我也可以排除，因为在十八世纪压根就没有人认识我，但我仍然会很礼貌地说：谢谢，您很友好，不过很抱歉，我的脚扭伤了。这些话即便不露牙齿，我也还是可以说出来的。”

“你们看看，我早就料到了！”尖嘴猴说着又把脸埋到了手掌中，好像已经很习惯了一样，“不只是意愿上的抗拒，还有在各个领域里的无知和缺少天分。刚一提到三明治勋爵的名字，她就笑得跟个五岁的小孩一样，简直太令人失望了。”

哦，是啊，三明治先生，没有搞错，他确实叫这个名字，真是个可怜的家伙。

“她一定会……”乔治先生正准备说些什么，但尖嘴猴一下又把他的话打断了。

“和夏洛特相比，这个女孩实在是太缺少……教养了！”

啊哈，从来都是这样，只要夏洛特所具有的，我就一定缺少。

夏洛特关掉了音乐，然后坐到了一边，随后朝着基德很意味深长地笑了下，基德也回了一个笑容。

当然他也望了我一眼，不过并不是什么赞赏的眼神。也许他也觉得同一个像我这样的笨蛋待在一个房间里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何况他本身看起来是那么的优秀和阳光，一条微微泛白的牛仔裤配一件紧身黑色T恤。不知道什么原因，看到他我心里的愤怒更加厉害了，甚至是咬牙切齿般的恨。

乔治先生担心地看了我一眼，随后又看了眼尖嘴猴，最后皱起了眉头说道：“乔丹奴，您一定可以改造好她的，何况您

还有夏洛特这么专业的助手帮忙。没关系，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

“即便有几个星期也仍然不够！要让她准备好去参加这场大型舞会，再多时间都是不够的。”尖嘴猴说道，“一场社交舞会，如果够幸运的话,也许小型的还能勉强凑合一下，可是一场正式的舞会，很有可能公爵夫妇都会参加，那就肯定不行了。我只能认为，伯爵这次实在是太草率了，简直就是开玩笑。”

乔治先生的目光变得冷酷起来。“绝对不是玩笑。”他说道，“您绝对没有资格去质疑伯爵的决定。格温一定可以胜任的，对不对，格温？”

我什么都没说，在过去的两个小时内，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但其实真要我做到不引人注意，我还是可以完成的。比如站在一个角落里，优雅地摇着扇子，或者根本就不摇扇子，那就什么都不会错了，就是那么简单地站在那里，微笑着，但不露出牙齿。当然谁都不会打扰我，更不会有人来向我打听斯坦福特侯爵的事或是来邀请我跳舞。

夏洛特开始轻轻地弹奏钢琴，所弹的曲子是我们之前跳舞时用到的一部分旋律。基德坐到了她身边，夏洛特抬起了头和他说了几句，不过我没有听清楚说了什么，因为边上的尖嘴猴仍在大声地叹着气。

“我们已经尝试过让她学习小步舞的最基本舞步，不过我想我们恐怕要换种方式来教她了。”

我光顾着惊讶于夏洛特的那些技能了，她一边看着基德，展示着她甜蜜动人的酒窝，一边娴熟地弹着钢琴。

尖嘴猴还在那里叽叽歪歪说个不停：“也许在地板上画些

指示或是图标会有帮助……”

“明天一早再继续吧，”乔治先生打断了他的话，“格温现在要去完成穿越了，来吧，格温。”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点了点头，然后拿起了我的书包和大衣外套。终于结束了。失落的情绪很快就被一种期盼取代了，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今天的穿越可以去到一个再次见到外公的日子，对了，还有藏起来的钥匙和口令。

“我来替你背吧。”乔治先生拿起我的书包说道，随后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还有四个小时你就可以回家了。不过今天的你看起来已经没有昨天那么疲惫了。我们选个比较平静的美好的年代吧，你看一九五三年怎么样？基德说，存放时光仪的房间还是挺舒适的，甚至还有一个沙发在那里。”

“一九五三年太好了。”我说道，同时试图不要把自己的兴奋表现得太外露了。这一年与我最后一次见到卢卡斯相隔五年。真是很期待啊，不知道他在这五年里有没有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有了更大的收获。

“啊，对了，夏洛特，詹金斯夫人给你叫了辆车，你可以回家了。”

夏洛特停了下来，不再弹钢琴。“是，乔治先生。”她礼貌地回答道，然后歪着头，微笑着注视着基德，“你呢，你今天的工作也结束了吗？”

什么？难道她现在要问他是否愿意和她一起去看电影吗？我紧张地屏住了呼吸。

不过基德摇了摇头：“没有，我要陪着格温的。”

听到这句话，夏洛特和我两人都表现出了无比的惊讶。

“你不是必须要陪的，”乔治先生说道，“你的那部分早就完成了。”

“而且你看起来也累坏了，”夏洛特说道，“其实你真应该好好把握时间多休息一阵，睡睡觉。”

这次例外，她说的这句话恰恰也是我想说的。如果基德陪我一起穿越的话，那我既不能去找藏起来的钥匙，也无法见我的外公了。

“我不在的话，格温在地下室里的四个小时就完全浪费了。”基德说道，随后又微笑了一下，接着说道，“比如我可以教她怎么区分左右，这样她就能学好小步舞了。”

什么？我的老天，不要再给我上舞蹈课了！

“真是绝妙的想法！”尖嘴猴说道。

“我要写我的家庭作业，”我非常不友好地说道，“我明天还要交关于莎士比亚的作文呢。”

“这个我也能帮你。”基德一边望着我一边说道。我没有直接对视他的目光，如果是不熟悉他的人见了，一定会觉得他无辜得很，只不过我更了解他些。

夏洛特虽然一直保持着笑容，不过现在已经看不到那可爱的酒窝了。

乔治先生耸了耸肩说道：“我同意，至少格温不会觉得太孤单或者感到害怕了。”

“可我真的很想一个人待着。”我竭尽全力表达自己的意愿，“我不想一整天都要和人相处，好比今天。”我真是受够了某些讨厌的家伙了。

“真的是这样吗？”夏洛特嘲讽般问道，“你肯定不会真

的寂寞的，你不是有很多看不见的朋友吗？”

“没错，”我回答道，“基德，你和我一起只会打扰我。”

你还是和夏洛特一起去电影院吧，要不然就把我带到图书俱乐部！

我心里这么想着，但我真的希望这样吗？一方面我非常着急去见外公，然后跟他打听到底绿骑士是什么，但另一方面我又老是会想到那个大脑失去控制情不自禁发出“嗯，哦，啊”声音的美妙时刻。

讨厌！我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不能再老是想到那个讨厌的基德。

不过我也确实没有时间多想了，基德已经替我和乔治先生打开了门：“来吧，格温！一起前往一九五三年！”

我敢肯定，当时夏洛特望着我的目光一定恨不得把我的背烧出一个洞来。

在去到楼下古实验室的路上，乔治先生没有像往常那样先跟我打声招呼，而是直接就蒙住了我的眼睛，随后叹了声气，拉住了我的手。基德则帮我拿着书包。

“我知道，乔丹奴先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当我们爬着螺旋式楼梯时乔治先生突然说道，“也许你多努力一下就会觉得也没有那么困难了。”

我听了气呼呼地说道：“那他也可以努力下对我友好一点啊！什么首饰创意设计师，模特训练师，时尚教主……他和守卫者有什么关系？我还以为这里都是顶尖科学家和政治家呢。”

“乔丹奴先生在守卫者圈子里确实属于比较异类的，”乔治先生也同意道，“但他的头脑真的非常与众不同。除了他那

些……嗯，比较异类的职业，但也让他成了百万富翁，其实他也是一位很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且……”

“五年前他还出版了一本著作，内容是关于伦敦一个秘密组织和圣日尔曼伯爵之间的隐秘关系和渊源，所以守卫者们认为，应该立即认识这位学者并邀请他加入到我们的圈子中。”基德走在前面说道，他的声音在石墙内回荡着。

乔治先生清了下嗓子说道：“嗯，是这样，注意，台阶。”

“明白，”我说，“那乔丹奴先生现在是守卫者成员，就不能再泄密了，那些隐秘关系到底是什么？”

“每一位成员都必须拥有一样能让组织更强大的能力，”乔治先生说道，好像并没有在回答我的问题，“而乔丹奴先生的能力则表现得非常多样化。”

“当然，”我说，“有哪个人会把街边上的一块石头粘在自己指甲上？”

我听到乔治先生咳嗽了几声，好像有什么东西噎住了一样。有那么一会儿，我们只是并肩走着不说一句话。

基德已经走很远了，连他的脚步声都已经听不到了，可能因为我眼睛被蒙住，所以走得像蜗牛一样慢吧。“乔治先生，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参加那个社交聚会呢？”我实在忍不住把心里的问题提了出来。

“哦，还没有人跟你解释过吗？基德昨天晚上，或者前几天晚上去见了伯爵，然后提到了我们最年轻的……冒险者。随后他就带了封信回来，伯爵在信里提到希望你和基德能够陪同他参加布朗普顿夫人的社交聚会以及几天后的晚宴舞会。主要目的还是想多了解一下你。”

我想到了自己第一次接触伯爵时的场面，不禁打了个寒战。“我尽量让他多了解我一些吧。但是，他为什么会想到让我去那些陌生的人群中呢？算是一种考验吗？”

“不能这么简单看待，其目的不是为了让你可以脱身。事实上当我看到这封信时我特别开心，这说明伯爵比守卫者中的某些人更加信任你，而不是只把你看作这一游戏中一名凑数的成员。”

“也是一名泄密者。”我说道，脑子里想到了怀特医生。

“或者是一名泄密者，”乔治先生随意地跟了一句，“大家的意见也还没统一。好了，我的姑娘，我们到了。你可以把眼睛上蒙着的布松开了。”

基德已经站在那里等着我们了。我想要最后努力一次摆脱掉他，于是我声称自己还要背诵莎士比亚的一篇十四行诗，所以一定要大声地念。但是他只是耸下肩膀，然后说他随身带了一部iPod，所以绝对听不到我念诗。乔治先生从保险箱里取出了时光仪,再三叮嘱我们千万不能忘了什么东西而留下什么痕迹。“哪怕只是一点纸屑也不行，听到了吗，格温？你要记得把书包里所有东西都带回来，当然还有书包本身，明白了吗？”

我点了点头，从基德手中取过了书包，然后背到了自己身上。随后将手指递给了乔治先生。不过这次不是食指而是小指，因为食指上面已经太多针扎过的地方了。“如果我们在的时候有人走进那个房间里，该怎么办？”

“这绝对不会发生的，”基德很肯定地说道，“那里已经是半夜了。”

“那又怎么啦？可仍然会有人想在那里搞些秘密聚会之

类的。”

“密谋，”基德说道，“如果有聚会的话。”

“你说什么？”

“不用担心。”乔治先生说着，一边已经把我的手指放到了时光仪的盒子里面。我再次咬紧了牙齿，就好像马上要再次乘坐过山车一样，我的胃也要翻江倒海一遍，终于针扎入了我的肉中。整个房间突然变成了红宝石色，接着我便降落在一个黑暗的地方。

“有人吗？”我轻声地问道，没有人回答我。一秒钟以后基德降落到了我身边，很快就打开了他的手电筒。

“你看到了吧，没什么不舒服的。”他说道，

接着他便走到了门口，打开了灯。一如既往，只有角落里的一只白炽灯泡亮着，不过房间四周比起我上次看到时有了很明显的变化。我的目光很快就落到了墙上卢卡斯上次提到的秘密隐藏处。那前面摆起了一些椅子，比起上次看到时整齐了很多。已经没什么垃圾了，房间里干净和宽敞了很多。除了墙边的椅子外还多了一张桌子和一个沙发，沙发外面还罩了一个绿色天鹅绒的罩子。

“事实上比起我上次来的时候真是舒服得多了。我之前还一直担心会不会有老鼠出现，跑来咬我。”

基德把门把手拉了下来，然后又拉了几下，确定是锁上了。

“门打开了问题就大了，”他说着朝我挤了下眼，“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这里出去是一条秘密通道，可以通往司法大殿的底下。再继续往下就通到墓穴了，那里见到的就只有白骨和骷髅了……离这里很近的地方还有一个，一九五三年时是个

酒窖。”

“一定有人有这里的钥匙。”我又偷偷看了眼墙壁，在某块砖头后面正藏着一把这里的钥匙。我吸了口气，真是太可惜了，现在我什么都不能做。不过知道一些基德竟然不知道的事情，这种感觉好像也还不错。“你喝过红酒吗？”

“什么意思？”基德从墙边拿过来一张椅子放到了桌子边上，“你坐在这里，好好做你的功课吧。”

“谢啦。”我坐了下来，从书包中掏出各种东西，假装好像我要整个晚上都沉浸在书本中。与此同时基德则坐到了沙发上，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iPod，然后把耳机插到了耳朵里。两分钟后我偷偷看了下，发现他已经闭上了眼睛，是不是真的睡着了？事实上即便睡着了也是正常的，要知道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怎么睡了。

我仔细地观察着他那又长又直的鼻子，苍白的肌肤，柔软的嘴唇，还有那浓密弯曲的睫毛，有那么一阵我觉得已经迷失了自己。在这样一种放松的状态下他看起来更年轻了，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完全能够想象到他小时候会是怎么个样子，无论如何一定是非常可爱的。他的胸部有节奏地一起一伏，我在设想，到底自己敢不敢……不，不能这样，太危险了。我绝对不能再朝那堵墙看去了，我必须要守住卢卡斯和我的这个秘密。

我实在有点无聊，当然不可能四个小时一直就这样看着熟睡的基德，虽然他确实很有吸引力，我还是老老实实做功课吧，首先是高加索的地下宝藏，然后是法语中的不规则动词。关于莎士比亚作品和生平的作文还差一个结尾，我想用一句话简洁地概括为：“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特福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

五年，直至最后去世。”对，就这么结束。现在我只要再背一首十四行诗就行了。因为所有的诗都一样长，所以我就随便选了其中一首：“我眼我心殊死战，如何分享汝芳颜。”我默默念着其中的一句。

“你说的是我吗？”基德突然问道，接着便坐了起来，从耳朵里取出了耳塞。

我的脸又忍不住变红了。“是莎士比亚的诗。”我说。

基德笑了笑：“眼不许心将汝睹，心不让眼把你看……大概是这样吧。”

“没错，就是这样。”我一边说着一边合上了书本。

“你还完全没背出来吧。”基德说道。

“背出来了明天早上也会忘了。还不如明天一早去学校前再背呢，那我至少上惠特曼先生的英文课时脑子里还记得住。”

“这样确实更好，那我们现在来练习跳小步舞吧。”基德说完站了起来，“这个地方足够我们转圈了。”

“哦，不要吧，拜托不要再让我跳了。”

可是基德已经站在我面前鞠了个躬：“谢佩德小姐，可否允许我同您跳支舞？”

“我也非常荣幸和乐意，”我允诺般说道，随后用莎士比亚的书扇了扇空气，“但是非常非常遗憾的是，我的脚扭了。也许您可以问问站在那边的我的表姐，就是那位穿绿色裙子的，她会非常乐意的。”我故意指了指沙发，“她的舞技十分精湛，一定会令您大开眼界的。”

“但是我只想同您共舞，您的表姐舞技如何，我早已有所领教。”

“我说的是我的表姐沙发，而不是夏洛特，”我说道，“我绝对相信，您和沙发小姐一起将比和夏洛特小姐一起要愉快很多。沙发也许没有那么妩媚，但却十分柔软，而且充满魅力，性格也很和善。”

基德笑了起来：“我已经说过了，我只对您感兴趣。请务必答应我的请求吧。”

“但是像您这样的绅士一定会很照顾我扭伤了的脚的！”

“很遗憾，不会。”基德把他的iPod从裤子口袋里掏了出来，“稍等片刻，音乐马上就准备好。”他把耳机塞到了我的左右耳朵中，然后开始带着我走步。

“哦，不错，是‘林肯公园’的曲子。”我说道，但是脉搏和心跳一下加速了起来，因为基德如此贴近我。

“什么？稍等，不是这首。”他的手指在显示屏上滑动了几下。“好了，现在是莫扎特。”他把iPod重新递给了我，“不，把它放到裙子口袋里，你的手不能拿着东西。”

“可是这样你就完全听不到音乐了。”我说道，耳朵里已经响起了小提琴的声音。

“我已经听了无数遍了，你不用那么大声说话。好了，让我们来想象一下，现在是八个人的阵容，我的左手边还有一位男士，右手边还有两位，所有人都整齐地站成一排。你那边也同样如此，只不过都换成女士，好，鞠躬，开始。”

我弯了下腰，犹豫着把手递给了他：“一旦你骂我是笨蛋，那我就立刻停止不跳。”

“我绝对不会骂你的。”基德说道，然后带着我从沙发边走过，一直向前，“跳舞其实也是对话交流的一种方式。允许

我问一下，您对跳舞的抗拒到底从何而来呢？事实上很多年轻女性都很喜欢跳舞。”

“别说话，我要集中精神。”目前为止还没出什么错，连我自己都很惊讶。绕圈进行得非常顺利，左边一次，右边一次。“我们能再来一次吗？”

“下巴再抬高一点，对，没错。望着我，眼睛不要离开我，不管我边上那位男士有多出色，视线都不能离开我。”

我忍不住笑了笑。现在究竟是怎样的状况？他是要我称赞他吗？我可不能那么顺着他。虽然我不得不承认，基德确实跳得很好。和他一起的感觉比起和尖嘴猴一起简直有着天壤之别，好像自然而然就跟上了步伐。如果一直这样跳下去，我相信自己很快就会掌握这种小步舞的跳法了。

基德也发现了我的进步：“看到没有，你完全可以跳好的。右手，右肩，左手，左肩，非常好！”

他说得没错，我真的可以跳好！事实上这种舞简直太小儿科了。我用胜利的姿态自豪地与所谓的边上那位看不见的男士转了个圈，然后重新把自己的手交到了基德手中。

“哈，转得像风车一样优雅！”我说道。

“这个比喻实在太经典了，”基德称赞道，“要知道你跳得可比风车要妩媚多了。”

我咯咯地笑了起来，随后我又缩回了自己的手：“哎呀，又到‘林肯公园’的乐曲了。”

“无所谓了。”当我的耳朵里充斥着裁纸声的时候，基德带着我没有停息地穿过了最后一个虚拟人物，随后相互鞠了个躬。我心里竟然有点莫名的伤感，就这么结束了。

我深深鞠了个躬，然后把耳塞取了出来。“给你，你真的很好，愿意教我跳舞。”

“我是为了私利。”基德说道，“我也是和你一起出过洋相的人，难道你忘了吗？”

“没有忘记。”我的好心情一下又烟消云散了，目光再次投向了椅子后面的那堵墙。

“嘿，我们还没结束呢，”基德说道，“刚才虽然跳得不错，但还不是很完美。为什么你的眼神突然变得模糊起来了？”

“为什么呢，你觉得为什么圣日尔曼伯爵一定要我去参加社交聚会和晚宴舞会呢？他可以让我去圣殿，那样就不会有陌生人发现我，我也不会出丑了，待在那里就没人会觉得我奇怪，也就没可能获知以后的世界。”

基德朝我望了一会儿，随后说道：“伯爵不喜欢只是看着卡片，不过他的决定后面一定隐藏着一个天才的计划。

他有一个怀疑，非常周密，可以推断出那些在海德公园围堵我们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而且我想，他是想引诱那些幕后操纵者出动，所以要先为我们俩介绍和建立起一个大型的社交圈。”

“哦，你觉得我们还会再次遇到拿剑的那群人吗？”

“如果我们待在人群中，应该就不会。”基德回答道。他坐到了沙发扶手上，然后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次行动有点危险，特别是对你来说。”

我也靠到了桌子边。“海德公园里发生的那些事你有没有怀疑过露茜和保罗呢？”

“也怀疑也不怀疑。”基德回答道，“像圣日尔曼伯爵这样

的人在他的人生中一定有不少的敌人。《守卫者编年史》中也有过几次关于他遭受袭击的记录。我猜测，露茜和保罗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很可能将其他敌人联合在一起然后实施行动。”

“伯爵也这么认为吗？”

基德耸了下肩膀：“希望吧。”

我想了一阵。“我觉得你要再次打破规则，带上一把詹姆斯·邦德的手枪比较好。”我建议道，“这样那些家伙的剑都可以收起来了。你从哪里搞到的手枪啊？如果我有一把这样的家伙，我会心里踏实很多的。”

“武器是不能避免的，本来就是用来对抗敌人的。”基德说道。

我再次想到了书包里那把日本切菜刀。

如果有人对我使用这样一把刀的话，那简直太恐怖了。

“夏洛特剑术不错吧？她也会使用手枪吗？”

基德仍然是耸了耸肩膀代替直接的回答：“她从十二岁就开始上剑术课了，水平肯定不差。”

当然，夏洛特有哪样不出色呢，除了在友善这方面。“伯爵一定很喜欢她，”我说，“我肯定不招他喜欢。”

基德笑了笑：“你可以做些改变的。他也很想进一步地了解你，同时也算是测试，看看对你的预言到底准不准。”

“是因为乌鸦魔法吗？”每次一提到这个话题，我就觉得不舒服，“预言的内容是不是和乌鸦说的很接近呢？”

基德犹豫了一下，随后小声说道：“乌鸦挥动着它那红宝石般的翅膀，它的歌声里透露出死亡，无人知晓它的力量，无人知晓它的价值，魔力渐长，异人圈合拢……”他清了下嗓

子，“你是不是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听上去确实挺玄乎的。特别是什么透露着死亡的歌声。”我把手臂抱在了一起，“下面还有吗？”

“没了，应该就是这些。你肯定会说，这些在你身上不准，对吗？”

对，这点他说得没错。“预言也有提到你的情况吗？”

“当然，”基德说道，“提到了每一个时间穿越者。我是钻石鬃毛狮，目光朝着太阳……”突然之间他陷入了沉思中，随后又眨了下眼接着说道，“等等，哦，你的曾曾外婆，那位倔强的蒂尔尼夫人是玉狐狸，藏在椴树下。”

“知道了这些预言是不是能让人变得更有智慧些呢？”

“这是当然的，预言中充满了各种象征和隐喻，所有内容都会产生疑问需要解释。”他低头看了眼手腕上的手表，“我们还有些时间。我觉得，我们还是继续练习跳舞吧。”

“社交聚会上真的要跳吗？”

“但愿不会，”基德说道，“那里一般都是吃吃喝喝聊聊天的，就是打发时间而已。不过肯定会有人来邀请你一起参加游戏或者讲述些什么。”

“是嘛，”我说，“我宁可去上钢琴课，也比和莱斯莉一起去上嘻哈舞蹈课要好。其实我唱歌不错，去年在辛迪娅的聚会上我竟然还赢得了卡拉OK大奖，唱的是我个人的拿手歌曲《彩虹深处》，虽然当时的穿着实在很随便没什么优势。”

“是呀，每次有人问起你，你都说你的声音不好听，无法在众人面前表演唱歌。”

“我当然可以这么说，可我难道不能说我的脚也扭了吗？”

"给你耳机，我们再来一次。"他又在我面前鞠了个躬。

"如果有别人而不是你来邀请我，我该怎么办？"我也低下身弯了弯腰，就是回了个鞠躬。

"那你就照做呗。"基德说道，一边抓住了我的手，"但是在十八世纪，这所有一切都是有一定规矩的。男士不会随便邀请一位不相识的女士，除非有过正式的介绍。"

"有什么不良动作就用扇子遮一遮。"渐渐地我已经跳得热血沸腾了，"每一次我把扇子打开一厘米，乔丹奴就会马上暴跳如雷，神经高度紧张，夏洛特也会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他们只是想帮助你纠正你。"基德说道。

"对，没错，是我不识好人心。"我生气地嚷道，当然在跳小步舞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这样大声说话的。

"大家可以认为，也许你们不是那么互相喜欢对方。"我们各自与假想的舞伴转了一个圈。

啊？大家认为？

"我觉得，除了格伦达姨妈，阿丽斯塔女士和我们的老师，再没有其他人会喜欢夏洛特了。""我不这么认为。"基德说道。

"哦，我差点忘了，还有乔丹奴和你。哎呀，我刚才眼睛转了一下，这在十八世纪也是不允许的。"

"也许是因为你有点嫉妒夏洛特吧？"

我只能笑了笑："相信我，如果你和我一样了解她熟悉她，你就不会提出这么愚蠢的问题了。"

"事实上我很了解她。"基德轻声说道，再次拉住了我

的手。

呵呵，你当然了解她，不过只是了解她虚伪装可爱的一面，我真想这样回答他。可如果我真的这样说了，那就恰好符合了基德说的那句话，我是在嫉妒夏洛特。“你们俩有多了解对方……私底下？”我把手从基德手中抽出，交给了他边上那位假想的男士。

“好吧，我想说，就是相处时间久了那种了解。”他从我身边穿过，朝我不怀好意地笑了一下，“我们也没有特别多的时间来发展……友谊以外的关系。”

“明白。到什么程度做什么事。”我实在无法停止不说这个话题，“那么，和夏洛特亲吻是什么感觉？”

基德一下抓住了我的手，然后举到了至少二十厘米高的地方。“我觉得，你在对话交流部分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不过，关于你刚才提到的问题，真正的绅士是不会谈论的。”

“当然，如果你是绅士的话，我肯定不会提出这样的话题。”

“难道我有做什么事让你觉得我不够绅士吗？”

“哈，你不用再扯了！你和夏洛特之间发生过什么，我一点也不感兴趣。我只是觉得你特别无耻，竟然同时还想要……玩弄我的感情。”

“玩弄你的感情？这可不是什么好听的词。我很感谢您，终于告诉了我您生气的原因，不用再一直揣摩猜测。”

“这一点都不好玩，”我愤怒地说道，“如果我知道你和夏洛特……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亲吻我的。”啊，莫扎特又结束了，“林肯公园”的曲子又开始了，不过倒是和我现在的情

绪很契合。

“我和夏洛特？”

“超出了普通朋友的关系。”

“谁告诉你的？”

“你自己。”

“我绝对没有这样说过。”

“哈，你们难道从来都没有……亲吻过吗？”我没有在该鞠躬的时候弯腰屈膝，而是用愤怒的目光直直地盯着他。

“我可没有说过我和她亲吻过。”他仍然鞠了个躬，随后从我的口袋中拿出了iPod，“再提醒你一次，你还要多练习手臂部分，其他都做得挺好了。”

“那是因为一直要和你对话，”我说道，“你现在和夏洛特还有关系吗？”

“我想，我和夏洛特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不是你应该感兴趣的。”

我更加气了：“对，你说得没错。”

“那就好。”基德把iPod又递给了我。

耳机里传来了《哈利路亚》的旋律。

“这首曲子不对。”我说道。

“当然不是我们跳舞的曲子，”基德说着笑了一下，“只不过我觉得，你现在需要冷静一下。”

“你……你真是……”

“是什么？”

“讨厌鬼！”

他朝我又走近了一步，这样我们俩之间的距离大概连一厘

米都不到。“你看，这就是你和夏洛特之间的不同之处，她从来不会说这样的话。”

我突然发现自己呼吸又开始不通畅起来。“也许是因为你根本没有让她生气过。”

“当然不是，只是我觉得她比你的修养要好很多。”

“对，而且也没有这么敏感！”我说道。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竟然又开始注视基德的嘴唇。“如果我们下次再去到什么告解室，然后百无聊赖的时候，你绝对不允许再对我有什么突然袭击，绝对不可以！”

“你是指，我会第二次亲吻你？”

“没错。”我的声音一下低了下来，显得特别苍白无力。

“真可惜。”基德一边说着，一边已经把他的嘴唇靠了过来，我的嘴唇都已经感觉到了他的呼吸。我知道，其实我心里根本不是像我嘴里说的那样，把这件事看得那么严重，我开始犹豫，自己是不是应该踮起脚，以便可以挽住基德的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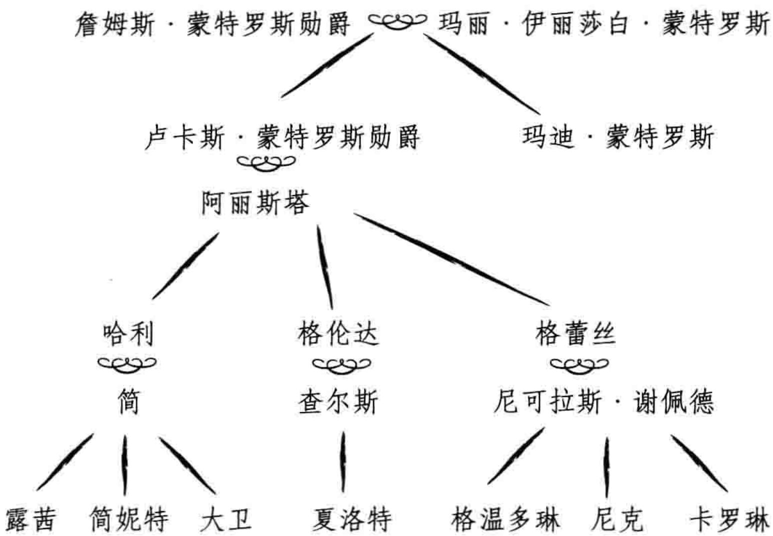
我已经错过了时间去考虑到底自己要转到一边避开他还是直接撞上他。

很明显基德也已经看出来了。他的手开始抚摸起我的头发，随后终于再次感受到了他那温柔的嘴唇。

“每一次呼吸我们都感到了美妙。”我的耳朵里歌声还在继续。我真是爱死这首歌了，这首歌听过不下十五遍，但是现在，现在它已经和基德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成为我美好记忆的一部分。

哈利路亚！

蒙特罗斯家族的族谱



HIC RHODOS
HIC SALTA

（蒙特罗斯家族族徽上的座右铭："亮出你的真本事吧。"）

第六章　核心圈成员

这次终于不再受到任何干扰了，既没有突然降临的时空穿越，也没有调皮捣蛋的滴水嘴怪。当《哈利路亚》这首歌播放着的时候，亲吻还很温柔也很小心翼翼，但是之后基德就把双手紧紧埋在了我的头发中，一下把我贴到了他的胸前。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吻了，而我的反应也让我自己感到惊讶。我的身体突然就瘫软了下来，整个人完全就靠双手抱住基德的脖子。我完全失去了意识，只是不停地亲吻着对方。我们倒在了绿沙发里，但仍然没有停止接吻，直到基德突然坐了起来，抬手看了眼手表上的时间。

“我说过了，很抱歉，我没有办法不去亲吻你。”他呼吸急促地说道，瞳孔都仿佛放大了，双颊绯红。

我也很想知道，自己当时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只觉得自己一下变得像人肉布丁一样软绵绵的，根本没有办法从半躺的姿势中坐起来。最令我惊讶的是我完全没有知觉到底过去了多少时间，十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更久。

基德注视着我，我感觉到他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了一些不知所措。

“我们要赶紧收拾下东西了。”他终于说了一句，“你先赶紧把头发整理一下，这么看上去好像有人故意用手把它们揉乱了，再把你扔到了沙发里……要是被人看到了，肯定就要传开了……哦，拜托，别那么看着我。”

“怎么啦？”

“你好像完全动弹不得一样。”

“可我确实动弹不了。”我很认真地说道，“我现在像一块布丁一样粘住了。你把我变成了一块布丁。”

基德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了一丝微笑，一下子从沙发上跳了起来，然后到桌子前把我的文具、课本等放进书包。“来吧，小布丁，站起来吧。你随身带了梳子什么的吗？”

“在书包里找找看吧。”我软弱无力地说道。

基德把莱斯莉妈妈的眼镜盒拿了出来，举给我看：“在这里面吗？”

“不对！”我一下叫了起来，自己都吓了一跳，布丁的感觉一下烟消云散。我跳了起来，一把从基德手里抓过了那个盒子，连同里面的日本切菜刀，赶紧将它放进了书包。还是不要让基德发现它比较好。他把自己原先坐的椅子放回到了墙边，又再次看了眼手表，一旁的我终于把梳子拿了出来。

“我们还有多久时间？”

“两分钟。”基德说着从地上把他的iPod捡了起来。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它是怎么掉到地上的，又是什么时候掉出来的。

我抓紧时间用力地梳了梳头发。

基德用非常严肃的目光望着我：“格温？”

“嗯？”我放下了梳子，迎接着他的目光，尽量让自己安静下来。哦，老天啊，他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帅气？我身体里的某些部分又开始瘫软得像块布丁了。

“你有……”

“什么？”我期待着他的问题。

“没什么。”

我的胃里又开始出现那种很熟悉的蠕动的感觉。“我想，马上要开始了。”我说道。

“紧紧抓住桌子，千万别松开了。快到这边来，否则你着陆的时候就掉在桌子上了。”

就在我走过去的时候，眼前的一切又突然消失了。

一秒钟都没到我就双脚很轻松地着陆了，直接就落到了马里先生的眼前。克赛梅利乌斯那张调皮捣蛋的鬼脸也出现在马里先生身后。

“终于回来了。”克赛梅利乌斯说道，“我已经听这个红头发家伙自言自语了大半个小时了。”

“您，您没事吧，小姐？”马里先生结结巴巴问道，他不由自主向后退了一步。

“她已经到了。”基德说，他也紧跟我着陆了，朝我询问地看了一眼。当我回头朝他一笑时，他又迅速把头转了过来。

马里先生清了清嗓子说道：“先生，我想转告您，龙厅有人正等待着您，是……七号想同您谈话。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将带这位小姐去坐自己的车。”

“这位小姐可没有自己的车。”克赛梅利乌斯说道，“她连驾照都还没有呢，呵呵。”

“不用了，我会带着她一起过去。”基德拿起了一个黑色眼罩。

“一定要这样吗？”

“一定要。”基德把那个眼罩在我的脑后打了个结，同时还梳理了下我的几缕头发，虽然有点刺痛，但我忍住没有叫出声，只是咬了下自己的嘴唇。“如果你不知道放置时光仪的地方，那你也就不可能泄密了，更不会有人来突然袭击你，如果我们每次都降落在之前那个房间的话。”

“但是那间地下室本身就属于守卫者，而且出入口都一直有人把守。”我说。

“第一，进入这个地下室有很多通道，而不是像进入圣殿主楼那样只有一个入口；第二，不能排除内部有人会感兴趣加入到某些突如其来的会面中。”

“不要相信任何人，即便是自己的感觉。”我自言自语道。没有人是完全可信的。

基德把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腰间，把我朝前推了几步，“你说得没错。”

我听到马里先生说了声“再见”，接着我们身后的门就锁上了。

我们默默地一前一后走着。其实我还想向他打听一些事情，只是不知道从何问起。

“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们俩又乱啃过了。”克赛梅利乌斯说道，“我的直觉加上我锐利的眼光。”

“胡说。”我回应他道，却听到克赛梅利乌斯止不住地大笑。

“相信我，从十一世纪开始我就出现在地球上了，我很清楚一个从乱草堆里钻出来的女孩看起来是个什么样子。”

“乱草堆！”我很生气地重复了一遍他的话。

“你是在和我说话吗？”基德问道。

“要不然和谁说话？”我说道，“现在几点了？顺便说一句，我已经饿坏了。”

“马上就七点半。”基德一下松开了我，接着我便听到了一连串的电子提示音，接着我的肩膀就撞到了一堵墙。

“嘿！”

克赛梅利乌斯又一次大声笑了起来。“真是个有教养的男朋友啊。”

“对不起，我讨厌的手机在下面的时候没收到信号，所以有三十四个未接电话，真是要命。哦，老天，是我妈妈打来的！”基德深深地吸了口气，“她给我发了十一条留言。”

我自己扶着边上的墙摸索着向前走去。“要不你就把我的眼罩拿掉让我自己走，要不你就得带着我走!”

“好吧。”接着他的手便又拉住了我。

“我真是不知道要怎么看待这些人了，一边把女朋友的眼睛蒙住，一边自己偷偷地看手机。”克赛梅利乌斯说道。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样到底算什么。“发生了什么不好的情况吗？”

又是一阵叹息声。“我觉得是的，因为我们平时不是经常通电话。还是收不到手机信号。”

“小心台阶！”克赛梅利乌斯提醒道。

“也许是有人病了。”我说，“或者你忘记带什么重要的

东西了。我妈妈就曾经给我发了N条留言，就为了提醒我不要忘了祝贺哈利舅舅的生日。”

如果不是克赛梅利乌斯提醒我，我的肚子肯定就撞上台阶扶手了。基德还没意识到这点呢。我只能自己摸索着，顺着螺旋形台阶往上走。

“不会，绝对不是。我从来不会忘记重要的生日。”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慌乱，“一定是拉斐尔出了什么事。”

“你是说你的弟弟吗？”

“他一直做一些危险的事情。有时候无照驾驶，有时候撞了礁石，还有时候没有绑保险带就去玩攀岩。真不明白他到底想要证明给谁看。去年他就在跳伞时受伤了，因为脑颅受到创伤在医院里躺了三个多礼拜。不过他生日的时候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了一艘快艇。这个白痴想要什么还不是唾手可得！”基德加快了脚步一下子跑到了上面，

我却不得不走走停停。“啊，终于有信号了。”很明显他一边走一边听着电话留言，可惜我无法听到留言里到底说了什么。

“哦，他妈的！”我只能听到他不断发出的自言自语。他再次放开了拉住我的手，我只能又自己摸索着往上走。

“如果你不想脸撞墙的话，就应该要左拐了。”克赛梅利乌斯再次提醒我道，“哦，他现在应该意识到了，你随身可没有带着雷达探测系统。”

“OK……”基德又嘀咕了一句。他的双手碰了下我的脸颊，接着是我的后脑勺。“格温，真对不起，”他的声音里流露出了担心，但我猜，这种担心可不是对我的，“你自己一个

人能出去吗？”他把蒙住我眼睛的那块布取了下来，亮光一下刺入了我的眼睛。我们此刻正站在罗西妮太太的服装间门口。

基德再次匆匆地抚摸了下我的双颊，随后尴尬地笑了笑：“你认识路了，对吗？车子在外面等着你呢。我们明天见。”

我还想回答几句，他已经一溜烟跑开了。

“他就这么走了？”克赛梅利乌斯说道，“说实话，可真算不上什么好男人。”

“到底发生什么了？”我朝基德身后喊道。

“我弟弟离家出走了。”他回答道，却并没有转过身，也没有放慢脚步。“你可以猜三次，他到底去了哪里。”他很快就在下一个拐角处消失了，而我还没来得及猜一次。

“我猜不是在斐济岛吧。”我自己低语了一句。

“我想，你就不应该跟他去乱草堆里，”克赛梅利乌斯说道，“现在他肯定觉得，你很容易就到手了，他不用再花什么精力在你身上了。”

“闭上你的嘴，克赛梅利乌斯。你说的那什么乱草堆实在让我听了觉得烦。我们只是亲吻了一下而已。”

“不用解释，解释就是掩饰，宝贝！”

我摸了摸自己发烫的两颊，心里不由得有点怒意。

“我们走吧，我已经很饿了。至少我今天还有机会吃上晚饭。说不定我们在路上还能看到核心圈里的神秘人物。”

“我才不要！我都看了他们一个下午了。”克赛梅利乌斯说道。

“真的吗？太好了，说来听听！”

“两个字：无聊！我还以为他们会喝死人血，或者在身

上画神秘文字或图腾之类的，结果什么都没有，尽是在那里扯淡，提些什么提案等。”

“是关于什么内容的呢？”

“我想想看，要理一理思路。”他清了清嗓子，“主要是关于一个问题，就是金科玉律到底能不能被打破，以便智取黑色电气石和蓝宝石。很棒的主意，其中一个这样认为。不行，绝对不能这样，其他人又反对。接着同意的那人又说：当然可以，否则就无法拯救整个世界了，你们这些胆小鬼。反对者又说：不行，这样做很危险，破坏了连续性和道德性。同意者又说：是会这样，但如果可以拯救世界的话，这些又有什么关系？接着双方又假正经地胡说了一通。我当时都快睡着了。最后他们终于统一了意见：钻石太有自己的主见了，而红宝石则看起来有点愚笨，所以不太适合由他们俩来完成蛋白石和玉石这两项时空穿越任务，否则就太不靠谱了。你能听明白我说什么吗？”

“哎……”

“我当然也为你辩护了，只不过他们根本听不见我的意见。”克赛梅利乌斯说道，“他们还谈到了，要尽量让你少知道些信息。因为你受到的教育和训练比较少，所以在能力和智慧方面有所欠缺，这就有可能带来一定的风险，另外就是你可能会无意中泄露一些机密。当然他们还会注意观察你的好朋友莱斯莉的动向。”

“哦，这群讨厌的家伙。”

“好消息是，他们把你的无能归结到了你妈妈身上。当然只要有了错误都是女人的责任，所以在这件事上所有男士的意

见很统一。接着他们又拿出了很多证据，什么服装缝制费，来往信函，还有一些关于正常人的思维方式，谈论了一阵后终于大家意见都统一了，保罗和露茜穿越到了一九一二年，现在就生活在那里。当然这里用现在这个词不太恰当。”克赛梅利乌斯挠了下头，“随便了，反正这两人就是待在那里了，所有人都很肯定，下次有机会你那出色的优秀的强大的英雄表哥绝对可以把他们逮住，并且取到他们的鲜血注入时光仪中，这样时光仪就又可以正常从头开始运作，等等，还有什么金科玉律，假正经的废话……”

“听起来挺有趣的。”我说。

“你真这么觉得吗？那也是因为我把那段超级无聊的谈论讲述得特别生动有趣而已。”

我打开了一扇门进入了下一个走廊，正想要回答克赛梅利乌斯的话，却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你还是和从前一样傲慢无礼！”

是妈妈！当我走到转角时果真看到了她。她站在法尔克·德-维利尔的面前，双手握成了拳。

“你怎么还是那样死脑筋和不明智！”法尔克说道，“你为什么还要对格温的出生有所隐藏，这样只会把事情越搞越糟。”

“事情？你们的事情永远比加入到这些事情中的人的性命都重要！”妈妈大声嚷道。

我尽量不发出声音地关上了门，然后慢慢地往前走。

克赛梅利乌斯攀爬在墙壁上：“哇，她看起来火很大啊。”

没错。妈妈的眼睛都能喷出火来了，她的双颊全都红了，

声音也比平时高出好几个分贝。“我们之前说好的，格温会受到特别照顾，她不会遇到危险的！但是现在，她却被要求去伺候伯爵，给伯爵端茶递水，她已经完全……陷入了无助的状态！”

“那都是因为你的关系。”法尔克冷漠地说道。

妈妈咬了咬自己的嘴唇：“作为这个组织的最高首领，你才应该为此负责！”

“如果你从一开始就毫不隐瞒，那现在格温已经训练有素了。但是你为了让自己的女儿有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把真实情况隐藏了起来。你骗得了乔治先生，但绝对骗不了我，我从始至终都很想知道，那个助产士将怎么跟我们解释。”

“你们还没有找到她吗？”妈妈的声音听起来没那么尖锐了。

“那只是迟早的问题，格蕾丝。到处都有我们的人。”法尔克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我，他脸上冷酷愤怒的表情一下消失了。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格温？”

“我的宝贝！”妈妈一下朝我扑过来，并紧紧抱住了我，“我还以为会像昨天一样晚呢，我真想接你回家。”

“好好抓住机会把我谴责一通吧。”法尔克带着一丝笑意说道，“马里先生怎么没和你一起，格温？”

“最后一段路我可以自己单独走，”我故意把话题引开，“你们俩为什么吵架呀？”

“你妈妈觉得你穿越到十八世纪太危险了。”法尔克说道。

对，我不能让妈妈因为这件事生气，也不能让她知道我

所要面临的哪怕一丁点的危险。我们上次在海德公园遭遇的袭击，并没有人跟她提起过。我肯定是打死都不肯说的。还有蒂尔尼夫人家和手枪的事她应该也不知道。至于圣日尔曼伯爵对待我的那种可怕的威胁般的态度，迄今为止我也只和莱斯莉讲述过。啊，当然还有我的外公。

我审视般地看着法尔克。“我已经学会了怎么摇扇子和跳小步舞，”我轻松地说道，“其实也不怎么危险的，妈妈。唯一可能危险的就是我的扇子突然飞出去，像砍木头一样砸到夏洛特脑袋上……”

“格蕾丝，这下你听到啦。”法尔克说道，一边朝我挤了挤眼睛。

“你想要骗谁啊，法尔克！”妈妈不放心地向法尔克投去了最后一瞥，随后便拽住我的胳膊拉着我朝外面走去，“我们走吧，其他人还等着我们吃晚饭呢。”

“明天见，格温。”法尔克在我们身后喊了一声，“还有，格蕾丝，我们，嗯，下次有机会见。”

“再见。”我低声回了一句。妈妈也低声嘀咕了一句，只不过我完全听不清她说了什么。

“如果你问我，又是乱草堆！”克赛梅利乌斯说，“他们的争吵可骗不了我，我一下就能分辨出两个人有没有经历过乱草堆，只要我见到他们。”

我叹了口气，妈妈也叹了口气，接着就把我拉得更近了，随后我们就走出了大门。我故意装得很冷漠，却把我的头靠在了妈妈的肩膀上。

“你不要再因为我和法尔克争吵了。妈妈，你想太多了。”

“你说得容易……如果有人觉得做错了事，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我已经发现，你有点生我的气。”她又叹了口气，“也许你也有你的道理。”

“但我还是很爱你的。”我说道。

妈妈忍住不让眼泪流下来。“我更爱你，比你想象的更爱你。”她自言自语般说道。很快我们就来到了家前面的巷子，她朝四周看了下，好像怕有人在暗处跟踪我们。“我只想要一个普通的家庭，一种普通的生活。”

“难道我们现在不普通吗？”我问道。

“我们的生活当然不普通。”

“那是心态问题。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我故意反问她。

“哦，还不是和平时一样！”妈妈回答道，一边露出了一丝微笑，“首先和我母亲争吵了一番，随后和我姐姐又大吵了一架，工作的时候和我的上司起了点争执，最后就是和我的……前任男朋友又吵了一架，这位先生凑巧是这个秘密组织的首领。”

“看，我没说错吧？”克赛梅利乌斯欢呼般说道，“乱草堆里出来的！”

“你看，是不是很普通的生活，妈妈？”

妈妈终于笑了。“宝贝，你今天怎么样呢？”

“也没什么特别的事件发生。学校里那位小松鼠老师给了不少压力，接着又学跳舞，还不是上些这个特殊秘密组织所要求的必备课程，以便更好地从事时空穿越，随后在我快要被自己挚爱的表姐压迫窒息之前，短暂地去了下一九五三年，为了安安静静地把功课写完，然后明天别被小松鼠老师责骂。”

“听起来还算挺轻松的。”妈妈的高跟鞋在石子路上踩得咔咔作响。她又朝身后看了一眼。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跟踪我们。”我安抚她道，“他们已经做得够多了，楼里已经聚集了太多秘密人物了。”

“核心成员已经聚到了一起，这很不寻常。他们上次聚会还是露茜和保罗偷走时光仪的时候。要知道他们可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

“妈妈，难道你不认为现在应该是告诉我真相的时候了吗？你到底知道些什么？所有人都在隐瞒我，让我独自在黑暗中来回碰撞。”

“这句话说得有意义。”克赛梅利乌斯说道。

妈妈停下了脚步：“你太高估我了！我所知道的那么一丁点事实，对你来说根本没有什么用。也许他们还想要你继续蒙在鼓里，或者更糟糕的是，让你去做危险的事。”

我摇了摇头，我可不想这么快就放弃。“到底绿骑士是谁，或者什么东西？为什么露茜和保罗不想要十二异人圈合拢？或者他们最后会这么做，但是他们想要先利用这个秘密？”

妈妈揉了下自己的太阳穴。“我今天第一次听说什么绿骑士。至于露茜和保罗的动机，我肯定他们不是单纯为了自己。你已经认识圣日尔曼伯爵了，他的权势无所不及……”她再次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又说，“宝贝，我跟你讲的这些肯定帮不到你什么，真的。”

“拜托，妈妈！情况已经够糟糕了，这些人个个都神秘兮兮，完全不信任我，但你可是我的母亲呀！”

“我明白。”她说着，眼睛里再次闪现出了泪花。“我是你母亲。”尽管如此这个理由仍然不够强大。“来吧，出租车已经等我们半个多小时了，差不多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

我叹了口气，只能继续跟着她走。“我们其实可以乘坐地铁的。”

“不行，我想你可以尽快吃到热菜热饭。而且你的弟弟妹妹也都无比想念你了，要是晚餐的时候你又没出现他们可要伤心坏了。”

真是一个意外和睦而舒适的夜晚，因为外婆和格伦达姨妈以及夏洛特一起去听歌剧了。

玛迪姑婆也很享受般摇晃着她满头金黄色的鬈发。“希望她们还有一阵时间才回来。”她朝我充满甜蜜地笑了笑，“真好，维奥雷有多余的票给她们。”

我充满疑惑地朝四周看了下。原来是指玛迪姑婆的好朋友，一位有着很可爱的名字，叫维奥雷·普普浦鲁门的和蔼女士（她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给我们织围巾和袜子），本来想带着她的儿子和未来儿媳妇去看歌剧，不过现在看来好像她的未来儿媳妇要变成别人的儿媳妇了。

每次只要阿丽斯塔女士和格伦达姨妈不在，家里的气氛就会一下子轻松和谐很多。就好像上小学时，老师不在教室里一样。吃饭的时候我还时不时地跳起来，给我的弟弟妹妹、玛迪姑婆、妈妈，还有伯恩哈德先生展示那个尖嘴猴和夏洛特是怎么教我跳小步舞和摇扇子的。每次我忘记了什么的时候，克赛梅利乌斯就会在一边提示我。连我自己最后都发现整件事并不是那么悲惨，反而还有点好笑，而且也取悦到了听众。之后除

了伯恩哈德先生一直用脚尖点地打着拍子外，其他所有人都在房间里跳了起来，还故意尖着嗓子学乔丹奴的样子说话，大家都闹成了一团。

“你这个笨蛋！快看看，夏洛特是怎么做的！”

“右边！不对，是右边，就是你拇指的左边。”

“我都看见你的牙齿了！这太没有教养了！”

尼克拿着餐巾纸在空中挥来挥去，假装是拿着扇子那样，并连续模拟了二十三种不同的场景，而且中间还不停地讲解着：“这个的意思是：哎呀，先生，您的裤子拉链忘拉了。然后再把扇子往下折一些，眼睛望出来，意思是：哈，我想和你结婚。但如果把它再反过来，则表示：哦，今天开始我们就陷入和西班牙的战争中了……”

我必须要承认，尼克实在太有表演天赋了。

卡罗琳终于不跳舞停了下来，当然她跳得可不是小步舞而是恰恰，然后把脚抬到了桌上，一只鞋子落到了盛着饭后甜点巴伐利亚奶油酱的大碗里。

这让我们所有人都大笑了起来，伯恩哈德先生把鞋子捞了出来，放到卡罗琳的盘子里，然后极其严肃地说道：“我很高兴，碗里还有这么多奶油酱剩下来。夏洛特小姐和其他两位女士听完歌剧回来，多少还能再吃上几口。”

姑婆两眼发亮地看着他说道：“您真是太体贴了，我的宝贝！”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有责任照顾好你们每一位。”伯恩哈德先生说道，“这是我在您哥哥过世前承诺的。”

我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们两位：“我正在想一个问题，外公

有没有和您提到过一个叫绿骑士的东西，伯恩哈德先生，或者向您提到呢，玛迪姑婆?”

玛迪姑婆摇了摇头：“绿骑士？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我说，“我只知道我必须找到这个东西。”

“如果我要找什么东西的话，我就会去你外公的图书室查找。”伯恩哈德先生说道，他那棕色的眼珠在眼镜后面动了下，“我每次都能在那里找到丰富的资源，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帮你，要知道我是唯一一个对那里了如指掌的人。”

“这个主意不错，我的宝贝。”玛迪姑婆说道。

“随时愿意为您效劳，女士。”伯恩哈德先生给火炉里又加了点木头，随后便和我们道别了。

克赛梅利乌斯在后面跟着。“我一定要看看，他睡觉的时候到底还会不会戴着眼镜。”他说，“如果他溜出这间屋子后转头去一个重金属乐队当贝斯手的话，我一定会向你报告的。”

原本在周中的时候我的弟弟妹妹们都要按时上床睡觉的，但是今天妈妈却例外地没有要求这样。我们在火炉前尽情地笑着说着吃着，卡罗琳蜷缩在妈妈怀里，尼克则躺在我身上，玛迪姑婆则坐在阿丽斯塔女士的藤椅里，一缕金发挂在了脸庞上，她一脸满足地看着我们。

“玛迪姑婆，你给我们说说以前的事吧。”卡罗琳请求道，“比如在你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去拜访乡下可怕的海泽表姐。”

“哎呀，这个故事你们都听了很多遍了。”玛迪姑婆说

道，随后把她的粉红色毛拖鞋放到了小脚凳上。不过我们没有多求她很久，她就开始一如既往地讲起她那可怕的表姐的故事：“海泽是一个你们无法想象的非常高傲的女孩……”随后我们就会一起说：“就像夏洛特一样！”然后玛迪姑婆就会摇摇头说：“不，海泽比夏洛特还要高傲，更加不可一世。她会抓住猫的尾巴把它拎得高高的，然后让猫的头转个不停。”

我把下巴搭在尼克的头发上，然后开始聆听玛迪姑婆讲述她当时十岁年纪时经历的可怕故事，当她讲到自己怎么为那些猫咪报仇，让海泽表姐掉进粪坑的时候，我的思绪开始转向了基德。他现在会在哪里呢？在做什么？他和谁在一起?他是不是也会想到我呢，就好像我现在这样，有种心里少有的暖暖的感觉？我想，他应该不会吧。

我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又再次深深地吸了口气，想到我们在罗西妮太太门口的告别。基德甚至都没来得及多看我一眼，尽管我们几分钟前还在热吻中。

和往常一样，昨天晚上我又和莱斯莉通了很久的电话，但还是没有聊出个所以然来。“如果我们不清清楚楚谈一次，我们俩之间就永远都是那么不明不白。”

莱斯莉听了只是笑笑：“冷静一点，你到底在生谁的气？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是你毫无保留地爱上了这个家伙！”

但是我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地爱上一个才认识几天的男孩呢？而且还是一个对我来说无法牢牢把握的男孩。无论如何，他的所作所为都是那么……那么不可思议。

“我又来了！”克赛梅利乌斯大声嚷道，一个踉跄降落到了餐桌上的蜡烛边。卡罗琳在妈妈的怀里蜷缩了一下，然后朝

着克赛梅利乌斯的方向望去。

“卡罗琳，怎么啦？”我小声问道。

“没什么，”她回答道，“我以为自己看到了一个影子。”

“真的吗？”我惊讶地望着克赛梅利乌斯。

这个家伙只是耸了下肩膀，然后偷笑了一下。“马上就要满月了。有些敏感的人是会偶尔看到我们，不过大部分只是眼角余光看到，如果他们要仔细看，那就又看不到了……”他把自己又一次挂在了吊灯上，“那位小鬈发的女士能够看到和感觉到更多的，不过她不会说出来。我尝试着把一只爪子放在她的肩膀上，结果她就过去摸了一下，不过你的家族里有这样的人出现我一点也不惊奇。”

我充满爱意地望着卡罗琳。这个敏感的孩子啊，希望她不会把玛迪姑婆的所有天赋都继承过来。

“现在要讲到我最爱听的一段了。”卡罗琳闪烁着她的大眼睛说道，玛迪姑婆也乐滋滋地接着讲，虐待狂海泽是怎么穿着她漂亮的假日裙掉到了臭水沟里，然后大声尖叫着：“我会记住你的，玛迪，我一定会报仇的！”

“当然她确实也报复我了，”玛迪姑婆说道，“而且还不止一次。”

“其他的故事留着下次讲吧，”妈妈加重语气说道，“孩子们现在必须上床睡觉了，明天还要上学。”

我们所有人都叹了口气，玛迪姑婆是其中最大声的那个。

礼拜五是煎饼日，所有人都会留在学校饭堂吃饭，因为这是那里唯一一次还比较美味的伙食。因为我知道莱斯莉爱死煎饼了，所以我让她不要陪我待在教室里，而是约了詹姆斯。

“去吃饭吧，”我说道，“如果你因为我而放弃吃煎饼，我会恨死我自己的。”

“但是如果我走了，就没人在这里陪你了，何况我还挺想知道你昨天和基德在绿沙发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具体情况我可不想再讲了。”我说道。

“拜托再说一次吧，真是太浪漫了！”

“快点去吃你的煎饼吧！”

“你今天无论如何要问到他的手机号码，”莱斯莉说道，“我觉得应该设立一条黄金条约:不去亲吻还没有拿到电话号码的男孩。”

“哦，美味香甜的苹果煎饼啊……”我说道。

“但是……”

“克赛梅利乌斯和我在一起。”我指了指窗台，克赛梅利乌斯正坐在那上面，无聊地摆弄着他的尾巴。

莱斯莉只好认输了。“好吧，那你今天好好做点有意义的事吧！小心自己的举动，别被人看到了把你送到疯人院去。”

“赶紧走吧！”我一边说着一边把她推出了门，正好这时詹姆斯也进来了。

詹姆斯很高兴我们这次是单独见面。“那个雀斑女孩整天很没礼貌地说个不停，实在让我很反感。她简直把我当成空气。”

“那是有原因的，因为……算了，不说了。”

“那么，我今天能帮你什么忙呢？”

“我想，你也许可以教教我，在十八世纪的社交聚会上应该如何和人打招呼。”

“打招呼？”

“对的，比如说，你好，晚上好之类的。你知道的，就是当有人和你面对面站着时，要怎么跟人说话，还有要怎么做,比如握手、亲手礼、鞠躬、屈膝，还有什么殿下、阁下、陛下之类的，对我来说实在太复杂了，老是会搞错。”

詹姆斯马上表现出了趾高气扬的样子：“没问题，你就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首先我要教你女士应该怎么向男士屈膝行礼，当然这位男士从穿着和社会地位上来说应该是和这位女士相匹配的。”

“棒极了，”克赛梅利乌斯说道，“问题是，格温怎么能够分辨出对方男士的穿着体现出怎样的社会地位呢？”

詹姆斯望了他一眼：“什么东西？别出声，讨厌的猫，滚开！”

克赛梅利乌斯立刻怒火中烧：“什么东西？”

“詹姆斯！”我说道，“看仔细一点，这是克赛梅利乌斯，我的朋友，哎，是一个滴水嘴怪。克赛梅利乌斯，这是詹姆斯，也是我的一个朋友。”

詹姆斯从袖子里拽出了一条手帕，一股铃兰花的香味直冲入鼻。“这是什么玩意儿？……快点走开，我怎么觉得自己像在发高烧时梦魇一样，仿佛在给一个没穿衣服的女孩上社交礼仪课。”

我叹了口气：“詹姆斯，不是噩梦，你怎么还不明白？也许你在两百年前有过这样的高烧梦魇，但是那之后……你和克赛梅利乌斯，你们俩……你们俩……”

“……死了。”克赛梅利乌斯说道，“如果要这么看的

话，”他把头歪到了一边，“这也是事实。你还要兜圈子到什么时候？”

詹姆斯又晃了下他的手帕：“我不要听你说话。猫是不会说人话的。”

“我只是看起来可能像只猫，那你呢？蠢蛋鬼魂？”克赛梅利乌斯嚷道。

“不管怎样你就是只猫，”詹姆斯说道，看都不看克赛梅利乌斯一眼，“至少耳朵那里绝对是。还有你的犄角，还有翅膀，还有那可笑的尾巴。我真是不想再继续做这个可怕的高烧梦了！”

克赛梅利乌斯叉开了两腿一下坐到了詹姆斯面前。他的尾巴生气般不停地在詹姆斯边上摇晃着。“我不是梦不是幻想，我是一只怪兽。”他说着，激动地一下吐了一大口口水在地板上，“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怪兽。根据你们的时间是十一世纪时期的巫师和建筑师为了守卫教堂的钟楼所建造的一种石质滴水嘴，如今已经十分罕见了。我的沙石外体早在几百年前就被毁坏了，只有我自己这个灵魂还一直存在，或者说是原来那个我的影子，像受了诅咒般一直在这个世上徘徊着，直到最后散去。不过我估计还要有个几百万年吧。”

“啦啦啦，我什么都听不到。”詹姆斯说道。

“你也够可怜的，”克赛梅利乌斯说道，“和你相比我是没有机会从这个存在的状态中脱离出去。但是你随时都可以放弃这种游离的鬼魂生活，而重新去投胎做人。”

“可是我没有死，你这只笨猫！”詹姆斯叫道，“我只是生了病，然后一直处在发高烧躺在床上做噩梦的状态。如果我

们还要继续谈论下去的话，那我立刻就离开这里！”

“好了好了。”我一边说着，一边试图把克赛梅利乌斯留下的水坑用海绵擦干，“我们继续吧，向和我们地位相当的男士屈膝行礼……”

克赛梅利乌斯摇了摇头，随后拍了拍翅膀从我们头顶飞走了。“我还是去给你把门吧，要不然别人看到你莫名其妙地在那里弯腰屈膝一定会觉得很奇怪的。”

午休时间并不长，也不够去学詹姆斯要教我的所有礼仪，不过最后我至少还是学会了三种不同的屈膝礼和亲手礼。（我很高兴的是这些旧俗如今的社会已经摒弃不用了。）当我的同班同学陆续回到教室时，詹姆斯向我鞠了个躬便和我告辞了，我赶紧轻轻和他说了声“多谢”。

“怎么样？”莱斯莉问道。

“詹姆斯觉得克赛梅利乌斯是他高烧梦里的一只可笑的猫，”我告诉她，“我只能希望他所教我的那些礼仪，不是因为他发高烧而胡乱编造的。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如果碰到德文斯海尔大公该怎么做自我介绍。”

“哦，那不错，”莱斯莉说道，“那你该怎么做呢？”

“行一个又低又长久的屈膝礼，”我说，“差不多要和见国王一样久，但是要比见侯爵或伯爵再长久一些，其实十分简单。随后就是乖乖地把手举起给人亲，并一直保持微笑。”

“看来，詹姆斯还是有点用处的，这个我之前倒是没有想到。”莱斯莉认同地看了一眼四周，“你会让所有十八世纪的人都目瞪口呆的。”

“希望吧。”我说道。课堂上学到的其他内容也让我心情

变得更好。夏洛特和金头发尖嘴猴一定会瞠目结舌的，我现在已经完全能分清楚殿下和陛下的区别了，不用他们再绞尽脑汁地寻找复杂的方法来给我解释清楚。

“对了，我已经研究出了一个关于乌鸦魔法的理论，”放学后一走出教室门莱斯莉就迫不及待对我说道，“其实非常简单，却还没有一个人想到过。我明天上午去你那里，然后带上所有我能拿得动的东西。如果我妈妈明天没有计划给家里大扫除的话，我还要带上橡胶手套……”

“格温！”辛迪娅·戴利从后面拍了下我的背，“你还记得雷吉纳·库提兹吗？去年的时候她和我妹妹分到了同一个班级，她现在因为厌食症住在医院里，你不会也想得这个病吧？”

“当然不。”我目瞪口呆地说道。

“好，那就赶紧吃了这个！马上！”辛迪娅扔了一块焦糖糖果给我，我伸手接住了，然后乖乖地把外面的纸拆开，但是当我正要把这块糖塞到嘴里的时候，辛迪娅一下抱住了我，“停下！难道你真的要去吃吗？你不是正在减肥吗？”

“当然不。”我又说道。

“那就是夏洛特在撒谎。她说你不去吃午饭是因为你在节食，想变得和她一样瘦……但是你刚才明明就要吃这颗糖了，看来你根本没有得厌食症。”辛迪娅一下把那颗糖塞进了自己嘴巴里，“给你这个，是来参加我生日派对的邀请信。还是一个化装派对，今年的主题是青草发芽。你也可以带你的朋友一起来参加。”

“哎……”

“你知道吗？我也邀请了夏洛特，你们俩谁能把那个家伙带来就看你们的了。最重要的是，那个家伙一定要在我的派对上出现。”

“别听她的。”莱斯莉悄悄跟我说道。

“我听到了，”辛迪娅说道，“莱斯莉，你也可以带上马克斯一起来的。”

“辛迪娅，我们半年前就不在一起了。”

“哦，那就麻烦了，”辛迪娅说道，“看来这次男孩比较少了。要不你们就带些男孩来，要不我就少邀请几个女孩。比如说爱莎尼，不过很有可能她也不会来的，她的父母不会让她来参加这种男女生混合的派对的……哦，我的老天，那是什么？谁能掐我一把吗？”

原来是一个金色短发高个子男孩。他正站在我们校长办公室的门口，和惠特曼先生一起，这个男孩对我来说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呀！”辛迪娅尖叫了一声，因为莱斯莉如她所愿地掐了她一把。

“你们来得正好，”惠特曼先生说道，“拉斐尔，这是你班上的三名女同学，辛迪娅·戴利，莱斯莉·海，还有格温多琳·谢佩德。女孩子们，还不快和你们的同学拉斐尔·贝特林打声招呼，他从下礼拜一开始就正式成为你们的同班同学了。”

“你好，”莱斯莉和我含糊地朝他打了声招呼，辛迪娅说道：“真的是同学了吗？”

拉斐尔朝我们挤了挤眼睛笑了下，双手插在裤袋里。他看

起来和基德真的很像，只不过他看起来更年轻些。他的嘴唇十分饱满，皮肤完全就是古铜色的，就好像在加勒比海待了四个星期刚回来一样，也许法国南部来的人看起来都是这个样子吧。

“你为什么在期中转学呢？”莱斯莉问道，“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

拉斐尔坏笑起来。“那要看你怎么认为了，”他说道，“我来这里是因为我对原来的学校感到厌倦了，当然理由嘛……”

“拉斐尔是从法国搬来的。”惠特曼先生插了进来说道，“现在可以进去了，拉斐尔，吉勒斯校长正等着你呢。”

“那礼拜一见！”拉斐尔说道，我有种直觉，他的这句话其实只是对莱斯莉一个人说的。

一直等到惠特曼先生和拉斐尔进了校长办公室，辛迪娅突然把双手举向了天空嚷道：“亲爱的上帝呀，太感谢你了，你真的听到我的祈祷了！”

莱斯莉用胳膊肘撞了下我的胸口：“你的样子看起来就好像刚刚被车子碾了脚一样。”

“等会儿我就告诉你，这个人到底是谁。”我悄悄告诉她，“到时候你也就和我一样的表情了。”

每一段时光都是一个斯芬克斯，一旦有人猜中了他的谜语，他便纵身坠入悬崖。

海因里希·海涅

第七章　谋杀琥珀

在遇到基德的弟弟以及和莱斯莉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交谈后（她问了不下十次“你肯定吗”，而我也回答了她不下十遍“万分肯定”，随后我们两人又说了不下一百次的“疯了”和“真不敢相信”以及“你看到他的眼睛了吗？”），我赶紧朝着已经等在那里的夏洛特和豪华加长轿车走去。派来接我们的仍然是马里先生，他看起来比上一次更紧张了。克赛梅利乌斯蹲在了轿车顶上，不停地摇晃着他的尾巴。夏洛特已经坐在了前排，有点不高兴地看着我。“你到底去了哪个阴曹地府，要这么久啊？乔丹奴先生是不会等人的。我想，你肯定完全不明白他来给你上课是你多大的荣幸。”

马里先生带着一脸尴尬却彬彬有礼地陪我上了车，然后关上了车门。

“发生什么事了？”我有种不好的直觉，刚才肯定又错过什么重要的事情了。夏洛特脾气这么大肯定是有原因的。

当车启动以后，克赛梅利乌斯从车顶上钻到了车厢里面，然后一屁股坐到了我对面。马里先生和上次一样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

“如果你今天能刻苦努力一些的话就好了，”夏洛特说道，“我在你边上实在替你觉得羞愧难当，你可是我表妹啊。”

我真是要大笑不止了。“哈，夏洛特，你不会吧！你真不用这么虚伪的，我表现越差越糟糕，你应该觉得越开心和享受吧！”

“当然不是！”夏洛特摇了摇头，“你看你,总是这样把人往坏处想，这都是你自己幼稚和自私的结果。我们所有人都是想要帮你的，这样你……才不会因为自己的无能和无知而把事情搞砸了。虽然你现在也许会被取消资格，我可以想象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为什么会取消资格？”

夏洛特沉默着看了我一会儿，随后用近似幸灾乐祸的口吻说道：“你早就应该意识到了。”

“到底发生什么了？”我问道，但是我并没有看着夏洛特，而是转头对着克赛梅利乌斯，我可不是真的笨蛋，“我还没来的时候马里先生说过什么吗？”

当夏洛特闭上了嘴巴开始望向窗外的时候，克赛梅利乌斯说话了：“今天的一次时空穿越中钻石出了事故……”他用尾巴挠了挠自己的眉毛。

“你现在赶紧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夏洛特当然以为我是在和她说话，便回答道：“如果不是你晚到的话，你早已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钻石，”克赛梅利乌斯说道，“有人对他……我该怎么表述比较好呢？他差点被人煮了吃了。”

我的胃里一下又开始莫名地难受起来：“你说什么？”

“别激动，”克赛梅利乌斯说道，“他还活着，我也是从红头发的急促脚步声里推断出来的。我的上帝，你的脸怎么和床单一样惨白?哦，哦，你可别现在就吐啊，快抓住边上的扶手。”“我忍不住了。”我低声说道，我真的感觉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快死了的感觉。

“你忍不住什么了？”夏洛特低低地问道，“第一，基因传承者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把需求放到一边，尽量把事情做好。但是你呢，总是相反。”

我的眼睛深处隐约可见基德血淋淋地躺在地上。我的呼吸更加困难了。

“其他所有人都竭尽所能，希望乔丹奴可以给他们上课。你倒好，好像还受了巨大折磨一样。”

“你快给我闭嘴，夏洛特！”我嚷道。

夏洛特再次转身对着窗户，我的身体开始发起抖来。

克赛梅利乌斯伸出了他的一只爪子，然后放到我的膝盖处安慰着我。“我会去查看一下你的那个亲吻伙伴到底怎么样了，之后我会给你汇报的，好吗?但是你现在这样是绝对不行的，否则我就会吐口水到这个真皮椅子上的，你的表姐还会以为是你尿裤子了呢。”

接着一阵风刮过一样他一下子就钻出去到了汽车顶上，并从那里飞走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痛苦等待过去后，他终于再次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在这一个半小时里，我勾画了一幅最悲惨的画面，而我自己更是感觉生不如死。虽然我们之后到达了圣殿，那位无情的残酷的师傅正在等待着我，但我仍然没有感觉到有任何改善。

我完全不在状态中，无论是乔丹奴讲述殖民政治的时候还是夏洛特示范舞步的时候。

如果基德再次遭到持剑人的袭击而这次却无法抵抗了，那该怎么办？如果我看不到他流着血躺在地上，那我就会想象他全身插满了导管躺在床上，脸色比床单还要白。为什么我问起他怎么样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来回答我？

终于克赛梅利乌斯穿过旧斋堂的墙壁飞了进来。

“怎么样？”我迫不及待地问道，根本就没理会乔丹奴和夏洛特是否注意到我，他们俩正兴致勃勃地教我怎么在十八世纪的社交聚会上鼓掌。当然他们教的与我所做的完全就是两码事。

“你是在拍蛋糕吗？笨蛋！”乔丹奴说道，“只有小孩子才会在开心的时候这样敲打沙箱……她到底在看哪里？我真是要疯了！”

“一切都挺好，乱草堆女孩。”克赛梅利乌斯说着朝我开心地笑了下，“那个男孩头部被打了一下，晕倒了几个小时，不过现在看来他的脑壳和钻石差不多硬，所以大脑没有受到损伤。不过他额头上的伤口让他看起来……哦，天哪，你的脸又变得惨白了！我说过了，一切都挺好，没事了！”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大脑刚才几乎有种缺氧的感觉，还好现在心里放松了一点。

“这样就对了，”克赛梅利乌斯说道，“千万别紧张过头了，你的心上人至少还有着一排漂亮洁白的牙齿，而且还活蹦乱跳的，我觉得，情况应该不坏。”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

不过刚才快憋过气去的人并不是我，而是乔丹奴。当然原因还是我。突然之间他就不再对我大喊大叫了，相反我还兴致勃勃地看着他的嘴唇由红变成了紫。

乔治先生出现得非常及时，避免了尖嘴猴扇我一个大巴掌。

“今天简直比昨天还要差劲！”乔丹奴整个人陷进了一张单薄的椅子里，接着掏出了一块和他当时的脸色一样红的手绢轻轻擦了下汗，“全部的时间里她都是双眼呆滞地望着一个地方，如果要我猜的话，我会以为她是吃了迷幻药！”

“乔丹奴，请不要……”乔治先生说道，“我们所有人今天都过得不好……”

“他……怎么样了？”夏洛特轻声问了一句，又用眼角看了我一眼。

“情况在可控制范围内。”乔治先生很严肃地回答道。

夏洛特再次迅速看了我一眼，好像在审视什么似的。我迷惘地回望着她。她是不是有种病态的满足，因为她知道了一些我并不清楚却特别好奇的事？

“哎呀，放心放心，”克赛梅利乌斯说道，“他肯定好着呢，相信我，宝贝！他刚才还吃了一大块蟹肉配土豆和其他蔬菜。这是不是也是在可控制范围内呀？”

“我亲爱的乔丹奴，您知道我们是多么尊敬您和珍惜您，没有人再比您更合适来教授格温了……”乔治先生突然沉默了下来，因为乔丹奴生气地把下嘴唇噘了出来，而那个顶着水泥般坚硬发型的脑袋也缩到了脖子里。

“您可别说我没警告过您，”他咬着牙齿说道，“这可是我的极限了。”

“没问题，”乔治先生叹了口气回答道，“我……好吧。我会想办法的。来吧，格温！”

我早就脱下了那条大蓬蓬裙，然后很整齐地把它放到了钢琴座椅上。“再见！”我朝乔丹奴说了句。

他的脸一直都还是紧绷着，没有一丝松缓。“我真怕以后还是这个状态。”

在去地下的古化学实验室的路上——其实那条路我即便眼睛被蒙住了也都快认识了——乔治先生告诉了我上午发生的事。当他得知马里先生并没有告诉我发生什么事后有点小小的惊讶，我几乎没有费什么劲就让乔治先生把整件事讲给我听了。

有人交给了基德一个小任务，但具体是什么任务乔治先生并没有告诉我，需要基德把时光仪送回到过去的年代，但具体是哪一年乔治先生仍然没有告诉我，两个小时之后基德被发现晕倒在离放置时光仪的房间不远处的走廊里，额头上有明显的伤痕，一看就知道是被重物击打所致。基德醒来的时候什么都不记得，看来凶手是从后面袭击他的。

“但是谁……”

“我们也不清楚。情况真是很糟糕，尤其是在现在的局势下。我们已经给他做了基本检查，全身没有发现针眼，也就是说应该没有被抽血……”

“难道不能从额头上的伤口上取血吗？”我一边问一边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有可能，”乔治先生同意道，“但是如果……有人确切

知道日期的话，那他就不会用这种方法来取血了。不过真这么做了，也还是有无数种可能性的。事实上没有人知道基德那天晚上会出现在那里，所以有人在那里等着伏击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最大的可能是一次偶然事件。在某些特定的年份地下聚集了很多危险人物，走私贩、罪犯、黑社会分子等。我个人认为应该是由于遭遇了这些人而发生的偶然事件……”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如果真是这样，基德应该可以应付得了的，怀特医生也不会确诊为重伤了。不过这样一来你们本来要去参加社交聚会的礼拜天中午的计划就要取消了。”说完他先笑了，“是礼拜天中午的社交聚会。”

对啊，哈哈，听起来是有点怪怪的。“基德现在在哪里呢？”我迫不及待地问道，“在医院吗？”

“不是，他应该在休息，我希望。他待在医院里就光玩电脑游戏了，好在感谢上帝也没确诊出什么不好的情况，所以他就放自己假了。不过昨天晚上他的弟弟突然造访了……”

“我知道，”我说道，“惠特曼先生今天帮拉斐尔在圣·伦诺克斯办理了人读手续。”

我听到乔治先生又深深叹了口气。“这个家伙是被家里赶出来的，他好像和朋友一起干了什么坏事。法尔克突发奇想就让拉斐尔来了英国。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一团糟，尤其是基德，所以最好就是我们大家都来帮忙照顾下这个整天闯祸的年轻人……不过法尔克也无法拒绝西林娜，看起来这是拉斐尔最后一次机会了，他得在这里完成高中直到毕业，远离那些给他带来很多不良影响的朋友们。”

“西林娜？是基德和拉斐尔的母亲吗？”

“对，”乔治先生说道，“两个儿子都继承了她的魅力绿眼睛。好了，我们到了，你可以把布取下来了。”

这次的时光仪房间内只有我们两个人。

“夏洛特说您因为考虑到现在的状况所以取消了原定前往十八世纪的计划，”我充满希望地说道，“或者往后延迟了？基德需要时间休息，我也需要更多时间来练习……”

乔治先生摇了摇头：“不，我们不会取消计划的。我们会尽可能地采取各种防范措施，这次的计划时间很紧迫，对于伯爵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基德和你，你们后天会参加社交聚会，这个是肯定的。你今天有想好要穿越去哪个年代吗？”

“没有，”我故意很冷淡地说，“如果只是被限定在一个地下室里待着，那去哪个年代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不是吗？”

乔治先生从天鹅绒布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时光仪。“你说得对，基德去得最多的是一九五三年，是一个比较太平的年代，我们只需要注意不要让他遇到同样的事情就好。”

他微微笑了下。“我想到一个人独自关在一个房间里就觉得可怕。”他摸了摸自己皮球一样的肚子，随后若有所思地看着空中，“去一九五六年怎么样？那一年也挺平静的。”

“嗯，听上去不错。”我说道。

乔治先生把台灯递给了我，接着还把手指上的戒指取了下来。“遇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怕，肯定不会遇到什么人的，那可是半夜两点半。”

“半夜两点半？”我吃了一惊，半夜三更的让我怎么去找我的外公？没有人会相信我因为迷路了而从地下室里跑出来，

那可是午夜两点半啊，也许大楼里根本就没有人在了，那就什么都白费了！“哦，乔治先生，拜托不要那么晚，您可是把我一个人送到了可怕的墓穴中啊！”

“但是，格温，时间根本不重要，那是在地下很深的地方，而且还是间锁上的屋子……”

“但是，但是我就是对半夜会有恐惧感！拜托您了，不要让我独自一人……”我表现得那么无助，眼睛里饱含泪水，要装就要装得彻底一些。

“好吧，”乔治先生说着用他那双小眼睛安慰地看着我，“我忘了，你是……那我们就挑个白天的时间段吧，下午三点左右可以吗？”

“嗯，这样好多了，”我说道，“谢谢乔治先生。”

“不用谢。”乔治先生朝我笑了笑，把目光重新投向了时光仪，“我们对你实在要求太多了，我觉得如果我在你这个处境同样也需要很多勇气和鼓励，才能独自待在地下室里，何况你还能时不时看到一些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谢谢您还记得这些。”我说道。克赛梅利乌斯不在这里，否则他肯定又要因为所谓的“东西”这个词而激动和不高兴了。“还有那些角落里的死人骨头和骷髅。”

“哦，”乔治先生说道，“我可不想再讲更多恐怖的东西吓唬你了。”

“不用担心，”我说，“我不怕死人的，他们不会把活人怎么样的，根据我的经验。”我看到乔治先生的眉毛已经抬得高高的了，赶紧补一句道，“当然尽管如此对我来说还是挺可怕的，怎么样我都不愿意在半夜的时候和死人墓穴离这么

近……”我把一只手递给了他，另一只手紧紧抱着胸前的书包，“这次您扎在无名指上吧，其他的手指之前都扎过了。”

当我从墙砖后面的秘密小洞中把钥匙和卢卡斯留下的小纸条拿出来时，心跳得都快要飞出来了。纸条上写的是拉丁文，并没有私人的话语留下。当天的暗语特别长，我一开始根本就记不住。我从自己的文件夹里拿出了笔，然后把暗语写在了自己手心里。卢卡斯还画了一张地下室路线图，根据这张地图出了门以后我应该一路向右，然后朝左拐三次，接着就会见到大楼梯了，那边就会碰到第一个看守的人。

当我把钥匙插到了锁里一转，地下室的门很轻松就打开了。我迅速思索了一下，决定先不把门锁上，以便我紧急赶回来时打开。下面有一股腐朽的味道，从四面的墙上还能清楚看到以前旧拱门的痕迹。拐角的地方特别低，走廊狭窄得出奇。走了几米过后出现了一条岔路，或许以前这里还有一扇门吧。如果没有带上台灯和卢卡斯的地图，我想我早就迷路了，即便我对这里已经熟悉一些了。当我朝左拐了最后一个弯来到大楼梯前面时，我听到了人说话的声音，便深深吸了口气。

现在要想办法怎么让看守的人相信我的话而让我通过。不过和十八世纪不同，这里的两个看守看上去并不那么可怕和危险。他们就席地坐在台阶上玩着扑克牌。我壮了下自己的胆朝他们走近。当他们其中一人看到我时，手上的牌一下掉到了地上，另一个也立即跳了起来，迅速拿起了原本靠墙放着的武器。

“你们好！”我大胆地说道，“千万别因为我影响了你们。”

“什……什么?”手上掉了牌的那个结结巴巴说道。另一个已经拿起了军刀，犹豫地望着我。

“难道军刀在二十世纪不是一件稀有的东西吗？”我惊讶地问道，“要是有人拿着手榴弹或机枪经过这里，那您怎么办？”

“这里不会有人经过的，”拿着军刀的那人回答道，接着又笑了一下，“别小看了这个传统武器，它……”他摇了摇头，好像是要把自己摇清醒一般，随后他转过了身，朝着前方喊道，“口令？”

我看了一眼自己的手心。“Nam quod in iuventus non discitur, in matura aetate nescitur.”

“对，没错。”那个拿牌的人一直都还坐在台阶上，“但是我可以问下您，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吗？”

“从法院大殿，”我说道，“抄了一条特别近的路，下次有机会我指给你们看。但是现在我和卢卡斯·蒙特罗斯有个很重要的约见。”

“蒙特罗斯？我完全不清楚他今天在不在大楼里。”拿军刀的人说道。另一个说：“我们把您带到上面去吧，小姐，不过之前您得告诉我们您的尊姓大名，我们要做记录的。”

我报了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名字，不过好像有点草率了。

“维奥雷·普普浦鲁门？”拿军刀的那位不太相信地重复了一遍，而另一个更是目瞪口呆地看着我的双腿。也许我们学校校服裙子的长度不符合一九五六年的样式。不管那么多了。

“对，”我态度有点强硬地说道，因为我自己都有点生我自己的气了，“不要笑，不是每个人都叫史密斯或米勒这么正经的名字的。我们现在能走了吗？”

两个看守争论了一会儿，到底谁来带我上去，最后拿军刀的那个让了步，继续舒服地坐在了台阶上。

去楼上的路由另一个看守带领着，虽然我早就认识这里了。我评论着那个龙厅有多么美丽，我半个家族的成员是这里的守卫者，而那个看守竟然还突然声称他在一次花园活动中见到过我。

“您是那个倒汽水的女孩，对不对？和格英斯丽女士在一起。”“啊，对的。”我说道，“我们在那次活动中聊得特别开心，还有那些玫瑰花和我所不认识的大声说话的人群。”（我不能避免地谈论到拉莫特太太可笑的帽子，还有马森先生和一个女孩聊天的事实。）

当我们走过第一扇窗户的时候，我好奇地朝外张望了一眼，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熟悉。不过那座宏伟的圣殿围墙之外的城市肯定和我现在居住的那个大相径庭。真的很想冲出去看一眼证明一下。

到了二楼时看守走到一间办公室前敲了下门。我看到门上一块小牌子上写着外公的名字，心中立刻有种自豪的感觉，我终于要见到他了！

“蒙特罗斯先生，普普浦鲁门小姐求见。”看守者透过门缝朝里通报了一句。

“非常感谢您的带领。”我一边说着一边挤进了办公室。

“我们下次花园活动时见。”

“好，我非常盼望能再次见到您。”他还说着话的时候门就已经被我迅速关上了，差点撞上了他的鼻子。我凯旋般地转过了身。“怎么样，你现在想对我说什么？”

“哎……普普浦鲁门小姐？”坐在书桌后面的男子瞪大了眼睛望着我。他绝对不是我的外公。我吃了一惊，往后退了一步。他看起来那么年轻，甚至还只是一名少年，脸庞又圆又光滑，眼睛一闪一闪充满了友好，这个人我再熟悉不过了。

“乔治先生？”我不可思议地问了一句。

“我们认识吗？”少年乔治先生疑惑地问道。

“当然认识，上次游园会上见过。”我磕磕巴巴说道，脑子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我就是那个，那个倒汽水……卢卡斯在哪里？他难道没有说起他今天和我约好了吗？”

“我是他的助手，来这里时间也不长，”乔治先生犹豫地说道，“但是他并没有说起今天有约见。不过他很快就会回来的。您愿意坐下来等一会儿吗？……小姐？”

“普普浦鲁门！”

“对。我需要给您倒一杯咖啡吗？”他从书桌后面走出来，拉了一把椅子给我，终于可以坐下来了，我的双腿都打颤了。“不用了，谢谢。”

他仍然疑惑地望着我。我也沉默地看着他。

“您是……女童子军成员吗？”

“什么？”

“我是说……我是指你的制服。”

“不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继续望着乔治先生。他完全不会让人认错，和他五十五岁时的样子简直一模一

样，只是后来的他头发稀少了些，戴了副眼镜，身材比现在横着长了些。

年轻的乔治先生头发还挺茂密，梳着分边的西装头，擦了很多发蜡，身材也挺标准。当然他肯定觉得有点不太习惯被我这么盯着看，因为他的脸都红了，回到了他书桌后面的位置上，不知道在翻看着什么文件。我在考虑，如果我把他之前给我的那个印章戒指拿出来给他看的话，不知道他会说什么。

至少有十五分钟时间我们都沉默着没有说话，随后办公室门被打开了，外公走了进来。当他看到我时，眼睛一下瞪得很大，不过也就一小会儿时间，很快他就镇定下来并说道："哈，快看是谁来了，我最爱的小表妹呀！"

我也一下跳了起来。自我们上次见面以来，卢卡斯·蒙特罗斯确实又成长了不少。他穿着一件正式的西装，留了并不太适合他的鬓角胡须。当他亲吻我的两颊时，胡须一下就扎到了我。

"海泽，真高兴见到你！你在城里待多久呀？你父母也一起来了吗？"

"不，不……"我一时有点语塞，我可不要当那个可怕的海泽！"他们在家里，和猫在一起……"

"啊，对了，这位是托马斯·乔治，我的新助手。托马斯，这位是海泽·蒙特罗斯，从格洛斯特来的。我和你提到过，我最近会有客人造访的。"

"我以为，她的名字是普普浦鲁门！"乔治先生说道。

"对的，"我说，"这也是我的名字，我的另一个名字。海泽·维奥雷·蒙特罗斯·普普浦鲁门，但是这么长的名字谁

记得住啊！”

卢卡斯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我现在要和海泽出去散个步。”他转身朝着乔治先生说道，“没什么事吧？如果有人问起我，你就说我在和一个客户见面。”

“好的，蒙特罗斯先生。”乔治先生说道，脸上努力表现出镇定的神情。

卢卡斯抓住了我的胳膊把我拉出了办公室。一出门我们就大笑起来，直到我们走进了一条阳光照耀的巷子里才再次停下来说话。

“我可不想成为那个可怕的海泽。”我责怪道，随后朝身边好奇地看了下。圣殿区看起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期间并没有和现实中的有什么大的不同，如果不去注意那些经过的汽车的话。“我看起来像一只头上长尾巴的猫吗？”

“普普浦鲁门！”卢卡斯也同样责怪地说道。

“这么奇怪和明显的名字有什么好处吗？”接着他抓住了我的双肩，然后注视着我，“让我好好看看你，我的外孙女！你看起来和八年前没什么变化。”

“当然，那才是前天的事。”我说道。

“真不可思议，”卢卡斯说道，“这些年里我一直在等待着，几乎和做梦一样……”

“我昨天去了一九五三年，可惜不是我一个人去的。”

“我们今天有多少时间？”

“我是在你们这里的下午三点降落的，六点半的时候我必须准时回去。”

“很好，我们还有些时间好好说说。来吧，拐角处有家

小咖啡店，我们可以过去喝杯茶。”卢卡斯再次抓住了我的胳膊，我们朝着海滩的方向走去。“你一定无法相信，我当爸爸三个月了。”他一边说一边继续走着，“我必须说，当爸爸的感觉真的不错。我相信阿丽斯塔是个正确选择。克劳蒂娜·塞莫尔有点太黏人了，而且怎么说呢，有点让人讨厌。”

我们穿过了小巷子和拱形城门走到了大街上。我一下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停下脚步站在了那里。海滩边车来车往川流不息，和现实中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汽车的款式都是老式的。红色的双层巴士就像从博物馆里开出来的，声音出奇地响。人行道上的行人大部分都戴着帽子，无论男女，甚至包括小孩！街边一座楼房的墙上贴着一张电影海报，是女神般美丽的格蕾丝·凯丽主演的《上流社会》，不过衬托得一旁的弗兰克·辛纳特拉尤其丑陋。我目瞪口呆一声不出地左右张望着，双腿像钉在了原地。所有一切都像怀旧明信片上的图案，只不过变成了彩色的。

卢卡斯把我带到了一间很漂亮的街角咖啡店，点了茶和小麦饼干。“上次见你时你都饿坏了，”他回忆道，“这里的三明治也很不错。”

“不用了，谢谢。”我说道，“外公，乔治先生他在二〇一一年的表现可是完全没见过我的样子。”

卢卡斯耸了下肩膀。“不用担心这个年轻人。你们俩再见面时他都五十五岁了。也许他早就把你忘记了吧。”

“嗯，也许吧。”我说着，一边厌恶地看了下四周抽烟的人。就在我们边上的一张小圆桌上放着一个和死人骷髅差不多大的玻璃烟灰缸，边上坐了一个正抽着雪茄的大胖子。这里的

空气里弥漫着烟雾。难道一九五六年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抽烟会导致肺癌吗？“这段时间里你有没有研究出到底绿骑士是什么？”

“没有，但是我发现了一些更重要的信息。我现在知道露茜和保罗为什么要偷时光仪了。”卢卡斯朝周围迅速看了一眼，然后把椅子又朝我拉近了一些，“自从你和他们见面以后，露茜和保罗又穿越了几次，但是都没有发生什么特殊情况。我们还一起喝了茶，我还考了他们法语动词变化，我们一起度过了四个小时。”

“不过按照规定他们是不准离开屋子的。肯奈特·德–维利尔，那个爱告密的人，一直盯着我们，怕我们打破规则。有一次我偷偷带着露茜和保罗溜了出去，想让他们看场电影并顺便看看风景，但是不巧被抓住了。应该说，是肯奈特把我们给逮住了。这当然让上面很恼火。我也受到了处罚，有半年的时间里，每次露茜和保罗来，我都被派去担任龙厅的守门人。一直到我升到了第三级才有了些许改观。谢天谢地。”

咖啡馆里的一名女招待长得很像电影《这个男人知道太多》里的多丽丝·黛儿，她那剪短了的头发染成了浅金色，穿着一条薄薄的摆摆裙，她站在我们面前笑容灿烂地帮我们点东西，如果她这个时候唱起电影里的插曲，我可一点都不会觉得惊奇。

卢卡斯等她走远了才继续说下去：“当然我也非常小心地刺探过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要去偷时光仪，但结果都是白费。他们的问题在于两人爱得简直无法自拔。当然他们俩的这种行为在他们的时代肯定是不能被认同的，所

以还是要保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比如我，还有你的母亲格蕾丝。”

“也许他们是想要私奔到过去的时代，当然前提是他们在自己的时代不允许在一起！就好像罗密欧和朱丽叶？”哈，真是浪漫到极点了。

“不是的，”卢卡斯说道，“这不是根本原因。”他拿起了玻璃茶杯，而我则贪婪地看着盘子里还热着的全麦司康饼，饼干下面垫着餐巾布，新鲜的香味扑鼻而来。

“真正的原因在于我。”卢卡斯继续说道。

“什么？你？”

“当然不是直接因为我，但确实怪我。有一天我突发奇想，让露茜和保罗再回到更远的过去一次。”

“带上时光仪？然后呢？”

“对，但那确实是个脑袋烧坏了才想到的主意。”卢卡斯抓了抓自己的头，“但我们每天都关在那个无聊的大厅里四个小时，和时光仪在一起，怎么不会有这样愚蠢的念头呢？我研究了很多旧的计划书、保密条例，还有《守卫者编年史》，随后我从道具间里拿到了古董服装，最后我们把露茜和保罗的血输到了时光仪内。我试着让他们在一五九〇年待了两个小时。结果非常顺利，完全没有意外发生。两个小时过后他们俩顺利回到了我当时的年代一九四八年，没有被人发现。半个小时后他们再回到自己的一九九二年。完美极了。”

我拿了一块司康饼，涂了些凝结的乳脂在上面，我能想象得到，自己咬上一口的时候该有多美味。我的脑子里一下充满了好多问题，不过先说第一个：“一五九〇年的时候是不是还

完全没有守卫者存在？”

“没错，”卢卡斯说道，“那时候连总部大楼都还没有。那也正是我们幸运的地方，或者也可以说是不幸，看人们怎么看待了。”他喝了一口茶。他一直什么都没吃，我在想他是怎么让自己长这么大的。“根据旧的计划书我发现主楼和龙厅是按照特定位置选择好的，那里在十六世纪晚期到十七世纪末曾经发现过一口小井。”

“我不是很明白……”

“别着急。这个发现就好像是一张自由通行证。露茜和保罗可以从这个位置上的龙厅穿越到过去，但是他们必须要准时找到那个地点，随后就能自动回到龙厅了。你现在能明白吗？”

“如果他们是在白天降落在这个位置呢？难道不会被马上抓起来，然后当作巫师被烧死吗？”

“那是一个非常僻静的小地方，一般是不会被人发现和注意到的。如果被发现了，那人们也只是会瞪大眼睛，觉得他们有点不合时宜而已。当然即便如此那也是比较危险和冒险的行径，但当时我们却觉得这是多么天才的想法和做法，偷偷乐了很久，感叹自己的智慧。

“露茜和保罗也乐在其中非常享受。虽然我每次等露茜和保罗回来时在龙厅里如坐针毡，心里着急坏了，但是我同样很享受这一做法。完全没有想到，如果有人这时候闯进龙厅的话，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你们太勇敢了。”我说道。

“对，”卢卡斯承认道，脸上出现了一点后悔的神情，

“这样的事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才会做。放到今天我是断然不会的。但是我当时想，如果真的很危险的话，未来的那个年长而智慧的我一定会介入阻止的，你明白吗？”

“哪个未来智慧的我？”我狡黠地问道。

“我是说我自己！”卢卡斯叫了一声，赶紧又压低了嗓音，“一九九二年的我应该是知道自己在一九四八年对露茜和保罗做了什么，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严重的状况，那么那个我一定会警告他们俩不要听从我的想法……我觉得。”

“好吧，”我伸了伸腰，又拿了一块司康饼，算是给自己补补脑子吧，“但是未来的你并没有这么做？”

卢卡斯摇了摇头。“很明显没有，我这个笨蛋。因此我们就更加觉得不会有什么事。当露茜在学校里读了《哈姆雷特》后，我就把他们俩送到了一六〇二年，他们可以在环球剧场连续三天看到张伯伦勋爵剧团的最原汁原味的演出。”

“在南华克？”

卢卡斯点了点头。“这确实有点过了。他们必须要穿过伦敦桥去到泰晤士河对岸，尽情享受《哈姆雷特》的演出，然后再赶回原地点穿越回来。前两天都很顺利，但是第三天的时候伦敦桥出了事故，同时露茜和保罗也成为一起犯罪事件的目击证人。这导致他们无法及时回到河对岸再穿越回来，而是直接掉到了一九四八年南华克的泰晤士河里，当时我都急得快发疯了。”因为想起了当时的危急情形，卢卡斯的脸一下变得煞白，“真是差一点点，他们俩后来穿着十七世纪的服装全身湿漉漉地回到了圣殿，赶上时间回到一九九二年。我是在他们后来一次拜访我时才得知这些的……”

我的脑袋里已经因为那么多不同的年代数字而搞得一片混乱。“他们见证的那次犯罪活动到底是什么？”

卢卡斯又把他的椅子朝我拉近了些。他眼镜后面的双眼因为慎重和神秘而变得更加深沉。“这才是真正的原因！露茜和保罗看到了圣日尔曼伯爵怎么杀死了某个人。”

“伯爵？”

“露茜和保罗在这之前只和伯爵见过两次面。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很肯定那就是伯爵。在他们的首次穿越以后，两人均在一七八四年被介绍给了伯爵。伯爵自己说的，他很想在自己生命快结束时认识在他之后出生的时间旅行者。我其实挺好奇他对你怎么样。”他清了下嗓子，“或者说会怎么对待你。无论如何守卫者带着露茜和保罗还有时光仪去了德国北部，伯爵是在那里度过自己的晚年的。我当时也在旁边，或者说也会和他们一起，作为组织的最大领导，你能相信吗？”

我皱了下眉：“也许我们可以……”

“啊，我又把话题扯远了，对吗?讲述将要发生的事对我来说实在有点超出我的能力，虽然这所谓将要发生的事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我们刚才说到哪里了？”

“伯爵是怎么在一六〇二年杀害了一个人……哦，我明白了！他是在他时空穿越的时候干的！”

“没错。而且在他还十分年轻的时候。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露茜和保罗恰巧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撞上了。不过伯爵自己曾经在他无数文稿中的一篇里提到：谁相信了巧合，那么他就失去了对命运的掌控。”

“他到底把谁杀死了？又为什么呢？”

卢卡斯再次朝咖啡馆四周看了看："亲爱的外孙女，这到现在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个问号。不过再过几个礼拜，我们就会搞清楚了。被杀害的人应该是兰泽洛特·德-维利尔，是这个圈子里第一个进行时空穿越的人。就是传说中的琥珀。"

"他竟然谋杀了自己的祖辈？到底为了什么啊？"

"兰泽洛特·德-维利尔是比利时的一位男爵，一六〇二年的时候带着他的整个家族移民到了英格兰。在圣日尔曼伯爵留给守卫者的《编年史》和秘密文稿中曾经记载，兰泽洛特是一六〇七年逝世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是他。事实上，我现在先不跟你讲太多我们侦查的过程，就直接告诉你结果，男爵在一六〇二年自己的马车内被人割断了咽喉……"

"我不能理解。"我自言自语道。

"我自己也还不能把所有疑团都解释清楚。"卢卡斯说道，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烟，点了一支，"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以后我就没再见过露茜和保罗了。我猜测，他们俩是拿了时光仪去了我之前的时代，否则他们肯定会来找我的。哦……糟糕！不要回头看！"

"怎么啦？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

"肯奈特·德-维利尔带着他令人厌恶的妹妹一起过来了。"卢卡斯试图用餐牌把自己挡住。

"那你就直接告诉他，我们不想被打扰。"我嘀咕了一句。

"我不能这么说……他是我的上级：组织里就和生活中一样等级鲜明。他可是核心圈的成员……要是我们够幸运的话，他们应该不会注意到我们。"

可惜我们不够幸运。一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男子和一个戴

着土耳其蓝帽子的女士目标明确地朝我们的桌子走来，问都没问一声就随手拉了两把空着的椅子坐了下来。

“我们今天下午都穿了蓝色，怎么样，卢卡斯？”肯奈特·德-维利尔很随和地说了一句，又拍了拍卢卡斯的肩膀，“我不会盯你太紧给你太多压力的，特别是在你昨天那么出色的表现之后。再次向你表示祝贺。我听说你今天有从乡下来的亲戚探访。”

他那琥珀色的双眼非常直接地审视着我，我则尽量很坦然地回望着他。真是太少见了，德-维利尔家族任何时代的成员都有着那么相似的高颧骨和带着贵族气质的挺直的鼻梁。这位德-维利尔的出现也同样有些强势，不过从长相上来说却并不如我那个时代的法尔克·德-维利尔好看。

“海泽·蒙特罗斯，我的表妹。”卢卡斯把我介绍给他，“海泽，这两位是德-维利尔先生和女士。”

“不过我是他的妹妹，”德-维利尔女士说着，咯咯笑了下，“哦，太好了，您有烟，我可得赶紧吸上一口了。”

“可惜我们正准备走了，”卢卡斯说着彬彬有礼地递给对方一支烟，还有火柴，“我还有一些文件要处理……”

“不会一定要今天吧，朋友，不用一定要今天处理的。”他的上级朝他眨了眨眼睛很友好地说道。

“单独和肯奈特在一起实在无聊透了，”德-维利尔女士说道，并从鼻子里喷出了一股烟，“他除了谈论政治就根本没有别的话讲。肯奈特，拜托快点给我们大家点一杯茶喝。您从哪里来的呢，小亲爱的？”

“格洛斯特。”我说道，轻轻咳嗽了一下。

卢卡斯叹了口气，不再坚持。“我的舅舅，就是海泽的爸爸，在那里养了很多动物。”

“啊，我爱乡间生活，我爱那些动物们！”德-维利尔女士热情高涨地说道。

“我也是，”我说，“特别是猫咪。”

守卫者历史记载　　门卫记录

1956年6月24日

“nam quod in iuwentus non discitur，in matura aetate nescitur”

7点：新手卡特尔，在夜间考试时被记录失踪，七个小时以后出现在楼梯边。他走路有些踉跄，身上还有一股酒味，猜测他考试没有通过，不过却找到了消失了的酒窖。不过我破例让他用昨天的口令通过了。

其他无特别事宜。

记录者：J.史密斯，新手，上午班

13点12分：我们发现了一只老鼠，我想用军刀刺它，但是雷洛却用剩下的三明治喂它吃，并给它取名奥黛丽。

15点15分：维奥雷·普普浦鲁门通过一条未知的路从法院大殿到达了阶梯处。她很顺利地说出了今天的口令，雷洛自告奋勇要求送她到楼上的办公室。

15点24分：奥黛丽又出现了。无其他特别事宜。

记录者：P.华特，新手，下午班

18点至零点：无特别事宜。

记录者：N.卡特尔，新手，夜班

零点至6点：无特别事宜。

记录者：K.埃尔伯特，M.华特，新手

第八章　烟草味道

守卫在台阶底下睡着了，头靠在了阶梯扶手上。

“可怜的卡特尔，”卢卡斯低声说了一句，我们俩从这位还打着鼾的门卫身边走过，“如果他还继续喝酒的话，我恐怕他很难在升级考试中通过了……不过这对我们是个好事，快走吧！”

从咖啡店出来我们就是一路小跑，让我几乎气都要透不过来了。肯奈特·德-维利尔和他的妹妹一直在挽留我们，我们几乎和他们闲聊了好几个小时，讲到了农村生活和格洛斯特的特别之处（我讲了几则表妹玛迪和一只叫科拉里斯的山羊的轶事），还讲到了派克事件（对于这件事我只知道我的围攻获得了胜利），还有可爱的小王子查尔斯和格蕾丝·凯丽的电影以及她与摩纳哥王子的婚礼。我时不时地咳嗽几声，试图将谈论的话题从烟雾缭绕中转到健康上面，但是都没有成功。当我们终于离开咖啡馆的时候，天色已经挺晚了，而我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了，虽然我差不多喝了有一升的茶进肚子里。

“还有三分钟，”卢卡斯气喘吁吁地说道，我们一边在地下通道里飞奔着，“可是我还有好多话都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都怪那两个讨厌的人……”

“我之前还不知道你原来在一个德-维利尔成员手底下干活，”我说道，“你可是将来要成为蒙特罗斯勋爵的，成为贵族的成员之一。”

“是啊，”卢卡斯有点不高兴地说道，“不过在我继承我父亲的遗产之前，我必须工作赚钱养活自己的家庭。这个工作恰巧给了我机会……随便啦，你听我说，所有圣日尔曼伯爵为守卫者所留下的东西，比如秘密文字、书信，还有《守卫者编年史》，都是通过他的审核和掌控的。守卫者们只知道，什么是圣日尔曼伯爵允许存在的以及所有信息的最终目标，就是他的后辈们必须让十二异人圈合拢。但没有一个守卫者知道到底真正的秘密是什么。”

“但是你知道了？”我一下控制不住叫了起来。

“嘘！不是，我也不知道。”

楼上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

“但是露茜和保罗知道这个秘密，我绝对相信。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还没找到文件，但之后很快就找到了。”他看了眼自己的表，“糟糕。”

“继续！”我催促着他，一边已经把书包背到了身上，把台灯抓在了手中。我还记得最后一秒的时候，我把钥匙交还给了卢卡斯。我的胃里又袭来了那种熟悉的坐过山车般翻江倒海的感觉。“外公，拜托你了，把络腮胡剃掉吧。”

“伯爵有自己的敌人，时光仪只是一种借口和说法而已。”卢卡斯一连串地说着，“特别是有一个和教会关系很近的古老秘密组织，叫作佛罗伦萨联盟的。这个组织在我们的组

织在伦敦建立的那一年，就是一七四五年获得了圣日尔曼伯爵继承的一些文件……你觉得我的络腮胡不好看吗？”

房间开始整个震动起来。

“我爱你，外公！”我嚷了一句。

“……那些文件，证明了十二名时间旅行者的血输入时光仪里与秘密没有关系。那个秘密的公开只有等到……”我耳边还回响着卢卡斯的话语，但是人却仿佛撕裂了开来。

几秒钟后我从一线亮光中醒来，一睁眼看到了一件白衬衫的胸口。我直接就降落到了乔治先生身边几厘米的地方。

我轻轻叫了一声，随后后退了几步。

“下次我们要记得带上粉笔，记下你的准确位置。”乔治先生一边说一边摇着头，同时还从我手中接过了台灯。他不是独自一人在等待我的回归，身边还站着法尔克·德-维利尔，怀特医生则坐在桌子边的一张椅子里。

而罗伯特，那个鬼魂孩子，仍然一如既往地躲在他的双腿后面。靠着墙站在门边上的是基德，额头上贴了一块巨大的白色纱布。

在他的注视下我必须深呼吸一下。

他保持着自己的招牌动作，双臂在胸前交叉着，但他的脸色却不比那块纱布深多少，而他眼睫毛的阴影却让他的绿色眼球看起来非常不自然。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一股无形的推力朝着他走过去，然后抱住他，轻轻抚摸他的伤口，就好像我以前碰到尼克弄疼时会对他做的那样。

“一切都好吗，格温？”法尔克·德-维利尔问道。

“挺好。”我回答道，目光却并没有离开基德。老天，我

太想念他了，到底有多想我到现在才真正感受到。那次沙发上的亲热只是发生在昨天吗？虽然“亲热”一词听起来不太好听。

基德也一动不动回望着我，却几乎是毫无感情的，就好像他是第一次见到我一样。昨天所发生的事一点都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我把格温带上去了，这样她就可以直接坐车回家了。”乔治先生平静地说道，并将一只手搭到了我的后背，推着我从法尔克身边经过直接走到了门边，基德的正对面。

“你……你都还好吧？”我问道。

基德什么都没说，只是望着我。但是他望着我的方式总是让我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好像我不是一个真人，而是一件物品一样。

就好像一件日常生活中稀松平常的物体，比如……一把椅子。也许他是因为大脑受到了打击和损伤，所以记不起来到底我是谁。我不禁感觉到一股寒意。

“基德本来应该卧床休息的，但是他还必须完成几个小时的穿越，这次必须要好好控制不能再冒险了。”怀特医生很直接地解释道，“再让他独自去……太草率了……”

“在一九五三年的地下室里待两个小时，”法尔克突然说道，“就躺在沙发上，这样他就没事了。”

“希望是这样。”基德说道，眼神看起来更加迷茫了。突然之间我有种想哭的感觉。

乔治先生打开了门：“来吧，格温。”

“等一下，乔治先生。”基德一把抓住了我，“我还想知道一件事，您刚才把格温送去了哪个年代？”

“刚才吗？就是一九五六年七月。”乔治先生说道，“有什么问题吗？”

“她身上有很重的烟草味。”基德说道，一边抓得我的手臂更加紧也更加痛了。我的书包也快要掉下来了。

我下意识地闻了下外套袖子。果然，在烟雾缭绕的咖啡馆里待了那么久总还是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我要怎么才能解释清楚啊？

房间里所有人的目光此刻都投注在了我的身上，我很清楚，我必须立即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或理由。

“好吧，被你发现了。”我说着，双眼盯着地上。

“我确实吸了一阵烟，但是只有三支，我保证。”

乔治先生摇了摇头：“但是格温，我再三提醒过你，不能留下任何东西……”

“对不起，”我想到要说些什么了，“但是在这样一间昏暗的地下室里是多么无聊的一件事啊，抽根烟多少还能给自己壮下胆……”我尝试着让自己的脸部表情看上去与这些话匹配，“我很小心地把所有残留物都收拾干净带回来了，您不用担心会有人在那里发现万宝路的盒子然后表示惊奇的。”

法尔克笑了。

“看来我们的公主其实也不是像她看起来那样乖啊。”怀特医生说道，我从心里稍微松了口气。看上去他们是相信我的话了。“不要那样吃惊地看着我，托马斯。我在十三岁时就抽了第一根烟。”

“我也是在十三岁，不过是第一根也是最后一根。”法尔克·德-维利尔再次在时光仪前面弯下了腰，“抽烟绝对不是

一件好事，格温。我很肯定，要是你妈妈知道了肯定会十分吃惊的。”

就连小罗伯特都在那里一个劲儿地点头，充满责备地看着我。

“除此以外对于容貌也不好，”怀特医生又补充道，“尼古丁对皮肤和牙齿都有一定程度的损害。”

基德什么都没有说，不过却一直都没有松开抓住我的手。我强迫自己尽量自然一点去看他，又朝他挤了一个带着歉意的笑容。

他回望着我，但眼睛却微微闭上了一些，并非常不明显地摇了摇头。随后他才慢慢松开了我。我咽了口口水，因为嗓子里突然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

基德到底是怎么啦？前一分钟还又亲切又温柔，下一分钟却突然变得既冷漠又不可靠近。没有一个正常人可以一直这样的，反正我做不到也接受不了。在地下的时候，我们俩之间所发生的一切，那都是实实在在感受得到的。可是现在他这样又是什么意思？就好像我只是人群中普通的一个，第一次和我遇见和相识而已。他这样做到底有什么目的？

“现在走吧。”乔治先生对我说道。

“我们后天见，格温，”法尔克·德-维利尔说道，“作为你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天。”

“您不要忘了把她的眼睛蒙住。”怀特医生说道，我听到基德很快地笑了一声，好像怀特先生说了什么烂笑话一样。随后那扇沉甸甸的大门就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我们站在了外面的走廊里。

“看起来他并不喜欢抽烟的人。”我轻声说道，并尽量让自己的眼睛看起来像要哭了一样。

“来，把眼睛蒙上吧。”乔治先生说道，我保持着沉默，知道他用那块布条在我脑袋后面打了一个结。随后他从我身上取下了书包，并小心地推着我往前走。“格温……你必须非常谨慎小心。”

“几根香烟不会让人怎样的，乔治先生。”

“我不是说这个。”

“那您说什么？”

“我是说，你的感觉。”

“什么？我的感觉？”

我听到乔治先生叹了一口气：“我亲爱的孩子，即便是瞎子也能看出来……你要小心你对基德的感情。”

“我……”我再次哑口无言。乔治先生的目光远远比我想象的要敏锐得多。

“两个时间旅行者之间的爱情至今还没有过好结果。”他说道，“而德-维利尔和蒙特罗斯两个家族之间的爱情也同样还没有过好结果。而在目前这样一个形势下更要睁大了眼睛，千万不能随便轻信谁。”也许是我的幻觉，但我确实感觉到乔治先生在我后背上写了点什么，“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事实，一旦人陷入了爱情中，那么理智和思维都会出现偏差。而正常的理智和思维正是你现在最需要的。小心，台阶。”

我们俩又陷入了沉默，直到最后到达了目的地。乔治先生给我解开了蒙在眼睛上的布条，非常严肃地看着我：“你绝对可以胜任一切，格温。我非常相信你和你的能力。”

他那张圆脸上再次挂满了汗水。从他那双浅色的眼睛中我读到了担心两字，就如同从我母亲的眼睛里所读到的那样。我一下子被他的举动感动了，心中充满了对他的感激。

“给您这个，您的印章指环。”我说道，“我可以问下您，您今年究竟多大年纪吗，乔治先生？”

“七十六岁，”乔治先生回答道，“这不是什么秘密。”

我再次注视着他，我确实没有想到，自己对他年龄的估计竟然少了十岁。“但您一九五六年……”

“二十一岁。那一年我开始作为律师助手在这里工作，并成为组织的成员。”

“那您认识维奥雷·普普浦鲁门吗，乔治先生？是我姑婆的一个好朋友。”

乔治先生的眉毛一下抬高了：“不认识。来吧，我把你带到车那里，我确定你母亲一定十分焦急地在等待着你了。”

“当然，乔治先生……”

但是乔治先生已经大踏步地朝前走去了。我无可奈何只能老老实实跟着他走了。“明天中午会有人到家里来接你。罗西妮太太会带你去试衣服，之后乔丹奴会尝试再教你一些东西，最后你还要再穿越一次。”

“听起来还真是美好的一天。”我无精打采地说道。

“这真的不是……神话！”我惊奇地感叹了一句。

莱斯莉叹了口气。“虽然和巫术不太一样，但确实是一种魔法能力，是乌鸦的魔力。”

“只是一个怪异的想法而已，”我说道，“这事说出来根

本就没人会相信，只会让人觉得好笑。”

“格温，这不是怪念头，而是一种超自然的感知而已。这不是一种普通的天赋。你看你还看到鬼魂，还能和他们对话。”“还有魔鬼。”克赛梅利乌斯插了一句。

“在神话中乌鸦连接着人类和神灵世界，同时也是活着的生灵和死去的生灵之间的桥梁。”莱斯莉把她的文件夹转了一下，以便我也可以看到里面她从网络上找到的关于乌鸦的信息内容，“你必须要承认，你的能力与此完全相符。”

“但是头发的颜色，”克赛梅利乌斯说道，“也像乌鸦的羽毛一样黑吗？”

我咬了咬自己的下嘴唇。“但是预言总是听起来，咳，怎么说呢，总是那么重要和有权威性。好像乌鸦真的成了一种秘密武器一样。”

“但是它确实可以称为秘密武器啊，”莱斯莉说道，“你不要再认为看到鬼怪的能力是什么不可接受的行为就好了。”

“还能看到魔兽。”克赛梅利乌斯又插了一句。

“我还真想看看预言的内容，”莱斯莉说道，“我超级感兴趣想知道现在又会出现什么样的预测。”

“夏洛特肯定能给你说得头头是道，”我说，“我想她应该都是从神话课上学到的吧。基本上说的人都像在念诗一样，比如那些守卫者，还有我妈妈，甚至基德。”

我立即转过了身，不让莱斯莉看到我眼眶中突然涌出的泪水，但还是有点迟了。

“啊，亲爱的，不要哭了！”她给了我一张纸巾，“你也

太夸张了吧。”

“不是的，我平常不会这样的。你不是也曾经因为马克斯有三天时间一直像生活在地狱里一样吗？”我抽泣着说道。

“我当然明白，”莱斯莉接着说，“但已经过去有半年了。”

“我现在才真正能够体会到你当时的感受和心情。我也突然理解了，那时候你为什么会突然有想去死的念头。”

“我那时候真是傻呆了！当时你一直坐在我身边对我说，马克斯根本不值得我去这么做，所有花在他身上的心思都是白费的，因为他就是个混球……我真应该洗洗就睡，醒来重新过自己的人生，等等……”

“对啦，《胜利者带走一切》，这首歌当时一直被你不断重复播放。”

“我可以去给你取来，”莱斯莉建议道，“如果那样可以让你感觉好些的话。”

“不用了，不过你倒是可以把那把日本切菜刀拿给我，让我干脆切腹自杀得了。”我一下倒在了自己的床上，然后闭上了眼睛。

“女孩子怎么总是这么一惊一乍要死要活的？”克赛梅利乌斯说道，“那个男生心情不好，看起来闷闷不乐的，只是因为他的头被人打了，难道这样你的世界就完蛋了崩溃了吗？”

“关键原因是他不爱我了。”我绝望地说道。

“这可说不好，你怎么就那么肯定呢？”莱斯莉说道，“对于马克斯，这一点我是十分肯定的，因为他在和我分手以后半个小时内，就马上在电影院里和安娜亲吻了起来。

但基德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他只是……只是有点优柔寡断而已。”

“那究竟是为什么呀？你真应该看看，他当时是用什么样的眼神望着我的！简直让我恨死了，就好像我只是……只是一只乌龟一样。我真的不能忍受了。”

“之前你还说像一把椅子呢！”莱斯莉摇了摇头，“你赶紧振作起来。乔治先生说得对，一旦人陷入了爱情，那就丧失了正常的理智。不能再这样了，我们马上就要实现一个划时代的突破了！”

莱斯莉一大早来到我家，和我一起舒服地躺在床上，伯恩哈德先生在我房间外敲了敲门，破天荒地把一个托盘摆在了我的书桌上，托盘里是冲好的热茶。

“给你们每位女士一个清新的早晨。”他这样说道。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他，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允许进到这一楼层里了。

“您最近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于是我特地花了时间去搜寻了一下，”伯恩哈德先生继续说道，他的那双眼睛在眼镜片后面显得特别严肃，“就像我之前预料的，确实真给我找到了。”

“找到什么？”我一头雾水地问道。

伯恩哈德先生把托盘里的餐巾纸推到了一边，下面出现了一本书。

“绿骑士，”他说道，“我想我没有记错，这是你当时问我的问题吧。”

莱斯莉立刻跳了起来，一下把书抓在了手里。“我曾经

在图书馆里查找过这一系列的书，但是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她低声嘀咕道。

伯恩哈德先生对着她宽容地笑了笑。“我猜，你找到的那本是图书馆里的那本，而不是蒙特罗斯勋爵所拥有的那本。我想，这本书一定会引起你们的兴趣的。”他微微弯了下身子便退出了房间，我和莱斯莉马上抓起这本书来看。书里原本夹着的一张纸条掉落到了地上，上面写了很多数字，差不多有好几百个，字迹还有点好笑。莱斯莉的脸因为激动一下涨得通红。

“哦，我的上帝，这可是密码！”她一下子惊叫了起来，“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是我一直期待的东西。现在我们要好好来研究一下，到底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对，”克赛梅利乌斯也说话了，他正蹲在我房间的窗帘杆上，“这种话我听多了，同时也是最著名的最后一句……”

莱斯莉还不到五分钟就发现这些数字代表文章中的字母。“第一个数字代表页码，第二个是行数，第三个表示单词，第四个就是字母了。你看，14－22－6－3，即第十四页，二十二行，第六个单词和其中的第三个字母。”

她不禁摇了下头：“这也太简单了吧！简直就是小儿科密码。不管了，反正按照这样的算法，第一个字母是E。”

克赛梅利乌斯竟然也一个劲儿地点头。

“不要忘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莱斯莉说道，“你的意思是，我要失去我最好的朋友，只是因为她在一次缠绵的亲吻后失去了理智，不知道怎么动脑子了？”

“这正是我想说的话！”克赛梅利乌斯嚷道。

“你不要在这里唉声叹气要死要活的，而要去找出露茜和保罗所隐藏的秘密，那才是最重要的。”莱斯莉告诫般说道，“如果你今天还会被送去一九五六年的话，你必须请求乔治先生，让你和你外公单独交谈一次！你简直把脑子都烧糊涂了，怎么会想到去什么咖啡馆！这次你还必须全部记下外公对你说的所有话，而且要尽量详细，你听到了吗？”接着她叹了口气，“你确定，那个组织叫佛罗伦萨联盟吗?关于这个组织的信息我什么也找不到。我们必须还要再看一眼圣日尔曼伯爵留给守卫者们的秘密文稿。要是克赛梅利乌斯愿意帮忙的话，倒是可以麻烦他找一下，毕竟他可以穿越围墙并看到任何文件……”

“对啊，现在倒是觉得我有用了，”克赛梅利乌斯故意酸溜溜地说道，“我花了整整七百年时间，才发现原来我除了翻书还有别的能力。”

这时有人敲了敲房间门，卡罗琳把头伸了进来。“午饭做好了！格温，你和夏洛特一个小时候后会有人来接走。”

我悲叹了一句：“夏洛特也一起？”

“对，格伦达姨妈说的，还有什么可怜的夏洛特要去教一点天分都没有的人实在是浪费了之类的话。”

“我一点也不饿。”我说道。

“我们马上就过去。”莱斯莉说了一句，然后用胳膊肘碰了下我的肋骨，“格温，好好振作起来，之后随便你怎么自怨自艾，可现在你必须去吃点东西。”

我坐了起来，用纸巾擤了擤鼻涕。“我现在听到格伦达姨妈这些尖酸刻薄的话已经不再生气了。”

“但是，如果你还想继续生活下去的话，必须要有生气的力量。”莱斯莉拉着我往外走，“夏洛特和你姨妈正是你好好锻炼生气的最好对手。如果你能在午餐中战胜她们，那你就同样能在社交聚会中挺过来了。”

“如果你没能挺过来，也还有时间去切腹自杀。”克赛梅利乌斯说道。

罗西妮太太一见面就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拥抱。“我的小天鹅脖子！你终于来了，你可把我想坏了！”

“我也是。”我也发自内心地说道，她那满腔的热情和真诚还有那带着法国口音的“小天鹅”是那么生动，马上让我感到了温暖和平静，就好像抚平我伤口的一剂药膏。

“你要是看见我给你缝了什么样的裙子，你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的，要知道我给乔丹奴看的时候，他都激动得快哭了，实在太漂亮了。”

“我绝对相信。”我说道。乔丹奴一定是哭了，因为他自己没有机会去穿。今天他对我还挺友好的，不只是因为这是最后一次，我在跳舞的时候表现得也非常出色，克赛梅利乌斯也在问答题中给了我很多提示，比如哪一位勋爵是保守党的拥趸，哪一位又是自由党的。克赛梅利乌斯其实就躲在夏洛特的肩膀后面偷看着她手中的卡片。而我自己的“身世传说”则是一个名叫佩内洛普·玛丽·格雷的女孩，生于一七六五年，实在太感谢克赛梅利乌斯了，要是没有他，我连“自己”已经过世的父母的名字都记不住。只有在练习扇子的用法时我仍然不是很娴熟，不过夏洛特已经给了一个最后的建议，我干脆就不

要拿扇子了。

在课程的最后一部分时间里，乔丹奴给我一张单子，上面写了很多话，是我绝对不能说出来的。“明天早上之前一定要好好看完，千万要记住了。”他带着重重的鼻音说道，“十八世纪的时候可没有巴士，没有新闻发言人，没有吸尘器，不能说超级、真棒、太酷了这些词语，那时候的人也根本不懂什么是核裂变、胶原蛋白霜或者是臭氧层洞。”

哦，真的吗？我实在不能想象，在十八世纪的社交聚会上我有什么样的机会提到什么新闻发言人、臭氧层洞和胶原蛋白霜，于是我回答了一句“OK”，结果乔丹奴立即尖叫起来：“不行！！就连说OK都不行！十八世纪的时候没有人会说OK，真是个笨蛋！”

罗西妮太太在我身后帮我把胸衣束得紧紧的。我不禁有些小小惊讶，穿了这个东西之后，竟然自动就挺直了腰板。还有一个垫子一样的支撑物被装到了我的臀部，我可以想象到十八世纪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光，每一个女人都拥有又翘又丰满的臀部。随后罗西妮太太从头给我套上了一条深红色的裙子，她在我身后把一个个钩子钩好，一个个扣子扣好，而此时的我正欣喜地触摸着那令人着迷的绸缎，真的是太美妙了！

罗西妮太太终于又走到了我面前，她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微笑。“太神奇美妙了！”

“这条裙子是我穿去参加舞会的那条吗？”

“不是，这是去参加社交聚会的晚礼服。”罗西妮太太在裙子的领口处别了很多精心制作的丝绸玫瑰。因为她嘴里咬了

很多别针，所以说话的时候有点含糊不清。

“你可以把头发盘起来，你的褐色头发和红裙子太相配了。完全就是我之前设想的样子。”她狡黠地朝我眨了下眼睛，“你一定会十分引人注目的，我的小天鹅脖子，不是吗？当然不知道这到底是好是坏。但我就是愿意你变得这么漂亮。”她把双手拧在一起，放到了自己短小的脖子边，虽然乔丹奴也有这个动作，却完全不像她看起来这样可爱，“现在的你就是个小美人了，绝对不会让你一直默默站在墙边上的。好了，小天鹅脖子，现在让我们来试试正式舞会的裙子吧。”

舞会裙子是浅蓝色底配奶白色绣花和镶边，和那条红色裙子一样完美，剪裁更加精致，下面的裙摆足足撑开了一米多宽。罗西妮太太忧郁地抓起我的辫子。“我还没想好，这条裙子该配什么样的发型，可能需要一些假发来让头发看起来更多一些。但是你的发色实在太深了，也许可以多撒些粉，不过那样就会变成很难看的棕色，太糟糕了！”她的额头一下就皱了起来，“随便了，无论如何这身装扮已经让你引领当时的潮流了，我的老天，那个时候的风尚也实在太恐怖了！”

我终于笑了一下，也是今天第一次绽放笑容。不仅是那个潮流很恐怖，还有基德也一样丑陋恐怖，还令人恶心，至少从现在开始我就是这么觉得的。（好了，就这么定了。）

罗西妮太太可能并不太清楚，到底她做了什么让我这么开心，她还一直在那里抱怨着那个时代。“小姑娘，在头发上扑点粉，让你看起来和老奶奶差不多，真是可怕极了！快穿上这双鞋，想象你要穿着它跳舞，还有换鞋的时间。”

那双鞋同样也绣着红花，正好和红裙子相配，而天蓝色

的那双则有着金色的环扣，是穿去正式舞会的。两双都令人惊叹的合适和舒适，虽然它们看上去像是从博物馆里拿出来的。“这是我穿过的最漂亮的鞋子了。”我激动地感叹道。

“这也是我想要实现的。”罗西妮太太说道，整张脸都舒展开来，“好了，我的小天使，完成了。看来你今天可以早点上床休息了，明天将会是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日子。”当我重新穿回自己的牛仔裤和最爱的深蓝色毛衣时，罗西妮太太又把裙子重新穿到了没有脑袋的木头模特身上。随后她看了眼墙上的钟，再次皱起了眉头。“这个不负责的年轻人！十五分钟以前他就该到这里了。”

我的脉搏马上加速跳了起来。“你是说基德？”

罗西妮太太点了点头。“他一点也不严肃对待，觉得裤子合适不合适等都完全不重要。可事实上非常重要！而且裤子穿在身上感觉好不好是相当重要的！”

丑陋，可怕，恐怖！我在心里默默念了一遍。

这时有人敲了敲门，声音很小，可是我心里所有原来的想法突然就烟消云散了。

突然之间我有种一刻也不能等的感觉，就想立即见到基德。但同时我心中又充满了恐惧，害怕再次见到他那捉摸不定的目光，在他的冷漠中再次受伤。

“啊，”罗西妮太太说，“应该是他了，请进！”

我整个身体突然像被抽了魂一样，原来进门的并不是基德，而是红头发的马里先生。他一如既往的紧张，一边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应该……嗯，陪这位小姐去穿越了。”

“没问题，”我说道，“我们正好也结束了。”克赛梅利

乌斯在马里先生身后朝我做了个鬼脸，因为我试衣服的时候没有让他进来。

“我刚才见到内政部长本人了，”他兴高采烈地说道，“你不觉得很酷吗？”

“那个年轻人去哪里了？”罗西妮太太有点恼怒地问道，“他应该来试衣服了！”

马里先生清了下嗓子：“我看见……嗯，德-维利尔先生刚才还在和另一位……和夏洛特小姐说话。他正陪着他弟弟。”

“真是，我才不关心他在做什么。”罗西妮太太愤怒地说道。

但是我关心啊，我心里想。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我即将发给莱斯莉的一条短信，内容很简单，只有四个字：切腹自杀。

“如果他不马上出现在这里的话，我可要跟大头告状了。”罗西妮太太说道，“我的电话去哪里了？”

“对不起，”马里先生低声说道，他双手拿出了一块黑色的布条，放到我面前问道，“可以吗？”

“当然。”我说着，并叹了口气，任凭双眼被蒙住。

“这位爬虫讲的确实都是事实，”克赛梅利乌斯说道，“你的心上人刚才确实在上面和你的表姐调情呢，当然还有他的弟弟也在一起。我猜他们现在肯定一起去看电影了，不过我还是不告诉你比较好，否则你又不想活了。”

我摇了摇头。

克赛梅利乌斯看着天花板说道：“我可以帮你盯着他们，

需要吗？”

我赶紧点头同意。

在通往地下室的这段长路中马里先生一直都保持着沉默，而我也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直到进入了放置时光仪的房间，马里先生帮我取下了蒙眼睛的布条，他才开口问了我一句：“您今天想被送去哪一年？”

“不过，我……我们还是先等等九号，哎，就是惠特曼先生，他来了再说吧。”马里先生说着眼光看向了地板，“当然我自己是没有权利来使用时光仪的。您请坐吧。”

但是还没等我真的坐下来，门就打开了，惠特曼先生走了进来，而且，后面还跟着基德。

我的心又快要跳出来了。

“你好，格温，”惠特曼先生用他那充满魅力的小松鼠式微笑向我打了个招呼，“很高兴见到你。”他将墙上的悬挂物推到了另一边，然后从后面的保险柜里取出了时光仪，“很快我们就可以把你送去进行时空穿越了。”

事实上我几乎听不见他到底说了什么。基德还是那么苍白，但看起来比昨天晚上要健康了很多。额头上那块厚厚的白纱布已经不见了，发际还能清晰地看到伤口的存在，足足有十厘米那么长，上面布满了无数狭窄的贴纱布的胶条的痕迹。我等待着他到底会说些什么，但是他只是站在那里望着我。

克赛梅利乌斯一下从墙里蹿出来，跳到了基德身边，我吓了一跳，倒吸了口冷气。

“哦，他也在这里！”克赛梅利乌斯说道，“我只是想提醒你，真的，宝贝。不过我还没决定，到底要跟踪谁。不过

夏洛特主动提出今天下午去陪基德的弟弟了。他们还一起吃了冰激凌，随后他们去了电影院。电影院其实就是新时代的乱草堆，我是这么觉得的。”

“你都好吗，格温？”基德问道，一边的眉毛也抬了起来，“你看起来有点紧张，是不是还要抽支烟平静一下？你喜欢抽哪个牌子的烟？万宝路？”

我只能无语地凝视着他。

“不要去烦她了，”克赛梅利乌斯说道，“难道你没发现，她正沉浸在爱情的痛苦中，而且还是因为你这个高傲的笨蛋！你到底想要对她做什么？”

惠特曼先生已经把时光仪从保险柜里取了出来，并放到了桌子上。“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到底去哪一年呢……”

“罗西妮太太正在试衣间等您呢，先生。”马里先生转身朝基德说道。

“糟糕。”基德说道，好像打断了他原来的思路，他看了眼自己的手表，“我完全忘了这回事。她是不是很生气？”

“她看上去确实有些恼怒。”马里先生说道。就在这时门再次被打开了，乔治先生走了进来。他又是一副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他一旦很激动的时候，光光的脑门上就布满了细小的汗珠。“这里怎么回事？”

惠特曼先生皱起了眉头。“托马斯？基德说你正在和法尔克和内政部长交谈。”

“我刚才确实是。直到我接到了罗西妮太太的电话，才知道格温已经被接走去完成时空穿越了。”乔治先生说道。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愤怒的神情。

“但是，基德称你授权我们来送……”惠特曼先生也很疑惑地说道。

“我可没有授权任何人！基德，到底怎么回事？”乔治先生的好脾气一下子不见了，那双小眼睛瞪得溜圆。

基德又把双臂交叉放在了胸前。“我以为，你会很高兴我们帮你完成这个任务。”他毫不掩饰地说道。

乔治先生用手帕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谢谢你的周到，”他用一种很明显是嘲讽的语气回答道，“但是不需要你这么做。你现在马上就去罗西妮太太那里。”

“我很想陪下格温，”基德说道，“自从上次的突发事件后，我觉得有人陪她一起去比较好。”

“不需要。”乔治先生反对道，“这种假设不成立。只要她不是穿越去太久远的年代，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存在。”

“这是对的。”惠特曼先生说道。

“比如去一九五六年？”基德故意拉长了声音问道，并且直直地望着乔治先生的眼睛，“我今天上午翻看了《守卫者编年史》的记录，我必须说一九五六年确实非常平静。我看到的最多的记录就只有一句话：无特别事宜。这句话是不是在我们耳边像音乐一样动听？”

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基德还在那里一直叙述着，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发现了些什么，是有关我昨天的行径的，但他又怎么可能知道呢？最后我还是想到了香烟的味道，这可能是疑点所在，所以他一直在猜测到底一九五六年有些什么特别的事发生。

乔治先生眼睛都不眨地回望着他，他看起来也被激怒了。

“不要再纠缠了，基德，罗西妮太太正在等着。马里，你现在也可以走了。”

“是，长官，乔治先生。”马里先生低声回答道，几乎就差敬礼了。

当门在马里先生身后关上时，乔治先生带着疑惑的眼神望向基德，连惠特曼先生都用好奇的眼光迷惑地打量着他。

“你在等什么？”乔治先生冷酷地问道。

“为什么你要让格温在大白天的下午降落，这难道不是违规的吗？”基德问道。

“哦，哦。”克赛梅利乌斯叫了起来。

“基德，这不是你的……”惠特曼先生说道。

“去一天中的哪个时间段，这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乔治先生终于说话了，“她是去一个被反锁着的地下室里。”

“我是因为害怕，”我赶紧补充道，还有点声嘶力竭，“我真的不想夜晚的时候一个人待在地窖里，而且边上还是一个大墓穴……”

基德很快地转头看了我一眼，随后又抬高了他的眉毛。“哦，是吗？你还真是个可怜的会害怕的小孩呀，我还真是忘了。”他轻轻笑了下，“一九五六年，就是这一年里您成了组织的成员，乔治先生，对不对？还真是很巧啊。”

乔治先生皱起了眉头。

“我不明白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基德。”惠特曼先生说道，“但是我还是建议你，现在赶紧去罗西妮太太那里。这里有我和乔治先生照看格温。”

基德再次看了我一眼：“我的建议是，我先去试衣服，随

后您把我送去和格温会合，随便去哪里，但是我们要一起，这样她就不会在夜晚害怕了。”

“在你面前她才害怕呢。”克赛梅利乌斯又说了一句。

“你今天的要求实在有些过分了。”我的老师说道，“不过如果格温真的害怕的话……”他同情地朝我看了一眼。

我真的不能生他的气，因为真说不好我什么时候就害怕了。我的心一直都猛烈地跳动着，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认为我们可以这么做，”惠特曼先生耸了下肩膀说道，“至少没什么好反对的，你觉得呢，托马斯？”

乔治先生慢慢地摇了下头，好像他原本是要反对的。

基德的脸上出现了一丝满意的微笑，他终于在门边变换了个姿势。“我们等会儿见。”他用胜利的姿态说道，但又好像是给我的一个威胁。

当门在他身后关上时，惠特曼先生叹了口气：“自从他脑袋被袭击后，他的一言一行都变得和以前不同了，你不觉得吗，托马斯？”

“确实。”乔治先生说道。

“也许我们应该再和他谈一次，要怎样的行为举止才合适。”惠特曼先生说道，“对他这个年纪来说他已经很不错了……不过，他现在压力也很大，所以我们还是要多留意下他。”他朝我鼓励地看了一眼，“格温，你准备好了吗？”

我站起了身。“你准备好了我就准备好了。”我假装镇定地说道。

乌鸦挥动着它那红宝石般的翅膀
它的歌声里透露出死亡
无人知晓它的力量
无人知晓它的价值
魔力渐长，异人圈合拢

狮子啊，拥有着骄傲的钻石般的脸庞
奇异的魔力让闪耀的亮光变得模糊
在太阳的死亡中他带来了最后的转机
乌鸦的身亡昭示了最终的结局

摘自圣日尔曼伯爵的密码

第九章　数字密码

我没有追问他们到底要把我送到哪一年去，因为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地下室里所有一切和我上次来的时候几乎没什么变化。绿色的沙发摆在了屋子的中间，我愤怒地朝它看了一眼，就好像沙发要为我的悲伤负全部责任一样。和上次一样在卢卡斯的秘密小洞所在的那堵墙边放着几把椅子，我内心一直挣扎着，要不要去看那个小洞。如果基德有所怀疑的话，他一定会先从搜索屋子里面开始的。也许我可以把小洞里的东西藏到地下室的走廊里，然后在基德到达前回来……

我头脑一热便立即开始把椅子朝外挪，可是突然我又想到了其他主意。第一，我不能把钥匙藏到外面，因为我还要回来并将房间锁起来；第二，如果基德发现了这个秘密隐藏点，他怎么证明就和我有关呢？我真是愚蠢极了。

于是我又小心地把那些椅子重新放回原处，心里却担心那些灰尘的痕迹会暴露移动过的迹象。随后我再次证实了一下门是不是真的被反锁上了，最后坐到了绿沙发里。

我突然觉得这种等待的心情很像四年前的那次，当时莱斯莉和我因为青蛙事件等在校长吉勒斯的办公室门口，直到他有

时间来训斥我们。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坏事。辛迪娅骑着自行车从一只青蛙身上碾过，最后还一点内疚感都没有。“只不过是一只笨青蛙而已嘛。”莱斯莉和我实在很气愤也看不过，决定为青蛙报仇。我们本打算把它葬在公园里，但因为无论如何它都已经死了，我们又认为辛迪娅应该对它的死有所触动，并在以后的日子里对青蛙有一定的敏感性，于是我们把青蛙放到了她的汤里。没有人知道，辛迪娅在看到青蛙的那一刻发出了多么歇斯底里的尖叫……校长吉勒斯把我们当作两个重刑犯来对待，并一直都对这一事件记忆犹新。如果他现在在学校走廊或其他什么地方遇到我和莱斯莉，他总是会说：“啊，这两个邪恶的青蛙少女。”因此我们每次看到他都会心情很差。

我把眼睛合上了一会儿。基德应该不会这么对我的。我并没有真的做什么坏事。所有人都说，不能信任我，他们把我的眼睛蒙起来，没有人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我唯有靠我自己，依靠我自己的能力来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现在在哪里呢？天花板上的白炽灯开始发出吱吱的声音，灯光开始一闪一闪。这个地下室还真不是一般的冷。

也许他们把我送到了战后时代某个冬天的夜晚，就像玛迪姑婆经常提到的那种，水管都结冰了，街上到处是冻死的动物尸体，整个人都冻僵了的感觉。我做了个测试，朝着空气里哈了口气，看看会不会有白雾出现，还好没有。

白炽灯又开始忽明忽暗了，我开始害怕起来。如果这里真的突然之间陷入黑暗的话，我必须坐着不动吗？这次可没有人想到要给我一盏台灯，难道就没有人真的关心我一下吗？黑暗中一定会有老鼠从洞穴里蹿出来四处乱跑，也许它们还都饿坏

了……哪里出现了老鼠，那里就离墓地不远了。也许上次克赛梅利乌斯提到的那个独臂骑士的鬼魂也会跑出来吓唬吓唬人。

咔……

是白炽灯发出的声音。

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特别害怕黑暗，我会为了壮胆自己唱歌，而现在我也不自觉地唱了起来。一开始特别小声，后面就越唱越大声。反正这里也没有人会听到我的歌声。

唱歌一半是为了抵抗恐惧，另一半也是为了抵抗寒冷。几分钟后连白炽灯都不再闪闪烁烁了。但是当我唱到玛利亚·米娜的歌时，它又开始发出怪声，包括艾米丽娜·托里尼的歌它也不喜欢。当我唱起阿巴的老歌时它果然就消停了，而且长时间地亮着。可惜阿巴的歌我不会唱很多，主要是歌词记不住，但是那个白炽灯连我哼着调唱着“啦啦啦”也能接受。

我在那里坐了有几个小时。我突然想到唱《胜利者带走一切》这首歌，那可是莱斯莉的爱情悲伤之曲，我一边唱一边开始在屋子里跳了起来，这样也让我自己不觉得太冷。当我唱到第三遍“妈妈咪呀”的时候，我确定基德不会来了。

气死我了！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悄悄溜上去了。我正唱着“你在浪费我的时间”时，基德突然就落在沙发边上。

我立即合上了嘴，用责备的眼神看着他。“你怎么来得这么晚？”

“我可以想象，你在下面一定觉得过了很久了。”他的目光一如既往的冷酷。他直接走到了门边，使劲地摇了摇门把手。“你很聪明啊，没有离开这间屋子。因为你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突然到来。”

“哈哈，”我说道，“你是在开玩笑吗？”

基德背靠着门站在那里：“格温，在我面前你不用装得这么无辜。”

我真的不能忍受他眼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冷漠感。他那双绿眼睛，我曾经那么着迷过，可是现在却仿佛要把我吃了一般。

他像学校饭堂一样令我心生厌恶。“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凶巴巴的？”白炽灯又再次忽闪起来，它可能是想念我唱的阿巴的歌了。“你有没有正好多带一只白炽灯泡？”

“你身上的烟草味把你出卖了。”基德一边说一边把玩着手中的台灯，“我后来研究过，并一下就辨认了出来。”

我耸了下肩膀：“难道我抽几根烟就那么万恶不赦吗？”

“你自己并没有抽烟。你的谎言只圆了一半。钥匙在哪里？”

“什么钥匙？”

“乔治先生给你的钥匙，有了钥匙你就能出去和你的外公在一九五六年会面了。”他朝我走近了一步，“如果你聪明的话，应该是把它藏在了这里的某个地方，要不你就是把它带在了身上。”他走到沙发边上，把靠枕一个个抓了起来，并都扔到了地上，“这里没有。”

我惊慌地看着他。“乔治先生没有给我什么钥匙。真的没有！而我身上的香烟味完全是……”

“不只是香烟味，还有雪茄的味道。”他平静地说道。他的目光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最后落在了墙边的那堆椅子上。

我又开始全身发抖了，而此时的白炽灯好像配合我一样不

停地闪烁着。“我，我……”我开始犹豫起来。

“怎么样？”基德的语调友好了一些，“难道你连雪茄都抽了吗？是抽了三支万宝路之后吗？你是不是想说这个？”

我沉默了。

基德弯下腰，把放在沙发边上的台灯打开了。“乔治先生是不是把口令给你写在一张纸条上，还是你已经记住了？你是怎么避开那几个看门的直接回来的呢，以至于他们在记录中都没有提到你？”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我说道。我应该表现出愤怒的语调，可为什么听上去却有点怯懦呢？

“维奥雷·普普浦鲁门，亏你想得出这么奇怪的名字，还是在哪里听过有人叫这个名字？”基德再次站直了身体，朝我望过来。他的那双绿眼睛此刻简直就像毒药一样要置我于死地。

我慢慢摇了摇头。

“真是巧了，”他说，“你们家族里好像有个朋友就是叫这个名字吧。我无意中和夏洛特提到了这个名字，她说这位女士常常给你们织一些令人脖子发痒的围巾。”

哦，这个讨厌的夏洛特！她就不能闭上她那臭嘴吗？“不是的，没有这回事。”我还在那里死撑，“只有夏洛特才觉得脖子痒，我们其他人都觉得非常柔软舒适。”

基德靠在了沙发上，又把双臂交叉到了胸前。台灯在角落里亮着，而白炽灯仿佛紧张般一直在那里忽明忽暗。

“最后再问你一次，格温，钥匙到底藏在哪里？”

“我向你发誓，乔治先生真的没有给我钥匙，”我说道，

竭力表现出绝望边缘的真诚，“他完全和这件事没有关系。”

“哦，是吗？我可不这么认为，要知道你可是撒谎的高手。”他把台灯的灯光朝着墙边的椅子堆照了照，“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把钥匙藏在哪个垫子下面。”

好吧，如果他想翻开那些垫子就翻吧，至少在我们俩穿越回去之前他能有点事做。时间应该不多了。

“另一方面……”基德一下又把台灯转了回来，灯光一下就照到了我的脸上，“另一方面，要把这些垫子下面都搜一遍，还真是一件劳心劳力的苦役活。”

我朝边上走了一步，生气地说道：“随便你！”

“不过我的想法未必跟你一样。”基德继续说道。在白炽灯忽明忽暗的灯光下他的眼睛显得越来越深沉，突然让我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也说不定钥匙就揣在你裤兜里。快点交给我！”他把手伸了出来。

“我说了好多遍了，我没有什么钥匙！你怎么那么烦？”

基德慢慢地朝我走过来：“如果我是你，我会老老实实把钥匙自动交出来。不过我也说过了，我的想法未必跟你一样。”

就在这时，白炽灯泡终于完全暗了下来。

基德直直地站在我的对面，他手中的台灯照着墙上的某个地方，除了被灯光照到的地方，其他一切都陷入了黑暗中。

“不准再靠近我。”我说道。我朝后退了几步，直到自己的后背抵到了墙上。就在前天我们俩还曾那么贴近过，但是今天，对我来说他就好像完全是个陌生人了。突然之间我的心中燃起无限的怒火。“你究竟想怎么样？”我嚷道，“我对你什

么都没做！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可以一下亲吻我一下又那么憎恨我。为什么，究竟为什么？”眼泪突然夺眶而出，连我自己都来不及应对，好在我们俩都站在黑暗中，他应该看不见我湿润的脸颊。

“那是因为我不善于说谎和伪装。”基德不顾我的警告仍然向我靠过来，可是这次我已经无路可退了，“我特别不喜欢有些女孩子，前脚还和我亲热，后脚就开始在背后对我使坏。”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看见你了，格温。”

“什么意思？你在哪里看到我了？”

“就在昨天上午，当我穿越的时候。我当时有个小任务要去完成，我才走了几米，你就出现在路口，就像海市蜃楼一样。你看着我，并对我笑了笑，好像见到我你很开心一样。接着你就转过了身，消失在了街角边。”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我实在摸不着头脑，也停止了哭泣。

基德根本没有理会我的提问。“当我几秒钟后赶到那个街角的时候，突然脑袋上就被人用重物猛烈地打了一下，接着就不省人事，也没来得及和你说话。”

“你的意思是……你头上的伤是因为我？”我的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不是，”基德说道，“我不认为是你打了我。你当时手上没有拿任何东西，至少我见到你的时候没有，另外我觉得你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我觉得你是在那里引诱了我，把我骗了

过去，然后另一个人趁机打晕了我。”

不可能，绝对绝对不可能。

“我绝对不会做那样的事，”我义正词严地说道，“绝对不会！”

“我一开始也有点惊讶，”基德轻描淡写地说道，“至少我认为，我们还算是……朋友。但是当你昨天晚上穿越回来，全身上下都充满了烟草味道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你其实一直都在欺骗我。现在，快把钥匙交给我！”

我擦了擦脸颊上的泪水，可是刚擦完没多久，新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同时止不住地抽泣起来，此刻我真是恨透我自己，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如果这些都是真的，为什么你要跟大家说，你完全没有看到袭击你的人呢？”

“这也是事实，我确实没有看到，到底是谁打了我。”

“可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因为我已经对乔治先生……你是在哭吗？”台灯又一次照到了我的脸上，我的眼睛因为一下子不适应马上闭了起来，也许此刻的我看上去就像一只熊猫，我干吗要擦睫毛膏，现在一定都花得不成样子了。

“格温……”基德关掉了台灯。

现在到底要干吗？难道要在黑暗中搜身吗？

“走开，”我抽噎着说道，“我身上没有钥匙，我发誓。至于你看到的那个人，不可能会是我。我绝对不允许也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虽然我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我能感觉到，基德就站在我面前。他身体的温度就好像黑暗中的热量发射器。当他的手碰到

我的脸颊时，我整个人立即蜷缩了起来，他的手马上放了下来。

“对不起，”我听到他低语道，“格温，我……”他的声音突然变得那么无助，可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再感觉到任何的心灵慰藉。

我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我们俩就那样默默地站着。我的眼泪不停地在流着，至于他做了什么，我无从知道，也根本看不见。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打开了台灯，清了清嗓子，低头看了眼手表。“还有三分钟，我们就穿越回去了。”他用毫无感情的语调说道，“你应该从这个角落里走出来了，否则等下回去时你就会落到箱子上。”他回到沙发那边，把他之前扔在地上的靠垫捡了起来。

“你知道吗？在所有的守卫者中我一直认为乔治先生是最忠诚的那个，是最值得人们信任的那个。”

“乔治先生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他和那件事绝对没有关系。”我说着，一边从角落里犹豫着走出来，“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再次用手把脸上的泪擦掉。我还是告诉他真相吧，至少这样他就不会去怀疑乔治先生的忠诚了。“当我第一次被送到这里时，很偶然地竟然碰到了我外公，”当然我不可能把全部真相都告诉他，“他当时正好下来找一瓶红酒……不过这并不重要。我们当时碰到的时候，确实感觉很讶异，也对各自的身份感觉很奇怪。之后他就把门钥匙和当天的口令藏在了这个房间里，方便我下一次来的时候可以去和他会面，并继续交谈。所以我昨天，也就是一九五六年，用了维奥雷·普普浦鲁门的名字进入了大楼，为的就是再见一次我的外公！他在

现实世界里已经过世几年了，可是我一直都很想念他！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曾有过这样的感受，要知道，能够再次见到他，并和他说上几句话，那种感觉真的……”我再次陷入了沉默。

基德也沉默着。我望着他的背影，等待着他的回答。

“那乔治先生呢？他那时候已经是你外公的助手了。”他终于说道。

“我确实见到了他，可是时间很短，我的外公告诉乔治我是他的表妹海泽。他也许早就忘记这回事了，因为对他来说，这件事实在微不足道没有什么特别，更何况已经过去了五十五年。”我忍不住又把手放到了胃上，“我想是时候……”

“对，”基德说道，他把手伸了出来，但又好像想到了其他什么，“马上就到了。”他吞吞吐吐地说道，“再走过来几步。”

我的四周又开始转动了起来，眼前再次亮光一闪，只听到惠特曼先生在说话：“你们俩回来了。”基德把台灯放到了桌子上，朝我迅速地看了一眼。也许是我自己的想象，觉得这次他的目光里带有了一丝同情的色彩。我又悄悄地擦了擦脸颊，但还是被惠特曼先生看出来我之前哭过，房间里除了惠特曼先生再没其他人，克赛梅利乌斯估计也因为无聊早就去了别的地方。

“发生什么事了，格温？”惠特曼先生用他那充满理解和信任的老师口吻问道，“有什么事发生吗？”如果我不知道他的为人到底怎样的话，也许我会再次让眼泪夺眶而出，用我的心去感动他（都怪那个讨厌的基德，气死我了！），但我实在太了解他了。上礼拜他也用这样的语气来问过我们，是谁

在黑板上画了康特小姐的漫画。“我觉得，画的人还挺有天分的。”他这么说道，同时还自得其乐地笑了笑。心急口快的辛迪娅马上透露是佩吉画的。惠特曼先生立即收起了笑容，给佩吉记了一次旷课。“看来你的天分还不够，这种天分显而易见只会给你带来麻烦。”他这样说道。

“嗯？”他现在又用上这种语气和手段了，还非常信任和充满同情地笑了笑。不过我可不会上他的当。

“是一只老鼠，”我低声说道，“您不是说过不会有的……跟着那个白炽灯又灭了，您还没让我带上台灯。我就一个人坐在黑暗里，四周还有老鼠出没。”我差点就把“我要告诉我妈妈”这句话也说出口了，但我还是忍住了没说。

惠特曼先生看起来有一点吃惊。“真对不起，”他说道，“我们下次会注意的。”接着他再次用他深思熟虑的老师口吻说道，“你现在可以回家了，我建议你最好早点上床睡觉，明天对你来说是很紧张的一天。”

“我带她去上车吧。”基德说道，顺手从桌子上拿起了那块经常用来蒙住我眼睛的黑色布条，“乔治先生去哪里了？”

“他有个谈话。”惠特曼先生皱着眉头回答道，“基德，我觉得你还应该再斟酌下你的交际语气。我们让你通过了，只是因为我们知道你眼下的状况，但你对待内部核心成员的时候必须表现出一定的尊敬。”

基德立即表现出了厌烦的神情，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有礼貌地说道：“您说得对，惠特曼先生，对不起。”他伸出了自己的一只手问道，“我们走吧？”

出于本能反应我几乎就要去抓住他了。但我不能这样，不

能再这么丢自己的脸了，心里不禁像被狠狠刺痛了一下，眼泪几乎又要夺眶而出。

“那，再见。”我朝惠特曼先生说道，眼睛却直直地望着地板。

基德打开了门。

“明天见，”惠特曼先生说道，“你们俩都要记得，好好睡一觉为明天做准备。”

“哦，原来你刚才独自一人坐在黑暗的地下室里面对着一只恶心的老鼠。”基德说着朝我狡黠地笑了笑。

我真是受不了了。两天以来他一直对我冷若冰霜，而在刚过去的那一个小时里，他更是冷酷得像冬天里的寒冰，要把我像敌人般冰冻起来。而现在呢？竟然还开起了玩笑。也许他真是一个虐待狂，看到别人痛苦他还能笑得出来。

“你不把我眼睛蒙起来吗？”我明显没有理会他的玩笑话，情绪还是不太好，他应该能感觉到。

基德耸了耸肩膀。“我想，你早就认识这条路了吧。所以我们不用再去蒙什么眼睛了。来吧。”他又一次很友好地笑了笑。

我第一次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地下通道。打扫得非常干净，墙边都装了灯，把道路照得非常明亮清晰。

“没有什么特别吧？”基德说道，“所有通向外界的通道都安装了特殊的门和警报系统，在如今的时代，这里已经和银行保险箱一样安全了。不过这一切都是从七十年代才开始的，在那之前从这里的通道几乎可以散步去半个伦敦。”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低声说了一句。

“那你想说什么呢？”

“什么都不想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就好像之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刚才的那些狡黠的微笑还有现在这样轻描淡写的语气都让我十分愤怒。我走得更快了，虽然我紧紧咬着双唇，但不能保证嘴巴里不会蹦出些什么话来。“我真的做不到，基德！我真的很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一会儿亲吻我，一会儿又对我那么冷酷无情，你是不是真的憎恨我到无与伦比的地步？”

基德沉默了一会儿。“我当然也愿意所有时间都拿来亲吻你，而不希望来恨你，”他说道，“但是你知道吗？你的所作所为真的让我无法控制。”

“可我真的没对你做什么。”我说道。

他停下了脚步。“拜托，格温！难道你还真以为你刚才说到的关于外祖父的故事我就相信了吗？在那样一间地下室里，你的外祖父就那么凑巧出现了，而且还正好是你穿越过去的那段时间。这么多的巧合就好像露茜和保罗那么凑巧地出现在了蒂尔尼夫人的家里，还有海德公园的那些人是不是也都是巧合啊？”

“你说得没错，都是我特地安排的，因为我从始至终都想拿把军刀捅下谁，更不要忘了我还很想见一个只有半张脸的人。”我几乎是吼着说完这些话的。

“你在未来做了什么？又为什么要那么做？……”

“你不要再说了，闭嘴！”我失控般叫嚷道，“我已经受够这些了！从上周一开始我就好像生活在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噩梦之中。当我想着，自己是不是已经醒了，结果却发现还是在梦中。我的脑子里已经装了无数个问题，可是没有任何一

个人来给我答案，所有人都在期待我能表现得完美，但是我为什么要这么表现我实在不理解！”我几乎是跑了起来，但基德却毫不费力地跟上了我的脚步。阶梯边没有任何人来问我们口令，就因为这里的每一道大门都像诺克斯军事基地一样做足了安全措施？我加紧脚步，一步两个台阶。“没有人来问我，我是不是真的想待在这里。我必须要应付舞蹈课老师不停的谩骂，还有我那优秀的表姐在我身边表现出的各种才艺，而我却怎么都学不会，还有你……你……”

基德摇了摇头。“嘿，那你能不能也站在我的立场想一想呢？”现在终于轮到他了，“我和你的情况没什么差别！如果你很清楚地知道，我或早或晚会因为你而被人在脑袋上打一下，你会怎么做？我不认为你会在这种情况下还觉得自己是可爱又无辜的。”

“我当然不会！”我立即说道，“你知道吗？其实我真的能想象到自己在你脑袋上打个眼冒金星。”

“哦，那你来啊。”基德说着又狡黠地笑了下。

我气得鼻子里呼呼冒气。我们很快就走到了罗西妮太太的裁缝间，门缝下面隐约透出的一丝灯光照进了走廊里。也许她还在继续赶制我们的服装。

基德清了清嗓子：“对不起，我们还能正常地谈话聊天吗？”

正常！我可真是笑不出来。

“嗯……你今天晚上有什么打算？”他问道，并竭力用一种最友好最平和的聊天语气。

“我当然还要再加紧练习一下小步舞，睡觉前还要再温习

下，因为有很多词语，比如什么吸尘器、脉搏器、心脏传感器等，都是不允许提到的。”我有点讽刺般回答道，“你呢？”

基德又看了眼他的手表：“我还要去和弟弟还有夏洛特碰下面，还有……其他就再看吧。不过今天反正是周六。”

对，当然。他们还想要安排很多其他活动吗？反正我是够多事了。

“谢谢你带我上来，”我尽量冷漠地说道，“从这里出去我自己可以找到车。”

“反正我也是同路。”基德说道，“不过，你可以慢慢走不用跑了。我不应该让你这么激动的，这是怀特医生的叮嘱。”

虽然我真的很生他的气，但心里却隐约有种不好的感觉。我站在他的侧面看着他。“但是如果再有人在街角那里打了你的头，你可千万别再说是我引诱你过去的。”

基德笑了：“你不会再那么做了。”

我从来都不可能这么做！我的脑子里立即闪现出了这句话。

无所谓他怎么恶心地对待我了。我不会再让他伤我的心了，我也不会再让他一直见到我。

当我们穿过拱门时，突然有相机的闪光灯亮了下。虽然夜色已黑，但圣殿区仍然还逗留着很多游客。停车场的后面停了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那辆车我已经很熟悉了。当司机看到我们走近的时候，他从车里走了下来，并为我打开了车门。基德一直在边上等着，直到我上车坐好，他突然弯下腰朝车里的我说道：“格温。”

“嗯？”天已经很黑了，我没有办法看清楚他的表情。

“我希望，你能更加信任我。”声音听上去十分严肃和真

诚，导致我一下子不知道回答什么好。

“我希望，我可以做到。”最后我回答道。直到基德把车门关上，车子开始启动，我才想起来，其实我更应该说：“我希望，你也能更加信任我。”

罗西妮太太的眼睛因为惊喜而闪闪发光。她拉起了我的手，把我带到了墙上的大镜子前，让我好好看看她花费一番苦心缝制出的杰作。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已经认不出自己了，原本自己直直的头发被做成了无数个卷儿，并在头上高高地盘了起来，就好像我表姐简妮特在婚礼时的发型那样。

另外还有几缕鬈发挂到了我的肩膀上。这件深红色的裙子衬托得我的脸更苍白了，但是却一点也不是病态的那种，而是容光焕发。罗西妮太太还在我的鼻子和额头上抹了很多粉，又在脸颊上打了些许胭红，虽然我昨天晚上睡得很晚，不过感谢她的化妆技术，让我的黑眼圈一点都看不出来。

“真像白雪公主。”罗西妮太太说道，手上轻轻握着一块剩下的布料，眼眶里甚至能看到含着泪水，“红色就好像血，白色就好像雪，黑色则像檀木。他们一定会责怪我，因为你就像夜明珠一样引人注目。给我看看你的指甲，嗯，非常好，很漂亮，很干净整齐。好了，现在晃一下你的脑袋，不对，不要那么用力，这个发型可要保持一整个晚上呢。”

“我觉得我好像戴了一顶帽子。”我说道。

“你很快就会习惯的。”罗西妮太太回答道，一边又继续用定型水对着我的头发喷了几下。为了把鬈发盘在头上，还用了成堆的发卡来固定，当然这些发卡同时也起到了装饰的作

用，因为上面都别了一朵和裙子上一样的手工缝制的玫瑰花。太用心良苦了！“好了，我的小天鹅脖子，要我给你照几张相吗？”

“太好了，那就拜托了！”我朝着书包里的手机看了一眼，“如果我不把这一瞬间留下的话，莱斯莉一定会恨死我的。”

“我原本想给你们两个人都做。”罗西妮太太说道，她在我四周差不多看了好几十遍，“不过现在这样也好，人们就能看到，有的人做的衣服多平庸，有的人却可以做得那么完美。基德的服装由乔丹奴来负责，所以我也懒得去争论到底那些白袜子合适不合适，太多了就是太多了。”

“其实那些连裤袜也不差。”我说道。

“关键是虽然那些连裤袜看起来和那个时代的差不多，但是因为加入了弹力纤维，所以舒服得多。”罗西妮太太说道，“过去的时代要做这么一双连裤袜几乎要用掉小半只羊的羊毛。不过你的只是用来点缀一下的。我当然不希望有人来偷看你的裙子底下，但是也要以防万一，什么事都说不准，你说对吗？”她拍了拍手，“好了，我现在给上面打电话，告诉他们你已经准备好了。”

当她打电话的时候，我再次来到镜子前面。心里真的很激动。从今天早上开始基德就已经从我的脑海里踢出去了，只是在偶尔想到圣日尔曼伯爵的时候会顺带想到他。非常好奇这次和伯爵一起出席这样一个社交聚会到底会是怎样的情况，心里有种莫名的兴奋，却多少也有些恐惧。

妈妈破例允许莱斯莉前一天晚上和我们一起睡，所以无论

如何那都是一个美好而和谐的夜晚。我和莱斯莉还有克赛梅利乌斯把发生的事情非常仔细精确地分析了一遍。

或许他们俩只是为了鼓励一下我，但是无论莱斯莉还是克赛梅利乌斯都认为，我还不至于因为这点爱情的小失败就前功尽弃了。他们俩还都声称，根据基德说的情况他那么做也是情有可原的。莱斯莉还认为，从两性平等的角度来说也应该允许男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她甚至还说凭她的精确直觉，基德的内心是个充满爱的家伙。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我拼命摇着头，“你这么说，只是因为你了解我，知道我喜欢听什么！”

“是可以这么说，但我也同时希望，事实就是这样。”莱斯莉说道，“如果最后证明他确实是个王八蛋，那我一定会把他找出来好好收拾一顿！我发誓！”

克赛梅利乌斯回来得有些晚了，之前他是按照我的嘱咐去跟踪夏洛特、拉斐尔和基德了。

虽然他自己觉得内容很无聊，但我和莱斯莉却相反，兴致勃勃地想要知道拉斐尔到底怎么样了。“如果你们要问我，那个小的长得是不是特别帅，”克赛梅利乌斯有点抱怨般说道，“这个家伙心里清清楚楚知道你们女孩子怎么想他的。”

“他和夏洛特究竟怎么样了？”莱斯莉问道，“我们的冰美人终于碰上一个让她动心的人了吧。”

我和莱斯莉一起坐在我房间里宽宽的窗台上，而克赛梅利乌斯则一屁股坐到了桌子上，他一边很有规律地摇摆着尾巴，一边向我们通报整个过程。

夏洛特和拉斐尔先一起去吃了冰激凌，接着去了电影院看

电影，最后在一家意大利餐厅与基德碰了面。莱斯莉和我想要知道所有的细节，比如电影的名称，与比萨饼一起的配菜，还有他们之间说的所有话。根据克赛梅利乌斯的说法，夏洛特和拉斐尔的聊天一直都不是很默契和友好，两个人都非常高傲。当拉斐尔想要讨论英国女孩和法国女孩的不同以及她们对待性行为的观念时，夏洛特一直把话题转到近十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身上。拉斐尔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默然和无趣，接着便开始不停回头看身后的女孩子们。看电影的时候拉斐尔更是出乎克赛梅利乌斯的预料，完全没有对夏洛特做任何亲昵的举动，相反差不多十分钟后他就睡着了。莱斯莉觉得，她很久没有听到过这么过瘾的场景了，当然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接着我们更是坚持想知道，基德、夏洛特和拉斐尔在意大利餐厅有没有提起过我，克赛梅利乌斯给了我们以下这段令我肺都要气炸的对话（当然因为莱斯莉听不到克赛梅利乌斯说话，只能由我来同声传译了）。

夏洛特：乔丹奴非常非常担心格温明天会不会把事情搞砸了。

基德：可以把橄榄油递给我吗？

夏洛特：对于格温来说政治和历史简直就是天书，而且她连名字都记不住，一只耳朵听了，马上就从另一只耳朵出去了。她的大脑实在是装不了太多东西，容量有限。里面只能装些男孩乐团歌手的名字，还有那些庸俗低级的爱情片剧情。

拉斐尔：格温就是你那个会时空穿越的表妹？我

昨天在学校见到她了，就是有着深色长发和蓝眼睛的那个，是吗？

夏洛特：对，就是太阳穴那里有颗看起来像香蕉的胎记的那个。

基德：像一个小弯月。

拉斐尔：她的那个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就是金头发脸上有雀斑的那个，是叫莉莉吗？

夏洛特：莱斯莉·海。比起格温脑袋里能多装些东西，她和她养的黄金猎犬简直长得一模一样，那只狗叫贝蒂。

拉斐尔：真可爱！

夏洛特：你喜欢狗吗？

拉斐尔：最喜欢的就是脸上有雀斑的黄金猎犬了。

夏洛特：明白。那你就看看自己运气怎么样吧。对你来说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比起格温莱斯莉可好多了。

基德：真的吗？格温……有过几个男朋友？

夏洛特：哦，天哪，嗯，我还真是不好意思说出口。我可不想说她的坏话，不过事实上她一旦喝了酒，简直就不可理喻，和我们班上所有男生都上过床，还有比我们高一年级班上的，我也不想管她这么多了，他们给她起了个外号，我实在是说不出口。

拉斐尔：绰号是“公共汽车”吗？

基德：可以把盐递给我吗？

当克赛梅利乌斯叙述到这里时，我马上跳了起来，想要冲下去把夏洛特掐死。但是莱斯莉一把拉住了我，并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是如果要杀人的话，她不能让我去。此外她还说，如果基德和拉斐尔只要有看起来四分之一那么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夏洛特说的根本不是事实。

“我觉得，莱斯莉果然很像黄金猎犬。”克赛梅利乌斯说道，当他看到我仍然充满怒火的眼神时，赶紧加了一句，“我喜欢狗，你知道的！它们可是很聪明的动物。”

好吧，莱斯莉是真的很有智慧。她之前还发现了那本绿骑士书所隐藏的秘密。虽然最后的结果有点让人失望。那只是一堆的数字外加两个字母，中间还加了些奇怪的横线。

51-0-3-0-4-1.7-8-n,0-0-0-8-4-9.9-1-o

一直到了半夜我们才从外公的图书室蹑手蹑脚地走出来，当然蹑手蹑脚走的是我和莱斯莉，克赛梅利乌斯用的则是飞行的方式。

在图书室的书架上我们足足找了一个多小时，希望可以找到些新的线索。在第三排的第五十一本书……第五十一排的第三十本书，第四页第七行第八个词……但是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看待这些数字，还是没有发现任何有意义的信息。最后我们只能随便地抽一本书出来，然后甩几下，看看会不会发现其他的纸条留下，仍然毫无结果。但莱斯莉却一直信心十足。她将这串数字写在了一张纸条上，时不时地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来看上一眼。“这串数字一定有什么特殊意义。”她不停地嘀咕

着，“我一定要找出背后隐藏的真实信息。”

后来我们终于回到房间躺到了床上。早晨闹钟把我从深深的睡梦中吵醒，从那一刻起我的脑子里就只有社交聚会这件事了。

“乔治先生来了，应该是来接你的。”罗西妮太太把我从我的思绪中唤醒。她顺手递给了我一只老式女士手袋，在最后一刻我还在考虑要不要把那把日本切菜刀也一起装进手袋里。不过我听取了莱斯莉的建议把它绑在了我的大腿上，如果幸运的话最多也就是自残一下，不过在危急情况下怎么让我把蓬蓬裙下的绑带去掉，说实话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当乔治先生进入房间的时候，罗西妮太太正在我的肩膀处系上一条宽大的绣满了花的披肩，接着又亲了亲我的脸颊。“祝你好运，我的小天鹅脖子。”她说道，“乔治先生，你可要毫发无损地把她带回来。”

乔治先生苦笑了一下，他并没有像之前那样轻松地朝我走过来。“这件事可不是我能掌控的了，罗西妮太太。我的姑娘，来吧，我还要带你去认识几个人。”

这时已经是中午过后，我们朝楼上的龙厅走去。穿那些服装和做发型差不多花了两个多小时。乔治先生今天特别沉默，而我只是集中精神不让自己在爬楼梯的时候踩到裙子绊倒。我想到了上一次自己去十八世纪，不知道这次会有多大的难度，比如怎么从更衣室里在那些带着刀剑的人面前逃脱。

“乔治先生，您能跟我解释下佛罗伦萨联盟是什么吗？”我问道，这个问题突然就出现在了我脑子里。

乔治先生停下了脚步。“佛罗伦萨联盟？谁跟你提到过这

个名称？”

“其实没有任何人，”我叹了口气说道，“只是我偶尔接触到的。我问这个，只是因为我……有点害怕。是不是上次在海德公园伏击我们的那些人，就是这个联盟的成员？”

乔治先生很严肃地看着我：“也许是吧。但也只是可能。不过你不用害怕。我认为，你们今天应该不会碰到任何袭击的。而且和伯爵在一起，能想到的预防措施都做好了。”

我正张嘴还想说些什么，乔治先生突然又说道：“好吧，为了不让你太担心，我来告诉你一些情况。一七八二年守卫者中出现了叛变者，也可能就是这个叛变者在这之前的几年里泄露了一些信息，使得圣日尔曼伯爵在巴黎、阿姆斯特丹和德国等地都遭到了袭击。”他擦了下自己光秃秃的头顶，“但是在《守卫者编年史》里却并没有提到这个叛变者的名字。虽然伯爵最后成功地击败了佛罗伦萨联盟，但是守卫者中的这个叛变者却始终都没有被揭露出来。但是你们这次前往一七八二年将会改变这一情况。”

“基德认为，露茜和保罗应该会与此有关。”

“确实也有一些线索导致了这一猜测的存在。”乔治先生指了指龙厅的大门，“不过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时间来讨论具体的细节了。无论发生什么，记住，牢牢抓住基德。如果你们分开了，一定要躲到一个方便你之后穿越回来的地方。”

我点了点头。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的嘴巴里干渴无比。

乔治先生打开了大门，让我先走了进去。因为我那宽大的裙子，我只能缩着身子从他身边进去。大厅里全部是人，都望

着我，我的脸立即因为窘迫而涨得通红。除了怀特医生、法尔克·德–维利尔、惠特曼先生、马里先生、基德和乔丹奴外，还有五位穿着深色西装神情严肃的男士站在巨大的飞龙下面。我很希望克赛梅利乌斯也能同时在场，告诉我到底哪一个是内政部长，哪一个又是诺贝尔奖得主，可惜克赛梅利乌斯有另一个任务在身，是莱斯莉交给他的，后文再表。

“先生们，是否允许我为你们介绍一下格温多琳·谢佩德？”这真是个多此一举的提问，法尔克·德–维利尔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非常郑重，“她是我们的红宝石，是异人圈十二名成员中的最后一名。”

“今天晚上她的身份是佩内洛普·格雷，是第四任巴顿子爵的继女。”乔治先生补充道。乔丹奴则低声嘀咕着：“也许从今晚开始就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不会用扇子的女士了。”

我迅速朝基德看了一眼，他那酒红色绣花的小礼服确实和我的裙子非常般配。还让我舒一口气的是，好在他没有戴假发，否则我真怕自己会因为紧张过头而笑场了。不过他的目光中完全看不到笑意，他看起来十分完美。他那棕色的头发在脖子处扎了起来，一缕鬈发好像随意地挂在额前，实在是帅气逼人。可是我为什么总是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的喜怒哀乐呢。

我和那些人一个接一个地握着手，每个人都在握手时说了自己的名字，可是我却总是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看来夏洛特说得对，我的大脑真的容量有限。

而我则不停地重复着“非常荣幸认识您”或者是“晚上好，先生”。一切都非常严肃正式，只有一个人微笑了下，而其他人都只是盯着我看，好像他们刚做了截肢手术仅靠一条腿

站着般不舒服。那个微笑的应该就是内政部长了，只有政客才会不吝惜自己的微笑，就好像职业病一样。

乔丹奴从头到脚打量着我，我等待着他的称赞，结果他只是叹了口气，而且还故意很大声。法尔克·德-维利尔也不再微笑，不过他仍然说了几句话："这条裙子确实让你看起来与众不同了，格温。真实的佩内洛普·格雷一定很幸福，如果她看起来能像你现在这样美的话。罗西妮太太果然手艺不错。"

"没错！我看过真实的佩内洛普·格雷的肖像画。她一直在德贝斯海尔的最隐秘处当老姑娘度过了一生。"马里先生补充说道，他的脸又像火烧一样红，眼睛不好意思地望着地上。

惠特曼先生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句子，每一次我都猜是莎士比亚的，惠特曼先生可是莎士比亚的铁杆粉丝。"她的容颜让我从天堂掉到了地狱！格温，你可千万别脸红啊。"

我生气地望着他。这个讨厌的松鼠！因为我的脸之前就已经通红了，所以才不是他导致的。再说了，我根本就没明白他的引用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能是赞扬，但也有可能是耻笑。

没有想到的是基德竟然帮了我一把。"自负的人总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价值，"他朝惠特曼先生友好地说道，"亚里士多德。"

惠特曼先生撇了撇嘴笑了下。

"惠特曼先生只是想表达下你今天有多么美丽。"基德朝我说道，我的脸又一次因为迅速充血而涨得通红。

基德再次假装什么都没注意到。但当我几秒钟后朝他望去时，他也满足地微笑了下。惠特曼先生看来很难忍住不引用莎士比亚的又一句话。

怀特的脚边仍然躲藏着罗伯特，他正瞪大着眼睛望着我。怀特医生看了眼手表说道：“我们现在要慢慢进入正题了。神父十六点要主持一场洗礼。”

神父？

“你们俩今天不从地下室穿越，而是从北奥德利街上的一座教堂出发。”乔治先生对我解释道，“这样你们就不用浪费很多时间在路上，很快就能到达布朗普顿勋爵家了。”

“这样做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在来回途中遭遇袭击的危险。”陌生男子中的一人说道，法尔克·德-维利尔却朝他愤怒地看了一眼。

“时光仪已经准备好了，”他说着指了指桌上一个有银色把手的箱子，“外面有两辆豪华轿车等着，先生们……”

“祝你们成功。”那个我认为是内政部长的人说道。乔丹奴再次深深叹了口气。

怀特医生手里拿了一个医药箱（让我觉得很奇怪），把门打开了。马里先生和惠特曼先生一人提着箱子的一个把手，抬着它走了出去，这么隆重，就好像要举行什么宗教约柜仪式一样。

基德朝我走近了几步，把他的胳膊伸到了我面前。“小佩内洛普，让我们好好见识一下伦敦的上流社会吧。”他说道，“准备好了吗？”

不，我完全没有准备好。佩内洛普真不是一个好听的名字。不过我也没有其他选择了。我尽量从容地望着基德：“如果你准备好了，我就准备好了。”

我发誓，正直，谦恭，诚实，且富有同情心，反对不公平，帮助弱者，遵守法律，保守秘密，遵循金科玉律，至死不渝。

（守卫者誓词）

《守卫者编年史》第一卷《守护秘密者》

第十章　又见伯爵

大部分时间我都很怕再遇到圣日尔曼伯爵。上一次遇见他的情形还一直记忆犹新，他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他的手曾经掐住过我的咽喉，并用了很大力气，虽然他站的地方离开我四米都不止。“我不知道，你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一个普通女孩还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是我已经不能再容忍有人破坏我的规则。”

也许，我在过去的日子确实破坏了他的一些规定，但大家也应该允许我犯错，毕竟我并不通晓所有规则。更何况，根本就没有一个人来给我好好介绍和解释所谓的规则或规定，那他们就根本没有权利来指责我是否破坏或违背了它们。

但其实我更害怕的是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我逐渐也认识到，乔丹奴和夏洛特说的话是对的，我并不能胜任佩内洛普·格雷这个角色，所有人都会发现我很不对劲。有那么一会儿我完全记不得除了她居住的德贝斯海尔之外其他任何地名，什么B开头的，或者P开头的，也或者D开头的……

“客人的名单你都记住了吗？”

站在我身边的惠特曼先生一点也不能减轻我的紧张，相反

总是给我更大的压力。我为什么要去背熟那张鬼名单？我摇了摇头，惠特曼先生马上轻轻叹了口气。

“我也没有全部记住。”基德说道，他和我面对面坐在加长轿车里，“如果事先都知道自己会碰上些什么人，是不是就少了很多乐趣呢？”

我真想知道，他会不会也和我一样紧张。他的手是不是也在不停出汗，他的心是不是跳得比我的还快。也许他经常去十八世纪，所以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特别了？

“你把自己的嘴唇都要咬出血来了。”他说道。

“我有点……紧张。”

“嗯，看出来了。如果我握住你的手，你会不会感觉好些？”

我立刻使劲摇了摇头。

不要，这样只会让我感觉更糟，你这个笨蛋！能够预见到，如果他真要对我做什么的话，我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不要再谈论任何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了，一旁的惠特曼先生已经看起来像知道了更多的松鼠一样！

我差点就把这些话都嚷出来，不知道如果把这些惊叹号重重砸到他脑袋上会不会让我感觉好受些。我想了想，最后还是什么都没做。

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当基德站在教堂前俯身帮我下车时（穿着这么夸张的裙子，自然是需要一个帮手的），我突然发现，他这次并没有带佩剑。真是不够谨慎！

街边的路人好奇地朝我们看着也低语着，惠特曼先生为我们打开了教堂的大门。“拜托，请快一点！”他说道，“我

们可不想制造轰动。”当然，但这个场面又怎么可能不引起轰动！两辆黑色加长轿车停在了大白天的北奥德利大街，男人们都穿着西服，从后备厢里拿出了约柜，抬着穿过人行道进入教堂。虽然从远处看，那个箱子有点类似棺材……我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希望，你至少还记得带上小手枪。”我悄悄对基德说道。

“那只是个社交聚会，你想得太奇怪了。”他用正常的声音回答我，接着帮我把披肩搭到了肩膀上，“有人检查过你手提袋里放了什么吗？没有吧，千万不要在有人发言时突然手机响了。”

想到那个画面我笑了一下，因为我的手机铃声是很大声的青蛙叫。“除了你，没有人会给我电话了。”我说道。

“我可没有你的号码。不过允许我看一眼你的手提包里面吗？”

“这个叫雷迪克。”我说道，一边耸了下肩膀一边把老式手提包递给了他。

“嗅盐，纸巾，香水，粉扑……很棒，”基德说道，“一如我听说的，来吧。”他把手提包交回给了我，顺势拉住了我的手和我一起通过了教堂的大门，惠特曼先生在我们身后把大门用插销锁上了。到了里面，基德一直都忘了要松开我的手，这样也好，我就不用多想了，跟着他走就行。

圣坛上站着法尔克·德-维利尔和马里先生，他们在神父怀疑的目光下打开了约柜——那个箱子。怀特医生用脚步测量着内部的距离，然后说道：“从第四根柱子往左十一步，然后

就能确保数字没问题了。”

“我不能保证教堂到了十八点三十分是不是就没人了，”神父紧张地说道，“管风琴乐手通常都会待久些，有时候还有些教会的教友会和我站在门口说会儿话，所以我很难……”

“不用担心。”法尔克·德-维利尔说道。现在时光仪已经摆放在了祭坛上，午后的阳光从教堂的彩色玻璃窗里投射下来，使得时光仪上的宝石闪烁出无与伦比的光彩。“我们会在您做完祷告后帮助您，让人群散去的。”他朝我们看了一眼，“你们准备好了吗？”

基德终于松开了抓住我的手。“我第一个穿越。”他说道。神父惊讶地张开了嘴巴，就看着基德在一团亮光的旋涡中突然消失。

“格温，”法尔克抓住了我的手，将我的手指伸入了时光仪中，并朝我鼓励地笑了笑，“我们整四个小时后再见。”

“希望可以。”我嘀咕了一句，就感觉到一根针刺入了我的肉中，整间屋子开始在一片红光中晃动，我赶紧闭上了双眼。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我只是稍微踉跄了一下，有人紧紧抓住了我的肩膀。“没事了。”基德在我耳边低声说道。

我无法看清周围的一切，只有几支蜡烛照亮着这间祭坛室，教堂其余部分都处于一片黑暗中。

“你们好。”从黑暗中传来一个声音，虽然我早就料到会有其他人在，但还是吓了一跳。一个男子的身影从柱子后面的阴影中走出来，借着蜡烛微弱的光亮我认出了这张苍白的脸庞，是拉科西，伯爵的一个朋友。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还以为

他是一个吸血鬼，黑色的眼睛毫无光彩，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看起来就像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洞。

“拉科西先生，”基德用法语回答道，并很有礼貌地鞠了个躬，“非常荣幸能够见到您。我的女伴您之前应该也见过了。”

“当然，今天晚上的格雷小姐。她可是我的一个朋友。”拉科西也朝我弯了下腰。

“哎……”我嘟囔着，“非常高兴见到您。”我突然就转为说英文。用外语交流即便我没说什么，对方也没说什么，都有可能引起不愉快。

“我和我的手下会陪你们一起前往布朗普顿勋爵家。”拉科西说道。

可怕的是我根本看不到任何一个他的手下，但当我们跟随拉科西穿过教堂走向大门时，却能听到他们在黑暗中的呼吸声和行动声。即便到了外面的街上，我仍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虽然我朝四周看了很多次。天有点凉，还能感觉到微微细雨，街灯本应该都亮了，但是这条街上的灯却无一例外都坏了。在这样的迷蒙暮色中，我连身边基德的脸都看不太清楚，而四周都是婆娑摇曳的各种影子，我屏住了呼吸，牙齿不住地上下打着架。我紧紧握着基德的手，天哪，他竟然把手松开了！

“我的人都在这里了，”拉科西低声说道，“都是从库鲁岑来的英勇善战的男子。我们会在你们回程时继续陪伴你们的。”

我们都不出声了。

已经离布朗普顿勋爵家不远了，随着我们不断靠近，灯光逐渐明亮起来。坐落在维格莫尔街上的勋爵府邸灯火通明，看起来是那么亲切。拉科西的人逗留在黑暗中，他一个人陪我们走进了屋子，大厅非常宽敞，豪华的大阶梯伴随着华丽的扶手指引着我们前往楼上。布朗普顿勋爵正等着我们。他还是那么胖，一如我记忆中的样子，在无数蜡烛的照耀下，他的脸看上去更丰润了。

整个大厅里都是空的，直到我们见到勋爵和四个仆人。仆人们非常有序地站在门的两边，指引着客人。真正的社交人群还没有见到，但是人们谈话和觥筹交错的声音，以及零零落落的音乐声却还是涌进了我的耳朵。

当拉科西躬了下身后离开时，我才知道布朗普顿勋爵将亲自迎接我们，并将我们引荐给其他宾客。他声称自己有多么高兴再次见到我们，第一次会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等，但是……如果聪明的话，这次会面最好也不要提到他的夫人。

“只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他说道，接着朝我们不停地眨眼睛，好像什么东西进到了他的眼里，他亲吻了我的手至少三下，“伯爵向我保证，你们可是来自于英国最显赫的家族。我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和你们聊二十一世纪的话题，我有个荒唐的想法，觉得你们可能是演员。”他又夸张地朝我们眨着眼睛。

“那也是我们的任务。”基德很直白地说道，“伯爵想尽办法，才给了您这样的错觉。他是一位脾气古怪的长者，不是吗？我的妹妹和我都已经习惯他的处事方式了，可是如果不是很了解他的人，就会觉得有些讶异。”他将我的披风摘下，并

递给了边上的一位仆人。“好了，我们已经听到您的沙龙里传出了美妙的钢琴旋律，看来音响效果还不错啊。无论如何我们都非常荣幸能够被布朗普顿夫人邀请。”

布朗普顿勋爵的眼睛在我胸前的大领口停顿了几秒钟，接着说道：“她也很荣幸能够认识你们。来吧，其他客人都到了。”他将胳膊递给了我，“格雷小姐？”

“勋爵。”我朝基德看了一眼，他朝我鼓励地笑了下，并随着我们进入了接待大厅弧形边门后面的沙龙。

我一直把沙龙简单地想象成客厅的模样，但是我们现在走进的这间几乎和我们家的舞厅差不多规模。较长的那面墙上安置了一个很大的壁炉，里面正熊熊地烧着火。而挂着沉沉的窗帘的窗台前放了一张斯宾耐琴。那些精致的桌子伸展出优雅的桌脚，沙发都是彩色的，而椅子则都选用了金色的扶手。整个房间点了差不多几百支的蜡烛，到处都是，照得整间屋子闪烁着充满魔力的光芒，我几乎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了。当然这些光亮也照耀出很多陌生的脸庞，除了惊讶外我的心里也夹杂了很多害怕，我强迫自己记着基德的劝告，把双唇死死咬住，生怕因为紧张和惊讶而不自觉地张开了嘴巴。难道这只是一个小型的私人晚间聚会吗？下一次的舞会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我还没来得及再多看一眼全貌，基德就已经毫不犹豫地把我拉到了人群中。无数双眼睛好奇地看着我们并窃窃私语着，之后一名身材矮小微胖的女士朝我们看了过来，她看来就是布朗普顿夫人了。

她穿了一件从头到尾都是天鹅绒的浅棕色裙子，头发被一束巨大的假发掩盖住，真是让人担心会不会被这里的哪支蜡

烛烧着了。女主人朝我们友好地微笑了下，并非常真诚地向我们问好。我自觉地朝她鞠了个躬，可是基德却硬生生地被男主人拉去了另一个地方，留下我独自一人应对。我还在犹豫要不要生他的气，布朗普顿夫人却已经对我打开了话匣子。幸运的是，我终于在这个当下把那个我居住的，或者说是佩内洛普·格雷居住的地方给记了起来。在布朗普顿夫人很热情地点了几次头之后，我非常肯定地告诉她，虽然那里很平静安逸，但是实在太少这么热闹的社交活动了。

“如果今天基诺维娃·费尔法克斯在这里表演她拿手的全套钢琴曲的话，您就不会这么想了。”一位身穿迎春花色裙子的女士朝我们走来，“相反，我更加确定，您会留恋原本的乡村生活的。”

“嘘，”布朗普顿夫人一边有点嗔怒，一边又窃笑了起来，“真是没教养，乔治安娜！”她像有什么小秘密一样看着我，让我突然觉得她还是十分年轻的，真是想不通怎么就变成了这么个水桶身材。

“也许是没教养，但我说的是事实！”穿黄色（在蜡烛光下实在不是什么好颜色）衣服的女士低声告诉我，她的男伴上次竟然听得睡着了，还大声打呼噜。

“今天肯定不会发生了。”布朗普顿夫人向我保证道，“今天优秀而神秘的圣日尔曼伯爵要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还要给我们带来自己的小提琴表演。而且拉维尼亚已经等不及要给我们演唱了，还要和我们的梅香特先生对歌。”

“那你可得先让他好好喝些酒才行。”黄衣女士说道，并朝我开怀地笑着，我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她的牙齿。我也赶紧用

这种方式朝她笑了起来。哈，我终于知道了，乔丹奴说得可不完全都是对的！

看来情况比我之前想象的要轻松多了。

“这实在很难掌控，”布朗普顿夫人叹了口气，她的假发微微颤动了几下，“喝太少酒他不愿唱，喝太多他就开始唱那些下流的海员歌曲了。亲爱的，你们认识圣日尔曼伯爵吗？”

我立即变得严肃起来，不自觉地朝四周看了看。“几天以前我被介绍认识了他，”我说道，并咬了下嘴唇，“我的哥哥……和他比较熟些。”我的目光立即落到了基德身上，他就站在壁炉边上，正和一名穿着漂亮绿裙子的可爱女孩子在说着话。看起来好像他们已经相识了很久一样。这位女孩笑的时候也露出了牙齿，非常美丽的牙齿，完全没有瑕疵。

“你不觉得伯爵特别不可思议吗？当他在说话的时候，我可以好几个小时就这么听着。”黄衣女士说道，接着她对我说她是布朗普顿夫人的表妹，“关于法国的所有故事我都特别爱听！”

“对，特别是那些内容丰富的故事，”布朗普顿夫人说道，“当然这些故事不适合你们这些小姑娘听。”

我在大厅里寻找着伯爵的身影，发现他正坐在一个角落里，和另外两名男子说着话。从远处看他是那么优雅，一点也不显老，当他发现我的目光时，也朝我看了过来。

伯爵的穿戴和大厅里的其他男人没什么不同，戴着假发，穿着男士小礼服，下面的裤子有点滑稽地绑住膝盖，脚上配的是带着环扣的奇怪鞋子。但是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没有让我觉得像是从古装电影里走出来的人，而是第一次让我意识到，

是我穿越来到了这个时代。

他的嘴唇微微上扬了下露出了笑容，我朝他礼貌地点了下头，可是身上却又不自觉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反应，好像咽喉又要被掐住一样。我可不想让他对我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对了，您的哥哥看起来可真是挺帅的，亲爱的，”布朗普顿夫人说道，“和之前我们听说的完全不一样。”

我将目光从圣日尔曼伯爵身上收回，又再次落到了基德身上。“您说得很对，他确实看上去……很帅。”看起来那位穿绿裙子的女士也是这么认为的了。她正一边卖弄风情地笑着一边解开了自己脖子上的围巾。如果乔丹奴看到我这么做，不把我杀了才怪。“那位女士，正和他调……说话的，是谁？”

“是拉维尼亚·鹿特兰，伦敦最美的寡妇。”

“不过千万别同情她，”迎春花女士突然丢了一句，“她早就已经委身于兰卡瑟尔大公了，还自以为是地享受着大公夫人的感觉，同时又和一位新晋的政治家发展着暧昧关系。您哥哥对政治感兴趣吗？”

“我觉得，现在这些都不重要，”布朗普顿夫人说道，“拉维尼亚看上去就好像刚刚拆了一个礼物一样兴奋。”她再次将基德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谣言毕竟是谣言，站不住脚，一下就不攻自破了。不过事实和谣言不符也是一件好事。”突然她的脸上出现了一丝惊恐的神情，“哦，您还什么都没喝呢！”

布朗普顿夫人的表妹赶紧朝四周看了看，轻轻推了一下站在一边的一位年轻男子：“梅香特先生，赶紧做点有用的事，

给我们拿几杯布朗普顿夫人的潘趣酒过来，当然记得给您自己也拿一杯，我们今天还想听您唱歌呢。”

“对了，这位是美丽的佩内洛普·格雷小姐，是巴顿子爵的继女。”布朗普顿夫人说道，“我很希望可以介绍您二位相识，但是她并没有很多财产，而您又是个看重嫁妆的追求者，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必要了，我也没什么太大热情来做这个媒人。”

梅香特先生的头比我都小，装扮和大厅里其他男士没有什么区别，此时听了布朗普顿夫人的话也没有觉得不高兴或不好意思。他朝我躬了下身，随后很仔细地看着我的领口：“但是这并不表示，我在面对年轻美貌的女士的魅力时就失去了兴趣或变成了盲人。”

“很荣幸认识您！”我不是很肯定地说道，接着就传来了布朗普顿夫人和她表妹的开怀大笑。

“哦，不要，布朗普顿勋爵和费尔法克斯小姐正朝钢琴走去！”梅香特先生说道，眼珠不停转了起来，“我早就有不好的预感了。”

“快！我们的酒！”布朗普顿夫人命令道，“没有人能这么干巴巴地忍受下去的。”

那杯潘趣酒我只是浅浅尝了一口，但真是美味无比，充满了果香味，还有点月桂和其他调料的香味。有那么一会儿我已经处于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享受般注视着这间富丽堂皇灯火辉煌的房间和里面各式各样穿戴华丽的人群，但是突然之间梅香特先生从后面一下抓住了我的胸口，我几乎把整杯潘趣酒都洒了出来。

“一朵迷人的小玫瑰滑了下来。”他说道，一边暗示地朝我眨了眨眼睛。我犹豫地看着他。乔丹奴可没有让我对这种情况做好准备，所以我不知道对待这样的局面应该怎么处理。我用求助的目光朝基德看过去，但他一直都沉浸在和那小寡妇的聊天中。我真想对梅香特先生说，如果他不把他的脏手从我身上拿走的话，掉下来的可远远不只有小玫瑰这么简单。但是在真实的场景中我还是不太能这么直接地表现，因为……太不礼貌了。于是我朝他微笑了下说道：“哦，谢谢，您真是个好人。我还真没注意到。”

梅香特先生鞠了个躬：“非常乐意为您效劳，女士。”真是不可思议的厚颜无耻。不过在那样一个女人没有选举权的年代，这种缺乏尊重的事情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当有着尖尖鼻子穿着芦苇绿色裙子的费尔法克斯小姐朝钢琴走去的时候，周围人群的聊天声和笑声逐渐地低了下来。她整理了下裙子，随后便弹奏了起来。她弹得并不差，但唯一令人觉得有点扫兴的，是她的演唱，实在是……音太高了。简直觉得玻璃都要碎了，让人恨不得想要像制止狗吠一样去制止她。

“令人精神一振，对吗？”梅香特先生帮我把杯子里的酒满上。更令我惊讶的是他转身又同样不加掩饰地抓了一把布朗普顿夫人的胸，借口是那里有一根头发。布朗普顿夫人好像并没有觉得受到了侮辱，只是骂了他一句色鬼，并用扇子打了一下他的手指，哦，扇子的功能终于出现了！接着她就带着表妹和我走向了窗户边上的一张蓝色沙发。她们一人坐在我一边，我被挤到了中间。

“您在这里不会被人揩油的，”布朗普顿夫人说道，并充满关怀地抚摸了下我的膝盖，“不过耳朵可就不敢保证了。”

“喝吧！”那位表妹朝我轻轻说道，“您会需要喝多些的！费尔法克斯小姐才刚刚开始呢。”

沙发坐上去并不是很舒服，硬得出奇，而后面的靠背设计得也很不合理，特别向外延伸，让人根本无法靠上去，以至于我仿佛整个人坐在自己的大裙子里面。看来十八世纪的沙发很明显并不是用来休息的。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很能喝酒。”我犹豫着说道。我唯一一次喝酒的经验还是在两年以前。那次是在辛迪娅家的睡衣派对，简直太棒了。没有男孩子，有很多薯片，还有“高中音乐节”的影碟，整整一大碗的香草冰激凌，还有橙汁和伏特加……大家都吃了很多冰激凌，以至于对伏特加根本就分辨不出什么味道，因此个个都喝了很多，完全失去了控制。辛迪娅拿起了三个玻璃酒杯砸到了窗户上，大声叫嚷着：“翟科·艾福龙，我爱你！”声音在整个切尔西回荡着。莱斯莉在头上套了把厕所钥匙，还到处要给人。佩吉向萨拉说了自己的爱情告白：“你真漂亮……嫁给偶（我）吧。”萨拉则吓得差点尿裤子，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我则更加糟糕，我跳到了辛迪娅的床上，用怪叫的方式像录音机一样不停地唱着《打破自由》这首歌。当辛迪娅的父亲回到家时，我用辛迪娅的梳子当作麦克风递到了他面前：“一起唱，秃头！让你的屁股也动起来。”直到第二天我都还完全不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发生了这些糟糕尴尬的事，莱斯莉和我都决定不再喝任何酒，当然这几个月内也不敢再碰到辛迪娅的父亲。从那以

后，我们一直都坚持了下来，没有违背自己的准则。当然也有少数情况，因为周边所有人都在喝，我们也无法坚持做异类，就好比现在这个情况。

从大厅的另外一边我感觉到圣日尔曼伯爵的目光再次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开始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有人说，他能够读到人心里想的东西。”布朗普顿夫人在我边上轻轻低语道，而我心里也决定，禁酒规定暂时先放到一边，就只有今晚，稍微喝上几口。

这样可以更好地忘记圣日尔曼伯爵给我带来的恐惧，当然还有其他人。

布朗普顿夫人的潘趣酒作用出乎意料的大，当然并不只是对我一个人。在喝了第二轮以后所有人都觉得歌声没有那么可怕了，等到第三轮过后我们甚至开始用脚尖跟着打起了节拍，我甚至觉得这个聚会简直太美妙了。当然，这里的人都比我原本想象中的放松多了，更准确地说，比起二十一世纪的那些人也更加放松。而那些亮光也令人十分陶醉神往。怎么我之前没有发现，这间屋子里的那好几百支蜡烛仿佛给每个人的脸庞都贴上了一瓣瓣的金子。就连伯爵，好像也在大厅的另一头不时地朝我微笑着。

当我喝到第四杯时，内心终于开始不停地出现警告信号：“要冷静，保持清醒！不要相信任何人！”还有一个事实是，即便基德只是眼睛望着那位绿衣女子，我也觉得非常不舒服。

“现在我们的耳朵终于受到了很好的训练。”布朗普顿夫人终于说道，她跟着节奏拍着手，并走向前面的斯宾耐琴。“我亲爱的，亲爱的费尔法克斯，表演太出色太优秀了。”她

说着，亲吻了下费尔法克斯小姐的双颊，然后把她朝着边上的一张椅子按了下去。“但是现在，我衷心邀请各位来聆听梅香特先生和拉维尼亚女士的歌声，不，不，不准反对，就是你俩，我们知道，你们已经在私下练习过很多次了。”

当那位喜欢揩油的梅香特先生坐到了斯宾耐琴边上，开始生动地弹奏起来时，坐在我身边的布朗普顿夫人的表妹表现得完全就好像是某个少男歌唱组合的十几岁少女粉丝一样，不停地在那里尖叫。那位美丽的拉维尼亚女士朝基德灿烂地笑了下，然后发情般地拉着她的绿裙子朝前走去。我可以看清楚，原来她并没有我原先以为的那么年轻，但是她真的唱得非常棒！简直可以和我们两年前在皇家歌剧院欣赏到的安娜·奈瑞贝科相媲美。也许她还没有完全达到奈瑞贝科的水平，但无论如何听她演唱真的可以说是一种享受。通常说来我并不会去看意大利歌剧表演，但是感谢潘趣酒让我现在真正感受了一回。在十八世纪意大利歌剧绝对是不容置疑的气氛制造者。大厅里所有的人都欢笑热闹起来，只有那位可怜的狗叫……哦，不对，是费尔法克斯小姐露出了嫉妒的脸色。

“我能短暂地打扰一下吗？”基德从沙发后面探过身来，低头朝我笑着说道。明白，现在那位绿衣小姐正忙着，所以就想到我了。“如果你能过来认识和招呼一下伯爵的朋友们，伯爵将非常高兴。”

哦，对了，我们还有正事要办。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拿起了我的酒杯，一口把里面的酒都喝了下去。当我起身站起来时，感觉到脑子里有种非常舒服的眩晕感。基德从我手中接过空了的酒杯，将它放在一张有着可爱桌脚的小桌子上。

"是带酒精的饮料吗？"他轻声问道。

"不是，是潘趣水果酒。"我同样轻声回答道。哦，地板怎么看上去哪里不平，有点歪了？"我基本上不喝酒的，你知道吗？这是我的钢铁原则，不容动摇。不是一定要有酒才有乐趣的。"

基德扬起了一条眉毛，过来抓住了我的胳膊。"我很高兴你在这里觉得很有乐趣。"

"当然，我也很高兴你在这里找到了乐趣。"我朝他说道。哦，十八世纪的地面可真是晃得厉害，怎么我之前完全没有发觉呢？"不过我觉得，她配你年纪有点大了些，不过你可能也不介意这么多。你还不介意她其实是某位大公的情妇吧？肯定不介意了，真的，这个派对太棒了。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比我想象得友好多了。不仅交流很友好，肢体语言也很友好。"我朝那个弹钢琴的揩油先生又看了一眼，还有他对面的那位冒牌奈瑞贝科。"还有……他们很明显都很爱唱歌，真是令人感到亲切。真想赶紧跟着节奏一起跳起来唱起来。"

"不要乱来，"基德低语道，他拉着我朝伯爵坐的沙发走过去。当伯爵看到我们朝他走近时，他带着年轻男子特有的温和站了起来，嘴角上扬给了我们一个充满期盼的笑容。

好吧，我想，接着微微抬了抬自己的下巴。我们就好好来演场戏，就当我根本不知道，其实在谷歌上完全查不到你的伯爵头衔，我也可以假装你真的是伯爵，并且出身名门。

再假装我们上次见面并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还要假装，假装我自己现在是清醒的状态。

我放开了拉住基德的手，抓住了自己的红色丝绸裙子，将

裙摆打开，深深地放低了身子鞠了个躬，可是当伯爵将他戴满了戒指和首饰的手朝我递来时，我又一次感到了厌恶。

“我亲爱的孩子，”他说道，当他轻抚着我的手时，那双巧克力色的眼睛闪烁着很有乐趣的光芒，“我对你的高雅表示震惊。要知道别人在喝了四杯布朗普顿夫人的潘趣酒后连自己的名字可能都已经不记得了。”

哦，他竟然一杯杯地数着。我带着内疚和自责的眼神低下了头。事实上，我喝了五杯。但真的值得喝这么多！要知道我现在心里完全没有了恐惧，一切烦恼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也不觉得自己是少数族群被人孤立。相反，我喜欢这样喝了些酒的自己，虽然走起路来有点歪歪斜斜很不稳妥。

“谢谢您的夸奖。”我用法语低声回答了一句。

“真是可爱！”伯爵说道。

“对不起，我本应该照看好她的。”基德说道。

伯爵又轻声笑了下。“我亲爱的少年，你有别的事忙。今天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玩得开心，不是吗？我本来想将这位惹人怜爱的年轻小姐介绍给阿拉斯泰勋爵，但是他直到现在都没有出现，我只能猜测，他应该还在路上。”

“一个人吗？”基德问道。

伯爵笑了笑：“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冒牌安娜·奈瑞贝科正张开双臂和揩油先生琴瑟合拍地高唱着最后一个音符，伯爵松开了拉住我的手，和大家一起鼓掌。“她真是棒极了，太有演唱天赋了，简直完美无瑕。”

“对，”我轻声回答道，也同样鼓起掌，努力表现得自己由衷地欣赏这一表演，“顶上的吊灯都在跟着拍手称赞了。”

或许是因为大家的鼓掌让我再一次失去了平衡感，脚下不禁有些踉跄。

基德扶了我一把。“我可没法控制一切。”他朝我生气地说道，嘴唇几乎碰到了我的耳朵，“我们在这里还不到两个小时，你就已经喝醉了！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十八世纪的人不这样说话，我要告诉乔丹奴。”我哧哧地笑了起来，但因为四周的嘈杂声，我的声音被完全掩盖了，“更何况现在已经这么晚了，根本没有人会察觉到，也没有人会来说，啊，这个小孩喝潘趣酒喝上瘾了……”我突然打了个嗝，“哦，对不起。”我朝四周看了下，“其他人比我喝得更醉，不要把自己弄得好像卫道士一样。拜托，我还清醒着，我有自制力。你可以放开我了，我能站稳，就像浪花里的岩石一样稳健。”

“我可警告你了。”基德又低声说了一句，虽然他真的松开了我。

为了站得更稳一些，我把两条腿分开站着，反正裙子很宽大，根本不会有人看得出来。

伯爵又朝我们乐呵呵地看了过来，神情就好像是一位祖父一样，充满了骄傲。我也偷偷朝他看了一眼，得到的是一个微笑，让我的心里一下感觉温暖无比。为什么我之前对他有那么大的恐惧？我费了好大劲才想到卢卡斯曾经对我说过的：这位男子割断了他自己先辈的咽喉……

布朗普顿夫人又再次急急忙忙地走到了前面，对梅香特先生和拉维尼亚女士发表了一通谢词。随后，在费尔法克斯小姐重新站起来之前，她在一片喝彩声中感谢今天的尊贵客人，千

里迢迢赶来的，被神秘笼罩着的，著名的圣日尔曼伯爵。“他向我保证，今天一定会表演小提琴演奏。”她说道。布朗普顿先生带着一个小提琴盒子也走了上来，动作非常迅速，好像他的肥胖身躯和大肚子都不存在了一样。因为喝了潘趣酒而晕乎乎的观众热情高涨，场面完全沸腾了。真的，这个派对简直太完美了。

伯爵微笑了下，从盒子里取出了小提琴。“布朗普顿夫人，我从来不记得自己让你们失望过，”他用很柔和的口吻说道，“但是我的手指估计是太老了，有点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不能再像上次在法国花园和著名的卡萨诺瓦一起表演的那样了，这几天手指有点痛风。”

很多人开始窃窃私语，房间里充满了遗憾的叹息之声。

“所以今天，我将这把小提琴交给我的一位年轻朋友。”伯爵接着说道。

基德表现出了一丝讶异，赶紧摇了摇头。

但是当伯爵扬起眉毛，对他说了声“请”后，基德还是接过了那把乐器，微微鞠了个躬，朝斯宾耐琴前走去。

伯爵又再次抓住了我的手。“我们俩坐在那边沙发上，好好欣赏这场音乐会，好吗？哦，不用担心，坐吧，我的孩子。你也许还不知道，从昨天下午开始，我们就成了最好的朋友，你和我。因为我们俩进行了一次非常真诚的谈话，完全消除了任何误会。”

啊？

“昨天下午？”我重复了一遍。

“从我的角度来说是这样。”伯爵说道，“对于你来说，

这件事属于未来发生的。”他又笑了，“我故意说复杂了，你注意到了吗？”

我不知所措地望着他，就在这个当口基德开始了演奏，而我却一下子忘记了自己本来要提出的问题。我的上帝！也许是潘趣酒的作用，但是这样的小提琴表演简直太性感了，即便只是基德手里托着琴下巴靠在琴上的那个姿势，根本不需要别的任何动作，就已经把我迷得晕头转向了。当他将琴弓放到琴弦上时，那长长的睫毛在脸颊上留下了一片阴影，几缕头发落在了脸庞上。当第一个音符传向整个房间时，我简直都已经无法呼吸了，那柔和的音调完全把我融化了，突然有种让自己哭出来的冲动。在这之前小提琴在我所喜爱的乐器排名里并不靠前，一般只出现在电影的背景音乐中或某些场景下。

但是今天，却让我感觉到无与伦比的美妙，无论是那既悲伤又甜蜜的音律还是那位演奏的少年，都将我的心深深地吸引住了。

所有人都静静地聆听着，大气都不敢出，而基德自己也完全沉浸在表演中，就好像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当伯爵碰了碰我的脸颊并用手指很轻柔地抹去眼泪时，我才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哭了，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他低头朝我微笑了下，在他那双深棕色的眼睛里可以看到有种温暖的光芒在闪烁。“不用为此感到难为情，”他轻声说道，“如果你没有哭，我反而会失望的。”

连我自己都非常吃惊，我竟然朝他回笑了一下，真的，怎么会这样？这个男人可是曾经让我非常气愤的一个人！

“这段旋律有什么出处？”我问道。

伯爵耸了下肩膀："我也不清楚，我猜，以后会有人把这首曲子谱出来的。"

大厅里突然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基德的演奏结束了。他微笑着弯了弯腰，非常含蓄又成功地拒绝了大家加演的要求，但是却没有成功拒绝美丽的拉维尼亚女士的拥抱。她简直是整个人都扑到了他怀里不愿松开，他只能拽着她一起走到了我们的沙发这边。

"他是不是棒极了？"拉维尼亚女士嚷道，"但是当我看到这双手时，我马上就明白它们的功力一定非比寻常。"

"我也是这么猜测的。"我低声说道。我很想从沙发上站起来，这样拉维尼亚女士就不能朝我俯视了，但我实在是站不起来。酒精的作用已经让我的肌肉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真是件不错的乐器，伯爵。"基德朝伯爵说道，并将小提琴递给了对方。

"是一把斯特拉地瓦利提琴，是大师亲自为我制作的。"伯爵若有所思地回答道，"我很希望能把这把琴交给你，我的年轻人。今天晚上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来完成这一隆重的交接仪式。"

基德的脸红了起来，也许是因为高兴吧，我猜。"这个……我不能……"他看着伯爵深邃的眼睛，接着低下了头，说道，"这真是我莫大的荣幸，伯爵！"

"这也是我的荣幸。"伯爵很认真地回答道。

"我的老天。"我轻轻叫了一声，他们俩的关系看起来是那么友好。

"您是不是也像您哥哥那样，有很高的音乐才能，格雷小

姐？”拉维尼亚女士问道。

不，不过比起你的音乐造诣我还是不输一筹的。“我喜欢唱歌。”我说道。

基德又警告似的朝我看了一眼。

“唱歌！”拉维尼亚女士又叫了起来，“就像我和我们亲爱的费尔法克斯小姐一样吗？”

“不，不，”我赶紧说道，“我既不能像费尔法克斯小姐那样唱出那么高的音，”我可不是蝙蝠，“我也无法像您那样拥有宽广的音域。我只是喜欢唱歌而已。”

“今天晚上我们大家欣赏了足够的音乐了。”基德说。

拉维尼亚女士立即看上去像受了侮辱一样。

“当然如果您还能再为我们表演一次的话，我们会更加激动的。”基德赶紧补充了一句，随后朝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但是由于我早就喝醉了，这种眼神对我来说早已无所谓了。

“你刚才……演奏得太棒了，”我说道，“我都情不自禁哭了，真的！”

他朝我狡黠地笑了笑，好像我只是开了个玩笑而不是当真的。接着他便将那把斯特拉地瓦利提琴装进了琴盒。

布朗普顿勋爵气喘吁吁地朝我们走来，手里拿着两杯潘趣酒，接着他向基德一再强调，自己有多么为基德的旋律所倾倒和陶醉，同时他也替没有到场的可怜的阿拉斯泰感到惋惜，错过了今晚这么美妙的高潮。

“您觉得阿拉斯泰今晚还能找到来这儿的路吗？”伯爵略带气愤地问道。

“我并不怀疑。”布朗普顿勋爵说着把手中的一杯酒递给了我。我再次贪婪地喝了一口，天哪，真是太美妙了，即便只是闻到了酒的香味就已经感觉像飘起来一样。我已经准备好了，拿起梳子，跳到床上，大声高唱“打破自由”，管他什么翟克·艾福龙。

“勋爵，我一定要说服格雷小姐来为我们表演一曲，”拉维尼亚女士说道，“她非常喜欢唱歌。”

我从她的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这种感觉让我想到了夏洛特。虽然她们俩外貌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那条绿裙子底下隐藏着的内心绝对是另一个夏洛特，我毫不怀疑。有些人总是喜欢用他人的平庸来衬托自己的出色和优秀，真是恶心！

“好吧，”我说道，努力让自己再次从沙发里站起来，这次终于成功了，而且我还站直了，“那我也唱一首吧。”

“你说什么？”基德说道，不停地摇着头，“绝对不能让她演唱，我怕潘趣酒让她……”

“格雷小姐，如果您愿意为我们演唱的话，那真是我们的无上荣幸了。”布朗普顿勋爵说道，随后用力地眨着眼睛，而他那双下巴也跟着晃动颤抖起来，“如果是潘趣酒给了你动力，那更是件好事了。来，跟我到前面来，我要把你介绍给大家。”

基德紧紧抓住了我的胳膊。“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他说道，“布朗普顿勋爵，我拜托您，还是不要把我妹妹带到众人面前了……”

“所有事情都有第一次，”布朗普顿勋爵说道，继续拉着我往前，“你看大家热情这么高涨，千万别坏了大家的雅兴！”

“对，千万别坏了大家的雅兴。”我说道，接着一下甩掉了基德拉住我的手，“你有带着梳头发的梳子吗？如果我手里抓了一把的话，会唱得更好的。”

基德一脸狐疑地望着我。“完全没有。”他说道，随后跟着我和布朗普顿勋爵朝斯宾耐琴走去。

我听到伯爵在我们身后小声地笑了起来。

“格温……”基德再次朝我低语道，“停止这种冒险的无聊举动。”

“佩内洛普。”我纠正他道，接着把杯子里的潘趣酒一口喝完，把空杯子递回给了他，“你觉得他们会喜欢《彩虹下》这首歌吗？或者别的？”我又哧哧笑了起来，“哈利路亚！”

基德无助地叹了口气：“你绝对不能过去唱歌，你赶紧跟我回去！”

“你觉得不好吗？是不是太时髦的歌了？或者我再想想……”我的脑海中立即拉出了一长串的曲目单，而布朗普顿勋爵不停地在我边上说着话，梅香特，那位揩油专家，也朝我们走来。“这位女士需要有人用斯耐宾琴为她伴奏吗？”他问道。

“不用了，这位女士需要……完全不同的。”基德说道，随即坐到了钢琴前的小凳子上，“格温，请不要……”

“好吧，”我说道，“我知道要唱哪首歌曲了，《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这首歌我能记住全部的歌词，而旋律也是没有特定时代特征的，你觉得怎么样？可能这些人还完全不知道阿根廷是什么……”

“你不会真的要在这么多人面前献丑吧？”

其实冒险的尝试多少有点令人兴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也完全可以理解。“听着，”我非常机密地对他低声说道，“这些人已经完全不会拿我怎么样了，首先他们死了两百多年，其次他们已经在酒精的作用下完全亢奋过头不理智了，当然你除外。”

基德把头埋在了手掌中又叹了口气，胳膊肘碰到琴弦上发出了一串音符。

“您也许知道《回忆》这首歌吧？是音乐剧《猫》中的曲目。”我问梅香特先生。

“哦，可惜没有。”梅香特先生回答道。

“没有关系，那我就唱这一段吧。”我充满信心地说道，然后转身面朝观众，“这首歌曲名叫《回忆》，是关于……一只猫的爱情困惑，当然进一步来说其实影射的是我们人类的相同问题。”

基德终于又抬起了头，不可思议地望着我。“请不要……”他又说了一遍。

“我们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的，”我说道，“好不好？就当是我们两人的秘密。”

“终于来临了，伟大的唯一的完美的格雷小姐将在今天现场为我们演唱！”布朗普顿勋爵大声宣布道，“为我们所有观众带来她的首次表演！”

我真应该非常紧张，因为所有的谈话一下都停了下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一个人身上，但是我真的一点都没有感到紧张和惶恐。哈，潘趣酒的功效真是无与伦比啊！我一定要

知道调制方法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了，我要唱什么来着?

基德在斯宾耐琴上开始弹奏起来，我终于从旋律中听了出来，是《回忆》。啊，对啊，就是这首歌。我朝基德感激地笑了下。这首歌的第一个音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开始唱砸了，那就意味着赶紧结束吧。此外第一句歌词“午夜”声音还必须要有深厚的穿透力，但又要保持干净清脆。

我非常高兴，因为觉得自己的嗓音和芭芭拉·史翠珊如出一辙。

“路上寂静无声，月儿是否也失去记忆? 她笑得多孤寂。”

基德很显然也会弹钢琴，而且还弹得不错。哦，老天爷啊，即便我之前没有疯狂爱上他，也会在这个当下迷恋上他的。他根本都不用看琴键，而是一味地望着我。他看上去也有些惊讶，就好像突然有了一个重大的新发现一样。也许，因为月亮也是由女神主宰的吧。

“当我独自在月光里，我笑看着往昔。”

我的这首歌简直就是为他一人而唱的。这间大厅的音响效果实在太棒了，听起来就好像我拿了麦克风演唱一般，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寂静无声地聆听，没有一丝杂音的缘故。“让回忆再次重现。”这样的演唱方式比起卡拉OK真的不知道要有趣多少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真的。即便这只是我的一个美梦，可能下一分钟辛迪娅的爸爸就会走进房间，并像打雷一样把我们都震醒，我也觉得，所有这一切的感受都值得了。

不会有人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一切的。

时间仅仅是时间。他是一首没有韵律的诗。所有一切都掌控在你手上。

邦·乔维

第十一章　黑衣幽灵

令人郁闷的是，这首歌太短了。我尝试着想加唱一段，但这样反而会破坏了整体效果，于是还是放弃了。我有点遗憾地唱起了自己最爱的那句歌词：“如果你触摸到我，你就会明白什么才是快乐。看，新的一天又来临了。”并再一次体会到，这首歌并不只是唱出了猫的心声。也许还是潘趣酒的作用，当然，一定是的，这次社交聚会上的观众就像欣赏意大利歌剧一样欣赏和喜爱着我们的表演。无论如何他们都非常激动地鼓起了掌，当布朗普顿夫人匆匆忙忙朝台前挤过来的时候，我朝基德弯了弯腰，并说了句“谢谢！非常感谢您的演奏，真是太棒了！”

他又一次把头埋在了手掌中，好像根本不相信自己刚才做了些什么。

布朗普顿夫人一把抱住了我，梅香特先生亲吻了我的双颊，称呼我为“金色花蕊”，并希望我能再加唱一首。

我的心情也非常之好，恨不能再继续唱下去，但是基德警示的目光提醒着我，他站起身，抓起了我的胳膊肘。“我敢肯定如果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知道他的音乐在这里被大家这么

喜爱，一定会十分自豪和陶醉的，但是我妹妹现在需要休息一下了。她上周一整个礼拜都得了扁桃体炎，医生要求她好好保护自己的嗓子，否则可能永远都要失去这把好嗓音了。”

“真是太残忍了，”布朗普顿夫人叫道，“您为什么不早说？可怜的小姑娘！”

我的嘴里还在愉快地低声哼唱着《西城故事》里的那首《我感觉很棒》。

“我……您的潘趣酒真是起了大作用了，”基德说道，“我想，它已经把所有的紧张和担心都一扫而光了。”

“哦，就是嘛，确实有这个作用。”布朗普顿夫人说道，脸上洋溢着灿烂的骄傲的笑容，随后她故意压低声音说道，“你们现在发现我把聚会办得这么好的秘密了吧。整个伦敦都在羡慕我们这里的热闹气氛，都挤破脑袋想要得到我的邀请。我可是用了好多年时间，才慢慢研究和不断完善制作出这么好的酒，我想可能要等我死之前才会交出那张秘方了。”

“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说道，“但有一点真是太对了，您这里的社交聚会真是太棒了，比我之前想象的不知好了多少倍！之前还有人提醒我说，一定会非常无聊的……”

“她的女家庭教师比较保守一些，”基德故意插话进来打断了我，“也可能是因为德贝斯海尔的社交生活实在有些沉闷和守旧。”

布朗普顿夫人又咯咯笑了起来。“对，这我绝对相信。啊，阿拉斯泰勋爵终于到了！”她朝门口看了过去，布朗普顿勋爵正在那里欢迎着新到的客人。那是一个看上去中等年纪的男子，但因为戴着雪白的假发套，所以很难判断出他的准确年纪。

只见他穿着闪闪发亮的条纹礼服，整个人看上去都像在发光一样。而这种发亮的效果因为他边上的那位男士所穿的黑色衣服而衬托得更加明显。那位男士穿了一件黑色斗篷，头发乌黑，脸色却有点橄榄色。即便我离他很远，也依然可以看清他的眼睛，和拉科西的非常相像，又大又黑。在那些穿得花枝招展全身都戴满了首饰的宾客中间显得非常另类。“我还以为今天阿拉斯泰不会来赏光了，那就真是今天晚上最大的遗憾了。不过他现在肯定还不会马上就兴致高起来，让我来劝他喝杯潘趣酒吧，然后把他送去边上牌桌打牌……”

“那我们就用歌声来激发他的情绪吧。”梅香特先生说道，并再次坐到了斯宾耐琴边上，“您愿意再次赏脸吗，拉维尼亚女士？”

基德把我的手搭到了他的胳膊上，带着我往边上走了几步。“你老实告诉我，到底喝了几杯？”

“好几杯，”我承认道，“里面除了酒精一定还有别的成分，会不会是苦艾酒？就像妮可·基德曼在那部悲伤的电影里所演的，片名叫《红磨坊》。”我叹了口气，“世界上最伟大的事就是学会爱与被爱。我猜，你已经会演了。”

“我只想让你明白：我讨厌音乐！”基德说道，“你觉得自己还能坚持几分钟？阿拉斯泰勋爵已经来了，等我们和他打完招呼我们就可以走了。”

“现在吗？这么快，可惜。”我说道。

基德望着我摇了摇头：“很明显你已经完全失去了时间观念。真想把你的脑袋浸到冷水里，好让你清醒清醒。”

圣日尔曼伯爵朝我们走过来。“刚才的表演真是……太特

别了。”他说着抬高了眉毛看了基德一眼。

“很抱歉，”基德叹了口气说道，朝两位新到的客人望去，“阿拉斯泰勋爵看上去比以前更胖了一些。”

伯爵笑了起来。“那你可就猜错了，我的敌人可是个个都很强劲的。拉科西今天下午还看到他在加利阿诺练习剑术，还没有一个年轻人能战胜他呢。跟我来吧，我早就想看看他那张脸了。”

“伯爵今天怎么这么友好？”当我们走在伯爵身后时我朝基德轻声说道，“你知道，上一次他可是真把我吓坏了，但是今天我完全都没有了恐惧，他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我爷爷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喜欢他了。他把斯特拉地瓦利提琴都送给你了，真是太友善了。那把琴如果拿到eBay上去卖的话一定值不少钱。哎哟，怎么这地还是这么摇晃不平？”

基德把手搭到了我的腰上。“我发誓，今天结束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他嘀咕了一句。

“我刚才有自言自语吗？”

“没有。”他说道，“但我敢肯定，等下你会。”

“我早就和你们说过，他肯定会来的。”布朗普顿勋爵把一只手放到了穿着金色闪亮礼服的男士肩膀上，而另一只手则搭在了伯爵的肩膀上，“有人告诉我，你们早就认识了。阿拉斯泰勋爵，您可从来没有跟我透露过，您认识大名鼎鼎的圣日尔曼伯爵呀。”

“那有什么可炫耀的！”阿拉斯泰勋爵高傲地说道。而那个黑衣青面男子就站在他身后，并用谄媚的语调补充道：“就是。”他那双黑色的眼睛毫不掩饰直勾勾地盯着伯爵，不用怀

疑就知道他心里有多么憎恨对方。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怀疑在他那件斗篷下面说不定还藏着一把利剑，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拔出来进行攻击。他为什么要穿这么一件斗篷呢？真是个谜。首先，室内已经非常暖和，其次，它和这样一个热闹的场面完全不协调，也显得很不礼貌和突兀。

布朗普顿勋爵还在那里愉快地和双方周旋着，就好像他完全没有发现双方之间的敌意。

伯爵朝前走了一步。“阿拉斯泰勋爵，真是太荣幸见到您了！虽然我们俩上次打交道都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但我始终没有忘记您。”他说道。

我站在伯爵的身后，无法观察到他的表情如何，但是听起来他应该是微笑着的。他的声音是愉快而轻松的。

“我还记得我们那次谈论到了奴隶和道德，并让我惊奇地发现，您在这两点上的观点与您的父亲如出一辙。”

“伯爵可什么都记得住啊。”布朗普顿勋爵非常热情地说道，“他的大脑简直容量惊人！和他一起的那几天我学到的东西简直比我之前一辈子知道的都多。您是否也像伯爵那样知道怎么制造人工宝石呢？”

“当然知道。”阿拉斯泰勋爵的目光变得更加冷酷了，而他的随从也开始呼吸急促起来，就好像马上就要开始疯狂杀人般。而我则专注地看着他的斗篷，是不是随时就会把利剑拔出来。

“据我所知，阿拉斯泰勋爵应该对科学类的领域并不感兴趣。”伯爵说道，“哦，我真是不够礼貌，把重要事忘了。”他朝边上走了一步，向基德和我看过来，“我想为你们介绍这

两位非常出色的年轻人。说实话，这也是我今天造访这里的主要原因。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早就不适合这种聚会场合了，应该早早就上床睡觉了。”

阿拉斯泰勋爵的眼睛朝基德注视过去。

布朗普顿勋爵将他肥胖的身躯挤到了我和基德中间。“阿拉斯泰勋爵，这位是巴顿子爵的儿子，这位是他的继女，美丽的格雷小姐。”

我的鞠躬因为两个原因而略微欠缺了些恭敬，第一是怕自己站得不够稳，第二是因为那位勋爵实在太傲慢了，以至于我都忘了，我只是巴顿子爵无足轻重的继女而已。嗨，事实上我可是一位出身名门家族的勋爵的外孙女，更何况在我们的时代里出身根本就代表不了什么，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是吗?

阿拉斯泰勋爵的目光冷酷到随时随地都让人觉得血液都会被冻住，好在还有潘趣酒抵抗住这种冷酷，让我有足够的能量去回望他。很长时间内他都没有关注我，眼睛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基德，而一边的布朗普顿勋爵则一直开心地喋喋不休说着什么。

没有人来介绍阿拉斯泰勋爵身边的这位黑衣随从到底是什么人，也同样没有人注意到，这位黑衣人在越过阿拉斯泰勋爵的肩膀望向我时所低声说出的话：“你！有着蓝宝石眼睛的魔鬼！你马上就会入地狱的。”

什么？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怎么突然会这样？我求助般地望向基德，而此刻他的脸上正洋溢着作秀般轻松的微笑。直到布朗普顿勋爵想要过去从他夫人那里取几杯潘趣酒而走开一阵时，基德才开始说话。

“不用麻烦了，布朗普顿勋爵。”他说道，“我们很快就要走了。我妹妹自从生病后就一直比较虚弱，还不习惯长时间待在这里。”他将手臂放到了我的腰间，另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你们看，她都已经站不太稳了。”

这次他真说对了！地板晃得越来越厉害，我的脚真的站不太稳了。好在我还能靠在基德的身上。

“哦，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勋爵大声说道，“我夫人一定还会挽留你们再待一阵的。”

圣日尔曼伯爵在他身后看着他笑了起来。“他可真是一个有着善良心灵的人，一定无法忍受我们在他面前争吵的。”

阿拉斯泰勋爵用毫不掩饰的敌意目光望着基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那时候还是威尔顿的一个无名小卒，今天却是子爵的儿子了。看来您的宠儿也会制造骗局了，真是可惜啊。”

“那只是一个社交场合的假名。”伯爵一边说着一边仍然保持着笑容，“不过您肯定不会明白的。我听说，您一直都对十一年前的一次剑术比试非常自豪。”

“我对每一次剑术比赛都感到自豪和享受。”阿拉斯泰勋爵说道。勋爵身边那位黑衣人说道：“用天使的剑猛烈击垮上帝的敌人吧。”但是勋爵却好像根本没有听见一样继续说道：“不过这几年里我又学到了新的招数。您的宠儿貌似在这十一年里没什么大长进啊，我只能说服我自己，他是太忙了没有时间来使自己的技艺更加精湛。”

“说服自己？”基德说着轻蔑地笑了笑，“那您真应该自己过来亲眼看下。但您一直都只是派了手下人来，对于这些

人我想我对付起来还是绰绰有余的。要看我是不是真的没有长进，那就要和我比试过才会知道了。”

“您……”阿拉斯泰勋爵的眼睛突然眯了起来，“啊哈，您说的是上个月发生在海德公园的事件。没错，我真应该亲自出马，不过那只是一时兴起突然想到的主意，如果没有黑魔力和一个……女孩的帮助，我估计您实在没有幸存的可能了。”

“我很高兴你们能够这么开诚布公地说话，”伯爵说道，“因为自从您的手下一直想要这位年轻人的命以来，我还真有点生气了……我一直以为，您的攻击只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您肯定也明白，我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您做的，只是您认为必须做的，而我做的，是我一定要做的。”阿拉斯泰勋爵回答道，而他的黑衣随从此时也突然大声咆哮道：“去死！快去死吧，魔鬼们！”那种奇怪的样子让我一度以为他的斗篷下面是否藏的是一把带激光的剑。但很肯定的一点就是他一定是带着武器来的。我实在无法阻止自己不去注意到他怪异的行径。

“虽然我们俩还没有被介绍认识，但我必须承认，我今天确实不够礼貌，”我一边说着，一边直视着对方的眼睛，“但是像您所提到的死亡和魔鬼，我完全不赞同。”

“不要和我说话，魔鬼！”那个长得像达斯·维达的黑衣人非常粗鲁地说道，“你那双宝石眼睛是看不到我的！你的耳朵也根本不可能听到我说话。”

“哦，真要这样就好了。”我说道，突然有种很想回家的感觉，或者至少回到沙发那里坐下，靠在靠背上。整个大厅都开始有点摇晃了，感觉自己仿佛站在船头的甲板上，晃得都快

要掉到海里了。

基德、伯爵和阿拉斯泰勋爵都暂时停下了谈话，好像忘记了互相挖苦讽刺，都非常陌生地看着我。

“我后代的刀剑一定会刺穿你的皮肉，佛罗伦萨联盟一定会为我家族所遭受的待遇而报仇的，你们对我们家族所做的事，并将他们从地球上清除掉，这是违背上帝意愿的。”达斯·维达一定是在自言自语。

“你在和谁说话？”基德轻声问我。

“和他。”我说着，又抓紧了他，手指着达斯·维达的方向，“应该有人告诉他，他的斗篷……已经不合现在的潮流了。而我，拜托，也不是什么魔鬼，也不会被他的后代用剑刺穿，并从这个世间清除掉，噢。”

基德的手紧紧握住了我的手臂。

“到底上演的是一出什么闹剧，伯爵？”阿拉斯泰勋爵问道，一边把围巾上的奢华胸针卖弄似的摆正。

伯爵完全没有理会他。他的目光非常沉重地投向了我。“真是有趣，”他小声说道，“很显然她看到了您身边那位穿黑衣服的疯子幽灵，亲爱的阿拉斯泰。恐怕她是喝了太多酒了，所以开始产生幻觉了。”

基德说着，又朝我耳朵边低语道：“赶紧闭嘴！”

我的胃因为惊吓而蜷缩了起来，终于明白原来其他人根本看不见达斯·维达这个人，也听不到他说的话，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鬼魂！如果我不是喝得这么醉，应该早就想到了这点。真是蠢到了家！无论是他的衣服还是他的发型都和这个年代格格不入，至少在他慷慨激昂的咆哮时我就应该立即发现站在我

面前的这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阿拉斯泰勋爵把头朝后仰了下说道："我们俩都很清楚，到底谁的灵魂是魔鬼，伯爵。在上帝的帮助下我避免了……让这个家伙再次投胎。"

"用神圣佛罗伦萨联盟的剑来刺穿你！"达斯·维达故作庄重地补充说道。

伯爵笑了："您对这个时代的规则还是不太了解，阿拉斯泰。事实上今天您面前站着的这两位就证明了您的计划不会成功。也许在这件事上您不应该再依靠上帝的帮助，而我的忍耐力则更是有限的。"突然之间伯爵的眼神和声音都变得像冰一样冷酷，我发现，勋爵也吓了一跳。就在一瞬间他神情中的那些高傲一下都烟消云散般不见了，脸上写满了恐惧。

"您所改变的游戏规则最终也会影响到您自己的生活。"伯爵仍然用冷酷的声音说道，就像上次我遇见他时那种要令人窒息的口吻，此时此刻我再次肯定，他绝对是一个会亲手将他人咽喉割断的人。

"您的恐吓是不会影响到我的。"阿拉斯泰勋爵轻声说道，但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来他在说谎。他的脸一直白到了脖子。

"你们不会是真的想离开了吧，我亲爱的孩子们？"布朗普顿夫人摇晃着大裙摆急急忙忙走过来问道，并愉悦地望着大家。

圣日尔曼伯爵立即也放松了下来，表现得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啊，我们神奇美丽的女主人来了。我不得不说，您果然是名不虚传，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阿拉斯泰勋爵再次把脖子仰了起来，过了很久他的脸色才又恢复到正常状态。

“撒旦！撒旦！”达斯·维达还在那里不停地叫嚷着，“我们一定会把你击垮，然后亲手割掉你的舌头……”

“我的年轻朋友们也同样感到非常遗憾，但我们不得不走了。”伯爵面带微笑继续说道，“不过您很快就会再见到他们的，在平普伯顿勋爵和夫人的舞会上。”

“客人有趣了聚会才会同样有趣。”布朗普顿夫人说道，“所以我非常高兴和期盼能够再次见到您，当然还有您迷人的年轻朋友们。对我们来说真是一大幸事啊。”

“对我们来说能再次见到您同样是一大幸事。”基德说道，同时慢慢小心地松开了他抓住我的手，他似乎还是不太确定我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站稳。虽然房间还是像海上漂浮的船一样在不停地摇晃着，而我的脑袋里更是充斥着各种奇奇怪怪的想法，但我仍然成功地向大家告了别，我尽力控制着自己，把乔丹奴和查理之前教过我的礼仪都用上了。只有阿拉斯泰勋爵以及那一直不停地在诅咒着的幽灵我没有多看一眼。我向布朗普顿勋爵和夫人弯了下身子，表达了对这样一个美好夜晚及友好招待的谢意，即便布朗普顿勋爵在我手上留下了一个湿湿的吻，我都没有多眨一下眼睛。

在伯爵面前我更是深深鞠了个躬，但我还是不敢再次看着他的脸庞。他轻声说道：“那我们昨天下午见。”我只能点点头，低垂着眼睛等待着，直到基德再次来到我的身边抓住了我的胳膊。谢天谢地他带着我走出了沙龙。

“格温，你真是太糟糕了！这可完全不是在和学校同学一

起举办的派对上！你怎么能表现成这样？”基德粗鲁地把我的披肩围到了我的肩膀上，他看上去就好像恨不得要把我晃醒一样。

“对不起。”我再次说道。

“阿拉斯泰勋爵只带了一名随从，他的马车就停在这里。”拉科西低声说道，他就像一只猫一样突然从基德身后冒了出来，“去往教堂的路很安全，教堂的所有入口也都有人把守着。”

“那我们走吧。”基德说着又抓起了我的手。

“我可以背这位年轻女士。”拉科西提议道，“她好像走路还是不太稳。”

“这个主意很好，但是，谢谢，不用了。”基德说道，“这一小段路她自己可以走的，是不是？”

我很有决心地点了点头。

雨突然大了起来。从布朗普顿勋爵家灯火通明的沙龙里出来，再走进这条通往教堂的昏暗小巷里，令人觉得特别不适应。各种影子突然又好像活了起来，我再次感觉到每一个角落里都躲着随时准备袭击我们的人。“将我们家族从地球上清除出去，这是违背上帝意愿的。”那些影子仿佛都开始自言自语起来。

即便是基德也看起来没有那么自信。他走得飞快，一路上一句话都不说，我要很努力才能追赶上他的步伐。可惜雨即便淋湿了我，却仍然没有让我的头脑变得清醒，更没有让地面变得不再摇晃。因此当我们终于回到教堂的时候，我仍然没有感到一丝轻松。基德一下把我扔到了圣坛前的一张板凳上。在

他和拉科西说话的过程中，我闭上了自己的双眼，尽力让自己的神志清醒过来。虽然潘趣酒在某些方面发挥着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我始终还是应该遵循自己和莱斯莉所定下的不沾酒规定。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聪明。

就像我们之前到达这里时一样，圣坛上点着几支蜡烛，隐隐约约忽明忽暗的光线反而衬托得教堂更加昏暗。拉科西向后退了一步说道：“所有的门和窗户都有我的人在守护着，直到你们穿越回去。”即便如此，我还是全身都被恐惧笼罩着。我抬起头望着基德，他朝我边上的板凳走去。

“这里面和外面一样的诡异阴森，他为什么不和我们待在一起？”

“出于礼貌吧。”他把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他不想听到我是怎么向你吼的。不过不用害怕，并不是只有我们俩在这里。拉科西的人遍布每一个角落。”

“距离我们穿越回去还有多久？”

“应该很快了。格温，你应该很清楚，你之前的所作所为完全和你应该做的相违背，是不是？你永远都是这样。”

“你本来就不应该把我一个人留下，我敢肯定，这也和你本应该做的相违背！”

“现在可完全不是我的责任！是你自己把自己灌醉了，然后又唱起了流行歌曲，接着在面对阿拉斯泰勋爵时又表现得像个疯子！什么剑和魔鬼？”

“那可不是我先挑的头。是那个穿黑衣服的幽……”我咬了下自己的嘴唇。我不应该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如果他知道了，只会觉得我更加奇怪和不可思议。

基德完全误解了我的突然沉默。

"哦，拜托不要在这里吐，要吐也请离我远点。"他有点厌恶般看着我，"我的老天，格温，我知道在派对上喝醉是件多么有诱惑力的事，但请你无论如何不要在这种场合！"

"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糟糕。"怎样都不算糟糕的事，"我在聚会和派对上从来没有喝得……像夏洛特和你提到的那样。"

"她没有和我提到过任何事。"基德说道。

我真想大笑。"当然没有。她也从来没有说起过我和莱斯莉与班上的男生发生过什么，对不对？"

"她为什么要说起这些？"

让我好好想想，或许，因为她是诡计多端的红头发巫婆？我想去挠下头皮，但是我的手指根本无法伸进那高高耸起的头发里面。于是我将一支发簪拔了出来，用它来挠了下头皮。"真对不起，真的！我们可以随便说夏洛特，但她可是连潘趣酒的味道都没闻过一下。"

"对。"基德说着突然笑了起来，"不过这些人至少现在都听过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作品了，而且是提前两百年听到的，这可是他们的一大荣幸啊。"

"没错……也许明天早上我就会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了。"我把脸埋到了手掌中，"事实上，现在我想到就已经开始有点后悔了。"

"这样也好，"基德说道，"说明酒精的作用在逐渐退去。但我还有一个问题，你的那把梳头发的梳子到底拿来干吗的？"

“代替麦克风，”我在手指之间嘀咕道，“哦，天哪，我真是糟糕透了。”

“但是你的嗓音真的很动听。”基德说道，“即便是我自己，一个讨厌音乐的人，也为之陶醉。”

“可是为什么一方面你可以弹奏得那么好，另一方面你又憎恨音乐呢？”我将手放到了膝盖上，望着他，“你真是不可思议！有没有什么技能是你不会的？”老天，我怎么听上去像个女粉丝一样？

“不，你可千万不要把我当作神一样看待。”他狡黠地笑了下，“这也是你可爱的地方。来吧，时间不早了，我们要赶紧到合适的位置上去了。”

我站起身，试图尽可能地保持身体笔直。

“过来这里，”基德指挥我道，“快过来吧，别再一副很后悔的样子了。基本上今天晚上还是成功的。可能有些小地方和之前设想的不太一样，但总体来说和计划没有太大的出入。嘿，站直了。”他用双手一下扶住了我的腰，把我拉到了他的跟前，我的后背紧紧贴着他的前胸。“你可以安静地靠在我身上。”他沉默了一阵，“对不起，我还是这么令你讨厌。”

“没关系。”这句话明明就是骗人的。但这却是基德第一次为他的行为而道歉，也许他也喝了点酒的缘故吧，也或者想要减轻他的伤害，不过我还是被他感动了。

我们俩一句话也不说地站在那里，只是静静地望着远处飘忽不定的蜡烛光。

那些柱子的影子看上去也在摇曳一样，在地上和墙角留下一个个图形。“那位阿拉斯泰……他为什么那么仇恨伯爵？是

私人恩怨吗？”

基德开始玩弄我的一缕落到肩膀上的鬈发。“可以这么说。你听说的佛罗伦萨联盟事实上是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家族集团。在伯爵穿越时空回十六世纪时无意中得罪了意大利的迪马顿家族，或者可以说他的能力令该家族对他产生了误解。时空穿越这件事是与迪马顿家族的宗教信仰相违背的，另外伯爵与该家族女儿的关系也令其他人产生了误会。无论如何他们认为伯爵是魔鬼的化身，他们有责任替上帝来消灭这样一个怪物。”他的声音第一次离我的耳朵那么接近，在他正要接着讲述时，他的嘴唇碰到了我的脖子，“康特·迪马顿过世以后，他的儿子就接替他承担起这一任务，之后就不断这样传承给下一代。你可以这样理解，阿拉斯泰勋爵就是这个狂热追杀魔鬼家族的最后一代。”

“明白了。”我说道，虽然和事实可能有些出入，但至少和我之前听到和看到的还能够相匹配，“告诉我，你是不是正在亲吻我？”

“没有，但是差不多了。”基德低语道，嘴唇直接碰触到了我的皮肤，“我绝对不想在你醉酒的时候乘人之危，也不想在你把我当作神看待后为所欲为。但是，我真的很难控制自己……”

我闭上了眼睛，任凭自己的后脑勺靠在他的肩膀上，他抱得我更加紧了。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你真的很吸引人，每次到了教堂里，我就会有些很愚蠢的想法……”

“其实你还有不了解我的地方。”我闭着眼睛说道，“有

时候，我看见……我可以……看见一些……已经死了很久的人……有时候我能看见他们，还能听到他们说的话。就像刚才，我想我看到的那位站在阿拉斯泰勋爵边上的人，应该就是意大利康特·迪马顿家族成员之一了。”

基德又沉默了。也许他正在思考如何可以委婉地建议我去看下心理医生。

我叹了口气。我本不应该告诉他这个事实的。他现在一定觉得我又多余又疯狂。

“开始了，格温。”他说着把我往前推了一些，又让我转过身，这样我就能看着他了。可是太暗了，我并不能清楚地看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我确定，他并不是在微笑。“等会儿我离开的瞬间千万记住要站稳了，准备好了吗？”

我摇了摇头：“还没有。”

“我现在就要放开你了。”他说话的瞬间就已经不见了。我独自一人和那些影子们站在教堂里。但几秒钟过后我的肚子里就开始有那种翻江倒海的感觉了，身边的各种影子也开始旋转起来。

“她来了。”是乔治先生的声音。我的眼前又出现了光亮。教堂里灯火通明，这些照明和布朗普顿夫人沙龙里的金色蜡烛光比起来真的刺眼很多。

“一切都正常。”基德说道，朝我投来了审视的目光，“您可以把医药箱收起来了，怀特医生。”

怀特医生嘴里嘟嘟囔囔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费解的话。事实上圣坛上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器具，令人以为是在准备做什么手术。

“我亲爱的老天，怀特医生，您这是要做血管缝合手术吗？”基德笑道，“您觉得在十八世纪的社交聚会上会发生些什么呢？”

“我必须要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怀特医生说道，一边将各种器具放回到箱子里。

“我们已经迫不及待想听你们的报道了。”法尔克·德-维利尔说道。

“首先，我非常高兴，终于可以把这件戏服给脱下来了。”基德说着开始解开围在脖子上的围巾。

“一切都进行得顺利吗？”乔治先生用紧张的目光望着站在一边的我，问道。

“都正常。”基德说道，顺手将围巾扔到了前方，“一切都按照计划顺利进行。阿拉斯泰勋爵虽然晚到了一阵，但还是在我们离开之前见到了我们。”他朝我狡黠地一笑，“格温也表现得非常不错。真正的巴顿子爵的继女都未必能表现得那么完美。”

我忍不住又脸红了。

“这个好消息应该告诉乔丹奴。”乔治先生用骄傲的声音说道，同时将手臂递给了我，“我可有点等不及了……”

“我也等不及了。”我低声应了一句。

卡罗琳轻轻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格温！不要再唱了！太丢脸了，你赶紧起床要去上学了！”

我一下子坐了起来，望着她问道：“我刚才唱歌了？”

“什么？”

"你说，我刚才在梦里唱歌了？"

"我只说了你要起床了！"

"那我刚才没有唱歌？"

"你刚才在睡觉。"卡罗琳一边回答着一边摇了摇头，"你要赶紧了，已经快迟到了。对了，妈妈让我转告你，不准用她的沐浴露！"

我站在淋浴池内，思绪不受控制一下又回到了昨天所经历的事上，但我实在不想把这几分钟时间再浪费在回忆上，我的额头一下靠到了淋浴房的玻璃门上。"所有一切都只是我做的梦而已。"我自言自语道。但是头疼的情况却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好转。

当我最后终于下楼进入餐厅的时候，大家差不多快要结束吃早餐了。克赛梅利乌斯一如既往地蹲在吊灯上，晃动着他的脑袋。

"还是没有胃口吗，小酒鬼？"

阿丽斯塔女士从头到脚把我审视了一遍："你是不是故意的，怎么化妆只化了一只眼睛？"

"哦，不是。"我真想转过身出去，但妈妈已经发话了："先吃早餐！等下再去补妆。"

"早餐永远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格伦达姨妈补充道。

"胡扯！"玛迪姑婆说道。她穿着晨衣坐在壁炉前的摇椅上，像一个小女孩一样抱着双膝。"完全可以不吃早餐，这样还能少摄入些卡路里，要是前一天晚上喝了杯酒的话，或者两杯，三杯。"

“看来你们家族里早就有了对酒精饮料的嗜好了。”克赛梅利乌斯说道。

“当然，如果想保持好身材的话。”格伦达姨妈又小声嘀咕了一句。

“我还是喜欢稍微丰满一些，不过那可不代表耳朵就不好使了，格伦达。”玛迪姑婆说道。

“你最好还是回床上躺着吧。”阿丽斯塔女士说道，“你睡够了，大家才能更加轻松地吃早餐。”

“这可不是我自己能够选择的。”玛迪姑婆说道。

“她昨天晚上又看到什么幻象了。”卡罗琳对我说道。

“没错，”玛迪姑婆说道，“真的很可怕，也很伤感。完全把我吓到了。是磨光了的红宝石的心，在太阳下闪闪发亮……就在最高处的悬崖边。”

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要听下去。

妈妈朝我笑了笑：“亲爱的，快吃点吧，至少吃点水果，不用去仔细听。”

“接着狮子过来了……”玛迪姑婆叹了口气，“全身都是金黄色的毛……”

“嗯……”克赛梅利乌斯故意发出了怪声，“然后转动着绿色的眼睛，我猜。”

“你脸上有笔印。”我朝尼克说道。

“嘘，”他回答道，“现在马上要进入最紧张的部分了。”

“当狮子看到悬崖边的那颗心时，一下用前爪扑了上去，那颗心立即掉入了很深很深的深渊中。”玛迪姑婆说着，非常投入地抓住了自己的前胸，“当它最后落地时，瞬间就摔裂成

了无数块碎片，当我自己看到时，发现那里还留着一大滴的血……”

我刚吞下去了一口食物，突然之间觉得一阵恶心。

“噢！”克赛梅利乌斯说道。

“接下去呢？”夏洛特问道。

“没有接下去了，”玛迪姑婆说道，“这已经足够……可怕了。”

“哦，”尼克失望地说道，“这才只是个开头。”玛迪姑婆气愤地看着他。“我不是在写剧本，我的男孩！”

“感谢上帝。”格伦达姨妈又嘀咕了一句。随后她转过身朝着我，张开了嘴巴，却又再次合上了。

但夏洛特却开始说道：“基德说，你昨天在社交聚会上表现不错。我不得不说，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一下轻松了很多。我想，所有人听到都会放心很多的。”

我故意不去理会她，责备地看着顶上的吊灯。

“我昨天晚上就想告诉你了，这个小爬虫昨天和基德一起吃了晚饭。但是，我应该怎么表达呢，你好像有点情绪不太好。”克赛梅利乌斯说道。

我鼻子里又开始呼呼冒气。

“你那位心上人去邀请她共进晚餐，我也无能为力。”克赛梅利乌斯离开了原来的位置，飞到了玛迪姑婆原来坐的地方，舒舒服服地趴在那里，把那条壁虎尾巴绕在了双脚边。“我是说，如果我是他，也会这么做的。第一，她一整天都像保姆一样陪着他弟弟玩，第二，她还捷足先登去了他住的地方，帮他把衬衫都熨好了。”

“什么？”

“我说了，我无能为力。无论如何他都很感激，所以很快给他们三人做了意大利面条吃……真的，他当时心情好极了，应该可以看出来，他是经历了什么好事。好了，你现在赶紧闭上嘴巴，所有人都在望着你呢。”

他们果然都在望着我。

“我现在去把另一只眼睛补下妆。”我说道。

“可以的话也抹点腮红吧。”夏洛特说道，“只是我的建议。”

“我恨她！”我说道，“我恨她，我恨她！”

“嘿，难道只是因为她帮他熨了那些狗屎衬衫？”莱斯莉一边摇着头一边看着我，“这也太……荒谬了吧！”

“他还为她做了吃的，”我悲痛地说道，“她一整天都在他家里！”

“是没错，但他当时可是在教堂里照顾你，和你缠绵热吻。”莱斯莉说道，又叹了口气。

“他没有。”

“但他很想。”

“他也亲了夏洛特！”

“那只是为了道别，而且只亲了脸颊！”克赛梅利乌斯的声音一下传进了我的耳朵，“我觉得，如果我再讲述一遍的话，肯定会惹怒你的。我还是现在就消失吧，女孩子实在是惹不起。”他拍了几下翅膀飞到了教学楼的屋顶上，安安静静地蹲在了那里。

“我不想再听到这些了。”莱斯莉说道，“重要的是现在，你昨天说的是不是已经是事情的全部了呢？而且我觉得真的要有什么事发生了，你明白的，就是那些生死攸关的。”

“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全部告诉你了。”我擦了下额头向她保证道。在服了三片阿司匹林后头痛终于好了很多，但是睡觉的后遗症让我一直有种昏昏沉沉的感觉。

“嗯，”莱斯莉在她的笔记本前弯下腰，“你为什么不问下基德，他怎么会在十一年前就已经遇到过阿拉斯泰勋爵，谈话中提到的那场恶战又是怎么回事呢？”

“实在有太多事我都还没来得及问他，相信我！”

莱斯莉又叹了口气。“我会帮你列张清单出来的。你可以不断加入新的问题，如果对你来说具有战略意义或是有新的情感发展需要的话。”她把笔记本放进了口袋，朝学校门口看了过去，“我们必须进去了，否则就要迟到了。我一定要在拉斐尔·贝特林第一次踏进我们教室的时候在场。这个可怜的男生，说不定对他来说穿着校服像穿着囚服一样难受。”

我们随后又绕路去了下詹姆斯的小房间。因为早晨周围有很多人经过，所以当我和他说话时莱斯莉故意站在我的对面，这样别人就会以为我是在和她说话。

詹姆斯拿起他那块洒满香水的手帕放到了鼻子上，朝四周看了看。“我没有看错的话，你没带上那只没礼貌的猫吧。”

“詹姆斯，你能想象吗，我竟然参加了布朗普顿夫人家的社交聚会，”我说道，“而且我就按照你所教我的那样表现了。”

“布朗普顿夫人，哦，哦，”詹姆斯说道，“她可没有什

么好名声。她的社交圈里都是些乱哄哄的人。”

“也对，我当时还以为那些都是很正常的情况呢。”

“我的老天，当然不是！”詹姆斯很不高兴地噘起了嘴唇。

“那，下个礼拜六我被你父母邀请参加一个舞会，平普伯顿勋爵和太太，这一次应该会很不相同的，对吗？”

“我真不敢想象这是真的。”詹姆斯说道，“我母亲可是非常非常注重各种社交礼仪礼节的。”

“好，明白了，多谢。”我说道，接着便转身准备走了，“你是一个真正的绅士！”

“希望这句话不是讽刺我的，”詹姆斯从身后朝我叫道，“什么是绅士？”

当我们走进教室时，拉斐尔已经靠在了门口，他看起来很不高兴的样子，于是我们停下了脚步。

“嗨，我叫莱斯莉·海，这是我的好朋友格温多琳·谢佩德。”莱斯莉说道，“我们上个礼拜五在校长办公室门口见过面。”

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我很高兴你们还认得我。说实话我照镜子的时候真是觉得浑身不舒服。”

“明白，”莱斯莉实话实说道，“你看起来就像一个豪华游船上的服务员，不过很快你就会习惯的。”

拉斐尔的笑意更浓了。

“不过你要留意，千万别把领带沾到汤碗里，”我说道，“我自己就老是会这样。”

莱斯莉点了点头。

“这里的伙食大部分时候都难吃得要命。其他的就还好些，我敢肯定你很快就会感觉像在家里一样自在的。”

“你还从来没去过法国南部，对不对？”拉斐尔有点伤感地问道。

“没有。”莱斯莉回答道。

“我猜到了。如果一个国家连续二十四个小时都在滴滴答答地下雨，我是绝对不会把那个地方当家看待的。”

“我们英国人很讨厌别人说我们天气的坏话，”莱斯莉说道，“啊，康特小姐来了。你很幸运，她可是有一点亲法国的。她会喜欢你的，如果你时不时在你的英文句子里加上几个法文单词的话。”

“没问题，小可爱。”拉斐尔说道。

“我知道，”莱斯莉说道，一边拉着我往前走，“不过我可不亲法国。”

“他对你有意思。”我说着，把书本扔到课桌上。

“从我个人来说，”莱斯莉说道，“可惜他不是我的菜。”

我真想大笑。“哦，真的吗？”

“好了，格温，不要再这样了，我可不想我们姐妹俩都被他们兄弟俩吃定。我很清楚他是什么类型的男孩，他只会给我带来麻烦。他只是因为好奇而感兴趣罢了，因为夏洛特跟他说过我很容易得到。”

“是因为你长得很像他家的小狗贝蒂。”我说道。

“也对，就是这个原因。”莱斯莉笑道，“他很快就会忘记我的，如果辛迪娅之后追求他的话。快看，她已经特地去做新发型了，还染了头发。”

但是莱斯莉估计错了，拉斐尔很明显对辛迪娅一点兴趣都没有。

当我们在课间休息时坐到板栗树下的长条凳上时，莱斯莉再次拿出了那张从“绿骑士”书本里掉出来的写满数字符号的纸条研究了起来。拉斐尔这时慢悠悠地走了过来，没有问我们就直接坐到了我们边上，说道：“哦，真酷啊，地球追踪员。”

“什么？”莱斯莉有点气呼呼地望着他。

拉斐尔指了指那张纸条。“你们没听说过地球追踪员吗？是用卫星定位进行现代追踪游戏的一种。那些数字和地理上的坐标相一致。”

“不，我们不是……哦，老天，你说的是真的吗？”

“让我看看。”拉斐尔从莱斯莉手中拿过纸条，“对，假定这个字母前的0是竖立的，表示经度，后面的横线表示时间的分和秒。”

一阵兴奋的惊讶声随即从我们口中蹦了出来。而远处的辛迪娅在台阶上不停地手舞足蹈般和夏洛特说着话，夏洛特则非常生气地朝我们这边看过来。

“哦，上帝！”莱斯莉已经非常激动了，“那么这个就表示51度，31分，41.78秒北和0度，08分，49.91秒东？”

拉斐尔点了点头。

“那这个表示的是一个地点？”我问道。

“对对，”拉斐尔说道，“是一个大概只有四平方米的小地点。那里会有什么呢？一个储藏室？”

“如果我们想知道的话，”莱斯莉说道，“我们就必须先

知道那里究竟是哪里。”

拉斐尔耸了耸肩：“这很容易就能找到。”

“怎么找？需要一台卫星定位机器吗？然后要怎么操作呢？我实在没有头绪。”莱斯莉激动地说道。

“但是我知道，我可以帮助你们。”拉斐尔说道。

“真是个小可爱。”

我又朝楼梯那边看过去。那里现在不仅站着辛迪娅和夏洛特，还有萨拉，三个人都瞪大了眼睛非常生气地望着我们。莱斯莉已经完全察觉不到这些了。

“太好了，不过必须今天下午搞定。”她说道，“我们已经时间不多了。”

“我也没有很多时间。”拉斐尔说道，“那我们就下午四点在公园见面。之前我还要想办法甩掉夏洛特。”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朝他同情地看了一眼。

拉斐尔坏坏地笑了下：“我想你太小看我了，时间旅行的女孩。”

我们可以看到桌上的杯子如何掉落到地上，并化为碎片，

但我们绝不会看到，地上的碎片如何重新整合，变成杯子回到桌上。

这种无秩序混乱体系的增加，或称为“熵”，将过去与未来区别开来，并以此限定了时间的方向性。

史蒂芬·霍金

第十二章　爱的表白

“我其实也可以穿上周那条裙子的。”我说道，一边的罗西妮太太正给我套上一条浅粉色的公主裙，裙子上绣满了乳白色和酒红色的花，“那条蓝色绣花的，还在我家的柜子里挂着呢，您是不是本来想说……”

“嘘嘘，小天鹅脖子，”罗西妮太太说道，“你真是想太多了，我的工钱不是白拿的，你怎么能两次都穿同一条裙子呢？”她努力帮我扣着身后的那些小扣子，“我只是有点惊慌你怎么把你的发型给搞乱了！洛可可风格的艺术作品啊，你要保持一整天的。那些女士们几乎就坐在那里一天直到睡着。”

“我知道，但是我总不能顶着那样的发型去学校吧。”我说道，顶着那么高的发型根本连公共汽车都挤不进去，“基德是去乔丹奴那里换衣服了吗？”

罗西妮太太吐了下舌头：“啊，那个年轻人说，他不需要任何帮助！这意味着他又要穿浅黄色的衣服不戴领巾了。对他我真是放弃了。好了，现在我们要怎么设计你的发型？我去取下卷发棒，然后用一条丝带绑起来，好了。”

当罗西妮太太用卷发棒帮我卷头发的时候，莱斯莉发了一

条短信给我："再等两分钟，那位法国帅哥还没出现，他可能不小心忘了。"

我回道："嘿，你们约好的时间才过去了十五分钟而已！再多等十分钟。"

莱斯莉的回信我没有收到，因为罗西妮太太把我手中的手机拿了过去，非要给我照几张照片留念。粉红色比我之前想象的要适合我，现实生活里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颜色，但是我的发型……就好像我半夜里不小心摸到了电插座一样。那条粉红色的绑带一点用处也没有，完全固定不了像爆炸过一样的头发。当基德走进来时，他毫不掩饰地笑了起来。

"真好意思，我们还没笑话你呢！"罗西妮太太对他说道，"哈，快看你穿的！"

上帝，他又一次看起来帅得惊人！真是祈祷神灵都不一定能拥有这么帅气的外表，深色的及膝裤配绿色的苏格兰短裙，衬托出他的眼睛闪闪发亮。

"你真是对时尚一点概念都没有，年轻人！你还应该佩戴上一枚绿色胸针，才和这一身衣服搭配。还有这个一点都不配的佩剑，你是要扮演一位绅士，而不是一个武士！"

"您肯定说得很有道理，"基德一边说着一边还在取笑我，"不过至少我的头发不像用来刷锅的钢丝刷子。"

我努力让自己的神情看起来有点不屑一顾。"你是用钢丝刷子来刷锅的吗？不是已经换成夏洛特来刷了吗？"

"什么？"

"她不是最近都在帮你打扫卫生吗？"

基德看上去有点敷衍。"这个，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他

嘟嘟囔囔地说道。

“哈，如果我是你我也会觉得不好意思的。”我说道，“把帽子递给我，罗西妮太太。”那顶帽子上装饰着一个巨大的披着粉红色羽毛的怪物，不过无论如何总比我现在的头发要强些，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看了眼镜子，真是一个可怜的错误。

基德又开始笑了起来。

“我们可以走了吗？”我非常生气地说道。

“好好照顾我的小天鹅脖子，你听到没？”

“我一直都在好好照顾她，罗西妮太太。”

“没错，”在门外的走廊里我对基德说道，并指了指他手上的黑布条，“不用蒙住眼睛吗？”

“不用，我们俩之间就省了吧，原因大家都清楚。”基德回答道，“因为这顶帽子。”

“你一直还认为，我会在某个时间的某个角落把你引诱过去，然后给你的头上来一下吗？”我把自己的帽子扶了扶，“另外，我也仔细考虑过，也可能整个事件有另一种解释。”

“什么解释？”基德抬高了眉毛问道。

“一切可能只是你事后的想象。可能你在昏倒以后，梦到了我，随后把梦中发生的事当成了事实，就把脏水泼到了我身上！”

“这个可能性我也想到过，”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接着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把我拉到了他面前，“但是，事实绝对不是梦！我很清楚，自己到底看到了什么。”

“那你为什么没有和其他人提起呢，告诉别人是所谓的

我，把你引诱过去，让你遇到了袭击？”

“我不想他们把你看得更坏，他们已经对你没有什么好印象了。”他狡黠地笑了下，“对了，你还头疼吗？”

“我真的没有喝很多……”我说道。

基德又笑了。“当然没有，我知道。基本上你喝一口就会醉吧。”

我甩开了他的手：“我们能不能谈点别的？”

“不要这么认真，我只是和你说笑而已。昨天晚上的你真的很可爱。乔治先生还真以为你是累坏了，以至于一上轿车就睡着了。”

“没有马上，至少还过了两分钟。”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说不定我还流口水了，或者做了什么更糟糕的事。

“我希望，你一回家就上床睡觉了。”

“嗯。”我回应道。我还隐约记得在黑暗中妈妈怎么帮我把头上那么多的发卡一个个取下来，我的脑袋还没沾到枕头就已经睡得天昏地暗了。不过我可不会告诉他这些，他回去后不是还和夏洛特、拉斐尔一起做了意大利面条？

基德突然间停了下来，我一下撞到了他，立即忘记了呼吸。

他转身面对着我。“听着……”他低语道，“我昨天本来想说但没有说，因为我觉得你已经醉了，但是现在，你清醒了也像以前一样……”他的手指很小心地划过我的额头，我几乎快休克了。他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亲吻了我。我的眼睛立即不由自主地闭了起来，他的嘴唇一下就碰触到了我的嘴巴。比起昨天晚上潘趣酒的作用，他的亲吻能量大得多，我的膝盖已经变软，肚子里仿佛有成百上千只蝴蝶在飞一样。

当基德再次松开我时，仿佛他已经不记得他原本想要说的话。他用一只手臂撑在我脑袋边的墙上，非常严肃地望着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努力让自己的呼吸正常下来。

“格温……”

我们身后的走廊传来了脚步声。基德迅速收回了他的手臂，转过身去。一眨眼的工夫乔治先生就站到了我们面前。“你们在这里。大家都在等你们了。格温为什么没有蒙眼睛？”

“是我完全忘记了。那麻烦您给她蒙起来吧。”基德说道，并把黑布递给了乔治先生，“我……嗯……先过去了。”

乔治先生看着他的身影叹了口气。

“我想，我已经提醒过你了，格温。”当他给我蒙眼睛的时候说道，“你必须要小心你的感情了！”

“我知道，”我说着，一边摸了下出卖自己的绯红双颊，“那您就不应该让我们俩单独相处那么长时间……”

这就是典型的守卫者逻辑。如果他们想要避免我爱上基德，那就应该考虑让基德成为一个没有吸引力的蠢男人，乱糟糟的头发，脏脏的手指甲，说话语无伦次，而且也根本就不会拉什么小提琴。

乔治先生带着我在黑暗中穿行。“也许对我来说十六岁的年纪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只知道怎么在这个年纪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乔治先生，您有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我能看到鬼魂？”

“没有。”乔治先生说道，“我想，我曾经试图告诉过别人，但是没有人愿意听我说。你知道，那些守卫者都是科学家

和神秘的教徒，对通灵学却毫无概念，就是这样，小心台阶。”

“莱斯莉，我的一个好朋友，也许您早就知道她了，莱斯莉觉得，这种能力是乌鸦赋予的魔力。”

乔治先生沉默了一阵。“我也相信。”随后他说了一句。

“那我到底应该如何好好运用这一乌鸦的魔力呢？”

“我亲爱的孩子，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回答你，我希望你能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建立起个人正常和健康的思维与逻辑上，但是……”

“……但是这些已经都丧失了，这是不是您想说的？”我真的很想笑，“也许您说的是有道理的。”

基德站在放置时光仪的房间里等着我们，边上还站着法尔克·德-维利尔，他在转保险箱齿轮时还记得夸奖了我的裙子几句。

“好了，格温，今天你将和圣日尔曼伯爵进行一次交谈。是在社交聚会前一天的下午。”

“我知道。”我说着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下基德。

“这并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任务，”法尔克说道，“基德会带你去伯爵的房间，之后再过去接你。”

这表示，我将独自一人面对伯爵？一股不安的感觉立即席卷了我的全身。

“不用害怕。你们昨天不是已经相处得很好了吗？难道你不记得了？”基德将他的手指放到了时光仪里，并朝我笑了笑，“准备好了吗？”

“如果你准备好了，我就准备好了。”我轻轻说道。接着房间里一阵白光闪过，基德从我的眼前消失了。

我朝前走了一步，把自己的手递给了法尔克。

“今天的口令是：qui nescit dissimulare nescit regnare。”法尔克一边说着，一边将我的手指用针扎了一下。于是红宝石闪烁了起来，我眼前的所有一切都变成了红色并不停旋转起来。

当我降落的时候，脑子里早已经把口令忘了个精光。

“都好吧？”基德的声音直接在我身边响起。

“怎么这里这么暗了？伯爵可是在等着我们，难道就不能帮我们点上一根蜡烛吗？”

“当然可以，但是他也不知道我们会降落在哪里。”基德说道。

“为什么不知道？”

虽然我完全看不见，但还是能感觉到他离我很近，好像还耸了下肩膀。“他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有一种不是很肯定的感觉，好像他并不太喜欢我们将他最爱的古化学实验室拿来当作出发和降落的地点。小心，这里到处都是摔坏了的东西。”

我们一点一点摸索着慢慢走到了门边。到了外面走廊里基德点起了一根火把，并把它从支架上取了下来。火把的光亮照得四周墙上出现了各种闪动的影子，我不自觉地朝基德靠近了一步。“那个讨厌的口令是什么来着？一旦真有人来打我们的脑袋的话……”

“Qui nescit dissimulare nescit regnare.”

“意思是吃晚饭后要走一千步吗？”

他笑了起来，又将火把插回到了支架里。

“你在做什么？”

“我想很快的……刚才因为乔治先生的到来而打断了，我其实有很重要的话想对你说。”

“是因为昨天在教堂里我对你说的事吗？我明白的，你一定觉得我疯了，然后告诉我要找一个心理医生看看。”

基德一下皱起了眉头。“你可不可以闭上嘴巴一分钟不要说话？我必须要鼓足全部勇气，才能对你说出爱的宣言。这种情况我以前可从来没有练习过。”

“你说什么？”

“我想，我爱上了你，”他非常严肃地说道，“格温。”

我的胃立即不自觉地抽搐了起来，是因为惊吓。但是事实上，其实是因为高兴。“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在火把的照耀下我看到了基德脸上的笑容，“我知道，我们其实认识还不到一个礼拜，而且最初的时候我觉得你实在太……幼稚了，甚至还讨厌过你。但是你真的很与众不同，没有人会知道你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某些事情上你还会做出令人惊慌的举动……真的……很像个小孩子。有时候我真的很想去把你摇醒。”

“好了，我已经意识到了，你确实在进行爱的表白时没有什么经验也没练习过。”我说道。

“但是突然之间你又会变得特别好玩，聪明，还有无法形容的可爱。”基德继续说道，好像他完全没听到我说话一样，“最糟糕的是：当我和你单独待在一间屋子里时，我就会控制不住想去触摸你，亲吻你……”

“对，那确实很糟糕。”我嘟囔了一句，这时基德突然将

我帽子上的卡子拔了下来，把上面带羽毛的大怪物一下抛到了一边，随后一把搂住我亲吻了起来。大概有三分钟的时间我完全无法呼吸，整个背部就顶在墙上，努力让自己站着别倒下。

“格温，嘿，正常地呼吸，吸气，呼气。”基德开玩笑似的说道。

我朝他胸前推了一把：“不要这样！太过分了，你怎么能这么为所欲为？”

“对不起，只是……知道你因为我而忘记了呼吸，还真是种很陶醉的感觉。”他又将火把从架子上取了下来，“现在我们走吧，伯爵一定已经在等我们了。”

当我们拐进下一个走廊时，我突然想起来帽子忘了拿，但是我已经完全没有兴趣回头再去取。

“真是好笑，但是我刚才突然觉得，要是我能再一次穿梭到一九五三年就好了，”基德说道，“只有你和我，还有沙发表姐……”

我们的脚步声在长长的过道里发出回响，我逐渐从粉红色的幻想中清醒过来，让自己不再全身酥软，并提醒自己我们身处何地，或者说是身处何时。“如果我来拿着火把的话，你就可以在危险的时候拔出佩剑了。”我提议道，“因为谁也不知道，到底你是在哪一年被袭击的头部。”这是莱斯莉给我列出的问题表格中的第四个问题。

当然前提是在适当的时候或者说是感觉到位的时候提出。

“我突然想到，虽然我刚才向你做了爱的表白，但是你还没有对我说什么。”基德说道。

“我没有吗？”

“至少言语上没有。我不确定刚才的到底算不算。嘘！”

我突然停了下来不再出声，因为就在我们身前一只肥硕的深棕色老鼠正大摇大摆地横穿过去，好像完全不怕我们一样。在火把的照耀下可以看到它那红色的眼睛一闪一闪。“我们是不是已经打过鼠疫预防针了？”我问道，接着紧紧拉着基德的手臂慢慢向前走去。

圣日尔曼伯爵的圣殿办公室就坐落在一楼，房间并不大，对于这样一位守卫者组织的领袖，即便他并不经常来伦敦，也确实显得有点过于寒酸了。有一面墙全部都是高高的书架，书架上放满了皮质封套的书。在书架的前面是一张书桌和两把靠椅，靠椅的垫子和窗帘是同一款布料。此外就再没有其他家具了。室外照耀着九月的阳光，壁炉里没有点火，室内已经够暖和了。从窗户里可以看到外面一个小小的庭院，还带着一个在我们的时代也能见到的喷泉。无论是窗台还是书桌，上面都放满了纸张、钢笔尖、蜡烛，还有一些摞起来的书本，

很可能一不小心就把边上的墨水瓶打翻了，弄得一团糟。房间虽小却感觉很舒适，此外里面没有其他人。尽管如此，当我进入时还是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一位穿着白色莫扎特礼服情绪不高的秘书把我带了进去，说了一句：“伯爵很快就到。”就在我身后把门关上了。我真的很不愿意与基德分开，但是他在将我交到这位拉长脸的守卫者手上后，就开心地消失了在了另一扇门后，好像他很熟悉这里一样。

我走到窗户边，朝外面安静的小院看去。所有一切看上去

都那么宁静安详，但是我心里那种不安宁不舒服的感觉却一直驱不散。也许，我想，此刻正有人透过书架后面的墙在观察着我。也或者壁炉后面是一面镜子，可以从另一面看到这里面的一切，就好像警察局里的审讯室一样。

有一阵子我就那么站着，任凭心里的不安一直在那里激荡，不过我又想，那位神秘的观察者是不是也察觉到，其实我已经发现有人在观察我了，因为我那么不自然地笔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于是我拿起了窗台上一摞书本中最上面的那本，打了开来。马赛路斯，《医药学》。啊哈，很显然这本书是关于马赛路斯发现的一些不寻常的医学方法。在关于治愈肝病一章我看到了很有趣的一段。

只要抓住一只壁虎，把它的肝取出，然后用一块红布或者用一块黑色的破布（这么奇怪的东西）包扎好，将这块布放到有病的肝的右边。随后将壁虎重新放出来，并对它说“ecce dimitto te vivam……”诸如此类的拉丁语，最后肝上的问题就会解决了，病就被治愈了。问题是，这只没了肝的壁虎还能爬出来吗？我将这本书合上。这位马赛路斯显然是位庸医。另外一本放在上面的书包着深棕色的皮外套，又厚又重，因此我并没有拿起来，而是直接就放在书堆上翻看着。封面上用烫金的字写了一句话：关于魔鬼的一切，献给拥有魔力的人和勇敢的男人。虽然我既没有魔力也不是一名“勇敢的男人”，但我还是好奇地翻到了书中间。书中的图片上有一只丑陋的狗望着我，下面写着：这是吉斯坦，一种印度魔兽，会带来疾病、死亡和战争。我第一眼就觉得这个吉斯坦很不友善，于是继续往下翻看起来。第二页上是一个头上长着触角般赘生物的东西

（类似于《星球大战》中的角色），它看着我，当我心存恶心地回看它时，它的眼皮竟然垂了下来，就好像是烟囱里冒出的一股烟一样从纸上蹦了出来，很快在我边上化身成一个完整的全身都为红色的实体物，眼睛一闪一闪地望着我，并喊道："是谁这么大胆，把高大威猛的贝利特给叫了出来？"

我当然不可能没有被吓到，但是经验告诉我，越是看起来很可怕很吓人的威胁，事实上根本都是烟幕弹，外强中干。但我仍然希望，这个贝利特仅仅是个鬼魂而已，或者只是这本书囚禁的一个魔鬼而已，最多就是出来吓唬一下。

"没有人把你叫出来。"我非常有礼貌地说道，但是也有点漫不经心。

"我是贝利特，谎言之魔，是地狱的大公！"贝利特用非常响亮的声音介绍自己，"也被称为波福利。"

"嗯，这里写着呢。"我说道，同时看了一眼书本，"此外你还能让歌唱家的嗓音变得更加洪亮。"这可是一项非常吸引人的本领。书本上用了复杂的巴比伦语来记录怎么把他唤醒，如必须要用人来祭祀，最好还是活着的畸形儿，这么做还远远不足以让他施展将普通金属变成金子的本领。还有那些古代巴勒斯坦中部地区的希澈人，不管他们是什么，让贝利特很崇拜。直到犹太人祖先雅克博和他的儿子们来到并和所有男人一起说着"用剑很残忍地将它们消灭"才最终消灭了那些希澈人等，诸如此类。

"贝利特统帅了二十六支军队。"贝利特洪亮地说道。

由于他一直都没对我怎样，因此我还比较大胆。"我发现很少有人会用第三人称来形容自己。"我一边说着一边把这一

页翻了过去。就像我所希望的，贝利特果然消失在了书中，就像一缕烟一样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我总算松了口气。

“非常有趣的一课。”我的身后有人小声地说道。我转过身去，圣日尔曼伯爵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来了。他拄着一根拐杖，拐杖的头上雕刻得非常精致，他那高大但瘦削的身形一如既往令人印象深刻，而他那深邃的眼睛看起来充满了智慧和警惕。

“确实非常有趣。”我有点含糊地嘀咕了一句。但是随后我便恢复常态，合上了书本，朝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我再次起身抬头时，发现伯爵笑了。

“我很高兴你能来。”他说着抓起了我的手，放到了他的嘴唇边，不过完全感觉不到他嘴唇的碰触，“我想加深我们相互之间的了解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确实出了些状况，有些……不愉快，是不是？”

我什么都没有说。第一次见面时我一直努力想唱国歌，伯爵当时认为所有的女人都缺少一定的智慧，甚至觉得我很蠢，最后用了很不寻常的方式掐住了我的咽喉并威胁了我。他说得有道理，那次见面确实有点不太愉快。

“你的手有点冷。”他说道，“来，坐下吧。我已经是个老人了，没办法长时间站立。”他又笑了，松开了我的手，并坐到了书桌后面的椅子上。在放满了书的书架衬托下他看上去就像是在一幅肖像画里，一位有着高贵面容和灵动眼睛的穿着白色礼服的不老男人，浑身散发着不可磨灭的神秘和带有威慑力的光芒。我坐到了屋子里的另一张椅子上。

“你对魔法感兴趣吗？”他问我，随手指了一下那一摞书。

我摇了摇头。“说实话，一直到上个礼拜都还不感兴趣。”

“是不是觉得有点疯狂？那是因为一直以来你的母亲都让你相信你只是个普通的女孩子。但是现在你发现，原来自己拥有常人所没有的超能力，并在人类的重大秘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你明白自己的母亲为什么要那么做吗？”

“因为她爱我。”我本来想用疑问的方式来回答，但现在听上去却变成了一个肯定的答复。

伯爵又笑了。“对，女人都这么想。爱！这个单词永远存在于你们这个性别的人群中。爱就是答案，我每次听到都深受感动，有时候也觉得好笑。女人永远不明白，男人对于爱是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的。”

我沉默着。

伯爵的头微微歪向了一边。“正是她们这种无处不言爱的精神，才让女人们在每一段关系中都从属于男人。”

我尽量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比较中性：“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变了。男人和女人成为平等的双方。没有人是隶属于另一个人的。”

伯爵又笑了，这次笑得更久，仿佛我说了一个很不错的笑话似的。“对，”他终于说道，“我确实听说了。但是相信我，情况还是一样，女人并没有真的获得太多权利，那是人类最基本的原始性所决定的，不会改变。”

我应该怎么回答？最好还是什么都别说了。伯爵很清楚，人类的自然性是很难改变的，那他自己又怎么面对呢？

伯爵带着上扬的嘴角非常得意地望了我一阵，接着直接说

道："根据预言所说，你必须……通晓魔力。乌鸦天生的魔力合拢了十二异人圈。"

"这句话我已经听过无数次了，"我说道，"但是没有人告诉我到底乌鸦的魔力指的是什么。"

"乌鸦挥动着它那红宝石般的翅膀，它的歌声里透露出死亡，无人知晓它的力量，无人知晓它的价值，魔力渐长，异人圈合拢……"

我耸了下肩膀，这一连串的话还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是对未来的一个预言，"伯爵说道，"但不是一定会遵循的。"他朝后靠在椅子上，继续望着我，"跟我说说你的父母和家庭吧。"

"我的父母？"我感到有点惊讶，"没什么好说的。我的父亲在我七岁的时候就过世了，他得了白血病。得病之前他是杜朗大学的讲师，我们也一直住在杜朗直到他去世。之后我母亲带着我和我的弟弟妹妹搬到了伦敦，住进了我外公的房子。那里还住着我的姨妈和表姐，还有姑婆玛迪。我妈妈在一家医院的管理部门工作。"

"她是不是有着一头红发，就像所有的蒙特罗斯女孩一样？你的弟弟妹妹也是，对不对？"

"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是红头发。"他为什么会问到这个呢？"我的父亲是深色头发。"

"你知道吗？异人圈中的所有其他女性都是红头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国家都把红头发女性看作巫婆，要烧死她们。在任何时代任何文化中人们都把魔法看得又神奇又可怕，这也是我为什么要仔细研究魔法的原因。只有了解的东西，你

才不会去惧怕它。”他身体向前倾了一下，将十指合在一起。

“我个人最初对远东地区文化中的这一话题非常热衷。我在前往印度和中国时非常幸运地遇到了很多师傅，他们非常慷慨地将很多知识传授给了我。我还知道了阿卡沙编年史中的秘密，也学到了很多对大部分西方文化产生了直接影响的思想。还有那些宗教人士直到现在都还沉迷的那些不经思考的行径。当人们知道上帝并没有坐在离我们很远的天堂里操纵着我们的命运，命运其实掌控在我们自己手里，那么教会也就无法再威胁到我们什么了。”他审视般看着我，随后便笑了，“每一次和你们这些来自二十一世纪的孩子探讨渎神的话题都令人感到精神振奋。你们听到这些异端邪说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

其实我们并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并不知道到底什么才算是异端邪说。

“这些亚洲的大师推动了我们在精神领域的发展之路朝前迈进了很多。”伯爵说道，“有些小的……技能，就像我们上一次见面时所展现的，我也同样学到了。我的师傅是一位在喜马拉雅山里秘密修行的僧侣。他和他的师兄弟之间不需要用到声带发音就可以互相理解对方，而当敌人出现时，他们都不用动下手指头就可以降服对方，这就是他们的精神和意识的伟大能力。”

“对，确实非常有用。”我小心地说道。他可千万别想到在我身上再来展现一次。

“昨天晚上在社交聚会上，我想，您也用这种方式在阿拉斯泰勋爵身上试了下吧。”

“哦，那个社交聚会。”他又一次笑了，“对于我来说，

那是明天晚上才会发生的事。真是很高兴也很期待能够在那里见到阿拉斯泰勋爵。他对我的那些小展示有什么反应？”

“他绝对被吓到了，”我回答道，“但不是真的感到害怕。他说他会想办法不让我们出生和来到这个世界。说是什么地狱里的怪物。”

“对，他的表达方式总是那么不礼貌和令人感到惋惜。”伯爵说道，“不过和他的先辈康特·迪马顿还是无法比拟。我要是有机会真是恨不得亲手杀了他。但我那时候还太年轻，很可惜有着很多天真的想法……不过现在同样的错误我不会再犯第二次。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勋爵的末日也指日可待了，无论他调集了多少人马来保护他，也无论他周围的人战斗技艺有多么高超，他都很快就要灭亡了。如果我还年轻，我一定会自己上阵和他单挑独斗。不过现在我的后辈可以代替我来完成，基德的剑术非常了得。”

当他提到基德的名字时我突然感到了一阵温暖。而当我又一次想到他所讲到的内容时，不禁觉得更加温暖了。

我不自觉地朝门的方向看了一眼：“他到底去了哪里？”

“他出去了。”伯爵轻描淡写地说道，“时间正好够在午后去拜访一位我的年轻美丽的女性朋友。她就住在这儿附近，如果他坐马车过去的话几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什么？

“他经常去吗？”

伯爵又一次笑了，一个非常温暖而友好的微笑，不过在这个微笑底下所隐藏的，恰恰是我所未知的。“他和她认识还不久。我最近才介绍他们两人互相认识。她是一位非常聪明年轻

又充满魅力的寡妇。我只是觉得不应该让年轻男人错失了去认识一位有经验的女士并与之成为朋友的机会。”

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不过很明显，伯爵也没有期待我说些什么。

“拉维尼亚·鹿特兰是一位令人称赞的女士，非常乐意将自己的经验传授于他人。”伯爵说道。

对，确实如此。我也一直认为她是这样的人。我有点气愤地望着自己的双手，它们已经攥成了拳头。拉维尼亚·鹿特兰，那位穿着绿裙子的女士。难怪昨天晚上两人那么亲密……

“我感觉到这个话题好像并没让你感到愉快。”伯爵用温和的语调说道。

他说得没错。我完全不觉得愉快。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并强迫自己望向伯爵的眼睛。

他的脸上一直都还保持着那个温暖而友好的笑容。“我的小朋友，有些事情越早明白越好，比如说没有哪个女人是可以完全占有一个男人的。如果想去占有一个男人，那么这个女人必然不会被爱并从此会孤独一生。女人越聪明，就会越早领会到男人的这种自然天性。”

荒谬至极的无稽之谈！

“哦，当然你还非常年轻，是不是？我发现，你看起来比你的同龄人要更年轻些。也许是因为你正经历着初恋。”

“不是。”我嘟囔了一句。

是的，是的！无论如何确实是第一次，那么陶醉，那么有存在感，那么与众不同，那么痛彻心扉，又那么甜蜜。

伯爵轻笑了一声。“不用害羞，如果不是的话，我还觉得

失望呢。”

同样的话他在社交聚会上也说过，那时候我正因为基德的小提琴演奏而热泪盈眶。

“基本上非常简单：一个陷入爱情的女人会毫不犹豫地为了她的爱人奉献一切，包括为他去死。”伯爵说道，“你会为了基德献出自己的生命吗？”

最好不要。“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有点困惑地说道。

伯爵叹了口气。“真是可惜。要感谢你母亲的庇护，你们俩才没有那么多时间待在一起，你和基德，不过我现在也有点惊讶于他的能量了。你的眼睛里所闪耀出的光芒充满了爱恋、憧憬，还有嫉妒！”

什么东西？

“一个恋爱中的女人所做出的反应是最容易令人看出端倪的，对于她爱上的那个男人，那份感觉会自然而然无法控制地流露出来。”伯爵继续说道，“这个话题我在和基德第一次见面时就提到了。对于他之前在你的表姐身上浪费了那么多精力，我也觉得十分遗憾。对了，她叫什么名字？夏洛特？”

现在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突然想到了玛迪姑婆的故事，还有那颗从悬崖上跌落到谷底最后摔成无数碎片的红宝石之心。如果可以我真想把自己的耳朵堵起来，不想再听到那副貌似温柔的嗓音。

“他在这方面非常有头脑，比起我在那个年纪来说，要厉害多了。”伯爵说道，“他的天赋造就了太多强项和优势。英俊逼人的美少年啊！那张帅气的脸庞，那份优雅，那些天赋！

他甚至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已经完全赢得了女孩子的芳心。狮子在吼叫，眉毛像钻石一样，太阳闪耀着光芒……”

这些事实像锤子一样一次次击打着我的胃。基德所做的一切，他的抚摸，他的姿态，他的亲吻，他的话语，所有他所表现出来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要让我受他的操控，就像之前的夏洛特一样彻头彻尾地爱上他，以便他非常轻松地来控制我们。

伯爵说得有道理，基德其实根本不需要特别去做些什么，我那颗愚笨的少女之心就已经追随了他，倒在了他的脚下。

我的眼前立即出现了一只狮子站在悬崖边,伸出了它的爪子把红宝石心轻而易举地推下了深渊。随后的慢镜头下红宝石心重重地撞击在地上，随即化为无数碎片，就像无数滴血一样绽放到四处。

“你有没有听他拉过小提琴？如果还没有，那我就不得不提醒你了，再没有比音乐更容易打动和俘获女人的心了。”伯爵若有所思地看向了一个角落，“这是意大利最著名的情场能手卡萨诺瓦的最大武器，音乐和诗歌。”

我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他说得完全正确。原本我的心所跳动的地方，如今已经开始弥漫着冰一般的寒冷，而且还渗透到了我的胃里，我的双腿，双脚，手臂，手指，最后整个身体。就像电影一样，所有过往发生的事都一一浮现在眼前，而背景音乐则是《胜利者带走一切》，从告解室里的第一次亲吻，直到今天他在地下室里爱的表白。所有一切都是一场预谋，中间虽然也因为他自己的状况而出现了一些中断，但无论如何都做得天衣无缝。特别是拉小提琴那一段，把我最后一点保留都毫不犹豫地交给了他。

虽然我后来一直尝试想要从记忆中回想起来，后面伯爵又对我说了些什么，但是自从那种冰冷的感觉侵蚀了我的全身后，我已经毫不介意后面更多的打击了。好在我们的交谈中伯爵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时候都是他在说，用他那温和低沉的嗓音诉说着他在托斯卡纳度过的孩童时代，他那毫不出色的家庭出身，如何艰难地寻找自己的生父，还有在他年轻的时候如何积极地研究时光仪和预言的秘密。我努力让自己听他的诉说，因为我知道，他所表述的每一个字我都要回去转述给莱斯莉听，但事实上我根本听不进去，我的思维已经完全停滞了。我多想自己一个人待着好好地痛哭一场。

“先生？”那位严肃的秘书敲了下门，随后打开了门，“大主教代表团已经到了。”

“哦，那很好。”伯爵说道，随即站起身朝我眨了下眼睛，“政治！在这个时代还被教会掌控在手中。”

我也立即站起了身，随后屈膝行了个礼。

“能和你交谈让我觉得非常高兴。”伯爵说道，“我现在就已经十分期盼我们的下一次见面了。”

我嘴里不知道嘀咕了些什么作为回应。

“请转告基德，非常可惜我今天无法招待他了。”伯爵拿起了他的手杖朝门边走去，“如果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建议的话，我想说，一个聪明的女人应该知道怎么去隐藏自己的嫉妒。只有这样我们男人才会对自己产生怀疑……”随后我便听到了一阵笑声，剩下我独自一人站在那里。事实上并没有很长时间，几分钟后拉长脸的秘书就回来了，并对我说：“麻烦您跟随我来吧。”

我又一次坐到了椅子里，闭上了双眼，等待着眼泪的到来，但是这次却没有。也许这样更好。于是我起身默默地跟随着秘书由阶梯往下走去，我们俩在楼梯口还站了一会儿，那一刻我以为自己会晕倒并死去。秘书看了眼墙上的钟，说道："他来迟了。"

就在此时门打开了，基德走了进来。而我的心在碎成了无数片之后却在此时在我的胸膛里跳得飞快。身体里的那种寒冷被一种强烈而莫名的担忧排挤着。基德看起来狼狈不堪，衣着凌乱，头发上都是汗水，脸颊绯红，那双恍惚的绿眼睛让我立即联想到了拉维尼亚女士，但是仔细看却会发现他手臂被划伤了，胸前和手腕上都还留有血迹。

"您受伤了，先生！"长脸秘书惊呼道，"我去叫医生来！"

"不用。"基德说道，看上去那么自信，以至于我真恨不得上去抽他一个巴掌，"这些不是我的血，至少不全部是。来吧，格温，我们要赶快了，我刚才耽误了一阵时间。"

他抓起了我的手，拉着我向前跑去，而秘书则在我们身后跟随着我们也从楼梯往下跑去，中间他还不断说着："但是先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要不要向伯爵……"基德回答他说来不及了，他之后会尽快回来向伯爵汇报的。

"从这里出去我们就要单独走了。"当我们到达楼梯底部时他说道，那里正站着两名拿着刀剑的守卫者，"请向伯爵转达我的问候！Qui nescit dissimulare nescit regnare."

两名守卫者把路让开，秘书朝我们弯了下身作为告别。基德从墙上拿了一支火把，拉着我继续向前跑去。"快点，我们

最多只有两分钟时间了！”他看起来是那么惊慌失措，“你知道吗，今天的口令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我说道，并惊讶于自己那颗受了伤并迅速复原的心能够坚定地拒绝再次掉入悬崖。原本我还心存希望，但是我的心却帮我做了决定，主动把一切都放下，因为那些希望只会把我带向下一个深渊。“对于这个口令我已经有了别的发现，你身上的血到底是谁的？”

“不会伪装之人也必然不会取胜。”基德用火把照亮了最后一个角落，“路德维希十一世。”

“和现实中发生的如出一辙。”我说道。

“说实话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把血弄到我衣服上的家伙叫什么名字。罗西妮太太看见了一定会骂的。”基德用力推开了实验室的门，将火把放回到了墙上的支架上。

在火把的照耀下可以看到一张大桌子，上面放满了很少见的仪器，玻璃瓶子，还有装着不同颜色液体或粉末的各种容器等。四面墙都在黑暗中，不过我能看见墙面上还留有图画和文字，就在火把的上面画着一个在诡异地微笑着的骷髅，而眼眶的位置却放了两只脚。

“到这里来。”基德说道，并把我拉到了桌子的另一边。他终于松开了我的手，但他却把自己的手放到了我的腰上，并让我靠他更近了些。“和伯爵的谈话进行得怎么样？”

“进行得……非常顺利。”我说道。那颗红宝石之心在我的胸膛里犹如一只小鸟般横冲直撞，我不停努力着去把这颗快要冲出口的心吞咽下去。“伯爵跟我提到，你……你和他有着一个共同的奇特观点，恋爱中的女人要比其他人更容易控制。

之前在夏洛特身上花费了那么多工夫结果都变成了徒劳，这一定让你很恼火吧，现在必须在我身上从头来过，是不是？”

“你在说什么？”基德皱着眉头望着我。

“你确实做得非常成功，”我继续说道，“连伯爵都非常赞同。我一点也不难征服……上帝，我真是替自己感到羞耻，我就那么轻易上了你的钩，那么容易就爱上了你。”我无法再继续看着他。

“格温……”他打断了我的话，“我们马上就要穿越回去了。这个话题我们最好放到下次来讨论，在心平气和的状态下。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摸清头脑，到底你想说什么……”

“我只想知道，这些是不是事实。”我说道。这些当然都是事实，但是我的心还存有那么一点微弱的希望。我的胃里已经开始出现了穿越前的翻腾。“是不是所有一切都是计划好的，让我爱上你，就像你之前让夏洛特爱上你一样。”

基德放开了我。“这个时候根本不适合讲这些。”他说道，“格温，我们之后再谈论，我答应你。”

“不要！我现在就要你回答！”我的喉咙里就像有个结堵在那里一样，眼泪一下夺眶而出，“不用你多说任何话，只要你回答是还是不是就足够了！是不是所有一切都是你策划好的？”

基德眉头皱了起来：“格温……”

“是还是不是？”我哽咽着问道。

“是。”基德回答道，“但是，请你不要再哭了。”

在这一天里，我的心，那颗原本还抱着一丝希望的心第二

次从悬崖边掉落到了深渊里，并摔成了无数碎片。“好，这就是我想要的答案。”我低声说了一句，“谢谢你的诚实。”

“格温，我想跟你解释清楚……”基德在我的眼前化成了空气，一下就不见了。几秒钟之后寒冷再次开始侵袭我的身体，我望着火把的光和照射出的骷髅影子，试图将泪水止住，随后所有这一切也都在我眼前消失了。

我用了几秒钟时间才慢慢适应时光仪屋子里的光亮，这中间我听到了怀特医生紧张的说话声以及布被撕开的声音。

“没事，”基德说道，“只是一些小伤，划了几个口子而已，几乎没流什么血。根本不需要给我包扎。怀特医生，把您的止血贴拿走吧，完全没必要！”

“哈罗，乱草堆女孩，”克赛梅利乌斯跟我打了个招呼，“你一定猜不到我们有了什么重大的发现！哦，不，你是不是又哭了？”

乔治先生过来拉住了我的双手，把我转到他的面前。“她没有受伤！”他用一种如释重负的嗓音说道。

是的，好在没人看得到我的那颗破碎的心。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克赛梅利乌斯说道，“小白脸的弟弟还有你的女友莱斯莉有很重要也很有趣的消息要告诉你！你能想象到吗？他们竟然真的根据那些密码符号找到了现实中的地点。你一定无法相信的！”

“格温？”基德看着我，好像他有点害怕我因为他的缘故而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

“我一切都很好。”我说道，但是眼睛却完全没有看他一眼，“乔治先生，可以麻烦您带我到楼上吗？我真的很想回家

休息了。”

“当然。”乔治先生点了点头。

基德动了下身体，但是怀特先生却按住了他。“你最好给我好好待着！”他把基德外套的袖子以及脱下来的衬衫完全都撕扯了开来。胳膊上都是血，就在胳膊上方靠近肩膀的地方，可以看见有一道小小的划伤。那个小幽灵罗伯特非常惊慌地望着那么多的血。

“到底是谁？这里一定要消下毒，然后缝合。”怀特医生板着脸说道。

“真的不用了。”基德说道。他的脸已经变得非常苍白，被划破的地方已经清洗干净，没有血迹留下。“这些我们之后再做吧。我现在必须先和格温谈一下。”

“完全没有必要了。”我说道，“我已经知道了所有我想知道的一切。现在我必须回家了。”

“最好是这样！”克赛梅利乌斯说道。

“明天还有时间。”乔治先生对基德说道，接着便打开了那扇黑色的大门。

“格温看起来很疲惫了，她明天一早还要去上学。”

“没错！而且今天晚上她还要去进行寻宝活动。”克赛梅利乌斯说道，“看看那些符号后面到底隐藏了些什么秘密……”

乔治先生把我的眼睛蒙了起来。我最后看见的，是基德的双眼，那双幽怨的绿眼睛在他苍白的脸庞上闪烁着。

“大家晚安。”我仍然说了一句，随后乔治先生带着我走出了房间。除了小罗伯特没有人回应我。

“好吧，我就不把事情搞得太扣人心弦了，”克赛梅利乌斯说道，“莱斯莉和拉斐尔今天下午沟通得非常愉快，当然你看起来可一点也不愉快。他们两人果然把谜底揭开了，现在你可以猜三次，到底这个地点在哪里。”

“在伦敦吗？”我问道。

“答对了！”克赛梅利乌斯叫了一声。

“你说什么？”乔治先生问道。

“没什么。”我说，“对不起，乔治先生。”

乔治先生叹了口气：“我希望你和圣日尔曼伯爵的谈话进行得很顺利。”

“很顺利。”我说道，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苦，“无论怎样都算是进行得顺利的。”

“哈罗！我还在这里呢。”克赛梅利乌斯又叫了一声，当他像猴子一样趴到了我的肩膀上并围住我的脖子时，我轻轻抚摸了下他那潮湿的脑袋。“说实话我真的非常非常好奇。那个我们所要寻找的隐藏点就是在伦敦。具体说就在麦非尔区。再进一步来说，是在布尔顿广场。准确的地点是：布尔顿广场八十一号。你有什么想说的？”

这不就是我家吗？那一连串的秘密符号竟然表示的是我们自己家的位置？到底外公在那里藏了什么天大的秘密？也许是另一本书？或者是别的什么符号来帮助我们进行下一步的寻找？

“目前为止那个金毛犬女孩和法国帅哥还干得不错。”克赛梅利乌斯说道，“说实话，对于这些符号我可是完全摸不着头脑。但是现在，现在我也加入到这个游戏里来了！因为只有

伟大的具有无穷智慧的克赛梅利乌斯可以将他的头穿透任何一道墙壁，然后看到后面到底隐藏了些什么。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将一起去进行这场寻宝游戏！”

“你想说点什么吗？”乔治先生问道。

我摇了摇头。“不想。明天还有时间。”我说道，既是对乔治先生说的，也是对克赛梅利乌斯说的。

今天晚上肯定又是一个无眠之夜，我那颗破碎了的心一定会彻夜哭泣。我需要自己去安慰和抚平受伤的心灵，好好地泡一个澡，也许还会放几首邦·乔维的歌，还有《哈利路亚》。所有人在这种情况下都需要一首背景音乐。

尾　声

伦敦

1782年9月29日

他背靠着墙壁落到了地面，手里还紧紧抓着随身带的剑，随后朝四周看了下。就像之前阿拉斯泰勋爵所承诺的，院子里没有一个人，只有晾衣绳紧紧地挂在墙与墙之间，上面晾着的白床单微微随风摆动。

保罗朝窗户的地方看了眼，那里就像镜子一样反射着午后的阳光。在其中一个窗台上有一只猫趴在那里，像是嘲讽般地看着他，一只爪子很悠闲地在窗台边上摇晃着。这让他想到了露茜。

他松开了原本握着剑的手，将手腕处皱了的衣袖拉平。所有洛可可风格的华丽衣服在他眼里都是一样的，可笑的绑膝裤，后面拖着长长的累赘拖尾的外套，还有到处都绣了图案并镶上了滚边，真是烦琐得可怕。他为了要完成穿越来到十八世纪，便想到去穿这身服装，但是露茜和蒂尔尼夫人却坚持要重新做一套新的服装。她们认为如果他穿着一七四五年的服装去

到一七八二年的话，街上所有人都会奇怪地看着他的。但是保罗却认为他无非是去约好的地点和阿拉斯泰勋爵碰面，交换一些文件，时间很短，根本不用那么介意。想到这里他的手伸到了外套和衬衣之间的地方，那里装了一个棕色的信封，里面有一份折叠起来的复印件。

"非常好，您很准时。"

一个冷酷的声音传到了他的四周。阿拉斯泰勋爵从拱门的影子中走了出来，穿得一如既往的高贵，当然色彩也是无比鲜艳，并很夸张地戴了许多首饰来装饰，这些首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的出现与四周晾晒着的简单而朴素的床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得非常异类。就连身上佩带的剑，手柄的地方也是全部用金子做的，还镶嵌了许多宝石，这样一件武器实在令人感到有点不伦不类，可笑得很。

保罗很快地看了一眼直接连到街边绿地并通往泰晤士河的拱门，还听得到外面马的喘息声，想来阿拉斯泰勋爵应该是坐马车到的。

"您一个人来的？"阿拉斯泰勋爵问道。他的语调出奇高傲，听起来就好像得了慢性鼻炎。他向前走近了些。"真可惜！我还想见到您那位红头发的伙伴呢。她还真是……与众不同，在表达观点方面。"

"她很失望，您没有好好利用我们上次给您的信息。因此也有点不确定，您这次是不是又浪费了机会。"

"您上次给的信息根本就不完整！"

"信息绝对是完整的！是佛罗伦萨联盟的计划不够周全！在这四十年里有五次袭击伯爵的机会却都失败了，而其中两次

绝对是因为您个人的原因导致的。特别是最后一次，就在十一年前您当时还那么自信能够成功！”

“不用担心！下一次绝对不会再失手了！”阿拉斯泰勋爵说道，“我的先辈，包括我自己都犯了一个大错，就是把伯爵当作正常人来看待了。我们尝试过揭发他，诽谤他，用尽办法来诋毁他的名誉。我们还尝试过，将那些如您这样被迷惑了灵魂的信徒重新引到正路上来，但却没有意识到，原来魔鬼的鲜血早就让你们失去了灵魂。”

保罗迷惑地皱起了眉头。对于勋爵这些道貌岸然冠冕堂皇的言谈以及他们佛罗伦萨联盟里的其他人他从来都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们还尝试过针对普通人的方法，如毒药、刀剑，还有手枪来暗杀他，”阿拉斯泰勋爵继续说道，“真是可笑！”他发出了一声沙哑的笑声，“无论我们做什么，他好像总是早我们一步，走在我们前面。就像不可战胜般。到处都有他的朋友，或者是帮助他的人，他用他的黑色魔力总能化解开来。他组织里的成员总是我们那个时代最有能力的人。一直过了好几十年我才真正领悟到，对于一个魔鬼我们是不能用人类的手段去对待的。好在现在我醒悟过来了。”

“很高兴听到您说这番话。”保罗说道，并迅速朝四周又看了一眼。拱门里出现了另外两名男子，都穿着黑衣，身上都佩着剑。糟糕！露茜又一次说对了，阿拉斯泰是完全不会信守诺言的。“您把信带来了吗？”

“当然！”阿拉斯泰勋爵说着，从他的外套里掏出了一沓用一根红绳子绑住的信纸，“再次感谢您和您提供的卓有成

效的信息，期间我还是成功地诱使一名守卫者变成了我的好朋友。现在他每天都会给我提供新的动向。您知道吗？伯爵最近又将在城里待一段时间,啊，您肯定知道的！”他将那沓信纸在手里摇晃了一下，随后扔给了保罗。

保罗非常娴熟地一把接了过来。“谢谢。您一定是做好了备份的。”

“没有必要。”勋爵高傲地说道，“您呢？您是不是也将我所要求的一起带来了？”

保罗将信纸放入了外套里，又将棕色的信封取了出来，举到高处。“五页德–维利尔家族成员名单，从十六世纪第一位时间旅行者兰泽洛特 · 德–维利尔开始，直到二十世纪出生的基德 · 德–维利尔。”

“那女性这条线呢？”阿拉斯泰勋爵问道，现在他的语调听上去有些兴奋了。

“也同样全部在里面。从伊莲恩 · 伯格利一直到格温多琳 · 谢佩德。”这个名字让保罗突然有种被针刺了一下的感觉。他又朝另外两人迅速看了一眼，他们仍然还站在拱门底下，手里握着剑，好像他们正等待着什么似的。保罗的牙齿不禁有些打战，他已经有种不好的预感，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局面。

“非常好，那就将它们给我吧！”

保罗犹豫了一下。“可是您并没有遵守您之前的诺言。”他说道，有些想要拖延时间，他指了指那两名男子，“您可不是独自前来的。”

阿拉斯泰勋爵很从容地回应着他的目光。“我这个身份的

贵族怎么可能没有随从？无论我去到哪里他们都必须跟随。”他继续朝前走了一步，“现在就将这份名单交给我吧！之后的一切就由我来处理。”

“如果我现在有别的打算呢？”

“这对于我来说根本没有区别，这些纸到底是从一个活人手上拿到，还是从一个死人手上拿到。”勋爵说着，手下意识地抓住了那把随身携带的镶满宝石的剑，“或者换个说法，你要不就是在给我这些资料后死，要不就是在这之前死，对我来说没有区别。”

保罗立即握住了他那把剑的手柄。“您可是发过誓的。”

“哈！”阿拉斯泰勋爵叫了一声，拔出了他的剑，“对于魔鬼是不能用人类的道德来约束的！把名单交出来！”

保罗朝后退了两步，也同样拔出了自己的武器。“您不会说，用普通的武器是无法将我们制伏的吧？”他问道，并故意嘲讽般将一条眉毛抬得很高。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吧。”勋爵说道，“准备了，魔鬼！”

保罗还想继续说些话，但是阿拉斯泰勋爵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他朝前一步，意图非常明显地要夺取保罗的性命。但是他那把装饰华丽的剑多少有些华而不实，使用起来一点也不利落。

保罗很快也发现了这点，他已经又退到了墙边，背几乎贴着墙了。他很娴熟地躲开了这一剑，随即转到了床单后面，并试图再次靠近勋爵。

窗台上的猫尖叫了一声跳了下来，一下就从拱门那里逃走

了。所有的窗户后面都是死一般的寂静。完了！他为什么当初没有听露茜的劝告呢？她曾经一再告诫他，将时光仪里的逗留时间调得短一些，这样他就完全可以撑足时间，最后在勋爵的眼皮底下消失了。

阿拉斯泰的武器在阳光底下闪闪发光。他的第二次进攻来得异常迅猛，以至于保罗手里的剑差点就被打到了地上。

“等下！”他大喊了一声，伴随着的是他大力的喘息声，“您赢了！我把名单交给您！”

阿拉斯泰勋爵放下了他的剑：“这就聪明了。”

保罗在墙边重重地吸了口气又叹了口气，最后将棕色的信封扔给了阿拉斯泰勋爵。就在这个当下，他猛然从后面扑了过去，但是阿拉斯泰勋爵仿佛早就料到这一招似的，他任由信封掉在地上，轻松地抵挡住了保罗的进攻。

“我早就看穿了魔鬼们的狡猾之处！”他大笑着嚷道，“不过现在我倒要好好看看，你们的鲜血到底是什么颜色的！”他非常神勇地向保罗挥起了手中的剑，保罗清楚地感觉到，伴随着阿拉斯泰勋爵所发出的击剑声，他的外套袖子被撕扯开，他的皮肤也被划破了好几道。温热的血从手臂上直流而出。伤口并不是很疼，所以他猜测只是划了很浅的口子，但是他的对手那狡猾的微笑，以及没有喘息的进攻都令他感到有点措手不及，心里不禁有点不太乐观。

“你们还在等什么？”阿拉斯泰勋爵朝着他身后的两位随从喊道，“我们绝对不能给他任何多余的时间！难道你们想再次经历上一回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的对手从自己眼皮底下消失的教训吗？”

那两名黑衣人毫不犹豫立即加入了战斗。当他们穿过那些晾着的床单朝保罗冲过来时，保罗已经意识到自己输了。好在露茜现在是安全的，如果她也跟着来，那就和他一样把性命都丢在了这里。

“您有没有最后的话要说？”阿拉斯泰勋爵说道，保罗想了下，把剑放了下来，跪下了双膝开始祈祷。也许虔诚的勋爵会看在宗教的面上再迟一些杀他。也或者，在他双膝跪下的当下，就已经脑袋落地了。

就在此时他突然起身跃到了床单后面，而阿拉斯泰勋爵的随从之一还没来得及转身就已经无声地倒下了。

而另一名手持利剑的随从却在此时又多了一名对手站到了面前，一位身穿绿衣的年轻男子，他正从床单后面一跃而出，轻松拔剑迎接着黑衣人的进攻。

“基德·德-维利尔！”保罗惊讶得叫出了声，同时重新有了信心来迎击阿拉斯泰勋爵的挑战，“我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真是让我喜出望外，小朋友。”

“事实上我只是比较好奇而已，”基德说道，“我看到印着阿拉斯泰勋爵徽章的马车停在路边，所以过来看下他到底在这个后院里干些什么……”

“勋爵，这就是那个在海德公园杀死严金斯的魔鬼！”阿拉斯泰勋爵的那名随从一边喘气一边说道。

“你要为自己所做的事付出代价。”阿拉斯泰勋爵大声吼道，看起来好像他的力量增加了一倍。保罗发现自己在第二次迎战中又受伤了，同一条胳膊，位置更靠上一些。这一次疼痛席卷了整个身体。

“勋爵……”随从似乎有些力不从心。

“你来对付这个！”阿拉斯泰勋爵怒气冲冲地叫道，“我来对付另外那个！”

保罗心里的石头放下了，略微轻松地吸了口气，好在勋爵去了另一边。他又看了一眼自己的胳膊，正不停流着血，但是好在还能拿起自己的剑。

“我们见过面了！”阿拉斯泰勋爵此刻和基德面对面站着，他的剑锋上正滴着保罗的血，在太阳下显得尤其明显。

“没错。”基德回答道，而保罗看着他们两人不由得心生惊叹，基德竟然如此平静，难道他一点都不害怕吗？“十一年前，就在你们袭击圣日尔曼伯爵失败之后，我们在加利阿诺的剑术训练场碰过面。”

“威尔顿侯爵，”勋爵鄙夷地说了一句，“我记得。您将魔鬼的消息用另一种非常私人的方式转达给了我。”

“我转达给您的是一个警告，但是您却并没有认真对待。”那双绿眼睛里充满了威慑力。

“你们这一帮魔鬼杂种！我当时看到您时就立刻明白怎么回事了，您的剑术确实很不错，不过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当时的对抗练习中可是我获胜的？”

“我当然记得很清楚。”基德回答道，同时晃了晃手腕,以至于剑尖也跟着晃了起来，看起来他仍然很轻松的样子，“事情好像就在上个礼拜才发生那样，所有一切都准确无误地记在我脑海中。接招!”

金属再次碰撞了金属，但是保罗看不太清楚到底是谁占了上风，因为那名随从此时已经再次举起了剑，向着保罗袭

击过来。

这位先生可不像他的主人那样一招一式都非常优雅，进攻非常猛烈，保罗能够感觉到他那只受伤的胳膊尽管稍事休息了一下，但力量仍然在不断地消逝。

到底还有多久才能穿越回去？他不能再继续等下去了！他狠狠地咬紧了牙关，开始下一轮的抵抗。好几分钟内没有人说一句话，只有刀光剑影，也只能听到金属碰撞和人喘息的声音。接着保罗从眼角的余光中看到，阿拉斯泰勋爵那把昂贵的剑一下飞了出去，并重重地摔到了路面上。

感谢上帝！

随从立即从对阵中跳了出去："勋爵？"

"这绝对是可恶的欺骗招数，魔鬼！"勋爵非常气愤地说道，"完全不符合规则！我被击中了！"

"在我看来您输得一点风度也没有。"基德说道。他的胳膊上也有了一个伤口并流着血。

阿拉斯泰勋爵的眼睛里都快要喷出火来。"杀死我吧，如果你敢的话！"

"会的，但不是今天。"基德说道，随后将他的剑重新插回腰间。

保罗看着勋爵在那里摇头晃脑，他也看着那名随从如何绷紧了肌肉。就在一刹那间，保罗跳到了他们之间，在那名随从的剑即将刺向基德的胸膛时一剑挡了下来。与此同时基德也再次拿起了剑，并一下直接刺中了那名随从的胸口。血从伤口中汩汩流出，保罗不得不转过了身。

阿拉斯泰勋爵利用这段时间重新捡起了他那把剑，并将地

上的棕色信封也扎在了剑尖上取了过来。他没说一句话便直接转过了身，迅速地从拱门里跑了出去。

“胆小鬼！”保罗气愤地嚷道，随后他转过身面朝着基德，“小朋友，你没受伤吧？”

“没有，只是被划了一下而已。”基德说道，“不过你看起来情况不太妙。你的胳膊！全是血……”他咬了下嘴唇，举起了剑，“你给阿拉斯泰勋爵的文件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

“谱系名单，”保罗郁闷地说道，“是关于男性及女性时间旅行者的。”

基德点了点头：“我已经知道是你们两个出卖了大家。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们会这么愚蠢！他可是要将伯爵所有的后代都赶尽杀绝的！而现在他连女性谱系那边的名字也都知道了。如果他进行得顺利的话，我们就都无法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你应该杀了他的，刚才你可是有这个机会的。”保罗痛苦地说道，“他把我们都骗了。听着，我没有多少时间了，随时都有可能要穿越回去。但是这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听我说。”

“我不想听你任何解释！”那双绿眼睛闪烁着愤怒的光芒，“如果我知道我今天会在这里碰到你，我就会把试管一起带来了……”

“把我们同那个联盟绑在一起是个大错误，”保罗非常着急地说道，“露茜一开始是反对的，但是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让伯爵在不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他突然捂住了自己的胃，同时他的手指碰到了那一摞刚才藏在外套里的捆起来的信，“糟糕！这个，拿着，小朋友。”

基德仍然有些生气，但还是接了过去。“不要再叫我小朋

友，我可是比你还要高出半个头呢。”

“这些是关于预言的一部分，也是伯爵至今都没有向守卫者们公布的。在你马上要去见伯爵并告发我们之前，请你一定要好好读读，非常非常重要。老天，露茜知道我这么做了一定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

“谁可以保证，这些信不是伪造的呢？”

“你先读了再说！之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偷时光仪了，也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要阻止伯爵将异人圈合拢。”他突然朝着空中蹿了一下，“基德，你一定要照顾好格温，”他再次着急地嚷道，“你一定要保护她不被伯爵伤害！”

“我会保护格温不受任何人伤害！”基德的眼中充满了勇气和力量，“但我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确实有些事情，年轻人！”保罗竭尽全力地抵抗着某种力量。天哪，这个小孩也许是唯一的那线希望的曙光了！

基德将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就因为你们的告密我们差点在海德公园被阿拉斯泰的人杀死，格温和我！你给我的那些建议只为了让你们自己的处境好过一些。”

“你根本不明白……”保罗突然打断了自己的话，他已经没有时间了，“无所谓了，听着，”他想到了露茜说过的，努力让自己在最后一秒钟把重要的事说出来，“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只要回答，你究竟爱不爱格温？”

基德注视着他的眼睛没有离开。保罗很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神中闪烁着一些东西。是不确定吗？好吧，这位年轻人在击剑方面确实非常在行，但是可以看出他在感情这些事上还是个新手。

“基德！我必须知道你的答案！”他的声音听上去坚韧而有强制力。

青年脸上那些冷酷而坚硬的部分突然消失了。“是的。”他非常直接地回答道。

保罗感觉到了基德的怒火已经瞬间消散。露茜果然猜对了。他怎么能去怀疑她呢？“那就读下那些文件吧，”他非常迅速地说道，“只有这样你才会知道格温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也会清楚她到底在这场游戏中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基德再次望着他：“你到底指什么？”

保罗弯了下身体：“格温会死的，如果你不去阻止的话。你是唯一一个可以救她的人，也是唯一一个她信任的人，至少看起来是。”

他紧紧抓了下基德的胳膊，他已经很明显地感觉到了眩晕感的来临和对他身体的冲击。可能一两分钟内他就要消失了。

“答应我，基德！”他向基德求助般说道。

可是他已经来不及听到基德的答案了。他身边所有一切都转了起来，双脚已经离开了地面，整个身体迅速地在空间与时间之间旋转穿梭而去。

本书主要人物

当代

蒙特罗斯家族：

格温多琳·谢佩德，在读十年级，有一天她发现自己能在时间里旅行。

格蕾丝·谢佩德，格温多琳的母亲。

尼克·谢佩德和卡罗琳·谢佩德，格温多琳的弟弟和妹妹。

夏洛特·蒙特罗斯，格温多琳的表姐。

格伦达·蒙特罗斯，夏洛特的母亲，格蕾丝的姐姐。

阿丽斯塔·蒙特罗斯夫人，格温多琳和夏洛特的外婆，格蕾丝和格伦达的母亲。

玛迪·蒙特罗斯，格温多琳的姑婆，已故蒙特罗斯勋爵的妹妹。

伯恩哈德先生，蒙特罗斯家的仆人。

克赛梅利乌斯，滴水嘴怪。

圣·伦诺克斯高中：

莱斯莉·海，格温多琳最好的朋友。

詹姆斯·奥古斯特·佩里格林·平布勒巴滕，学校里的幽灵。

辛迪娅·戴利，女同学。

戈登·格德尔曼，男同学。

惠特曼先生，英语和历史老师，也是守卫者核心圈的成员。

拉斐尔·贝特林，圣·伦诺克斯的新学生，基德的弟弟。

圣殿里的守卫者总部：

基德·德-维利尔，和格温多琳一样能在时间里旅行。

法尔克·德-维利尔，基德的叔叔，圣日尔曼伯爵的共济会分会的总导师，核心圈成员。

托马斯·乔治，核心圈成员。

惠特曼先生，同上。

雅各布·怀特博士，医生，核心圈成员。

詹金斯夫人，女秘书。

罗西妮太太，裁缝。

马里先生，二级修行师。

乔丹奴，三级修行师，负责教授格温多琳有关十八世纪的文化、历史、政治及社交礼仪等内容。

过去

圣日尔曼伯爵，时间旅行者，共济会分会的创始人。

米洛·拉科西，伯爵志同道合的朋友，以“黑豹”著称。

布朗普顿勋爵，伯爵的熟人及支持者。

布朗普顿夫人，布朗普顿勋爵的生活伴侣。

玛格蕾特·蒂尔尼，时间旅行者，格温多琳的曾曾外婆，阿丽斯塔夫人的外婆。

保罗·德-维利尔，时间旅行者，法尔克·德-维利尔的弟弟。

露茜·蒙特罗斯，时间旅行者，格蕾丝的侄女，格蕾丝及格伦达的哥哥哈利的女儿。

卢卡斯·蒙特罗斯，后来成为卢卡斯·蒙特罗斯勋爵。露茜的祖父，格蕾丝的父亲。生前一直为守卫者的首领。

梅香特先生，拉维尼亚·鹿特兰女士，布朗普顿夫人社交聚会上的客人。

阿拉斯泰勋爵，英国议员，意大利后裔，是十八世纪成立的佛罗伦萨联盟的首领。

时间无法停止，但它有时为爱停步。——赛珍珠

精彩评论

如果有任何小说像巧克力松饼一样松软、香甜、诱人，那一定是德国畅销书作家吉尔的“时空之恋”。她将神秘、惊悚、科幻、浪漫、爱情和探险元素融合在一起，相信你会忍不住一口气读完的。

——德国《奥格斯堡日报》

这是一部可与“暮光之城”相媲美的作品。然而，本书讲述的不仅仅是爱情故事而已。

——德国《威斯特法伦评论报》

情节惊心动魄，语言诙谐幽默，你立刻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另一个时代。

——德国不来梅电台

这是一部极不寻常的小说。故事读起来很顺畅，轻松诙谐，还有很多好玩的情节。

——德国《莱茵报》

这本书实在是太搞笑了，情节扣人心弦，进展很快，让我读到一半就再无法释手了。

——德国读者

陈列类别◇畅销·文学
ISBN 978-7-5448-2722-5
9 787544 827225 >
定价：29.80元